武俠世界

泣血鳥（雙鷹神捕故事集） 西門丁・著

　　一頭傳說中的凶鳥飛臨屋頂，溫文有禮的「白衣公子」葉少煌突然凶性大發，把平生最敬佩的人殺死，跟着凶案接二連三地發生，最後連自己的父親也弒殺了！沈鷹為一句話而接查此案，但葉少煌却矢口否認曾經殺人，到底殺人的是人是鳥，還是另有內情？

　　本故事題材不但新穎罕見，而且匪夷所思。西門丁在讀者鼓勵下，再為讀者獻新猷，請勿錯過。



$4.00

第24年
18
革新號

編者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雙鷹神捕故事 ⌊泣血鳥⌉，作者西門丁在讀者們的擁護和鼓勵下，特別精心構思，再獻新猷。

⌊泣血鳥⌉的故事題材不但新穎罕見，而且每一段情節均具連環性，令你匪夷所思。內容描述一個溫文瀟洒的公子哥兒突然兇性大發，把他平生最敬佩的人殺死了，跟着兇案接二連三地發生，最後竟連自己的父親也弑殺了。神捕沈鷹風聞此事，插手辦案，查悉是一頭凶鳥在作祟，但到底殺人的是人還是鳥，耐人尋味，欲知眞相，請閱本文。

＊＊　　＊＊　　＊＊

王一龍今期又有新作貢獻，他撰寫的民初時代俠義故事素爲讀者所喜愛，讚不絕口。⌊喋血萬春樓⌉的題材和人物也很凸出，在在表露出俠義爲懷的風範，受人敬仰。故事發展由一個青樓雛妓身上開始，過程曲折迂廻，賺人熱淚，特別推荐。

＊＊　　＊＊　　＊＊

雪刀浪子故事下期刊出⌊盜令驚魂⌉。龍乘風簇新作品。講述龍城璧神秘失踪三年後重現江湖，把武林聖地之武樂王府鬧得天翻地覆，精采非常。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泣　血　鳥（雙鷹神捕傳奇故事）
一頭凶鳥每逢出現的地方，那裡便有兇案發生，神捕沈鷹接辦此宗棘手怪案，一時也感撲朔迷離……西門丁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喋血萬春樓（民初俠義奇情小說）
幾番遭挫折　贏得美人歸……王一龍 4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賊　　贓（俠義傳奇中篇）
珠寶劫案　出現綫索……黃　鷹 61

情　　騙（千門奇俠故事）◀二▶
幾條綫索　着手追查……馬　雲 69

風神七戒（沈勝衣傳奇故事）
團結四殺手　偵查風神門……黃　鷹 77

千劍照紅顏（俠情倫理故事）
拯救師姑娘　俠侶齊被捕……秦　紅 83

假　面　人（超人傳奇故事）
出動軍警　包圍秘窟……李　璟 8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初探仙鶴樓　雛虎折狡狐……秦　紅 97

長　劍　篇（俠義長篇連載）
暴歛猛如虎　盜匪四處起……蕭　逸 107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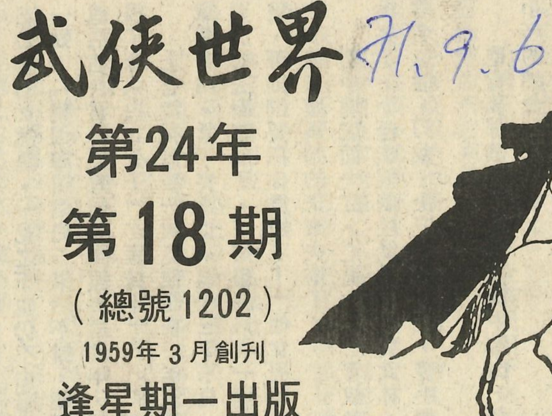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 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71.9.6

第24年
第18期
（總號120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雙鷹神捕故事

泣血鳥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出師未捷身先死

早春二月，樹梢上開始吐出新綠。雖如此，江北依然十分寒冷。

黃昏過後，寒風更大了，外頭雖然一片寒冷，但堡內却是熱氣騰騰，一片喜慶的景象。

這是座落在河北濮陽的「摘星堡」，「摘星堡」在江湖上並無名頭，那是因爲摘星堡至此尚未正式成立，但未來的堡主「摘星手」上官凌霄，在江北却是聲名赫赫的高手，加上其助手「八卦掌」周千歲，也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是以江北武林同道咸認摘星堡將來在武林中必能佔一重要的席位。

摘星堡在明天午時才正式向武林公佈成立，但今日便已有不少賓客來堡道賀，準備參加明日的開堡大典，今日便到堡的，不但都與上官凌霄有深厚的交情，而且都是聲名遠播的大豪，也因此，上官凌霄整日都喜得合不攏嘴來。

剛黃昏，摘星堡已準備下盛筵，準備先讌好友。

摘星堡的大廳，擺下七席八仙桌酒席，摘星堡正副堡主自然坐在首席，能與他倆同席的當然都是最够份量的賓客，計有「風雲刀」古逸飄，「斷魂槍」麥浩，「七煞掌」沈重、飛道人，「玉面羅剎」東郭翠珠，「武學究」顧之也等六人。

上官凌霄舉杯道：「小弟能得諸位撥冗臨蒞，不但蓬蓽生輝，也使小弟臉上有光，來，待小弟先敬諸位三杯！」



羣豪寒暄了幾句，也都把酒斛舉了起來。

忽然一個堡丁跑了進來，叫道：「啓稟堡主，鐵葉幫少幫主葉少煌到！」

鐵葉幫在河北已有不短的日子，雖然幫主葉銀輝未能親自到賀，但上官凌霄依然十分高興，忙放下酒杯，叫道：「快替我迎接！」隨又轉頭道：「諸位且先喝幾杯，待小弟下階迎接！」

「武學究」顧之也道：「堡主但去不妨，區區等自不會辜負這些美酒，讓金樽空對明月。」

上官凌霄一笑離席，近來葉少煌的鋒頭頗盛，羣豪也都想看看這個後起之秀，是什麼模樣，是以都把頭轉向大門。

只見一個身穿白袞，臉如冠玉的青年，帶着一個家僕模樣的青年，大踏步走了進來，那白袞青年，舉止溫文，行動瀟洒，一看便令人生出好感。

「玉面羅剎」東郭翠珠雖是出名的鐵石心腸的女煞星，一見之下也仍不由暗讚一聲：「葉銀輝這個兒子果然不錯，難怪他沾沾自喜，更難怪葉少煌出道幾年，便得了個『白衣公子』之雅號！」

上官凌霄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三年前於鐵葉幫內，當下笑道：「煌侄三年不見，更加如玉樹臨風了，可惜愚叔只有一個女兒，否則倒要招你爲婿了！」他女兒早已有了個指腹爲婚的未來夫婿了。

葉少煌玉面一紅，忙道：「上官叔叔說笑了，小侄恭祝摘星堡日後威震武林，聲名遠播，刁威，快把爹的賀禮，雙手奉上！」

他背後那個家僕立即自懷中掏出一個小巧的錦盒，雙手奉上。

葉少煌道：「請上官叔叔笑納！」

上官凌霄大笑，一邊吩咐手下收禮，一邊忙着問道：「銀輝兄爲何不肯駕臨賜教？」

「家父因帮中有些瑣事要處理，生怕趕不及來，所以囑小侄先來，失禮之處，乞望叔叔原諒。」

上官凌霄一怔，問道：「令尊不克駕臨，帮中必是發生了什麼大事……未知是什麼事？」須知上官凌霄跟葉銀輝早年同闖盪江湖，交情絕非泛泛，葉銀輝接任鐵葉帮帮主時，他上官凌霄曾千里迢迢，自關外趕去鐵葉帮。今日他上官凌霄創辦摘星堡，若非有萬分重要之事，葉銀輝斷沒有不來之理，是以上官凌霄便認定，鐵葉帮所發生之事，絕非小事。

不料葉少煌仍是臉露笑容，從容不迫地道：「有勞叔叔掛懷，敝帮並沒有發生過什麼大事。」

當下上官凌霄又是一怔，心中狐疑不已，奈何此刻堡內羣豪正在等他喝酒，不便相問，於是便吩咐葉少煌及刁威坐在次席。

上官凌霄返回座位，重新舉杯勸飲起來，羣豪豪氣勃發，人人酒到杯乾，喝得不亦樂乎，這裏面數「武學究」顧之也的酒量最豪。

提起此人，本是個落第秀才，只因學文不成，繼而改修武功，不料在他發奮之下，竟然頗有成就，又由於他說話每喜拋一兩句書包，是以江湖上的朋友戲稱其爲「武學究」，顧之也不以爲忤，於是這個名號便如此傳開了。

酒過三巡之後，上官凌霄跟周千歲提着酒壺酒斛逐桌去敬酒。

上官凌霄拍拍葉少煌的肩膊，道：「煌侄，你要多喝幾杯！」

葉少煌豪爽地道：「好，小侄現在先敬叔叔一杯！」一仰脖，把杯中酒盡皆喝乾。

上官凌霄大笑。「虎父無犬子，果然是我的好侄子，」也把酒一口喝盡！

葉少煌抓起酒壺爲上官凌霄及自已斟了一杯，道：「這一杯是小侄代家父乾的。」咕嘟一聲，杯底又乾。

上官凌霄笑聲更响。「我若不喝，只怕賢侄還以爲愚叔酒量淺窄了！」話音一落，屋頂上忽然傳來一聲鳥鳴，上官凌霄也沒在意，抬頭仰脖把酒傾落口中。

就在這刹那，葉少煌袖中忽然射出三支短箭。

羣豪此刻都已有了六七分酒意，又身在摘星堡內，完全沒有防備，上官凌霄亦不例外，何況面對的是自己好友的兒子，心中更沒提防，這情景，就連「八卦掌」周千歲也萬萬預料不及。

只聽「格格格」的三响機括聲响，那三支短箭已悉數射入上官凌霄的胸膛上。

葉少煌立即向後倒飛一丈，叫道：「哎呀，不好啦，我，我……」

三支袖箭全部射入心房，上官凌霄一聲不吭，便「砰」的一聲，跌倒地上。

上官凌霄的屍體跌落地上，羣豪才定過神來，臉色都全變了，誰也料不到，會發生一件這樣子的意外來。

周千歲一怔之後，立即喊聲：「什麼事？」話出了口才覺這話實在太不成話，是以掠前一步，又喝：「葉少煌，我摘星堡跟你們鐵葉帮有什麼過節，葉銀輝要派你來下毒手？」

葉少煌一張臉比紙還白，雙手不斷地搖着：「副堡主，晚輩絕不是有心的，剛才屋上傳來一聲怪响，晚輩不知怎樣，誤觸了手腕上的機括，才……請前輩相信晚輩……事實上，晚輩完全沒有殺害上官叔叔的道理。」

周千歲又是一怔，怒道：「誰會相信你的鬼話！」

葉少煌惶恐地道：「晚輩可以對天發誓，剛才的確是無意的。」

周千歲回心一想，葉少煌的確沒有殺死上官凌霄的理由，一時之間竟說不出話來。

顧之也忽然大笑起來：「可笑你們竟爲一個孺子所騙，實在令人噴酒。」

周千歲抱拳道：「恕周某愚昧，請顧大俠明言……」

顧之也放下酒杯，慢吞吞地道：「區區且問葉少帮主一句話，你說是無意誤觸機括的，但當時你已喝罷酒，再無動作，區區看得分明，何來有誤觸之舉哉？」

周千歲急道：「對，葉少煌，你還有何話可說。」

「晚輩這副袖弓，是縛在手腕上的，十分靈敏，只須手背微一運勁，便能牽動機括，把箭射出去。」

顧之也哈哈笑道：「如此你剛才又因何要運勁，你騙得了別人，卻瞞不過區區，所謂秀才不出門，而能知天下事，你外表斯文，料不到卻看不起讀書人。」

葉少煌急道：「只因晚輩上月跟楚英南打了一架，受了一點內傷，剛才可能因爲酒喝得太多，引起疼痛，加上那鳥鳴聲實在太奇怪，是以不由自主運功抵擋，使那機括……」

顧之也冷冷地道：「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管你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區區都不會相信你了。」

葉少煌嘆息道：「你不相信，晚輩也無話可說。」

東郭翠珠忍不住道：「酸丁，你不把話說淸楚，只怕難以服人。」

顧之也不屑地說道：「子曰：唯女子及小人最難養也，區區是堂堂的大丈夫，焉有與女子瞎纏之理？再說男女授受不親也……」

東郭翠珠怒道：「男女授受不親，你剛才爲何跟老娘喝酒，莫非你是小人？」

顧之也臉色一變，怔怔地說不出話來，古逸飄怕他下不了台，忙打圓場地道：「顧大俠，老朽也不明你之高見，未知可否請你明言，以解老朽等的茅塞乎？」

顧之也一喜，搖頭擺腦地道：「古大俠也眞不愧是大丈夫也！」

東郭翠珠冷哼一聲道：「你倒會見風駛㠶。」

這次顧之也不敢再搭腔，清一清喉嚨，道：「葉少帮主，區區問你，你今日是來道賀，還是來鬧事？」

「自然是來道賀的！」

「既然是來道賀的，如何在身上藏了歹毒的暗器？這不證明你心懷不軌麼！」

葉少煌臉色大變。「這……這個，晚輩……」

「不必晚輩前輩的，抓下你，問一問你老子便會清楚眞相！」

周千歲一拍腦袋。「老朽也許是氣昏了，竟然想不到這一點。」話音一落，身子立即竄前，十指如爪，向葉少煌胸襟抓去！

葉少煌閃身叫道：「副堡主請聽晚輩一言。」

周千歲雙爪突然化掌，一擊其胸，一拍其左脅。

葉少煌倉惶一架，退了一步，周千歲喝道：「有話便等你父親來了再說！」雙脚一錯，又發兩掌。

葉少煌慘笑一聲：「副堡主不聽小侄解釋，小侄唯有得罪了。」左手在腰上抽出一柄燦爛奪目的銀刀來。

周千歲大叫一聲：「鐵葉帮的袖箭銀刀名聞江湖，袖箭剛才已領教過了，現在周某便見識見識你們葉家的左手刀法！」他自恃功力深厚，對方雖有兵器在手，仍不把其放在眼中，雙脚一陣游動，上身一長，右掌護胸，右掌已拍向葉少煌的左邊脅下。

葉少煌手腕一翻，刀鋒斜削周千歲的手掌，這一刀出手極快，不愧是葉銀輝之子。

周千歲冷笑一聲，也是手腕一翻，掌緣砍在刀身上，葉少煌的銀刀立時盪開。

不料葉少煌的左手刀法果然有不同凡响之處，銀刀趁勢劃了半個弧圓，疾劈周千歲的腰際，單這一刀的應變，實有宗師之風範，不但廳上的羣豪，齊是一怔，連周千歲亦輕嘆了一聲，連忙擰腰閃開。

葉少煌佔了先機，左手刀法奇招不絕，着着出人意料，口上却道：「請副堡主住手，聽小侄解釋。」

周千歲厲聲道：「老夫抓住了你，再去聽你老子解釋！」

倏忽已過五十招，周千歲略爲摸清了他的刀法，立時加緊施爲，一連攻出了七掌。

這七掌廳內的羣豪，有少半自忖抵擋不了，但葉少煌銀刀翻飛，一一接了下來，毫無敗勢。

周千歲心頭一凜，忖道：「老夫今日若不能把葉少煌擒下，不但摘星堡一敗塗地，連老夫這張臉亦無處擱置！」當下立

即運上八成眞力，掌風呼呼，刮得旁邊的人衣袂獵獵作响，忙把酒席移開。

古逸飄忖道：「周千歲年老功深，果然沒有虛傳。」

可是儘管周千歲把壓箱本領都使了出來，葉少煌攻勢雖歛，但仍能力守不敗。

東郭翠珠暗暗讚道：「我那兒子若果未死，不知比之他又如何？不管如何，這個年紀能與周千歲力鬥百招而不敗，已足以告慰！」原來她兒子小時候在門外玩耍，被歹徒殺死，自此之後她性情大變，出手狠辣，對兇徒妖魔更是絕不留情，不過由於她性子偏激，經常出手過重，所以才得了個「玉面羅刹」的外號。

但有一件甚少人知道的事，東郭翠珠對任何人雖都不稍假詞色，但對年少英俊的男子，却例外，每次她碰到這種青年，都使她想起她死去的兒子，彷彿在別人的兒子身上，能得到無限的溫暖般，但假如那是個爲非作歹的青年，她出手便更加狠辣。

葉少煌風度翩翩，一表斯文，她便不相信他是故意來殺害上官凌霄的。

就在此刻，上官凌霄的妻女得到訊息，急自內堂奔了出來。

葉少煌喝道：「副堡主請暫停，待晚輩跟伯母告罪一聲！」

周千歲正想答話，上官夫人問道：「周大哥，凌霄是怎樣被人殺死的？」

周千歲身子一退，指着葉少煌道：「弟妹問他便知道！」

葉少煌彎腰恭聲道：「請伯母聽小侄解釋，小侄只是無意中誤觸了袖管內的機括，不幸射着了上官叔叔，小侄絕非有心的！」

上官夫人舉袖拭去眼淚，厲聲道：「不管如何，今日總得拿下你，向葉銀輝討回公道！」她女兒上官鳳早已忍不住，抽出一支短劍，望葉少煌刺去。

葉少煌用刀一架，道：「鳳姐，妳能不能聽我解釋……」

上官鳳垂淚道：「有話便等你去黃泉，向家父解釋吧！」手腕一翻，短劍再度刺出。

上官夫人身子一標，迫前兩步，袖管內滑下一支長劍，自旁側刺過去。「周大哥，你還不動手？跟這種人還講什麼江湖道義？」

周千歲應了一聲，揮掌拍了過去，兩股掌風立即把葉少煌籠罩起來，葉少煌以一敵三，立即落在下風。

廳內羣豪都有點尷尬，本是賀客，忽地變成吊喪客，不帮上官夫人擒下葉少煌，在交情上似乎說不過去，但這種殺夫仇恨，外人出手，主家亦未必領情。

東郭翠珠默察形勢，忍不住道：「好不害羞，摘星堡的人在自家堡內，竟然也以衆凌寡，傳出江湖去，摘星堡還能立足麼？」

上官夫人厲聲道：「他暗箭傷人在先，還跟他講什麼江湖規矩？」

東郭翠珠冷笑道：「如此夫人豈不跟暗箭傷人的小人沒有分別？」

上官夫人大怒，叱道：「東郭翠珠，別人怕你，老娘却未把你看在眼內，待會老娘再來領教妳的高招！」

東郭翠珠尖聲笑道：「何必再等，有胆的現在便來吧！」抽出一對柳葉刀，一副躍躍欲試的神色。

古逸飄忙道：「這是摘星堡跟鐵葉帮的事，咱們何必置身其中！」

東郭翠珠冷哼一聲，仍不把刀收起。

葉少煌的隨從刁威，見主人身陷厄境，忙亦抽出刀來，上前參戰。摘星堡的堡丁見狀，大叫一聲，都把兵器抽了出來，圍攻過去。

東郭翠珠忍不住說道：「好不要臉！二三十個大人，欺侮兩個孩子，簡直不成體統！」雙脚一蹬，提刀撲了過去。

古逸飄待要阻止，經已來不及了。就在此刻，屋頂上忽然傳來一聲尖銳的鳥啼聲，那叫聲說不出的難聽，廳上羣豪都有一身武功，但此刻都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噤，毛骨悚然。

東郭翠珠武功高强，雙刀連砍，立即迫退幾個摘星堡的堡丁，周千歲大怒，喝道：「玉面羅刹，你實在太目中無人了！」奔前兩步，舉掌封住東郭翠珠的刀勢！

東廓翠珠叫道：「老娘早想伸量伸量你了！」雙刀飛舞如風，直取周千歲。

再一道鳥啼聲傳來，葉少煌在這刹那，奮力衝前兩步，一個堡丁手持長槍，分心刺來，直奔他心窩！

葉少煌銀刀一落，刀刃在槍桿上一砍，身子立即借力飄起，落身廳外。

廳外是個近百丈的廣場，早已立了不少摘星堡的堡丁，見狀都發一聲喊，手執兵器衝了過來！

與此同時，大廳屋頂忽然「隆」地發出一聲巨响，沙石破瓦飛揚中，一塊合抱的大石自上飛了下來！

羣豪大叫一聲，紛紛閃避。屋頂那個破洞中忽然飛下一條麻繩，刁威雙脚一蹬，伸手握住麻繩，立即自破洞飛出屋頂！

羣豪一怔之下，待要阻攔，刁威的身影早已消失。

摘星堡的堡丁尚未衝至葉少煌身前，只見屋頂上射下七八支袖箭來，有幾個閃避不及，中箭倒地，隨即斷氣！

葉少煌身子拔高二丈五六，屋頂上飛來一條軟鞭，圍住他的腰際，葉少煌借力一飛，也落身屋頂上，立即向後掠去！

這些事說來雖慢，但實際上却發生在一瞬間，待得周千歲等人定過神來，躍身上屋，葉少煌及刁威已在十餘丈之外。

周千歲及上官凌霄的妻女，怎肯便如此罷休？脚尖一點，正待標前，只聽一片「嗤嗤」聲响，屋脊後忽然射出九支袖箭，分別向周千歲，上官夫人及上官鳳！

周千歲怕她倆有失，連忙發掌擊下袖箭，只這一耽誤，葉少煌及刁威已走得更遠了！

古逸飄及麥浩等人亦已躍上屋頂，問道：「人呢？」

上官鳳跺脚道：「溜了！」一頓又道：「周伯伯，發箭那人……」

話音未落，周千歲經已急掠出去，古逸飄等人跟進。屋脊後，空空如也，那裏尚有人在？

周千歲喝道：「快搜一下，看看有什麼陌生人否？」

衆人分頭四周搜了一周，卻不見有何

陌生人。周千歲長嘆一聲：「這一次眞是一敗塗地！」

古逸飄忙安慰道：「周副堡主何必氣餒？所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走得了葉少煌，走不了葉銀輝！」

周千歲精神一振，沉聲道：「對對！摘星堡跟鐵葉帮這筆仇是解不開了！」

上官夫人憤恨地說道：「要解開也可以！只要葉銀輝一家人肯自殺，這筆仇才可揭去！」

東郭翠珠冷冷一笑道：「人家殺你一人，你便要殺人一家？這也配稱俠義之士？哼！」

上官夫人尖聲叫道：「東郭翠珠，你今日到底是本堡的賀客，還是鐵葉帮請來的助拳？」

東郭翠珠微微一怔，隨即淡淡地道：「憑葉銀輝還請不了老娘替他助拳！」

周千歲沉聲道：「既然如此，便請女俠少說幾句！」

東郭翠珠拂袖道：「話不投機半句多，東郭翠珠禮數巳盡，很會有期！」身子一弓，便向堡外馳去。

上官夫人側頭向周千歲，周千歲忙道：「無謂節外生枝，放人！」

衆人躍落地上，一個堡丁拿了一支袖箭上來，雙手呈上，道：「啓稟副堡主，這些袖箭是鐵葉帮的獨門暗器！」

周千歲看了一眼，道：「請諸位過來看看，日後本堡與鐵葉帮交惡，也知曲在何方！」

羣豪都走近一看，大廳燈光通明，光如白晝，袖箭的形體看得清清楚楚。尋常的袖箭除了長度之外，跟長箭無甚分別，但鐵葉帮的袖箭，箭尾嵌的却不是羽毛，而是一片由薄鐵打製的葉子！

羣豪目光一落，只見鐵葉上還鑄了一個篆體葉字，果然是鐵葉帮之獨門暗器！

羣豪心情都有點異樣，對上官凌霄出師未捷身先死，更是深表同情。

當下摘星堡一邊準備上官凌霄的後事，一邊又準備明日開堡的儀禮。

摘星堡因為上官凌霄暴卒，便決定由原副堡主的周千歲代替上官凌霄之位，上官夫人却坐上副堡主之位。

鬧了半夜，天巳將亮，羣豪見一切都巳準備妥當，正想入屋休息一陣，忽然一個堡丁匆匆忙忙跑了進來，稟道：「鐵葉帮帮主『飛箭銀刀』葉銀輝帶着三個人來了！」

周千歲一怔，喝問：「他在那裏？」

「離堡尚有半里，看樣子是要來咱們堡內！」

「可有發現他還帶了什麼人來？」

「沒有！」

話音剛落，又見一個堡丁快步跑了入來：「啓稟堡主，葉銀輝巳至堡前！」

古逸飄、麥浩及顧之也等人心頭都是一跳，忖道：「葉銀輝好大的胆子，但假如葉少煌的行動不是受其指使，今日只怕有一場好戲上演！」

只見周千歲沉聲道：「打開中門，讓他進來！人一進來，立即也把四面的大門關住！今日若讓葉銀輝離開，摘星堡就此在江湖上除名！」

他目光一環，又抱拳道：「諸位英雄，昨夜的事，各位都巳看見，誰是誰非，各位亦都心內有數！今日不管是敝堡的好友，還是跟鐵葉帮有交情的，都請袖手旁觀，由本堡跟他自個了斷！若不分是非，反帮鐵葉帮的，不論往昔交情如何，日後都是仇人！」

羣豪都忙道：「咱都知道曲在鐵葉帮，今日絕不會帮他們，請貴堡放心！」

周千歲臉色一霽，道：「如此請諸位坐下。」

上官夫人及上官鳳却趁此走入內堂。

胆大包天　去而復返

過了一陣，果見葉銀輝帶着兩個鐵葉帮的堂主走入來，他隔遠便抱拳道：「小弟葉銀輝恭祝周大哥萬事順利，日後摘星堡揚威武林，令旗所至之處羣魔齊避！」

周千歲依然大馬金刀坐在椅上，葉銀輝也沒在意，轉頭對古逸飄等道：「料不到諸位比葉某還早！」

羣豪明知好戲即將上演，都只是淡淡地跟他點點頭。

葉銀輝一怔，問道：「周大哥，上官賢弟還未下床麼？」說着拉了一張椅子，正想坐下。

忽聽一個尖銳凄厲的聲音傳來：「葉銀輝，你還有胆坐下來！」

葉銀輝見是上官夫人，不覺微微一怔，連忙躬身道：「葉某參見弟妹！」

「哼！虧你這弟妹兩個字還叫得出口呢！」

葉銀輝詫異地問道：「弟妹此話是何意思？」

「你何必再假惺惺！」上官夫人冷笑一聲。「你看我今日穿的是什麼衣服！」

葉銀輝目光一瞥，心頭更是驚詫，怔怔地道：「弟妹何為要穿……」

上官夫人拂一拂身上那件白絹孝服，悲聲道：「葉銀輝，我且問你一句話，我當家的跟你交情如何？」

葉銀輝正容道：「上官賢弟與葉某雖非手足，但却有手足之情！」

「既然如此，你為何縱子行兇！」

葉銀輝臉色一變，問道：「弟妹此話何意？葉某全不明白！」

周千歲喝道：「葉銀輝，你當着天下英雄在此，還敢惺惺作態？必是你令葉少煌來此暗害上官賢弟的，否則他小小的年紀，豈有這個胆量！」

葉銀輝臉色雪白，滿臉驚詫欲絕的神色，問道：「周大哥說犬子……犬子曾經來此，把上官賢弟……暗殺了？此事非同小可，周大哥不是跟小弟開玩笑吧！」

周千歲怒道：「上官賢弟的屍體就在後廂，誰跟你開玩笑！此事過程，廳內英雄全部目擊，豈有捏造的！」

「什麼？」葉銀輝尖叫一聲，臉如敗灰，急聲道：「此事小弟全不知情……而且，不會的，你們一定看錯了！犬子一向十分敬佩上官賢弟，他怎會做出這種喪盡天良的事來！」

周千歲把那些袖箭拋落在地上，冷冷地道：「這些是你兒子發射的，你自個認清楚一點，看看是不是你們鐵葉帮的獨門暗器！」

葉銀輝拾起一看，臉色更加難看，周千歲道：「到如今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葉銀輝喃喃地道：「待我先去看看上官賢弟的遺體……」

上官夫人斜走一步，跟女兒並肩而立，道：「凌霄沒有你這個朋友，你不必再去傷他的心！」聲音一轉，更加凄厲，「葉銀輝，今日你是要打還是自縛雙手，讓本堡處置！」

葉銀輝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弟妹，你莫激動，且聽葉某一言可好？我葉銀輝對天發誓，假如有縱子來此行兇的，天誅地滅，永不超生！」

古逸飄輕咳一聲，道：「聽葉帮主發下此毒誓，敢情眞的不知令郎來此行兇的事了！」

葉銀輝苦笑道：「葉某當着諸位當面，怎敢假言相騙！」

「令郎帶着刁威來此，又不知帮主是否知道？」

葉銀輝正容地道：「不瞞諸位英雄，犬子正月初八便帶着一位叫刁威的隨從出門了，至今巳逾一月，葉某都不曾見過他們的臉！」

「令郎何事出門？」

「犬子每隔一段時期，便出外遠遊，以增見識，及到江湖中歷練，葉某也不知他去了何方！」

上官夫人冷笑道：「縱然不是你指使兒子來殺人，但人總是你兒子殺的！」

葉銀輝急道：「事情的經過到底如何，可否請周大哥說一下，也好讓葉某清楚犬子的所為！」

周千歲冷哼一聲，轉頭道：「請古大俠把昨夜的經過說一遍可好？免得鐵葉帮以為老朽加油加醋！」

古逸飄清一清喉嚨，便一五一十把昨夜的事叙述了一遍。

葉銀輝聽後喃喃地道：「奇怪，那小畜生怎會戴了那副『一髮千鈞』的袖箭來道賀？這到底是什麼原因？這小畜生平日雖有點目中無人，却絕不像會做出這種令人髮指的事的人，這裏面必定有什麼難測的內情，否則……」

上官夫人抽劍一橫，厲聲道：「葉銀輝，我當家的巳死，這件事到底要如何處理，你且交代個清楚，否則，休怪咱們要你子債父償了！」

葉銀輝急道：「且慢！弟妹，葉某如今立即回去，盡敝帮之人力把犬子找回去，查問清楚之後，假如眞的是犬子所為，不論他是有心，還是無意，葉某都親手把他交給貴堡處理！即使弟妹要剮心拜祭上官賢弟的亡魂，葉某也不敢反對！」

這些話說得斬釘截鐵，而又大義凜然，廳內羣豪對葉銀輝不由另眼相看。「料不到葉銀輝只有一個兒子，他亦肯大義滅親，當眞是個頂天立地的好男兒！」

上官夫人冷笑一聲：「口說無憑，我怎能相信你？放虎歸山，要再找到你可就難了！」

葉銀輝道：「依弟妹之意又如何？」

「留你下來作人質，然後叫你兒子上門換人！」

葉銀輝背後的一個手下符大堅，不由怒道：「敝帮主從來言出如山，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他怎會騙你！」

周千歲怒道：「此地豈有你說話的份兒！」

符大堅反唇相稽，道：「假如敝帮主留了下來，屆時少帮主來了，而你們又不放人，咱們又該怎辦？你們又憑什麼叫人相信！」

顧之也道：「你們又何必相爭，區區有一計在此，包管你們齊聲稱善！」

葉銀輝急忙說道：「請顧大俠把計安出！」

「葉帮主但請留下不妨，最多咱們留在堡內來陪你，只要令郎一到，區區等立即勸令摘星堡放人，貴屬自可放心！而且留在摘星堡內，好吃住好的，何樂而不為哉！」

周千歲道：「假如諸位肯留下來的，敝堡無任歡迎！老朽保證，葉少煌一到，立即放葉銀輝回去！」

古逸飄跟麥浩，飛道人，沈重等人不由臉臉相覷，心中都是忖道：「假如葉少煌不來，咱們豈不是一輩子呆在摘星堡內？這酸丁當眞胡鬧！」一時之間，都作聲不得。

顧之也見他們臉上都現出難色，又道：「古語有云，助人為快樂之本，佛經有語，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諸位都是俠義道上的高人，怎地連這小小的事也不肯做一件？」

麥浩正想說話，忽見一個堡丁滿頭大汗地奔了過來。大聲叫道：「啓稟堡主，葉少煌帶着那個隨從，又來咱堡，請問堡主如何定奪？」

廳內的人都啊地一聲叫了出來，葉銀輝臉色更加難看，暗中罵道：「這小畜生眞是不知天高地厚，這樣一來，連唯一的希望也沒有了！」

只聽周千歲喝問道：「來的是那個葉少煌？」顯然他心中亦是難以相信，葉少煌竟然如此胆大包天，敢去而復返。

那堡丁道：「正是昨夜來的那個葉少煌——鐵葉帮的少帮主！」

「好！算他有種！他既然敢再來，我摘星堡自不會讓他瞧扁了！吩咐守門的，開門讓他進來，他不動手，你們也不可動手！」

那堡丁急步走了之後，周千歲轉頭對葉銀輝道：「看來帮主之願可以達成了，只要你不袒護兒子，敝堡絕不為難你，但假如你要出手袒護，便休怪摘星堡今日要大開殺戒了！」說到後來，聲音經巳沙啞了！

話音一落，屋頂上又再傳來一聲尖銳凄厲的鳥啼聲！羣豪心頭又是一沉，忖道：「這是什麼鳥，怎地叫聲如此難聽？」

葉銀輝心頭怦怦亂跳，一顆心緊張得快要跳出口腔來，既盼兒子能把事情說清楚，又盼他臨時改變主意過堡門而不入。

心念未了，巳見葉少煌刁威走了進來，依然是那套白袭，神色從容，臉上帶着幾分笑意。葉銀輝暗罵道：「虧你這小畜生，這當兒還笑得出來！」

葉少煌不但見不到父親，也沒有發覺廳上羣豪異常的神態。只見他抱拳含笑道：「小侄拜見周伯伯，恭祝……」

周千歲大聲道：「免了，你跟你父親

說吧！」

葉少煌一怔，一轉頭，便看見葉銀輝了，忙恭聲說道：「原來爹爹也來了，孩兒……」

葉銀輝喝道：「畜生，你幹的好事，還有臉來見我！」

葉少煌惶恐地道：「爹，孩兒做錯了什麼事，令你生這般大的氣？」

葉銀輝怒極而笑。「你自個幹下令人髮指的事，却使爲父蒙上不白之寃，如今還敢裝模作樣！」聲音轉厲：「我且問你，你昨夜爲何用『一髮千鈞』的袖箭殺你上官叔叔！」

葉少煌驚呼一聲。「爹爹你說什麼？孩兒幾時殺死上官叔叔的！」

「畜生！你自己做下的事，也不知道麼！」

葉少煌雙脚一曲，跪在地上，叫道：「孩兒根本不曾做下這種事，又怎會知道？爹若不信可問刁威！」

周千歲冷笑一聲，道：「此處人人均曾目擊，難道會寃杜你？」

葉少煌雙膝一移，臉對周千歲，道：「周伯伯莫非看錯了人？」

周千歲怒極而笑。「姓周的跟在座英雄，招子都還未瞎！」

上官鳳左袖一揮，一支袖箭立即射落在葉少煌身前。「葉少煌，這袖箭可是你的？」

葉少煌拾起一看，道：「打造的確跟敝帮的一模一樣，單憑此，又怎能證明是我所爲！」

「你跟貴价的臉目人人認得，暗器可由人打造仿製，但人難道也可以仿製？」

葉少煌的臉色雪白，半晌都出不得聲來。

葉銀輝厲聲道：「畜生，你爲何要暗害你上官叔叔，快快招來，否則爲父今日便要當衆把你斬於刀下了！」

葉少煌急道：「孩兒的確不曾做過這種事，叫孩兒如何招供？而且爹又不是不知道，孩兒對上官叔叔一向十分敬佩，又豈會來加害他，再說以孩兒這點微末之技，又怎能殺得了上官叔叔！」

上官鳳冷哼一聲，道：「憑你的武功當然殺不了我爹爹，不過你用的是暗算，當時我爹正跟你乾杯，完全沒有防備，再加上距離又近，才會爲你所乘！」

葉少煌道：「既然小弟當時幹下這種事來，姐姐爲何不把小弟擒下來爲叔叔報仇？」

「誰說本小姐不擒你？只是後來讓你的同黨救走了！」上官鳳忽然哭道：「想不到你長得，長得如此……如此斯文，心腸却如此毒辣！」她本想說他長得如此英俊，但當着羣豪，加上葉少煌又是殺父仇人，却說不出口。

葉少煌一呆，脫口道：「有同黨救走了我？當眞是……活見鬼！」他本想罵她胡說八道，但見聽上羣豪的神色，心知事情定必十分複雜，是以連忙改口。

刁威接道：「帮主，少帮主所說句句屬實，屬下可以作證，由昨日至今，屬下未曾離過少帮主一步，咱們一聽到摘星堡開堡的消息後，便由河南連日趕來，直至此刻才到！」

上官夫人哈哈笑了起來：「當時你跟他在一起行兇，這種話只怕鬼才相信！」

顧之也又道：「你們不必相爭，到底葉少煌所述之言是否屬實，區區有一計在此，可以立即查知！」

葉銀輝急道：「請顧大俠說，葉某洗耳恭聽！」

顧之也搖頭擺腦道：「此亦甚簡單也，只要令郎說出昨夜在何家客棧落脚，摘星堡派人去一查，便知虛實了。」

上官夫人道：「且慢，即使他昨夜歇在客棧內，但他不會半夜偷偷來麼？這豈能作爲證據！」

顧之也神情一呆，喃喃地道：「夫子誠不我欺，唯女人與小人最難養也！」一提聲音，「但假如他住宿的客棧離此甚遠，他便不可能去而復返了！因爲他們雖然可以半夜溜了出來，但今晨離店，該不會也偷偷摸摸吧！」他見上官夫人說不出話，不由露出一副得意的神色。

不料葉少煌道：「小侄生怕錯過日期，夜內亦都是借月趕路，待至睏時才在樹上露宿一忽！」

顧之也嘆息道：「這是天絕人也，與人無尤！」悻悻然坐下。

上官夫人抽劍立於階前，道：「諸位英雄，葉少煌未能提出可靠的證據，證明昨夜來行兇的不是他，未亡人亦已做至仁至義盡的地步了，如今便要擒下他，剮心拜祭先夫，請諸位稍待，事情一了，敝堡立即便擧行開堡典禮！」

周千歲、上官鳳以及摘星堡的頭目都把兵器抽了出來，同時向葉氏父子圍了過去。

葉少煌急道：「小侄斗胆再說幾句，望嬸嬸給小侄一個機會！」

古逸飄說道：「夫人何不再聽他一言呢？」

上官夫人說道：「好，再讓你狡辯一下吧，別讓人以爲我摘星堡都是不講理之輩！」

葉少煌深深吸了一口氣，緩聲道：「剛才鳳姐說暗器可以仿製，人不能仿製，小侄不敢否認！但如今江湖上出現了不少善製人皮面具以及精於易容的人，你們又怎能證明昨夜那兩個人不是某人戴上人皮面具，冒充小侄及家僕來殺人，而行使嫁禍之計？」

周千歲等人都是一呆，葉銀輝却聽得心頭一跳，暗道：「有理！說不定是仇家正面不能與我鐵葉帮對壘，却行此卑鄙之計！」

上官鳳忽然道：「那人絕不是戴上人皮面具的！」

葉銀輝溫聲問道：「賢姪女又如何知道，那兩人不是戴上人皮面具的？」

「因爲，因爲……」上官鳳粉臉倏地現出一抹淡淡的紅暈，頭一低，輕聲道：「因爲假如戴上人皮面具的，神色一定十分呆板，而且肌肉聳動時，會顯得十分僵硬，但，但他却沒有這個現象……」

上官夫人在這當兒，也沒注意女兒如何會這般注意葉少煌的臉孔，當下冷笑道：「葉少煌你尚有何話可說？」

葉少煌臉色慘白，嘶聲叫道：「但那人眞的不是我葉少煌！」

上官夫人喝道：「上，假如葉銀輝動手，連他也殺了吧！」

葉銀輝忙道：「且慢，犬子之言的確頗爲有理，說不定有人假冒他的臉孔，行使嫁禍之計，弟妹可否寬容三個月，待葉某去調查一下？」

周千歲冷笑道：「你別痴人說夢話了，今日絕不能讓你們父子離開！」

葉銀輝心頭一硬，沉聲道：「如此請恕葉某抗命了！」

上官夫人喝道：「自今日起！我摘星堡跟你們鐵葉帮便勢不兩立了！上！上！」

摘星堡的人立即衝了過去，葉銀輝，葉少煌、刁威、符大堅以及另一個鐵葉帮的頭目，亦同時把兵器抽出手上，準備應戰。

葉銀輝低聲道：「不要胡亂傷人，闖出堡才是上策！」話音未落，摘星堡的人亦衝了過來，雙方立即厮殺起來。

刹那，屋頂上又傳來一道刺耳的鳥啼聲，有人已忍不住問道：「這是什麼鳥叫的聲音？」

這種鳥鳴聲雖然十分獨特，但廳內却沒人知道，却把目光投向場內，摘星堡的精英幾乎已有一半在此，但以此五人要想衝出摘星堡，無疑是一個奢望。

葉銀輝父子在前面，兩柄銀刀奮力劈了幾刀，把前面的堡丁殺退幾步，但很快又被包圍了起來。

上官夫人一柄長劍十分辛辣，招招刺向葉銀輝的要害，葉銀輝武功顯然在她之上，只因不敢傷她，心中有了顧忌，十成的功力只能發揮出七成！竟然反而落了下風。

上官鳳跟葉少煌的戰況反而沒有那麼激烈，葉少煌誠懇地道：「鳳姐姐，小弟眞的沒有殺過令尊，請你相信我！」

上官鳳揮劍不停，嗚咽地道：「衆目睽睽之下，叫我如何不信，你，你眞好令我失望……」

上官夫人在旁罵道：「丫頭，他殺死你爹，你還跟他說些什麼廢話！」

上官鳳臉上又是一紅，咬着嘴唇，不再作聲，只此一刻，符大堅及刁威却已受了輕傷，葉銀輝游目一掠，心頭十分焦急：「想不到今日我父子要葬身此處！」當眞是又急又怒，又驚又憂，忍不住手上一緊，連劈六刀把上官夫人迫退一步，道：「弟妹再不相讓，葉某只好得罪了！」

「誰要你讓？你有本領的便連我也殺了吧。」上官夫人神態瘋狂，長劍一口氣刺了七劍，全是拚命的招式。

葉銀輝左手銀刀連擋三刀之後，擰腰一閃，避過另四劍，上官夫人七劍過後，葉銀輝趁其舊招已老，新招未生之際，一刀撩出，急斬上官夫人的肩膊。

這一刀疾如星火，上官夫人不敢怠慢，急忙揮劍來架！

不料葉銀輝刀至半途，手腕一沉，改劈上官夫人的腰側，這一刀，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上官夫人不及擋架，連忙後退。

這正是葉銀輝之所願，脚尖一點，急掠幾步，銀刀一閃，再度劈出。

上官夫人尖叫一聲，長劍不擋反而向葉銀輝胸膛刺去！

這是完全不要命的打法，葉銀輝却不想跟她換命，暗嘆一聲，收臂擋架，上官夫人輕吸一口氣，長劍瘋狂般攻了過去。

葉銀輝本想把她引開，然後制服她，再以她的生命爲脅，好平安離開摘星堡，如今見計不能逞，只好再度退下，跟葉少煌並肩作戰。

眼看鐵葉帮的人在摘星堡的圍攻之下，將不能再支持多久，忽然大廳之後，傳來一聲暴響！

暴响聲過後，後頭便衝天飛起一股黑烟，緊接着，屋頂上又飛下不少火球！

大廳內的羣豪及廣場上的摘星堡精英却齊吃了一驚。上官夫人叫罵道：「葉銀輝你好不要臉，竟然派人來偷襲，今日咱們便拚個眞章吧！」長劍暴風雨般亂刺亂斬，神態似已瘋狂了般。

葉銀輝不由也有氣，喝道：「你們不要把什麼罪名都加上葉某頭上，今日我葉銀輝若另有派人來此，便教我日後不得好死。」

「老娘現在便要你不得好死！」上官夫人劍勢更盛，葉銀輝不覺心頭發毛，忖道：「這樣下去，終要讓她傷着了！」可是又沒有其他辦法！一顆心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般。

正在焦慮間，只聽周千歲叫道：「請古大俠跟顧大俠到後堂去，替敝堡應敵如何？」

顧之也道：「區區早已技癢，固所願也，不敢請耳！」立即與古逸飄，麥浩等人衝入後堂。

後堂火勢更盛，廣場上的人都有點心慌，就在此刻，堡外忽然射入來一片黑黝黝的袖箭，廣場上的形勢更亂！

「呱！」又是一道聽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鳥鳴聲傳來。

刹那，又有道堅靱而又細長的軟鞭，自牆上飛了下來，有人叫道：「帮主，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快走吧！」

那五道長鞭隨卽向鐵葉帮的人飛去，葉銀輝明知事有蹊蹺，但事情到此地步，除走一途之外，別無他法，一咬牙，喝道：「快退！」

他首先抓住鞭梢，猛覺鞭上傳來一股柔勁，他曲腰借力，身子立即盪了開去。

只聽牆頭上一個黑衣幪臉漢子喝道：「上！」手臂一掄，葉銀輝身子已飛越圍牆。

圍牆上的袖箭不絕如縷，迫得摘星堡的人無暇顧及葉少煌等人，不一刻，葉少煌等人亦都飛過圍牆。

周千歲及上官夫人睚眦欲裂，大喝一聲，飛身躍起。

只聽那個黑衣漢子冷笑一聲：「憑你們也敢跟鐵葉帮作對，豈非如螳臂擋車！」左手衣袖一拂，袖管中飛出一顆拳頭般大小，通體黝黑的圓球來。

周千歲身在半空，發掌把圓球隔空拍落，那圓球落地，爆出一團火光，裏面射出一片牛毛般大小的淬毒鋼針來，旁邊幾個堡丁虞不及此，閃避不及，中針立斃！

那黑衣人右手衣袖再一拂，這次飛來的却是袖箭，袖箭把上官夫人及周千歲迫落地上，周千歲脚尖一點，正欲再度撲上，猛聽上官夫人咬唷地叫了一聲，他心頭

一沉，連忙住脚回身，只見上官夫人小腿上中了一箭，他目光銳利，見傷口流出的血是鮮紅色的，知道沒毒便又飛了起來。

日頭正中，鐵葉帮的人早已不見，只見遠處灰塵飛滾，一隊馬車急馳而去。

凶鳥飛臨　禍從天降

雄踞黃河南北兩岸已有數十年的飲馬帮，今天門庭若市，出入的全是江北的頭面人物。

二月底，天氣已有點暖和，太陽一早便露出臉來，黃濁的河水，在陽光下似是自烘爐滾出來的黃金的流液般，亮得幾乎令人睜不開眼來。

飲馬帮總舵就設在黃河北岸封丘附近，總舵背後有座水寨，面臨黃河，此刻水寨彩燈紅綢高掛，來往的船兒都能望見。

原來今日是飲馬帮帮主「一掌擊千浪」董千舟的六十壽辰，董千舟十七歲出道，便被譽爲血性漢子，論到江湖義氣，水上的英豪的確無人能出其右，他接任飲馬帮已有二十三年，二十三年來不但飲馬帮勢力日益龐大鞏固，而且聲威日隆，那是因爲董千舟事事以義爲先，不但改變了飲馬帮往昔的唯利是圖作風，更爲水上豪傑樹立了一個榜樣。

近年來，董千舟已隱隱然有水路綠林盟主之勢，也因此，今日到賀的，不但有水上的豪傑，更有陸上的英雄，甚至還有不少是出身黑道的高人，由此可見董千舟在武林中的威信了。

曾爲摘星堡嘉賓的，今日大多也成了飲馬帮的座上客，古逸飄，顧之也，麥浩，飛道人及沈重，自然亦沒有例外。

午時將到，只聽知客大聲喝道：「江北總捕頭沈鷹駕到。」

大廳的哄笑聲，說話聲立時一靜，須知沈鷹不但是江北六扇門的總捕頭，也有御賜的從二品官銜，今天到此的，不但有水上的綠林好漢，也有平日爲非作歹的黑道人物，這些人對官府中的人都十分敏感，聞報臉色都是一變，連董千舟也有點奇怪，心想：「老夫二十年前跟他只有一面之緣，自此之後再無來往，但今日是爲了什麼而來的？」沉吟了一下，才道：「趕快接駕！」

飲馬帮的副帮主彭蓮山連忙快步陪着董千舟走下台階。忽然廳內有人長笑道：「原來老鷹也來了！倒是少見。」

說話的正是「風雲刀」古逸飄，其他人都對他怒眼而視，古逸飄狀若沒事般走下台階。

董千舟跟彭蓮山來至大門口，只見外面站着一個高大的漢子，一套粗布衣服，洗得有點發白，腰帶內插着一根旱烟杆，背後還站着個中等身材的青年，皮膚黝黑，面目平常，但神態却十分沉毅。

董千舟見那漢子頭頂光禿禿，雙眼神光熠熠，便知是沈鷹，忙抱拳道：「一別二十年，沈神捕風采更勝從前，好不令人羨慕，今日大駕光臨，敝寨上下生輝，可惜董某不知，未能遠迎，失禮之至。」

沈鷹也抱拳道：「董帮主太客氣了！沈某今日冒昧登門，能得貴帮正副帮主親迎於大門，已是萬分榮幸！」一頓又道：「一別二十年，董帮主不但壯健如昔，而且聲威更盛，沈某早就有心拜候，奈何俗務纏身，未能如願，今日適逢帮主榮壽之喜，特來道賀。」

董千舟見他說得客氣，寬了一半心，忙又說道：「董某幾生修來才能動得神捕的大駕，只聽神捕一句話，董某便已無憾矣！」

「帮主言重！」沈鷹一回頭，道：「司馬城，還不把賀禮奉上！」

他背後那青年立即走前一步，舉起禮盒，董千舟大笑，示意彭蓮山收下。

四人聯袂走回大廳，半路遇上古逸飄，他輕輕在沈鷹耳邊說了幾句話，沈鷹微微一笑，脚步絲毫不慢。

到了大廳階前，董千舟道：「諸位大概都與沈神捕見過面了吧？」大笑聲中又道：「即使未曾與沈神捕謀過面，但江北總捕頭這五個字。大概都不陌生吧！」

廳中羣豪大都只是默默地向沈鷹點點頭，沈鷹抱拳道：「諸位，今日來此的，不是江北總捕頭，而是『神眼禿鷹』沈鷹！沈某來此，純粹是董帮主義動江湖，特地來爲他拜壽，表示敬意，別無他意，請諸位坐下。」

衆人聽他自稱江湖上朋友賜與他的外號——「神眼禿鷹」，而放棄總捕頭的官銜，一顆心才放鬆，忙跟他寒暄兩句，重新坐了下來。

董千舟見自己剛才的担心，實屬杞人憂天，心頭更喜，忙引沈鷹入座，他本要引沈鷹坐在首席，但沈鷹見首席坐的全是黃河各帮的頭領，便婉拒了，却坐到次席去，與古逸飄作件。司馬城却坐到第七席去了。

彭蓮山輕聲對董千舟道：「大哥，差不多了吧？」

董千舟道：「吉時到了沒有？」

「快了！」

「再等一會。」

忽見一個飲馬帮的帮徒走了進來，輕聲道：「啓稟兩位帮主，鐵葉帮帮主『袖箭銀刀』葉銀輝求見。」

董千舟及彭蓮山心頭齊是一跳，心想鐵葉帮把摘星堡鬧個天翻地覆，他竟還敢在羣豪面前露面！可眞是胆大包天，不能理喻！

當下董千舟忙問道：「他可有什麼話說？」

彭蓮山急問道：「他是一個人來，還是帶着人來？」

「他說他今日來此。一則敬慕帮主的爲人，二則想借這個機會向天下英雄解釋一下！」那帮徒道：「他只輕裝帶了一個隨從，小的認得那是鐵葉帮的執法堂主符大堅。」

董千舟把手負在背後，喃喃地道：「他要向天下英雄解釋什麼？」

那帮徒又道：「帮主，葉銀輝還說素聞帮主義動江湖，他這個要求諒不會被帮主所拒。」

彭蓮山道：「大哥，依小弟之見還是婉拒了他吧！」

董千舟道：「葉銀輝敢冒險來求見，必有極爲重要之事，他既然信得過飲馬帮，信得過我董某人，我若反而不信他，又豈是大丈夫？」沉聲道：「吩咐知客迎他進來，不可怠慢！」

挽了彭蓮山的手，雙雙走下大廳，立在階前，不久，果見一個知客引進兩個中年漢子，前頭那人臉目俊朗，頦下留着短髯，腰上懸着一柄銀刀，脚步沉重，臉帶憂鬱，一望便知必是近來哄動江湖的葉銀輝，忙走前一步，抱拳道：「葉帮主大駕光臨，敝寨上下生輝，董某五內俱感！」

葉銀輝擠出一絲笑意，忙回禮道：「董帮主義薄雲天，乃武林的棟樑柱石，今日竟不捐棄落魄之人，令小弟感激備至！願董帮主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此言一出，廳上羣豪都震動了，有幾個人忍不住失聲叫道：「葉銀輝竟敢來此，難道不怕摘星堡尋仇麼？」

董千舟道：「葉帮主爲老朽臉上貼金，實使老朽汗顏，請葉帮主上座！」

葉銀輝又向廳上羣豪抱拳示意，然後坐在第三席。

羣豪都輕聲交談起來，說的都是鐵葉帮跟摘星堡交惡的事。

沈鷹輕聲問古逸飄：「老古，這件事你可清楚？」

古逸飄輕嘆道：「何止清楚？老朽當夜也在場！」正想把經過轉述出來，不料葉銀輝已自個忍不住了，長身先向董千舟抱一抱拳，清一清喉嚨，道：「葉某來此是有幾件事要向各位英雄交代一下的！」

廳內立時一靜，人人都把眼光投在他身上，葉銀輝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神色。

「首先葉某要說的是，這些天來葉某並非躲在暗處不敢見人，而是葉某在暗中調查眞相！」

古逸飄忍不住問道：「如今令郎在何處？」

葉銀輝長嘆一聲：「說來諸位可能不信，自從那天離開摘星堡後，葉某還未見過那小畜生一面！」

麥浩咦了一聲：「你們不是同時被人救走麼？」

「不錯，當時有幾個幪面人來救走咱父子，但當葉某上了馬車之後，全身功力便倏地失去了，緊接着便人事不知了。到了次日醒來時，才發覺睡在一座破廟內，而犬子及三個敝帮的弟兄亦不見了！」

沈重插腔問道：「救走你們的，到底是些什麼人？」

「問得好！葉某正要正告江湖，那些人不但不是鐵葉帮的人，而且根本不知是來自何方！自此之後，葉某亦再未見過他們，這便是葉某要說的第二件事！」

葉銀輝頓了一頓，又道：「第三件事，葉某始終認爲犬子不會無端端地去暗殺上官堡主，葉某不敢說諸位眼花看錯了人，而是認爲其中必有一個難以忖知的原因，葉某希望拿幾個月的時間進行調查，探知眞相！但葉某一則無面目再上摘星堡，二則摘星堡此刻也不會相信葉某的話，所以希望在場諸位，假如見到摘星堡的人，請代轉告一聲，就說中秋之前，葉某必會給摘星堡一個滿意的答覆！」

飛道人雙眼一睜，問道：「假如帮主查出其錯是在令郎身上，那又會如何？」

葉銀輝雙眼神光一現，沉聲道：「假如如此，葉某必定親自反縛犬子，把他送到摘星堡，任由摘星堡處置！」

不知誰輕輕說了一句：「以一個少帮主之命，去換一個堡主的性命，這筆生意可做得過！」

話音雖輕，但廳內之人均是武功高強之輩，人人均聽在耳內。葉銀輝厲聲道：「假如有人查出犬子之行爲是葉某人指使的，葉某立即當衆自裁！如有違言，便如此杯！」抓起桌上的一隻酒杯，用力一挾，只聽「波」的一聲，那酒杯立時粉碎！

葉銀輝把酒杯碎片拋落地上，道聲告別，推席而起，恭恭敬敬向董千舟行了一禮。「葉某身有要事，未能坐下喝帮主的壽酒，乞請帮主原諒！」

董千舟忙道：「葉帮主言重了，帮主今日肯來，已是給足了老朽的面子，希望帮主能早日洗脫奇寃，屆時老朽必定登門造訪，跟帮主痛飲三杯！」

葉銀輝臉色稍寬，眼中異采一現，忽然大笑三聲：「葉某能得帮主此言，雖死無憾，帮主肯移玉敝帮，葉某怎敢不拚醉陪帮主喝個痛快！」言畢帶着符大堅大踏步下階而去。

廳內羣豪又再議論起來，古逸飄趁這當兒，把當日的事簡略地對沈鷹轉述了一遍。「可惜他放着一個活菩薩不求，却聲言什麼親自去暗中調查！」

沈鷹淡淡地道：「誰不知道老夫絕不涉足武林帮派的明爭暗鬥中！」

彭蓮山大聲叫道：「吉時已到！」

禮樂手立即吹打起來，大門外的鞭炮也同時响了起來，飲馬帮內內外外立即活躍起來。

董千舟笑哈哈地站了起來，說了幾句門面的話，羣豪立即紛紛向他祝賀起來，接着彭蓮山便又喝道：「上酒上菜，希望諸位多喝幾杯！」

話音剛落，猛地聽見屋頂上傳來一道極之難聽的聲音，羣豪齊是一怔，有人問道：「這是什麼聲音？」

「好像是鳥鳴聲！」

「鳥鳴聲怎會這般難聽的！」

有人此刻看見一隻通體翠綠的鳥兒自屋頂飛落，投在廳外的一棵花樹上，那鳥兒又是一聲慘叫，驀地轉過頭來，羣豪這才看出這鳥兒聲音雖怪，但體形跟普通的鳥兒也沒有多大的分別，只是鳥嘴雙邊的茸毛却是鮮紅色的，紅得似是鮮血。

翠綠的羽毛，以及鮮艷的紅色，本都是好看可愛之至，但兩者配合在一起，而產生一種極不調和，而又刺目的效果。

「呱！」那鳥兒又是一聲長鳴，眼皮一翻，露出一對綠幽幽的眼珠來，眼珠發出異光，這刹那，又產生出一種妖異詭秘的氣氛來，尋常的鳥兒的眼蓋大都是灰黑色的，但此鳥的眼蓋却是暗紅色的！

大廳內的聲音登時一靜，那鳥兒又叫了一聲，才振翼高飛，忽然有人叫道：「這是泣血鳥！」

「泣血鳥？這名字怎地如此奇怪！」

「因爲鳥嘴兩旁的茸毛及眼蓋是紅色的，好像泣血般，所以苗疆的土人都稱它泣血鳥！」

「原來是產自苗疆的，難怪咱們不曾見過！」

那人忽然長嘆一聲：「聽說這是一種

凶鳥，這鳥若棲落那裏，那裏便將發生…
…」大概他想起主人正在辦大壽，豈能說些不吉利的話，是以連忙住口。

羣豪亦都心中明白，是故亦沒人問，古逸飄、沈重等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他們當日都在摘星堡內聽見這種鳥鳴聲，鳥鳴聲一起，巨變便發生了，是故心頭都泛上一絲不祥之念。

只聽有人問道：「這種鳥兒既然產在苗疆，爲何會飛到河北來了？」

這個原因當然沒人知道，董千舟忙道：「諸位都是老朽多年的好友，來，讓老朽先敬各位三杯！」

廳內的氣氛這時才恢復了過來，於是喝酒猜枚，說話歡笑之聲盈堂，一片熱鬧的景象，不一刻，已都把那鳥兒的事忘記了。

羣豪都是豪飲之輩，加上河北已多年來不曾有這般盛大的宴會，是以由午牌一直吃至黃昏，酒席才散去。但來此的賓客多數仍未散去，他們大都要藉此盛會一則結交新朋友，二則跟好朋友敍舊。

董千舟見氣氛融洽，水陸英豪，黑白兩道的高手，歡敍一堂，竟然出奇的平靜，心頭之喜就更加難以形喻了。

散席後，董千舟請留下來的羣豪，到後頭水寨內小坐。

水寨掘了一道水溝通向黃河，水溝兩旁設了不少水樹，溝岸植了無數的花樹，佈置十分幽雅，水樹之下繫了不少船隻，大型的戰船却泊在外面。

紅霞滿天，清風徐吹，羣豪酒意不覺一醒，都忍不住讚嘆起來：「想不到飲馬帮還有個這樣的好地方！」

「董帮主倒會納福！」

董千舟哈哈笑道：「諸位且到水樹內小坐，一下便會把酒食送上來。」

羣豪各找幾個知己，佔據一座水樹，面對良朋美景，歡笑之聲，不絕于耳。

沈鷹、古逸飄、沈重、飛道人、彭公志、麥浩、「一鞭捲風雲」馬千里、廖承天、紫翠雀及司馬城十人，佔了最外面那座水樹。

董千舟及彭蓮山來回各處招呼羣豪。不一刻，下人們便把酒菜一盤一盤送上來了。

彩霞已變成了暗紅色了，下弦月已隱隱現在樹梢上。

一個帮徒捧着一盤酒食，忽然走近董千舟面前，也不知他跟董千舟說了什麼話，董千舟點點頭伸手去接那個盛放酒食的木盤。

就在此刻，有人看見那個帮徒的袖管內忽然射出兩排袖箭來，每排三支，成品字形直奔董千舟。

董千舟顯然沒有防備，加上距離又近，只挪開半尺，已有四支袖箭射入他體內！與此同時，那個帮徒，忽然一個倒翻躍出！

看見這情景的人一怔之後，才發出一片驚呼聲，立時有人叫道：「快抓住那小子！」

「不好！飲馬帮出了叛徒，傷了董帮主啦！」

旁邊那座水樹的人立即飛身掠了出來，有的去查看董千舟，有的抽出兵器向那個帮徒撲過去！

那帮徒不退反進，剎那雙方便碰上了，只見那帮徒自衣底內抽出一柄銀刀來，如閃電般，架開三件兵器，身子一歪，自隙縫中竄去！

這當兒其他人也都發覺情景有點不對了，也都紛紛向那邊掠去。

古逸飄目光一掠，眼皮一跳，道：「那柄銀刀有點眼熟，快去看看！」

那帮徒再接一招，忽然一個沒頭跟斗倒翻起來，立足在溝岸旁的一座假山上。

彭蓮山自遠處掠了過來，喝道：「你是那個分舵的弟子！」

那帮徒冷笑一聲：「少爺會是飲馬帮的弟子麼？不必瞎猜，少爺便讓你們看個清楚！」右手在臉上一抹，臉上登時變了個模樣。

有人驚呼起來：「他便是殺死上官凌霄的葉少煌！」

「不錯，他正是鐵葉帮的少帮主，左手執銀刀，河北只有葉家一派！」

彭蓮山大怒，雙脚一蹬，如飛鳥般撲了過去。

古逸飄等人心中都是忖道：「看你這次又有誰能救得了你！」

彭蓮山再一掠，已至假山前，身子斜飛起來，雙掌如山，向葉少煌印過去。

葉少煌左手銀刀倏地往腰帶上一插，右掌迎了上去。

彭蓮山聞聲提氣，喝道：「下去！」手上又加上兩分內勁！

葉少煌右掌未待與彭蓮山按實，身子突然向後飛去，再凌空一個跟斗，只聽「噗通」一聲，已投身落下水溝！

水花四濺，却已不見了葉少煌的人影，彭蓮山又怒又急，喝道：「快！下水抓人。」

旁邊幾個飲馬帮的帮徒，連衣服也不換便跳落水中，聞聲而來投入水溝搜索的人越來越多，但過了一陣，下水的人都紛紛露出水面，道：「副帮主，水底下不見有那小子！」

「什麼？」彭蓮山一怔，隨即飛身而下，他並非躍落水中，而是在離水半丈處橫飛五尺，落足在一艘繫在水樹下的小舟上。

「立即發信號，吩咐外面的弟兄封鎖河面，不得讓那小賊離開！」話音一落，右手隨之一劃，只見白光一閃，那條繫船的痲繩便應聲而斷了，小舟一盪，掠出一丈。

只這一會兒工夫，附近便已亂了起來，有人高聲叫道：「不好啦，董帮主斷氣了！」

羣豪見狀也都紛紛躍落小舟，解纜追了下去，一時之間，水溝內全都是人。

火把把水溝照得發光，却不見有葉少煌的人影。

古逸飄一怔，立即傳聲問道：「彭副帮主，請問水溝內是否另有暗道？」

彭蓮山的聲音自遠而來：「沒有！」

羣豪都鬆了一口氣，心想外面出口只要一被大船攔住，葉少煌就算背生雙翅也難飛得出去！

信號一起，水溝外的大船果然都升帆移動起來，一字橫排，把出口封住，同時

大船上的帮徒也有不少人跌落水中。

沈鷹對董千舟的屍體端詳起來，只見四支袖箭，一支射在肩上，一支射在小腹，另兩支都射在心房上。袖箭入體直至沒柄，即使是大羅神仙也難救！

董千舟臨死前的神色却是一片驚詫，恐怕他至死也不知殺他的不是自己的手下，而是葉少煌！

剎那，樹上又傳來那呱呱的鳥啼聲，此刻的叫聲比之日間更加凄厲難聽，羣豪齊是一沉，都是忖道：「這鳥果然是頭凶鳥！」

古逸飄大聲道：「摘星堡發生巨變時，也有這種鳥兒出現！就不知這鳥是否便是那一頭！」

廖承天道：「這種鳥兒罕絕難見，料必就是那一頭！」

古逸飄心頭一跳，失聲叫道：「怎會這般巧？莫非傳說眞的不虛？它飛到那裏，那裏便有大禍發生？」轉頭望向沈鷹，只見他低頭沉思。

沈重忽然揚聲問道：「剛才講述此鳥來歷的是那一位高人？請他再把它的來歷說個詳細！」

水樹附近的人雖多，却沒有一人出聲，沈重連問了三遍，見沒人作聲，便又改口道：「有誰知道那個道出凶鳥來歷的樣貌？」

一忽，有人應道：「不見那人了！」

古逸飄心頭一跳，轉頭問道：「老鷹，你看這裏面可有什麼玄妙？」

沈鷹眼光落在水溝內，不發一言。

那鳥兒忽然在羣豪頭上飛轉起來，叫聲不絕如縷，一聲比一聲凄厲。羣豪覺得此鳥必有一股不可忖測的神秘力量，心頭都升起一片寒意。

忽然有人嘶聲叫道：「此鳥既然不吉利，咱們把它打下來吧！」

說也奇怪，那怪鳥似乎懂得人語，忽地向上一衝，投入黑暗中，再不復見。

黑暗仍然籠罩着大地，時間却逐點流逝，一陣夜風吹過，水溝內突然升起一團水氣，水氣如烟似霧，火把之光便朦朧起來。夜寒如水，羣豪仍默默地站在溝岸上，靜看飲馬帮在搜索。

陽光終把黑暗驅散，葉少煌却似泥鰍般在水裏消失了，溝內溝上的人，心頭都蒙上一片陰霾。

滿天風雨　人心惶惶

繼上官凌霄及董千舟之後，又有一個死於葉少煌的袖箭底下，此人竟是有份參加董千舟的壽誕的百里牧場場主「一鞭捲風雲」馬千里！

馬千里是在鴻賓客棧之內的，與他同房的便是以輕功馳譽江湖的飛道人！

暮春三月，鶯飛草長，黃河水漲。自上游奔流下來的黃濁的河水，在河床上滾過，把附近的沙石捲得無影無踪。

摘星堡、飲馬帮及百里牧場的人，心頭上的悲憤，却未能消失。

飲馬帮水寨內的水樹周圍花兒都開了，紅的黃的，紫的白的都在綠葉上爭妍鬥麗，清風吹過，把花香送入水樹。

水樹內的人却無心欣賞，此刻他們的心比造假山的太湖石還沉重。

水樹之內只有六個人，摘星堡的周千歲及上官鳳，飲馬帮的彭蓮山，百里牧場馬千里的兩個兒子馬如龍及馬如風。最後一個便是目擊馬千里被殺的證人，身材瘦削矮小，臉如猴子的飛道人！

水樹之內一片沉靜，只聞水溝內的小舟的「欸乃」聲響。

馬如龍輕咳一聲，道：「道長，兔輩雖然看過你託人捎來的信，但希望道長能親口再說一遍！」

飛道人後背靠在欄幹上，神態似甚爲疲乏般，雙眼望看屋頂，喃喃地道：「使人吃驚的不是葉少煌的袖箭，而是那頭怪鳥，那頭名叫泣血的怪鳥！」

彭蓮山失聲道：「又是那頭鳥！莫非那天客棧之內也有一頭那樣子奇怪的鳥兒？」

「鳥兒沒在客棧內，而是在屋頂上的！」飛道人再也坐不下來，負手在水樹內踱起步來，「董帮主壽讌之後，貧道本是先走一步的，所以貧道找到房子，而令尊到時，客棧房子早已客滿，是以貧道便邀令尊同房，令尊欣然同意，沒想到却害了令尊一條人命！」

馬如龍及馬如風聽至此，一顆心如同拉緊了的弦綫，呼吸也粗重起來。

「晚飯之後，令尊叫小二送一盆水進屋洗澡，貧道在房內自然不大方便，所以便借故離開了！常貧道離房不久，忽然聽見屋頂上傳來鳥鳴聲！」

馬如風祗口問道：「那是什麼鳥的叫聲？」

周千歲，上官鳳、彭蓮山的眼光也都瞪在飛道人的身上。飛道人臉上忽然現出幾絲驚恐的神色來，喃喃地道：「那鳥兒必是地獄魔鬼的化身，是以它的叫聲才會那麼凄厲難聽！」

馬如龍顫着聲問道：「道長是出家人，怎也怕了……」

飛道人輕咳一聲，說道：「貧道聽見鳥鳴聲後，身上及心內都不安起來，坐在客棧的飯堂內暗暗提防，生怕有人會對貧道不利！貧道在摘星堡及飲馬帮都曾聽過此鳥的叫聲，也親眼看見禍事的發生，所以……咳咳，也難怪貧道當時有那種心情！」說至此，他自嘲似的苦笑一聲。

「後來便有人來殺你跟家父了？」馬如龍也忍不住問了一句。

「貧道坐了一陣，忽然聽見後堂屋內傳來一道異響，好像是什麼東西跌落地上般，這剎那，貧道心頭突然泛起一個不祥之念：『莫非馬場主發生了什麼事？』心念未了，也顧不得驚世駭俗，自桌子上飛向內堂！

「當貧道來到屋外，聽見裏面猶有異聲，一邊抽出拂塵，一邊踢開大門！只見令尊坐在水漬中，單手揮鞭援戰一個店小二！地上還放着一個大木盆，水是熱的，白烟裊裊，加上暮色蒼茫，視綫有點模糊，那情景十分妖異詭秘！

「貧道大喝一聲，拂塵望那個小二擊去！那店小二忽然自身上抽出一柄銀刀來，右手一掄，刀鋒貼着拂塵籐柄削了下來，貧道吃了一驚，連忙收招換式，同時驚問道：『你莫非便是葉少煌？』

「那小二右手在臉上一抹，冷冷地道：『少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也不想瞞你，正是鐵葉帮葉少煌也！』貧道又驚又怒，一口氣連發七招，不料竟被他一下接去，『貧道問你，馬場主素在關外經營牧場，你年紀輕輕與他有什麼仇恨，要用計賺他！』」

馬如龍急問道：「他如何說？」

飛道人臉上升起一股驚怒之色。「他道：『腥風血雨之江湖，殺人還要問道理麼？』這刹那，那鳥兒又叫了。他又道：『說不定連你也要殺了！』貧道喝道：『貧道人就在你面前，有本事便來取命吧！』當時貧道把一身壓箱本領全都使了出來，一口氣連擊一十三招，但那小賊銀刀翻滾，居然從容擋去！

「貧道心中越鬥越是詫異：『葉少煌小小的年紀却有這份功力？由此及之，他老子的功夫豈非更加厲害！』」

說至此，飛道人長嘆一聲，道：「老實說鐵葉帮雖也有點勢力，葉銀輝武功也不錯，但鐵葉帮絡非大帮，葉銀輝也非絕頂高手，他的兒子怎可能有能力連接貧道全力攻擊的十數招，而毫無困難？」

彭蓮山道：「這的確十分奇怪，以前却未聞他有這身本領！」

飛道人吸了一口氣續道：「當下貧道便喝問：『你到底是不是葉少煌？』他長笑道：『你看我這左手刀法不是家傳的麼？』」他說至此，把頭轉望向周千歲。

周千歲嘆息道：「那天他所施的刀法，的而且確是葉家的左手刀法！老朽曾經看過葉銀輝使過好幾次，相信沒看錯之理！請道長再說下去！」

「這時候，店內的人都聽見打鬥聲，紛紛走來查看，那小賊虛晃一招，轉身向後窗飛去，貧道焉能就此讓他逃逸？急掠向前，不料那小賊右手向後一拂，便射出幾支袖箭來，貧道忙住脚揮動拂塵把袖箭擊落！只這一躭誤，那小賊便逃去無踪！

「後來貧道回身檢看馬場主的傷勢，這才發覺他早巳傷重而亡了，剛才之所以還能揮鞭，大概只是爲了等貧道趕來，好讓貧道知道兇手是誰！是以强提最後一口氣，拚命支持而巳！」

飛道人說至此，聲音便戛然而止，馬如龍兄弟眼眶又紅了，胸膛急促地起伏着，馬如風一拳搗在欄干上，叫道：「百里牧場誓把那小賊挫骨揚灰！」

周千歲沉聲道：「敝堡何嘗不欲生啖其肉！」

彭蓮山怒道：「可惜現在連葉銀輝的下落也不知道！」

周千歲冷笑道：「九成他巳找了個什麼隱藏地方躲藏了起來！」

上官鳳忽然道：「葉伯伯不像是個這樣子的人！」

周千歲怒道：「葉少煌那小賊更不像是個沒血性的人，但他殺了一個又一個，這又怎樣解釋！」

上官鳳囁嚅地道：「爹以前亦說葉伯伯爲人十分忠厚……」

「那是以前，現在變成這個樣子，還能說是忠厚？」

「也許不是他指使的！」

周千歲吸了一口氣，道：「這一點我不否認，但葉少煌總是他兒子！」

彭蓮山說道：「葉少煌年少英俊，雖然風流一點，但却似不是那樣心狠手辣的人！」

飛道人喃喃地道：「這可能有一個咱們不知道的原因！」

馬如龍問道：「什麼原因？」

話音一落，頭頂上又傳來那泣血鳥的叫聲，衆人心頭齊是一沉，馬如龍叫道：「莫非便是牠！」

泣血鳥在這座水榭略一歇脚，便又飛到另一座，馬如風衝出水榭，倏地手腕一抖，一條長鞭經巳出手，鞭梢望泣血鳥掃去！

泣血鳥一聲淒叫，振翅高飛而去！

周千歲、彭蓮山及上官鳳臉色都齊變了！這刹那，他們心中都同時泛上一個念頭：「泣血鳥所到之處，那裏便會發生禍事，難道此處又會發生什麼……」

飛道人眉頭一跳，澀聲道：「貧道要說的話，都巳說罷，當今之務便是儘快找到葉家父子，爲避免再有意外，任何人發現他們後，都不要貿貿然出手，並希望能互相通知聯絡！」

彭蓮山也怕帮內會再發生什麼不可預知的事，也急道：「道長之言，正合彭某心意！」說罷便站了起來。

其他人見狀都知道主人巳有送客之意，便齊聲向彭蓮山告辭。

出了大門，馬如龍問道：「諸位去何方？」

周千歲道：「老朽跟姪女將返回本堡，今日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飛道人道：「貧道素來獨來獨往，賢昆仲呢？」

「晚輩想留在關內！」馬如風咬牙道：「就算搜遍河北每一寸地方，都要把姓葉的小賊找出來！」

「假如他巳不在河北呢？」

馬如風一怔之後，道：「追到苗疆也不罷休！」拉一拉乃兄的衣袖，大踏步走前。

飛道人望着他倆的背影，眼中忽然露出一絲奇怪的異采來。

×　　×　　×

周千歲及上官鳳默默地坐在馬上，兩人心頭都十分沉重。馳了一陣，周千歲輕聲道：「鳳姪女，司徒賢姪那裏怎還沒人來？」

上官鳳粉臉微微一紅，垂下螓首道：「姪女怎知？」

周千歲輕嘆一聲，仰頭喃喃地道：「照按三年前的約定，他家應該在今年中秋來迎娶你，可惜你爹爹……」

上官鳳忽然抬頭道：「周伯伯，姪女不想嫁……」

周千歲一怔，連忙把馬勒住，回頭道：「傻丫頭，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天下豈有不嫁的姑娘？哈哈！」這月餘來，他還是第一次露出笑容。

「但爹新喪未久，姪女尚在服孝期間，我，我……」

周千歲溫聲道：「這個倒可以跟司徒家商量一下，叫他們把婚期押後，你別想得太多，走吧！英賢侄臉俊心慈，是個理想的丈夫，起碼比葉少煌强得多了！」說罷拍馬催前。

上官鳳心頭一跳，粉臉又是一紅，腦海中立刻泛上兩張青年的臉龐來，第一個是河南司徒莊的少莊主司徒英，司徒英的臉龐只在她腦中一閃而過，緊接着她腦海中全爲葉少煌的臉龐所佔據。

驀地她心頭一跳，暗罵道：「我巳是司徒家的未過門媳婦，他，他又是殺死爹爹的惡賊，我，我……怎還會想他……」想到此，她一張嬌臉如火燒般滾熱，忙輕挾一下馬腹，急急追上周千歲。

兩人日夜趕路，不一日便巳到了濮陽，一到濮陽地界，行人對他們都投來驚異及黯然的神色，周千歲及上官鳳也沒在意，到了摘星堡前，兩人目光一及，臉色都全變了。

只見堡門倒塌地上，圍牆一片灰黑，也不見有摘星堡的堡丁，心知有變，都拍馬衝入堡內。

一入圍牆，齊叫一聲苦也，原來堡內房舍只剩下一片瓦礫，四處都是火灰，却不知被何人放火燒了。

上官鳳飛落馬背，一陣風般衝了過去，大聲叫道：「娘，娘！女兒及周伯伯回來了！」

幾隻在瓦礫中覓食的鳥兒聞聲騰空而起，却沒人應她。

周千歲神色有點瘋狂，策馬在堡內狂奔起來，叫道：「葉銀輝，我周千歲跟你誓不兩立！」

上官鳳一怔，抬頭問道：「周伯伯，你怎知是葉伯伯放的火？」

周千歲怒道：「你若還是摘星堡的人，便不准再叫他伯伯，倘若不是他幹的好事還有誰？」目光一掠，忽見遠處有個人影一動，他霹靂一聲大喝：「誰？給老子滾出來！」

一堵廢牆後，走出兩個神色驚惶的堡丁來，周千歲心頭一鬆：「原來是你們，本堡是被誰毀掉的？」

上官鳳却問：「我娘去了何處？」

那兩個堡主跪了下來，悲聲地道：「啓稟堡主，三天前的一個晚上，忽然來了幾個幪臉黑衣人，他們一進來，便四處放火……」

周千歲怒道：「你們就眼睜睜的任人放火！」

另一個堡丁忙道：「堡主有所不知，他們不知帶了什麼東西，不斷抛了出來，那些東西落地便起火了！」

上官鳳急得淚花亂轉：「我娘到底去了那裏？」

「夫人見來了敵人，一邊吩咐咱們救火，一邊截住一個幪臉黑衣漢廝打，不料那人武功十分高强，才幾十招夫人便被他制住了！」

「後來呢？」上官鳳又急問了一句。

「後來他們便把夫人擄走了，咱們又追不上，所以……」說着兩個堡丁都把頭垂下。

周千歲喝問道：「如今只剩下你們兩個？其他人全去了那裏？」

「他們說，說敝堡出師未捷身先死，所以都散了，屬下兩個因深受上官堡主大恩，所以才留了下來……」

「出師未捷身先死！」周千歲大叫一聲，噴出一口鮮血來，倒頭自馬上栽了下來。

上官鳳大吃一驚，連忙扶起周千歲，在他後背推拿了一陣，周千歲才緩緩睜開眼來，喃喃地道：「氣煞老夫也！那些黑衣人跟上次來救葉銀輝的，是否一樣？」

一個堡丁答道：「是的，服飾一模一樣！」

周千歲掙扎地坐了起來，揮手道：「你們也散去吧，待殺了葉家父子，本堡再度籌劃創辦時，你們再來吧！」

那兩個堡丁互望了一眼，向周千歲及上官鳳叩了一個頭，聯袂離開。

上官鳳嗚咽道：「大風來時，各散東西……周伯伯，咱們現在怎辦？」

周千歲心事沉重，半晌才道：「如今只好過河到司徒家討救兵了！」

上官鳳心頭一動，欲言又止。而周千歲不再作聲，盤膝坐在地上，運功療起傷來。

眼看日頭偏西，滿天紅霞如血。西風斜吹，瓦礫飛揚，上官鳳只覺天地茫茫，不知何處才能安身，兩個月之前，她還是個不知憂愁的姑娘，自從上官凌霄死後，連番受打擊，使她初嚐痛苦的滋味，現在她別無所求，只望能早日找到母親，與她找個清靜的地方，平靜地過了一生。

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見周千歲自地上一躍而起，道：「鳳丫頭，咱們走吧！」目光一掠，見上官鳳雙腮淚漬斑斑，心頭一酸，走前幾步，輕輕撫了她一下秀髮，柔聲道：「鳳丫頭，你不必担憂，有我周千歲在世之日，必把你平安地送至司徒家！」

上官鳳默默無語，兩人重新上馬，向南馳去。

黑暗籠罩着大地，周千歲及上官鳳心頭比鉛還重，一路上却不曾交談過，既吃不下，又睡不着，任由馬匹輕馳。

月被烏雲遮住，只有疏落的星星在閃爍，估計巳是二更了，前頭有座樹林，周千歲回頭問道：「鳳丫頭，你累不累？進去歇一下吧！」

「姪女任憑伯伯作主！」

周千歲輕嘆了一聲，一撥馬首向旁走去。才走了幾步，忽然聽到一點異聲，他大吃一驚，急忙回首道：「小心有人，快走。」

話音未落，只見到樹林內衝出幾個黑衣幪面漢子來，把周千歲及上官鳳前後堵住！

這番當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明，周千歲左掌一引，右掌挾風急拍而出。「老夫跟你們拚了！」

上官鳳也忙把一對短劍抽了出來，叱道：「你們把我娘抓去那裏？」

一個幪面人吃吃笑道：「姑娘跟咱們去一趟，不就見着了她！」

上官鳳雙劍急刺，那幪臉人身子一歪，右手却來拉馬韁。

上官鳳大驚，短劍改向對方的手腕削去，那漢子只好放韁，五指如鈎，向上官鳳的腰側抓去！

上官凌霄既有「摘星手」之外號，其輕功及爪法，自有過人之處，上官鳳是他的獨生女，輕功自然不會差到那裏去！電

光石火之間，腳尖一用力，身子凌空飛起，那漢子一抓抓空！

上官鳳飛落地上，另一個幪面漢抽出一把鋼刀來，把她截住，上官鳳此刻早把生命豁了出去，雙劍暴風雨般攻了過去。

幪臉漢一柄鋼刀上下翻飛，堪堪把劍招擋住。她偷眼一看，見周千歲以一敵二，形勢也不甚好，知道今日絕難善了，存心濺血此處，是以雙劍竟沒有一招是防守的！

所謂一夫拚命，萬夫難當，那幪臉漢心頭一慌，手腳稍爲一慢，便被上官鳳在肩膊上刺了一劍。

上官鳳一劍得手，精神一振，正想再迫前把其擊斃，猛覺後腰一麻，身子已不能動彈，原來剛才那個要來抓馬韁的幪臉漢，見上官鳳不察，立即抽出一對判官筆來，自後偷襲。

上官鳳是初出道的雛兒，顧前不顧後，一下便被人制住，那幪臉漢一把抓起上官鳳，反躍上馬背，邪笑一聲：「兄弟們，小弟先走一步了！」一挾馬腹，望前奔去。

上官鳳手腳不能動彈，倒在那漢子懷中，又羞又怒，叱道：「你想怎地，快放我下來！」

幪臉漢冷笑一聲：「當眞是個不知天高地厚，不分黑白的妞兒！」空出左手，又點住了上官鳳的啞穴。

馬行甚速，眨眼間已馳出了五十多里，幪臉漢忽然把馬勒住，抱着上官鳳跳下馬來。他臨行時，又在馬腹上踢了一腳，馬兒吃痛，空鞍奔去。

幪臉漢抱着上官鳳，直向山上馳去，這座山雖然不高，但怪石嶙峋，人藏在石後，不虞被人發覺，幪臉漢來到一塊大石之後，把上官鳳放在地上，邪笑道：「想不到老子今夜竟有這個艷福！」雙手一落，立即替上官鳳寬衣解帶起來。

上官鳳又羞又急，淚水在眼眶中亂轉，此刻她手腳不能動，口又不能喊，當眞如刀下的羔羊。

衣襟解開，露出比羔羊還白嫩的胸脯來，月光下如同女神般美麗，幪臉漢扯下罩巾，忍不住嚥了一口口水，動作也似爲之一頓。

上官鳳閉起雙眼，珍珠似的眼淚一串串滴下。

幪臉漢行動忽然快了起來，也解開自己的衣鈕，接着準備把衫脫下，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幪臉漢忽然一頓，喝道：「誰！」

話音未落，只見石後跳出一個灰袍幪臉人來，手上抓着一柄銀刀，向幪臉漢斬去！

幪臉漢衣服脫了一半，不及抽出判官筆，只得滾地閃開！

但灰袍漢子不肯放過他，掠竄一步，銀刀再度高高舉起，幪臉漢扯着衣袖要去抽判官筆，但灰袍漢忽然飛起一腳，把他踢飛！黑衣漢子藉勢和身向山下一滾，亡命而逃。

灰袍漢子收起刀來，看也不看地上的上官鳳一眼，轉身欲走，上官鳳急道：「恩公，我，我被人制住穴道！」原來她一急之下，一股眞力衝了上來，加上時間已久，啞穴竟然自動解開了。

灰袍漢子緩緩轉過身來，一雙眼睛發着異光，頓了一頓，眼皮一垂，慢慢向上官鳳走去。

上官鳳嬌臉如血，趕緊把眼睛閉起，灰袍人彎下腰來，目光不敢觸及她的胸脯，微顫着聲問道：「是那個穴道？」

「京門穴……」上官鳳心頭急速地一跳，雙眼一睜，看不到灰袍人的樣貌，忙又把眼閉起。

灰袍人猶疑了一下，才扳住上官鳳的肩膊把她推翻，深深吸了一口氣，右手食指在她後腰上連點三指，上官鳳一拉衣襟遮住胸脯，曲腰坐了起來，目光一及，他灰袍人左手執刀，不由驚問道：「你，你到底是誰？」

灰袍人身子一震，連忙轉身過去。上官鳳自地上一躍而起，顫聲問道：「你到底是葉伯伯，還是還是葉，葉……小賊……」說到後來，氣已洩了。

灰袍人倏地又轉過身來，乾澀地道：「鳳姐，連你也不相信我？」

上官鳳倒退幾步，尖叫道：「眞的是你！我，我……我不要你救我！」

灰袍人眼皮一垂，無語地望着腳尖，上官鳳大叫一聲，赤手撲了上去，一把扯着葉少煌，叫道：「我要殺死你……誰叫你殺死我爹爹！」

葉少煌嗚咽地道：「你要殺便殺吧，我絕不怨你！」他忽然扯下罩巾，露出那張英俊無比、而又痛苦之極的臉龐來。

上官鳳身子一震，沒來由地把手鬆開，雙腳也向後退了一步。

葉少煌走前一步，語調空洞地道：「我了解你的心情，你要殺便殺吧！」手腕一轉把刀遞了過去！

上官鳳嬌軀不斷發抖，默默地接過刀來，隨即高高舉起。「你，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葉少煌身子如石像般挺立着，良久才搖搖頭。

「快說，你爲什麼要殺死我爹爹！」

上官鳳聲音似哭地叫道：「去年你在開封不是對我說過，你最敬佩的人，其中一個便是我爹爹麼？」

葉少煌臉上忽然現出一絲痛苦之色，沉聲道：「不錯那正是我肺腑之言！」

上官鳳帶哭地道：「那你快說，爲什麼你要殺死爹爹！」

葉少煌臉色逐漸變了，忽然嘶聲叫道：「我根本沒有殺死你爹爹，根本連一個人也沒殺過，你怎樣連我也不相信！」

「鬼才相信你！我相信我的眼睛，葉少煌，你有沒有遺言要交代？」

葉少煌眼中忽然露出一股痛苦之色，雙眼望天，輕輕搖頭。上官鳳一咬牙，銀刀挾風劈了過去！

前世寃孽 共織美夢

葉少煌不閃不避，眼看銀刀卽將臨身，上官鳳手腕倏地一偏，那刀却劈落地上。葉少煌雙眼似升起一層水光，怔怔地望着上官鳳，上官鳳忽然哭道：「你，你爲什麼不閃開？」

葉少煌頭一抬，喃喃地道：「與其含寃偷生，過着不見天日的生活，何不一死了之！」

上官鳳淚一收。「難道含寃而死比含寃偷生還好？」

葉少煌奔前一步，雙手抓住上官鳳的肩膊，一陣亂搖。「你相信我是寃杜的？你眞的相信？」

上官鳳淚又下了，泣不成聲地道：「我，我……不，不知道……」

葉少煌目光一落，心頭一跳，猛地怔住了，他剛才一陣亂搖，上官鳳的衣襟又敞開了，露出一對羊脂似的玉峯，他雖自命風流，却是個守禮的君子，連忙鬆手轉過身去，幽幽地嘆了一聲：「不錯，我葉少煌是寃枉的！」

上官鳳對自己的露胸，却似毫沒所覺，急聲道：「在我殺你之前，我願意聽聽你的解釋！」

葉少煌心中燃起一點希望之光，這些日子來，他無時不想找個人傾訴心中的寃屈，此刻一聲上官鳳之言，如久旱初逢甘露般，急速地轉過身來，但只轉了一半，便硬生生地停住了：「請鳳姐……」

「什麼？」上官鳳一怔。

「這個這個……小弟不知該如何說才好，你，你……」葉少煌似初學人語的孩童般。

上官鳳秀眉一皺，微惱地道：「你要請我放過你？」

「不是不是！」葉少煌一頓又道：「沒什麼了，咱們就這樣交談吧！」

上官鳳聲音一變，有點冰冷地道：「誰跟你交談？我只要聽你解釋而已！」一陣夜風吹過，她倏地覺得胸膛一涼，下意識地低頭一望，刹那間，一張臉登時紅得似夕陽，她連忙把衣扣扣好，再也做聲不得。

葉少煌腦海中一片混亂，只覺千言萬語不知如何說起。良久才長嘆道：「小弟的而且確沒有殺死上官叔叔！他古道熱腸，急公好義，小弟對他一向佩服得很！我也不知如何解釋！總之我沒有殺他，那一夜我也沒有去府上！」

「單憑你這一句話，叫我怎樣相信你呢？」

兩人背對背沉默了一陣，上官鳳才問：「你也沒有去飲馬帮？也沒有到鴻賓客棧殺死馬千里馬場主？」

「沒有沒有！小弟整日東躲西藏，那裏還敢在人前出現？」

「哼！那天你們父子被那些黑衣幪臉人救走之後，你一直在那裏？那些幪面人又是些什麼人？是不是跟他們一夥的？」

「小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一夥人，因爲在此之前，小弟不曾見過他們任何一人的眞面目！」葉少煌吸了一口氣。「那天小弟跟家父等上了馬車，馬車便馳出去了。馳了一陣，爹爹謂全身酥軟，發不出力來，小弟一驚，一動之下，才覺得連手腳也動不了，不久便人事不醒了！

「待到小弟醒來，已在這附近了，連爹爹，刁威等人都不知去向了！小弟怕到外面去，寸步難行，這月餘來，却在這附近藏藏躲躲的，過着像老鼠般的生活！」

上官鳳忖道：「看來他倒眞可憐的！」心頭一動，又忖道：「哼，不知他說的是眞是假，我爹爹的仇……要是娘知道了，豈不要讓她氣壞！」

她芳心百轉，葉少煌見她不說話，不由問道：「鳳姐，小弟的話你不相信？」

上官鳳又忖道：「我今日要不要殺死他？他又該不該死？假如我爹是他所殺的，自然該死，但……但他今夜在危難中救了我，免我毀去清白，這……我今夜便饒他一次吧，我爹常說大丈夫要恩怨分明，我雖是一介女流，也不得有違爹的教訓！」她有了個藉口，便轉過身來，道：「葉……今日念在你曾救……我便饒你一命，日後若再見到你，便是仇人！」

葉少煌心頭一沉，喃喃地道：「你還是不相信我，只怕天下再無一個相信我的了！」

上官鳳心頭一酸，垂頭道：「也許葉伯伯會相信你！」

葉少煌心頭一跳，急問道：「你見過我爹爹？」

「我沒有見過，不過有人見過他上月底在飲馬帮出現過！誰料他一離開，你又出現了，結果把董帮主殺死！」上官鳳忽然問道：「你這幾天是否覺得有點異樣？比如你精神恍惚，魂遊太虛？」

葉少煌道：「這月餘來，我經常覺得有點頭暈……」

上官鳳跳了起來：「對！也許有人在你身上做了什麼手脚，令你能在某一個時期內，性情大變，又忘記了前事！當你變成了另一個人之後，便四處去殺人！」

葉少煌臉色一變。「眞的有如此神奇之事？但並沒有人在小弟身上做了什麼手腳！」

「假如能夠讓你發覺的，那還能成功麼？有一種鳥，叫做泣血鳥，是產自苗疆的……」

「這跟小弟有什麼關係？」

「這種怪鳥，既然產自苗疆，又怎會在你每次殺人之前便出現？苗人善于下蠱，也許……」

葉少煌問道：「你認爲小弟被人下了蠱？」聲音一落，一張臉早已毫無血色，「聽說被人下了蠱的，若果違反放蠱者的命令，便會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小弟，小弟不如自裁好過了，省得再去連累其他人！」

「不可！」上官鳳忽然走前幾步，「你若死了，這寃情世上又有誰能知道？眞正的兇手豈非仍然逍遙法外？你知道我剛才爲什麼不一刀把你殺死麼？」

「小弟多謝姐姐，小弟知道姐姐對我好……」

上官鳳粉臉又是一紅，幸好此刻月亮躲在雲朶後，四周一片漆黑，也不虞會被葉少煌發覺。自從兩年前上官鳳在汴京與葉少煌邂逅之後，芳心便亂了。葉少煌不但臉目英俊，風度翩翩，是姑娘家夢中的情人，而且武功高强，聰明敏捷，俠義心腸，這種人本是夢寢難求的夫婿，何況葉銀輝跟上官凌霄又是多年的老友？

可惜當年司徒安救了上官家，剛巧上官夫人跟司徒夫人都身懷六甲，上官凌霄感激之餘，當下便與司徒安指腹爲婚，兩家的親事也這樣定下了。

上官鳳腦中又泛上司徒安之子司徒英的影子來，據說司徒英不但武功超羣，而且樣貌也不錯，但上官鳳始終覺得他不是一個可以託付終身的人。但到底是什麼原因，她也說不出來，不過這種感覺却是在認識葉少煌之後才產生的。

一年來，上官鳳不時在夢中見到葉少煌，她自知不該，可是葉少煌就像是一條毒蛇般，一直纏着她。

一陣夜風吹過，上官鳳顯然一驚，倏地想起剛才自己的身子已被葉少煌看過，一顆芳心如小鹿般亂撞起來，粉臉更是熱得燙手，一時之間，竟然說不出話來。心中不斷暗暗地問自己：「我該怎辦？我……眞是寃孽……看來我跟這寃家今生是沒有指望的了！但我，我也不願嫁去司徒家……大不了找個地方躲藏起來，反正塵世也沒有什麼值得我留戀的！」

葉少煌那裏知道她心事如此複雜？柔聲問道：「鳳姐，你在想些什麼？」

上官鳳心頭一跳，半側着身道：「沒有，沒有什麼……嗯，你還未離開？」

葉少煌一怔，喃喃地道：「我該去那裏？你又要去那裏？」

「你該重入江湖去明查暗訪，那個放蠱在你身上的人……你不要再理我，我，我也不想再見到你……」說到後來，上官鳳聲音已有點沙了。

葉少煌發了一會怔，才道：「如此小弟告辭了，請鳳姐保重！」

上官鳳不肯讓他看到她眼眶內的淚花，背對着他：「你，你也要保重……」

葉少煌咬一咬牙，轉身大步走去。忽然聽見上官鳳叫道：「少……你……你的刀！」

葉少煌回身執起地上的銀刀，嚅嚅地道：「鳳姐，我……我去了，你保重……希望日後能再見到鳳姐你！」頭也不回地走了。

上官鳳痴痴地望着他的背影，暗道：「這寃家莫非也對我有意？」一張臉登時又紅了。她在石上怔怔地坐了一陣，天色漸明，四周景物可辨，這座山光禿禿的，也沒甚麼好看，上官鳳把衣服整理了一下，便下山而去。

一踏上官道，她忽然怔住了，天下雖大，何處有容身之所？父死母亡，除了上司徒家之外，似乎別無他途了。

可是一想起司徒英，心中便產生了强烈的抗拒感，想了一陣，決定走回昨夜遇伏之處，看看是否能找到周千歲。

她心事沉重，垂頭步行，多少人馬自她身邊經過，她都沒注意到。由於走得慢，待她走到昨夜遇伏之處，日已正午，只見地上泥沙凌亂，附近樹木有折斷之跡象，那些人早已不知去向。

上官鳳又站住了，心中不斷反覆地問自己該去何處。坐了好一會，覺得肚子有點飢餓，便入林看看有否野菓可採，不料却見着了一人，赫然正是葉少煌！

葉少煌那張臉龐並沒有變，腰上也仍是插着一柄銀刀，却已換了一件白衣，滿臉憂鬱中仍帶着一股强烈的吸引力。

上官鳳臉頰又有點發燒了，輕聲道：「你還未去遠？」

葉少煌似乎微微一怔，輕聲答道：「小弟，小弟不知要去何處……」

上官鳳同感地嘆息一聲，幽幽地道：「我何嘗不是？」

「你可以去司徒家，雖然還未過門，但這時候顧不得這麼多了，何況咱們江湖兒女也不必顧忌這些！」

上官鳳心頭一陣絞痛，心中大叫：「我不去，我不是司徒家的人！」同時心中又泛起另一個念頭：「難道這寃家還不知道我對他的情意？」

葉少煌又問道：「鳳姐，小弟說錯了麼？」

上官鳳臉色一沉，道：「我昨夜叫你不要再讓我看見，否則我便，便要把你殺掉，你忘記了麼！」

葉少煌嚅嚅地道：「小弟情願讓鳳姐殺死，好過死在別人手中！你不知道小弟如今已寸步難行麼？」

上官鳳心頭又是一跳，幽幽地道：「你不要胡說……天無絕人之路……」只說了一半，她忽然覺得葉少煌已走近她身邊了。

「鳳姐，咱們一起走吧？」

上官鳳脫口問道：「去那裏？」

「到一個毫無人跡的世界，那裏沒有煩惱，沒有人打擾，只有咱們兩個人！」

「你，你……你不知我已是司徒家未過門的媳婦麼？豈能和你在一起？」上官鳳咬着唇轉過身去。

葉少煌聲音也變了。「小弟知道你不喜歡司徒英，而小弟對鳳姐一向又十分仰慕……小弟實在……」

「不要說了，你是我的殺父仇人，我我，哼！」上官鳳戟指道：「你快離開，否則我要叫人來了！」

葉少煌長嘆一聲，無奈何的轉過身子去。

過了好一陣，上官鳳轉過身去，已不見了葉少煌，刹那間，心頭泛上一股莫名的寂寞，寂寞得好像連靈魂也離體飛去。

她魂不附體地穿林而出，忽覺一股殺氣臨身，一抬頭，便看見三個黑衣幪臉漢子了！

中間那個邪笑一聲道：「昨夜朱標抱着她去了一夜，還未回來，現在她却獨自一個，莫非朱標讓她殺死了？殺死在她胯下！」

其他兩個幪臉漢同時暴出一陣如雷的笑聲。上官鳳輕叫一聲，標前一步，五指向那人的臉部抓去！手臂才探出一半，已一個倒翻飛起，反向林深處掠去！

那三個幪臉漢那裏肯放走她，只十餘丈的路程，便又把上官鳳圍住。

「看情況，朱標昨夜還未得手，嘻嘻，莫非這塊天鵝肉要留給咱三個？」

上官鳳大怒，罵道：「狗嘴長不出象牙的禽獸！」此刻她身無寸鐵，只好赤手空拳撲上去，心中却又有點後悔剛才趕走了葉少煌。

上官鳳武功雖不錯，但以一敵三便不如了！只數十招便又被那些幪臉漢制住麻穴。

為首那個幪臉漢，嘻嘻一笑，道：「你們兩個到外面把風，待大哥我先享受了後，自然會讓你嚐嚐第二遍的！」

另兩個幪臉漢齊聲大笑而去。為首那個鋼刀在上官鳳衣上一劃，上衣便敞開了，那漢子怪叫一聲，一對眼睛睜得似鴿蛋般。正想有所動作，忽聽他叫道：「誰？」如受傷的豹子般跳了起來。

上官鳳睜開一絲眼睛，見一個白衣幪臉青年，左手執着銀刀，正把那個黑衣漢連連迫退。

上官鳳芳心又羞又喜，暗道：「幸而他來了……眞是寃家！」想起上官家跟葉家的恩怨，她不覺柔腸百結起來，只盼目前能安然渡過危關。

那白衣幪臉客使的果然是葉家的左手刀法，出手辛辣，招式十分詭異，落刀之處，往往出人意料，黑衣漢顯然不是敵手，倉惶而退。

白衣幪面客也不追他，轉身面對上官鳳，喉頭一陣聳動，「咕」地响了一道怪响：「鳳姐，你眞美麗！」

上官鳳又羞又急，一張臉紅得像顆柿子，奈何手脚不能動彈，連啞穴也被點住，她閉起眼睛，心頭一片惘然，不知自己赤裸在意中人眼前，是喜是悲！

耳畔只聽葉少煌道：「鳳姐，小弟自汴京一別之後，日夕思念你，可惜不能一親香澤，今日天賜良緣，請恕小弟無禮……不過小弟絕不是個薄倖郎，以後絕不會忘記了姐姐的好處！」

上官鳳雙耳「嗡」的一响，幾乎暈厥，緊接着只覺胸前一緊，葉少煌火熱的手已伸了過來，她心中大叫：「你何必這樣……只要你待我好，日後不嘗沒機會結為夫婦……」心念未了，忽然暈厥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上官鳳才悠悠醒來，只覺下體一片異感泛上心來，知道清白已毁，淚珠立即沁出眼角。

隔了一陣，耳中聽到一陣輕微的衣服悉索聲，她忍不住睜開一縫眼簾來，一入眼，却是一具男子的裸體！

天氣雖還未熱，上官鳳全身却燠熱難當，忙又閉起眼來，口一張，才知道自己的痲穴及啞穴仍未解開。

過了一陣，上官鳳又睜開眼來，那寃家已穿好了褲子，正在穿衣服。目光一移，見那寃家的胸膛上斜掛着一道刀痕，心頭一酸，忖道：「不知那個天殺，把他傷成這個樣子！」

那寃家穿好衣服執起刀走向上官鳳的頭後面去了，上官鳳頭不能轉過，看不到他，不由駭然：「他，他要了我的身子，竟敢把我赤身露體放在這裏……」只覺太陽穴隱隱生痛，幾乎暈厥！

幸而走了一陣，他又走回來了，還解開了上官鳳的啞穴及痲穴。上官鳳顧不得穿衣服，曲腰坐了起來，揮掌摑了他一巴掌。

葉少煌眼皮一垂，道：「我知道對不起你，你要打要殺，小弟都毫無怨言！」

上官鳳心頭一軟，輕輕嘆了一聲，第二掌再也打不下去。當一個女人的身子交給了自己的意中人後，她還能硬得起心腸麼？

但上官鳳的第二掌還是沉了下去，掌心並沒有摑在葉少煌的臉上，只把罩巾抓了下來。她目光隨之一落，那張臉孔果然是她熟悉的，右頰還留了五道指痕。

直至此時，上官鳳一顆心才放鬆了下來，她實在有點担心有人假冒來佔她便宜。葉少煌眼光不敢與她相觸，上官鳳問道：「你為什麼要幪着臉？」

「我，我有點羞於見你……」

上官鳳臉也紅了，却輕啐一聲：「口是心非！」她忽然覺得他雙眼又露出熾熱的目光來了，連忙轉過身子，拾起地上的衣服穿着起來。

葉少煌輕輕地道。「咱們走吧！」

「去那裏？」

「去一處沒人的地方，不知道你去不去？」

上官鳳咬牙道：「你眞可惡，明知故問！我，我現在還能見人麼？」說到後來，眼眶又紅了。

葉少煌輕擁着她的腰，向山那邊走去。又是一座石山，滿山遍野都是嶙峋的怪石。上官鳳道：「這地方沒一點生氣，不好！」

葉少煌笑而不答。山很大，山峯一座接着一座，到了黃昏，便到了一個青翠的山谷，野花在夕陽下散發着香氣及旺盛的生命力，一條山溪自中流過，發出一陣淙淙的，如奏仙樂般的聲音來。

上官鳳喜道：「這裏，就在這裏！」拉着葉少煌，坐在一塊石上，仰望着天，形雲如火，夕陽似血，把她一張閃着異彩的臉映紅了。「少煌，這裏美不美？」

葉少煌似有點心不在焉，却陪着笑道：「這是一個任人心醉的好地方，何況有你在伴！」

上官鳳露出個幸福的笑容，悠悠地嘆道：「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人生如朝露，凡事何必强求，一個人只要有幾天幸福的日子過，死亦無憾矣！」

葉少煌臉上神采煥發，大聲道：「不錯，雖死無憾矣！不過，小弟仍希望能跟姐姐長厮守！」

上官鳳把頭倚在他胸膛上，道：「只怕你日後會嫌我老了！」

葉少煌失笑道：「你只比我大三個月，你倘若老了，我亦老了！何況……」他故意住口不言。

「何況什麼？」

「何況在小弟的心目中，你永遠也不會老！」

上官鳳嫣然，如鮮花怒放，葉少煌一怔，把頭別開，輕輕地把她推開。「咱們找些乾柴及枯草搭間屋子吧！」

上官鳳笑道：「天色已晚，還趕得及麼？明天才搭吧！」

葉少煌忽然正色地道：「姐姐，小弟日間，咳咳……我想搭好了茅屋才跟你拜天地，正式洞房。」

夕陽已黯，上官鳳却臉紅如霞，咬着唇不敢答腔。人便這樣依偎在黑夜中。

上官鳳見葉少煌果然一直規規矩矩，心中暗道：「這寃家倒不是個好色之徒，剛才一定是一時衝動才……」想到自己兩番在他身前赤身露體，不覺完全原諒了他：「他在血氣方剛之年，也難怪他！」回心再一想，聽說葉少煌亦頗風流，經常出入烟花青樓，忍不住問道：「我是你的第幾個？」

葉少煌一怔，也詫聲問道：「鳳姐之意小弟不明，可否請你明言！」

上官鳳臉又紅了，咬着唇說道：「聽說你經常去那種女人去不得的地方，你一定！……」

葉少煌哈哈大笑，道：「小弟雖去那種地方，但只是喝酒聽歌，跟淸倌人風花雪月，天南地北一番而已！」

「我才不信！」

「難道你以爲小弟是個登徒子？」

「誰說不是，否則日間……」

「那是因爲姐姐太美麗了，美得使小弟迷失了本性！」

上官鳳又不言了，現在即使他認爲葉少煌是個登徒子，她也原諒他了！

意中人是個登徒子，而他又只對自己輕薄，這不正是姑娘家夢寐以求的事麼？何況他的好色，是因自己而引起的！

這一夜，上官鳳一連做了好幾個溫馨的甜夢，夢境之中，只有她與葉少煌兩個人。

翌日，他們便開始搭建茅屋，搭了兩天，總算已能住人，山谷之中，不乏野菓，又不時有野兔山豬之類出沒，也不愁吃喝的。

第四天，那座茅屋終於大功告成，上官鳳喜孜孜的找了些柔軟的乾草，把它舖在地上，權充床舖。抬頭一望，見葉少煌臉色有點異樣，心頭一跳，柔聲問道：「少煌，什麼事不高興？」

葉少煌堆下一個笑容，道：「我只是想起爹娘而已！」

這一話勾動了上官鳳的心事，滿腔熱情，登時一冷。

葉少煌道：「你先睡吧，我再坐一會兒！嗯，我看小弟明天還得下山走一趟才行！」

上官鳳吃驚地問道：「你下山去幹什麼？」

「山上雖然不愁吃喝，但咱也得置些衣料被子，油鹽針綫的！說不定明年要添個小娃娃了！」

上官鳳心又醉了，輕啐一聲。「沒正經，誰要跟你，跟你……」

葉少煌笑道：「可是眞的？」一頓又道：「明天下山我便買兩件吉服，一罈子酒，一對龍鳳燭來，屆時看你跟不跟我……生個孩子！」

上官鳳羞得心頭怦怦亂跳，一轉身入房了，連日勞累，她很快便又墜入甜蜜的夢鄉中了！

次日一早，四週有點靜，她悄悄開門看看，廳中沒人。上官鳳走出山谷，也不見葉少煌，不由埋怨起來：「這寃家當眞薄情寡意，下山也不跟我說一聲。」快快不快地走向茅屋，這才發覺牆上被人用木炭寫着幾行字。

「鳳姐賢妻粧鑒：啓者，愚夫意欲早去早回，是以天未亮便下山了，吾妻仍在夢中，不忍打擾，是以不告而別，盼吾妻原諒。吾妻待弟之情，小弟沒齒難忘，海枯石爛，此志不渝！愚夫少煌即日。」

上官鳳芳心又醉了，一口氣讀了六遍才肯離開，喃喃地道：「這寃家看他說話有點木訥，却也會寫些甜言蜜語來哄人！」話雖如此，心中仍然竊喜不已。

可是，葉少煌一過經月，仍未回來。

上官鳳每日站在山巓引頸盼望，每夜都失望而回。眨眼已是仲夏，滿山的知了，叫得她柔腸寸斷，芳心一天比一天沉重。

不孝逆子　當衆弒父

盛暑已過，樹上的葉子又開始變色了，天氣也一天天涼快。

鐵葉帮已由往昔的熱鬧，變得一片寂靜，往昔門庭若市，多少人以能跟葉銀輝一敍而感到榮幸，是以出入的武林英雄無日斷過，但如今已門堪羅雀了。這是因爲鐵葉帮的親友的明辨是非，還是世態炎涼的一種表現？

八月十二，月已頗圓。葉銀輝忽然出現在鐵葉帮前，帶着一身的風塵與憂傷。

月光很亮，却驅散不了他心靈的陰霾，夜風淸勁，也吹不散他的一身憂鬱。

大門外的石階縫中已長出了靑草，階邊的兩座石獅，往日的威猛也褪色了，顯得一副懨懨欲眠的模樣。

葉銀輝心頭感慨萬千，不由發出了一聲輕嘆。驀地，大門後傳來一聲喝問：「誰？」

葉銀輝振作一下精神道：「是我！」

「操你奶奶的，你到底是誰？」

葉銀輝心頭又是一沉，忖道：「想不到連帮內的兄弟也認不出我的聲音了！」肝腸更加辛酸，心想自己一生英雄豪氣，到頭來却爲一個不屑子累得終日東藏西躲的，心中的那種窩囊，實在難以言喻。

裏面那人喝道：「你到底是誰，再不做聲，莫怪本帮手段毒辣，要放箭了！」

葉銀輝沉聲道：「混帳的東西，連本座的聲音也認不出來了！」退後兩步，讓斜掛天邊的月色，照在他臉上。

大概裏面的人看見了，立刻有人叫道：「帮主回來了，帮主回來了！快開門！」那聲音說不出的喜悅，葉銀輝心頭微微一暖。「弟兄們還是關心我的！」

又有人喝道：「輕聲一點！這是什麼時候？快去通知帮主夫人！」接着門便開了，湧出一批漢子來，齊聲躬身叫道：「屬下恭迎帮主大駕！」

葉銀輝露出一絲微笑，道：「免禮！」大踏走入大門，一個頭目立即道：「王飛你帶一隊兄弟先到外面戒防！」大門迅即又被關起。

葉銀輝快步穿過廣場，踏足廳上，廳內的蠟燭立時亮了起來。葉銀輝一言不發走向正中那張虎皮椅坐下。「本帮一切尙安好？」

一個頭目躬身道：「只有河南司徒家的人來過，倒也沒敢怎樣！只是其他人都不敢踏入本帮一步了！」

葉銀輝發出一道長笑，笑聲中透出無限的辛酸，兩旁的鐵葉帮弟子都不敢作聲。葉銀輝笑聲一止，問道：「符堂主及朱堂主可在？」

一個頭目道：「符堂主不是跟帮主一起出去麼？他還未回來。朱堂主到分舵主持大事，總舵目下只剩下箭神！日常的事都由夫人定奪！」

箭神是葉家的僕人，也是鐵葉帮的護法，跟刁威的地位相等。

「叫他來一下。」

話音剛落，一個身材扎實的壯年已大

踏步走來了，喜道：「帮主你回來了？」

葉銀輝忙道：「帮內可平靜？」

箭神道：「不須帮主掛慮，一切均好！帮主，那到底是怎樣一回事，爲什麼出事後，你也不回帮來一趟！」

葉銀輝道：「誤會已深，本座若回帮來，只怕他們會對本帮不利！」

箭神道：「怕什麼？兵來將擋，大不了戰死沙場而已！」

葉銀輝長嘆一聲：「死並不能解決一切事情！」

「聽說帮主離開飲馬帮之後，小帮主又出現了！」

葉銀輝沉聲說道：「煌兒可能是在行走江湖時，不愼讓人下了蠱！他殺人並不是自己的意願，換而言之，他是身不由己的！因爲本座近來發覺附近有個奇怪的苗人！」

「是是！」箭神眼皮一垂，又問：「帮主可曾再見過少帮主？」

葉銀輝搖搖頭。「我一直易容明查暗訪，終於讓本座查到一個奇怪的苗人，可惜又讓他逃走了！」

箭神喜道：「聽說凶案發生時，便有一隻奇怪的鳥兒出現，而那頭鳥兒又是產自苗疆的！帮主雖讓他逃脫，但總認得他的樣貌，咱們便是傾盡全帮之力也要把他搜出來！」

葉銀輝道：「不必咱們自己動手，我這次回來便是爲了把這件事公佈出去，這樣那苗人便無所遁形，而咱們的寃情也才能大白於天下！」

廳內的鐵葉帮弟子，精神都是一振。

箭神又道：「不知少帮主去了那裏？」

「煌兒自小便十分聰明，他必是躲在某處地方暫避風頭，或跟我一樣易容明查暗訪！」

箭神神色一黯，說道：「屬下却怕他獨自一人，在江湖上無依無靠，會發生危險！」

「大哥，你得想個辦法找他回來！」屏風後忽然走出一個風姿綽約的中年婦人來，看她年紀該也不小了，但仍風華絕世，她一出來，連廳內的蠟燭也似乎爲之一暗。

葉銀輝頭一回，忙長身道：「碧妹你來了？快坐下吧，這些日子辛苦你了！」

中年婦女淺淺一笑，道：「大哥您辛苦了！」

葉銀輝精神一振，心中忖道：「碧妹幾個月不見，仍然那般容光煥發，當眞難爲她了！」他一向十分愛惜這個妻子，曾經當衆誇言爲了她，他甘心做任何事。

「大哥，我的話你還未答我。」

葉銀輝一怔，隨即答道：「煌兒一個人闖盪江湖雖然危險一點，但這也是一個絕佳的鍛鍊機會，你又何必太過担心！」

「但這並不是去闖盪江湖！」中年婦女秀眉一皺，臉上登時籠上一層憂愁來。

「就算有危險，但終還未發生！」葉銀輝忙道：「假如他讓人發現了眞相，或是被人殺了縛了，江湖上必有傳聞。」

中年婦人臉色稍寬，轉身道：「我去煮點東西給你吃！」說着消失在屏風後。

葉銀輝忙道：「兄弟，明早你們立即放消息出去，就說我在八月十七日有重要的事要宣佈！」

箭神問道：「要不要發帖？」

「不必！現在他們雖然不肯登門，但那一天這些人必又會突然出現！」葉銀輝臉露冷笑地道。

當葉銀輝走入內堂寢室，只見桌上已放着三盤精美的小菜以及一壺酒了，葉銀輝心頭詫異：「這麼晚了，她那裏能準備出這些好東西來？而且這些東西全都是十分費功夫以及難以在一時三刻之內準備得來的！」

紅炆鷄肉、淸炒鷄舌、酥炸鷄肝這三樣的確不好準備。

葉銀輝沒有多想，坐了下來，挾起一塊鷄肝放在口中咀嚼；心中暗讚道：「碧妹的烹飪手法更勝從前了，這三樣都是我愛吃的東西，她對我當眞情深義重，更勝往日！」

忽然聽到一陣輕微的水聲，葉銀輝忙放下筷子，推開一道側門，探頭進去，只見夫人黃翠碧赤着身，坐在澡盆內洗滌，熱水騰着白烟，黃翠碧似是霧中的仙子一般。

「大哥，你出去吧，我要起來了！」

葉銀輝心頭一跳，長笑一聲，縮了回去，一顆心忽然熱了起來，仰脖乾了滿滿的一杯。

不一刻，那三碟佳餚只剩下一半了。側門又開了，黃翠碧提着一盞油燈走了出來，燈光射在她身上那襲又輕又白的紗袍上，身上曲綫隱約可見。

葉銀輝更熱了，放下杯筷，走前把手放在她肩上。黃翠碧嫣然一笑。「大哥，湯已備好了，你先去洗一個澡吧，我去把床舖好！」輕輕撥開葉銀輝的手，扭着腰走了開去。

葉銀輝有點心癢難搔之感，他忽然覺得妻子跟以前好像有點不同了，以前她起碼不曾穿過這種令男人心猿意馬的白紗袍子。

是不是因爲久別，而使她的作風有了改變？

澡盆內的白烟裊裊，房內的景物也都模糊了，葉銀輝洗了一半，腦子也有一點混濁不淸了，那苗人爲什麼要在煌兒身上下蠱？葉家五代不曾踏入苗疆一步，他們跟葉家又有什麼仇恨？

想着想着，他忽然自澡盆內跳了出來，胡亂擦了一下身子，便開門出去，只見錦帳已放了一邊，黃翠碧斜倚在床架上，胸襟半掩着，露出一截比二十歲的少女還白還細的胸脯來。

葉銀輝只覺身上又是一陣難當的懊熱，一個箭步，躍上床去。

黃翠碧跟以前有什麼不同？又爲什麼會有所不同？現在葉銀輝已無暇細思了。

×　×　×

八月十七日，午時。

鐵葉帮門庭若市，更勝往昔盛時，附近地面的武林人物，不管跟鐵葉帮有沒有交情，都趕來了。甚至連遠在數百里外的飲馬帮副帮主彭蓮山也來了！

鐵葉帮來者不拒，也不查問對方的身份，是以午時剛到，大廳早已擠滿了人！

葉銀輝看看已差不多，便換了件乾淨的衣服，自內堂走了出來。就在此刻，外

面忽然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聲，衆人心頭都是一動，忖道：「是誰來了？怎地一來便來了這許多人？」

忽聽一個鐵葉帮的弟子高聲道：「司徒莊，司徒大俠駕到！」

羣豪又是一動，暗忖：「摘星堡早巳星散，司徒安必是來爲未來親家的慘死問罪了！」

一忽兒，果見一個身材高大，國字口臉的中年漢子率着七八個隨從大步走了入來。他樣貌雖長得不甚好看，但濃眉大眼，隆鼻闊嘴，却透出一股懾人心魄的氣概來。

廳上有些人暗自想道：「司徒莊雖只是一個莊院，但勢力雄厚，各大門派都不敢輕視之，這司徒安果然有點氣派！」

葉銀輝拱手道：「司徒大俠俠駕光臨，蓬蓽生輝，請恕未能遠迎之罪！」

「不敢。司徒某這次遠來，只是爲了聽聽葉帮主有何話要說！」司徒安聲音不大，但廳內羣豪人人皆聽得清清楚楚，彷似司徒安就在耳邊說話般。「某家以前對帮主的高風亮節一向十分敬佩，希望這次不會令我失望回去！」

「不敢當莊主的謬讚，莊主的風儀，葉某也心儀巳久，今日一見，果然傳言不虛！」

「某家跟摘星堡的關係帮主當然清楚，假如帮主沒有令某家失望的話，日後某家必備重禮，親自登門請罪！」言下之意，羣豪都忖摸得出來！司徒安今日若不是有心來找晦氣的，異日何必登門謝罪？

刹那間，大廳內的氣氛登時一緊，吵雜之聲盡皆不見，只聞粗濁的呼吸聲。一個身材矮小瘦削，滿臉汚垢的小乞丐忽然走了入來，數百個人竟沒有一個發覺。

葉銀輝乾笑一聲，說道：「葉某做事但求心安而已，會不會令莊主滿意，這可很難說，天日昭昭，葉某爲人如何，江湖上的朋友自有公論！今日葉某請諸位來此，也只是爲了求個心安而已！假如令莊主失望的話，葉某異日也只有再去貴莊走一趟了！」

羣豪又有人暗暗喝采：「葉銀輝這些年來盛名日隆，果然大不簡單，單憑這句軟硬兼備，又不失身份的話，便可窺到一斑矣！」

司徒安哈哈一笑，道：「敝莊隨時歡迎貴帮光臨，某家更歡迎帮主蒞臨！」

司徒安針鋒相對，廳內氣氛更緊。葉銀輝哈哈一笑。「葉某只顧跟莊主寒暄，却怠慢了其他朋友了！箭神，現在是什麼時候？」

「剛交未牌！」

「請出祖師，擺上香案！」

「是。」箭神連忙入來。

羣豪齊是一怔，心頭詫異萬分，不知葉銀輝在弄什麼玄虛。

葉銀輝含笑道：「請諸位稍候片刻，葉某即向大家交代。」

司徒安臉無表情，站立在一邊，冷眼旁觀。不一刻，鐵葉帮的祖師靈牌及香案等物都巳擺了上來。

葉銀輝點了香，跪下大聲稟告：「弟子葉銀輝，是鐵葉帮第三代帮主，今有一件難疑之事，遭同道議論，但弟子自問不曾違背祖師家訓，並未做出違背武林道義的事來！

「爲求取得同道的諒解，弟子特在祖師面前發下重誓，弟子今日所說，若有半句虛言，或是有心徧袒，日後必遭報應，家破人亡，慘遭橫死，死後下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箭神，刀來！」

箭神立即遞上一柄小刀，葉銀輝看也不看，手起刀落，把左手尾指切下一節來，隨即長身而起，高擧左手面對羣豪。

羣豪心頭駭然，知道此必是鐵葉帮在祖師靈牌前發下大誓的儀式。有幾個跟葉銀輝交情較深的，都暗暗噓了一口氣，心想葉銀輝必是有了足以服衆的話要當衆解釋，是以都把眼睛投望過去。

葉銀輝左手高擧，鮮血如琥珀珠兒般滴下，血珠落地「滴滴」有聲，他却連眉頭也沒皺一下，臉上神光湛然。

這擧動令到司徒安也聳然動容，須知尋常人少了一節左手尾指，影响不大，但葉家是以左手刀法馳譽江湖的，尾指少了一節，握刀的穩重性便少了幾分，對發揮葉家刀法影响不能謂不重。

大廳內，呼吸聲越來越急促，連咳嗽聲也聽不到一聲。葉銀輝目光自各人臉上掃過，長長吸了一口氣，沉聲道：「葉某絕對沒有指使犬子去殺任何人，包括上官堡主，董帮主及馬場主！」

這一點，相信他的倒佔了大半，只聽他又道：「那些人也非犬子所殺的！」

此話一落，廳內立時「嗡」的一聲鬧開了。彭蓮山冷笑道：「姓葉的，你敢說咱們全是瞎子，連人也認不出來！」

葉銀輝急道：「請諸位稍靜一下，葉某還有話說！」

大廳又靜了下來，葉銀輝續道：「葉某懷疑犬子是被人下了蠱，或是吃了某種藥物，所以才會在迷失本性之下殺人！換言之，殺人的不是犬子，而是下蠱或是下毒之人！」

司徒安冷冷地道：「你有什麼證據？咱們可不能單憑你一句話，便巴巴自遠處趕來，而又巴巴趕回去！」聲音雖不大，可是却把廳內所有的聲音全蓋了下去。

葉銀輝心頭一懍，忖道：「料不到他的內功如此深厚，今日他若要動武，只怕不好對付！」忙又道：「葉某離開飲馬帮後，便四處明查暗訪，發覺有個苗人行跡可疑，不斷跟着葉某，可惜葉某功力未逮，無法擒得住他！諸位試想一下，每次兇案發生，是不是都有一隻奇怪的鳥兒？那種鳥兒只有苗疆才有出產，所以那苗人一定跟那頭鳥兒有關係，也即是跟這些兇殺案有關！」

司徒安陡地暴出一陣大笑。「葉帮主所言全是想當然耳，可惜今日來此的，全是江湖俊彥，豈是你一言便可以瞞騙得了的！」

葉銀輝沉聲道：「葉某也自知此言不足以令人心服，所以才在祖師靈前發下大誓，現在只求諸位助敝帮把那苗人抓來問一問，假如事情是出在他身上的，眞相自會明白！」

司徒安道：「笑話，毫無證據，如何捉人？若是體面的事，你爲何不自己去抓他？」



黃翠碧伏在丈夫屍體上痛哭。

彭蓮山却道：「假如那苗人根本與此些案子無關的，那又如何？」

葉銀輝苦笑一聲。「倘若如此，而諸位又不能見諒的話，葉某唯有任憑諸位處置好了！」

「中州大俠」崔一山揚聲道：「依老朽之見，葉帮主既然發下大誓，便請彭副帮主再寬限他一年半載，讓葉帮主可以放心去調查吧！」

彭蓮山沉吟了一下，說道：「好吧！新春之前，你若未有證據證明令郎殺人是另有原因的話，便莫怪飲馬帮要大開殺戒了！」

葉銀輝轉頭向司徒安。「莊主之意又如何？」

司徒安臉色微微一變。「某家豈敢一意孤行？」

「好，如此葉某跟敝帮便先謝了！」

崔一山道：「葉帮主，那個苗人是什麼模樣的？說來聽聽，日後若有人遇上了，也好跟貴帮打個招呼！」

葉銀輝正想開腔，忽然大門口有人大聲叫道：「爹爹，不孝孩兒回來了！」

羣豪轉頭望去，來的可不正是葉少煌？葉銀輝暗中惱道：「這小畜生早不來，遲不來，偏生在這個時刻來，可不故意教我爲難！」

刹那，大廳瓦頂上忽然傳來一道慘厲的鳥啼聲，羣豪毛管都悚然，心房齊是一沉，葉銀輝更是連臉色也變了。

大廳之內，所有的聲音，此刻全都消失了。

泣血鳥飛臨之處，必降橫禍！

這巳有前例可援，教人怎能不心驚胆跳！

泣血鳥又再叫了一聲，才不復再鳴，羣豪神色才略爲鬆懈一點。良久，葉銀輝才喝道：「畜生，還不向諸位叔叔伯伯告個罪，今日全爲了你，才要他們千里奔波而來的！」

葉少煌走上大廳正中，先向葉銀輝鞠一個躬，然後轉身抱拳道：「晚輩也不知前生做錯了什麼事，今生才得來了這場奇禍！今日爲了晚輩之事，累各位前輩自遠趕來，令晚輩又慚愧又感激又難安！」

葉銀輝一直站在他背後，一陣秋風自廳後暗廊吹了入來，羣豪鬢髮衣袂齊是一揚，這刹那，葉銀輝眼中突然露出一片驚詫之色，臉色又急速地變白了。只見他抬起手來，手指不斷地發顫，喉頭咕咕亂响，驚得發不出話來。

霎時間，又有一道鳥啼聲傳過來，這次叫聲比較溫和，但却連叫三聲。葉少煌臉色倏地一變，左手在腰上一抹，刀巳脫鞘而出，羣豪只覺眼一花，一道銀刀向後一閃，葉銀輝忽然「砰」地一聲，跌倒地上！

這下變生肘腋，羣豪都還來不及定下神來，只見葉少煌一個倒縱，身子由暗廊中射了進去！

一忽，大廳內才同時爆出一片怒罵聲，箭神走前一看，只見葉銀輝巳攔腰被劈斷，他大叫一聲：「帮主死了！帮主被少帮主殺死了，快抓人！」

刹那，鐵葉帮的弟子及一些賓客也都衝入暗廊。出了暗廊便是中院，不見葉少煌的人影，却見一個美婦人匆急驚慌地自內宅奔了過來。「箭神，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夫人，帮主被人殺死了！」

黃翠碧一呆，半晌才尖聲問道：「誰殺死他的？」

「是……是少帮主！」

黃翠碧「嚶嚀」一聲，險險跌倒。「他，他什麼時候來的？」

「剛剛才來，他殺了帮主便跑了進來了！」

「但我並沒有看到他……」

司徒安冷笑一聲：「你就算看見也說不曾看見的了！快搜！」

黃翠碧自人羣中擠出大廳，撫屍大慟，哭了好一陣，司徒安等人才自內堂返出來，崔一山問道：「莊主可曾找到人？」

司徒安臉色十分難看，冷笑道：「現

在某家倒相信葉幫主的話了，他的確不會縱子行兇，否則他那喪心病狂的兒子怎會連他也殺了？」

彭蓮山道：「這下他是自絕其路，連親生父親也弑殺了，這般禽獸不如的人，人人得而誅之！」

「不！他，他一定是身不由主的，求諸位抓到他時，先問清楚才下手！」黃翠碧抬起頭來，以梨花帶兩淚般，說不出的楚楚可憐，令人心腸發軟。

羣豪只覺眼前一亮，霎時間，大廳之中，所有的人語立時消失。

司徒安輕輕地吸了一口氣，沉聲地說道：「抓不到兒子，而抓做娘的，也是一樣！」

人羣中忽然擠出一個人來，却是飛道人，只聽他說道：「無量壽佛，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葉小施主所作所爲，若與他人無關，又豈能難爲他娘親呢？倘若如此，咱們俠義道的跟黑道邪魔，又有甚麼分別？」

崔一山也道：「道長所言極是，大丈夫理該分清是非，豈能如此糊塗！」

司徒安冷哼一聲，羣豪都七口八舌地罵了起來，那個滿身汚垢的小乞丐，眼中忽然沁出淚珠來，他怕被人發現，連忙把頭別開，可是這剎那，他發覺身邊一個皂衣青年如石像挺立，不言不動，神色動作都異常奇怪。

他只看了一眼，便大踏步離開了。不一刻，廳內羣豪已走得八八九九，只剩下幾個跟葉銀輝交情深厚的人，連那個皂衣青年也不見了。

由來好夢最易醒

鐵葉帮發生巨變，外面看熱鬧的尋常百姓，聞聲都踮起脚來，探頭探腦。

一陣，只見一個汚穢的小乞丐自內奔了出來，一個莊稼漢把他一攔，問道：「小哥，裏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小乞丐尖叫一聲，一把把他推開，叫道：「你自己不會去看看麼？」

莊稼漢子吃他一推，竟然蹬蹬蹬連退三步，望着他的背影，喃喃地道：「看不出這小乞丐氣力倒比牛還大！」

他旁邊一個道：「鍾大哥，你沒聽人說過麼？這年頭最不能欺侮的就昰叫化子了。聽說他們都練就了一身本領！」

小乞丐果然有一身本領，眨眼間便已經跑得不見人影。他越跑越快，一直跑了五十餘里才慢了下來。眼看路旁有座小樹林，便跑了入去。

樹林雖不大，不見人影，倒也十分清靜，小乞丐躍上一棵樹上，忽然放聲大哭起來。這一哭如江河倒懸，哭聲不止，淚如雨下，越哭越是傷心，幸而周圍沒人，否則難免陪他同聲一哭。

也不知過了多久，暮色已漸漸暗了下來，小乞丐哭聲才漸漸止了下來，却還不停地抽泣。

滿臉汚垢讓淚水淌過，斑斑駁駁更加難看，小乞丐舉袖一拭，忽然露出一角細嫩的肌膚，竟昰白內透紅！

「你哭够了沒有？」樹後忽然轉出一個人來，一色藍衣，臉上却罩着一塊手絹，只露出頭髮及一對眼睛。

小乞丐跳了起來，喝問道：「你昰誰，叫化子痛哭跟你有何關係？」

「我昰誰你不必知道，現在只請你跟我去一趟。」

「去那裏？哼，本帮弟子十數萬人，你惹得起麼？」

藍衣人忽然大笑起來。「你是丐帮的人麼？小妮子，你別讓我笑痛了肚子，乖乖跟我回家！」

「回家？」小乞丐心頭一跳，問道：「叫化子那裏有家？」

「怎會沒有？你的家就在山谷內的一座茅屋中，還有人要跟你拜天地。」

小乞丐似一頭受驚的小母鷄猛跳起來，驚詫地問：「你……你到底是誰？」

「我不是葉少煌，不過你却是背着未婚夫偷漢的上官凌霄的女兒上官鳳！」

這句話像是一個霹靂般在小乞丐耳際響起，震得他身子左搖右擺，臉色更加難看了，半晌他才喃喃地道：「他，他爲什麼會告訴別人……」

藍衣人邪笑道：「他享受過，一個這麼令人着迷的美人，怎會不在人前人後表露出來，否則若沒人知道，豈非如同錦衣夜行？上官姑娘，啊啊，葉夫人，葉少俠已在山上等你，快走吧！」

那小乞丐果然是上官鳳所扮，她自恃與葉少煌之間的關係極爲秘密，但此刻竟被人一口道破，心中之震驚，實非筆墨能喩，發了一陣怔，才問道：「你到底是誰？你不說，我又怎會放心跟你走？」

藍衣幪臉人道：「我是他朋友，其他的你就不必多問，走吧。」

上官鳳心想自己沒有兵器在手，沒有打倒對方的把握，只得跟着藍衣人走去，藍衣人走的方向果然是茅屋山谷的位置。

上官鳳一邊走一邊想，越想越是心驚。「少煌怎會把我跟他的事告訴別人，難道他不知道我本是司徒家的未過門的媳婦，他爲什麼不替我着想一下，還有，他今日連他親生的爹爹都殺死，說不定有一天連我也會下手！」

想到此，上官鳳側頭看了那藍衣人一眼，又忖道：「他怎會有這麼一個神秘的朋友？」心中忽然吃驚起來：「他叫他的朋友『押』我回去，目的何在？」一個不祥之念倏地襲上心頭，她決定要擺脫這個神秘的人物，再希望所見到葉少煌，然後問他。

走了一陣，主意已定，她便跟藍衣人有說有笑起來，藍衣人見她態度輕鬆，戒備之心鬆懈了不少，上官鳳指着前面一座樹林，忽然道：「咱們走那一邊吧！」

藍衣人微微一怔，問道：「那林子可是有什麼古怪？」

上官鳳羞澀地道：「我要找個地方方便一下……」

藍衣人大笑。「你肯讓我跟你去？」

「我要你先陪我進去探查一下，看看裏面有沒有人？」

藍衣人心中暗忖道：「老子自十五歲開始闖盪江湖，至今已數十年，難道會着你的金蟬脫殼之計麼？好，讓我看看你出什麼詭計。」臉上裝出毫無防範的神色，陪她走入林內。

林子頗小，幸而樹木十分茂密，走了一忽，便已踏遍全林，上官鳳道：「好啦，請你也避一下。」

「小丫頭，你別在老子面前耍花樣，老子一出林，你便會遁了。」

「莫非你要站在我身邊？虧你還是少煌的朋友，朋友妻不可欺，這句話難道你沒聽過？」

藍衣人見她搬出葉少煌的名頭來，倒也不好再說，同時心中想道：「我一出林便立即進來，躲在暗中監視，不怕你逃得掉！」

還未走出樹林，忽聽上官鳳尖咳一聲，又呼道：「快來快來！」

藍衣人反應極快，一個倒躍向上官鳳的方向竄去，只見上官鳳不斷地倉惶後退：「司徒英，我不跟你去，你莫迫我。」

剎那，藍衣人已經來至上官鳳身後，上官鳳左手向左一指道：「他躲在那棵樹後。」

藍衣人不虞有詐，立即轉頭望去，上官鳳的右手食指倏地向後一戳，點在藍衣人「氣海穴」上，藍衣人悶哼一聲，罵道：「臭丫頭，你敢作弄老子，老子先把你斃了。」

上官鳳一指戳中他身子後，立即向前奔去，她頭也不敢後看，一直馳去樹林而去。

走了一陣，她心頭一跳：「哎呀，我眞是胆小，他的『氣海穴』被我一指，內功已散去不少，我還怕他什麼？」一個後轉，反向樹林掠去，打算制住藍衣人；問他一些話。

不料到得林內已不見了那人的踪影，她也不能肯定藍衣人是被人救走，還是剛才那一指點不正其「氣海穴」，那人還有力跑動，匆匆看了一下，便連忙離林了。

天氣漸漸寒冷，上官鳳不敢返回山谷，買棹過河，來到河南。她沿途不斷改變身份，時而是乞丐，時而是書生，又時而是乘坐馬車的大家閨秀，果然再沒有人跟踪上她。

天地茫茫，何處可安身？人海茫茫，葉少煌又在何處？

上官鳳在毫無目的中，走到汴梁，這是她在成年之後跟葉少煌相見的地方。

汴梁曾是帝京，十分熱鬧繁盛，街道上行人如鯽。上官鳳忽然發覺兩個年紀跟她差不多的小乞丐快步自她身旁走過，上官鳳一抬頭，那兩個小乞丐已走入了一家酒舖。只聽其中一個道：「掌櫃的，打兩葫蘆陳年的狀元紅，兩葫蘆燒刀子！」

那掌櫃瞇着雙眼，問道：「你兩個今天發了財啦？平時連劣等的白乾也得賒賬，今日……」

「今日咱分舵主請客！」另一個小乞丐神氣地把銀子丟在櫃面上。

上官鳳動了疑，不覺住下脚步，暗道：「不知丐帮汴梁分舵舵主請的是誰？」

說來湊巧，上官鳳心念未了，那掌櫃一邊打酒，一邊問道：「梁老大今日請的是誰？」

「哧，說起這人，咱這周圍數百里的無人不曉，便是『中州大俠』崔一山！」

敢情崔一山的名頭在這一帶端的十分響亮，連掌櫃也道：「原來老大要請的便是這位活菩薩！」說罷自櫃後木架上拿下一瓶酒來，道：「這是咱的一點心意，請兩位代咱轉給崔大爺！」

那兩個小乞丐也不客氣，拿起酒便走了。

上官鳳心頭一跳：「素聞崔大俠爲人古道熱腸，我現在無依無靠，不如去求他收留，料他是大俠身份，也不會難爲我一個落難的女子！」主意一定，便悄悄跟在那兩個乞丐後面。

上官家的輕功馳譽河北，上官鳳步履起伏十分輕靈，那兩個乞丐竟不知道被人釘了梢。

轉過幾條街，眼看已將出城，前頭街尾，忽然屹立着一座破舊的城隍廟。上官鳳來過汴梁，知道這座城隍廟因建造年期日久，城內的善男信女已另構造一座新的，這座舊的便被丐帮佔了，作爲汴梁分舵的地址。

上官鳳抬頭一望，見廟內有一棵大樹冲天拔起，高逾甍宇，心頭有了主意，便躍上旁邊的民居，弓着腰竄上那棵大樹。

廟內的丐帮弟子並不多，大概都出去行乞了，也沒人在樹上守衞。

大樹就在院子中，樹下放着一張破桌子，擺着兩張板櫈，那兩個乞丐把酒往桌子上一放，便走入內廂了。

不一刻便見到一個中年乞丐陪崔一山自內走了出來，那中年乞丐對崔一山的神態極恭敬，上官鳳估計他便是丐帮汴梁分舵的舵主梁老大。

梁老大跟崔一山分頭坐下，他先替崔一山斟了一碗狀元紅，又爲自己添了一碗燒刀子，兩人虛碰一下，崔一山只喝了一口便把碗放下，梁老大放下碗時，酒只剩下一小半。

「舵主酒量崔某萬萬及不上！」

梁老大笑道：「叫化子沒什麼嗜好，終日只爲這碗酒而奔波，平日捨不得喝好的，今日一嗅到這味道，那裏尚能忍受得住！崔大俠千萬勿見笑。」

崔一山微微一笑。「崔某想學也學不來，那裏敢見笑！異日若舵主到中州寒舍，崔某便請你喝三罎！」

梁老大放聲大笑，「有酒喝，叫化子一定去！」笑了一陣，他臉色一正，問道：「聽說葉銀輝被殺那天，大俠也在場，不知後來那逆子抓到沒有？」

「若是抓到了他，江湖上早已家知戶曉了！就是讓他逃脫，才更添加了幾分神秘！」

上官鳳忙把呼吸放緩，豎起雙耳靜聽起來。

梁老大又乾了一碗酒，手掌在大腿上一拍，道：「這葉少煌也眞胆大包天，叫化子見過不少忤逆之徒，但像他這樣在衆目睽睽之下，胆敢殺父的，還算他是第一個！」

崔一山放下碗，沉吟地道：「崔某跟鐵葉帮雖沒多大的交情，但若照傳說來分析，葉少煌似乎不會是這樣子的人！依崔某之見，這裏面一定有什麼文章！」

梁老大深有同感地道：「不錯，最奇怪的聽說那天葉少煌弑父之前，又有那頭怪鳥鳴啼！」

「這鳥當眞似是魔鬼的化身！」崔一

山仰頭把餘酒喝乾。

梁老大忽然問道：「大俠是次來汴梁是爲了何事？」

「崔某有個侄子，在沈鷹手下辦事，最近他在此地辦案，崔某特意來看看他！不料他不在沈鷹的窩內，橫豎閑着沒事，所以來跟舵主喝兩碗！」

「你說的是司馬千鈞的兒子司馬城？叫化子聽說他在沈鷹手下辦事，還是你推荐的！」

「不錯，承蒙老鷹看得起，崔某跟他還談得來！」

上官鳳聽至此，一顆心便怦怦亂跳起來了：「對呀，我怎想不起沈神捕？看來這件神秘的案子，只有他才有能力把眞相揭開了！唔，待我去請他調查一下！她一直想着心事，樹下的談話反而沒有聽進耳了。

崔一山跟梁老大直喝至日頭偏西，才起身告辭，上官鳳趁梁老大送他出門時，連忙也離開破廟。

當她剛躍下屋頂，走了幾步，忽然後面有人道：「閣下好大的胆子，崔某候駕多時了！」

上官鳳猛吃一驚，一回頭，那人正是崔一山。此刻她扮作一個落魄秀才的模樣，又在街上，不敢表露身份，忙輕聲道：「崔大俠，晚輩偷聽你們的談話，絕無惡意！」

崔一山冷冷地道：「若不是在丐帮分舵內，加上崔某說的又是閑話，剛才早已上樹抓人了！」

上官鳳這才知道崔一山絕非浪得虛名之輩。心念未了，只聽廟門「呀」的一聲打開，梁老大探頭道：「有崔大俠插手，叫化子樂得清閑，這人便交給你吧！」

崔一山哈哈笑道：「原來崔某也是狗捉耗子，多管閑事，如今也只好越俎代庖了！」轉頭道：「請閣下跟崔某來，若再玩弄什麼花樣的，恕崔某不客氣了！」

上官鳳本就有事求他，巴不得他這樣說，忙道：「大俠放心晚輩正要找你！」

崔一山見狀反而一怔，不過他也沒有多問，走至一條僻靜的小巷，問道：「閣下有話，現在可以說了！」

上官鳳反問道：「崔大俠，你不去找沈神捕？」

崔一山臉色一沉：「崔某要找誰，閣下無權過問！」

「是的！崔大俠，晚輩知道你是一代大俠，自不會欺侮一個落難的人吧？」

崔一山又是一怔。「哦？閣下到底是誰？」

「請大俠勿聲張，晚輩是上官鳳，先父便是摘星堡的上官凌霄。」

崔一山臉色一變，隨即恍然：「你要請沈鷹替你們緝拿兇手？」

上官鳳略一略沉吟，道：「不是緝拿兇手，而是調查這件泣血鳥的神秘案件的眞相，請大俠替晚輩引見！」

崔一山搖頭道：「你不必去了，去了也是枉然……」

上官鳳截口問道：「爲什麼？崔大俠怕晚輩付不起酬金？」

「非也，沈鷹有一個規矩，絕不插手武林門派的爭執，你的案子，他不會接辦的！」

上官鳳不由大爲失望，低着頭作不得聲來。

崔一山柔聲問道：「聽說令堂也已落入人手中，不知你近來在何處？」

上官鳳腦中忽然泛出葉少煌的影子來，支支吾吾地應付。「不知大俠可有周伯的訊息？」

崔一山道：「江湖上已傳出『八卦堂』周千歲的死訊多時！」有點不忍地道：「你行走江湖時，可要小心一點，不要輕易對人表露身份！」

上官鳳見他沒提出收容自己，更加失望，便謝道：「多謝大俠關心，晚輩自會小心！今日冒犯大俠虎威，實情非得已，請大俠原諒！異日待晚輩事了，才上門致謝！」

崔一山道：「請姑娘保重！崔某也誠心希望姑娘的事能早日解決，後會有期！」說罷提步往巷口走去。

上官鳳心頭又是一陣惘然，忽然聽見一陣步履聲傳來，一抬頭，來的赫然是自己的未婚夫婿司徒英！

一語驚神捕

這刹那上官鳳驚得手足冰冷，她對司徒英雖沒好感，但自失身給葉少煌後，內心便一直十分矛盾，如今司徒英突然出現，她實在愧對於他，是以忙把螓首低下。

司徒英並非獨個兒來，背後還有三個錦衣少年，一望便知都是富家子弟。司徒英輕搖着描金紙扇，裝出一副風流倜儻的模樣，上官鳳偷偷瞧了一眼，心中升起一股厭惡感，鼻孔中不由飄出一聲冷哼。

一個錦衣少年立即轉頭對她怒視。「你哼誰？」

司徒英冷冷一笑。「柳賢弟何必爲一個酸秀才發火？咱自個去尋樂子吧！」

那錦衣少年不由忿憤不平地道：「小弟最恨這種酸丁，明明是因爲吃不上葡萄，滿肚子酸水，却故作道貌岸然之狀。」

司徒英長笑一聲：「怡春院的小紅早久候賢弟了，你又何必爲一個酸丁辜負大好春光？」

說着四人縱聲大笑，揚長而去。上官鳳心中不斷叫道，「原來他是個這樣子的人，他既不仁，我亦不義，却怪我不得了！」想到此，心頭的鬱悶稍爲開解一點，忙快步走向街頭。

暮色蒼茫，炊烟四起，城內忽然寧靜起來，辛勞了一天的人們，都開始回家享受家庭溫暖了。上官鳳感懷身世，心頭更加愴涼。她彳亍沿着大街漫步，不一忽走到一家客棧外面，心想自己既然沒有去處，而葉郎又不知身在何方，便走了入去投宿。

洗了澡，上官鳳仍作落第秀才的打扮，走出外面大堂吃飯，他一個人獨佔一張桌子，叫了兩碟小菜，慢慢吃了起來。

這家悅興隆客棧廚師烹調的小菜，馳名汴梁，但上官鳳吃在口中却毫無味道。忽然他聽到一個極爲熟識的聲音自鄰座傳來：「咱們不等公子回來才吃麼？」

另一個道：「不必了，公子相識滿天下，自有朋友招呼，咱們自顧吃喝吧！」

先前那人又說道：「聽說這裏的痳辣鷄，可以比美川中，咱們便叫一客來試試吧！」

其他三人都應聲讚好，又點了幾樣小菜及美酒。上官鳳側頭望去。只見先前說話的那個人背對着自己，看不到臉貌，看打扮年紀不會很大，與想像中的人頗有距離，但那人的聲音越聽越覺得耳熟，她强忍着自己的好奇心，只側頭暗中偷窺。

正在不耐時，背後桌子一個食客喝醉了酒，「叮噹」一聲把杯碟都掃落地上，那人適時轉過頭來，赫然是個滿臉虬髯的中年漢子！

上官鳳暗道：「我怎麼會這般傻？周伯伯早已死了，怎會把他當作周伯伯？何況天下間相貌及聲音相似的，大不乏人！」失望之餘，便想招小二算賬。

店門口忽然又傳來一道馬嘶聲，眨眼走進五六個滿頭大汗的壯漢來，有人輕聲道：「這是華山六秀，咦，華山離此千里，他們來此幹什麼？」

那六個壯漢找了一張桌子坐下，角落一個中年漢子拿着酒杯走了過來，道：「衛兄，當年洛陽一別，屈指三年，今日不期相遇，吾兄不但風采勝昔，而且氣勢更加威猛，令小弟好生羨慕！」

華山六秀之首衛斐章抬頭一望，忙亦離座道：「原來是高兄，不知令尊『神拳無敵』高大俠玉體康健否？」

「多謝衛兄關心，家父託福早已不沾草藥多時！」

「家師昔年受高大俠一點恩情，無日不忘，着小弟路過府上時，一定要拜候一下，無奈小弟身懷急事，只得過門而不入了！待回程時再專誠去請安！」

「神拳無敵」高明森家在中州，但名頭極响，與崔一山有瑜亮之稱，汴梁與中州近在咫尺，是以聞名者極衆，當下已有不少人靜了下來，暗暗聽他們說話，上官鳳本欲離座，也坐了下來。

當下高明森的長子高松，放下酒杯，道：「衛兄言重了！吾輩俠義中人，說什麼恩情不恩情？家父對游掌門也是思念得很！」一頓又問道：「不知衛兄等有何要事？小弟雖不才，但若能力所逮，願供驅策。」

「高兄此言，使小弟等汗顏！」衛斐章話雖謙虛，但他是名門大弟子，平日讓人奉承慣了，不覺有點眼高於頂，神色立即露出一片得意之色。「實不相瞞，小弟這次來，正是爲了葉少煌的事才匆匆入關的！」

此言一出，飯廳內的食客心頭都是一震，上官鳳更加捨不得離座。

高松也是一怔，脫口問道：「葉少煌那小賊，竟也敢到華山去撒野？」

衛斐章冷笑一聲：「諒他也沒這個胆量，小弟有個師叔不知高兄知道否？」

「令師叔霍大俠之名，小弟怎會不會聽過！」

衛斐章長嘆一聲：「事情便是發生在霍師叔的家內！家師有個弟弟是徐州『神拳門』的掌門，半月前亦被葉少煌那惡賊在衆目睽睽之下暗殺死了，家師叔經已趕去，小弟等聞風趕去助威！」他怕人笑他師叔之弟無能，所以在衆目睽睽之下，在殺字之上要加個暗字！

高松倒沒有留意這些，驚呼一聲：「霍作義霍掌門也被那惡賊殺死了，說起來他跟家父還有點淵源，若衛兄不認爲小弟同去會碍手碍脚的，小弟也想到徐州走一遍！」

衛斐章大喜，忙道：「有高兄拔刀相助，何慮那惡賊不伏誅！」

上官鳳暗中計算了一下時間，葉少煌在弑父之後，必是立即趕赴徐州，把霍作義殺掉，只不知他現在是否仍在徐州！

再一想，葉少煌所殺之人已不限於在黃河西岸，而遠及長江北岸了！下一步又不知會否過江南下，聽到這裏，她已不想再聽下去了，便離座回房。

次日一早，她便東進徐州，走近月才到徐州，但仍見不着葉少煌，在徐州住了半個月，上官鳳又西行，往中州進發。

一路上她都痴痴呆呆，只覺自己已好像一具活殭屍般，也不知身在何處。

天氣逐漸寒冷，眨眼已是臘月，大雪飄飛，四處都是一片白皚皚。

上官鳳又自中州步向洛陽，這半年的巨變以及萬里行，使她思想成熟穩重了不少，不斷改變行裝，路上也沒人發覺她便是昔日摘星堡主的掌上明珠！

上官鳳在半路上做了一案，偷了數十兩銀子，省吃省用倒也不愁生活，到洛陽城，已是歲末，家家戶戶都準備歡渡新春，街上的孩子們就更加歡樂了，上官鳳緬懷身世，暗暗垂淚。

新春那幾天，上官鳳獨自一個人關在房內發怔，怕看見歡笑的臉龐，直至元宵，她才換了件新衣，夾雜在人羣中遊了一趟燈市。

次日上官鳳收拾行裝，準備出潼關去華山賞雪，不料一出客棧門口，忽見街頭上馳來兩匹長程健馬，馬上人一老一少，身手都十分敏捷，那馬兒口中噴着白氣，料是經過長途跋涉。

上官鳳也沒在意，忽然聽到人羣中有人輕聲道：「沈大人回來了，不知是否城內又發生了什麼大案！」

上官鳳抬頭一望，只見那老者雙眼如電，頭上却寸草不生，她心頭一動，心想這個沈大人大概便是有「神眼禿鷹」之稱的江北總捕頭沈鷹沈神捕了！

心頭一動，忖道：「崔大俠說沈鷹不接江湖中門派爭執的案子，但我這件疑案可不一定是與門派之爭有關，我何不親自去求求他，也許他可憐我，肯爲我破例一次也未定！」

想到這裏，精神陡地一振，忙快步跟在馬後走去。她見沈鷹轉入一條小巷，便也遠遠跟了下去。

到了巷口，已不見了沈鷹，與他同行的一個青年却下馬轉身望着她，上官鳳心頭一驚，踟躕不前。

那人笑道：「姑娘跟在咱們後面，有何貴幹？」

上官鳳心頭又是一跳：「這人年紀看來雖不大，但一對招子却亮得很，居然能一眼看出我是女扮男裝！」當下便硬着頭皮走前，輕聲道：「在下有一件案子欲求神捕查辦的，請壯士帶路！」

那青年見她被揭穿了身份仍自稱在下

，不由露出一個微笑，問道：「姑娘貴姓芳名？在下頭兒並非凡案都接的，可否請姑娘先透露一點口風？」

上官鳳沉吟了一下，道：「對不起，小女子身處險境，不敢隨便透露身世，除非是沈神捕當前才肯明言………請壯士引路！」

那青年又微笑一下，黝黑的臉孔，配着一對閃閃生光的眼睛，眼神中露出幾分狡黠之色。想了一下，道：「如此請姑娘跟在下來！」

他牽着馬走了幾步，來到一座小院前，伸手輕輕在門板上敲了幾下，上官鳳見他落手忽輕忽重，知是暗號，果然裏面也沒人問話，便把大門拉開了，露出一張瘦削的臉孔來。

那人看了青年一眼，又看了上官鳳一眼才讓開，青年微笑道：「在下複姓司馬，單名一個城字，姑娘請進！」拉着馬走了入去，上官鳳急跟在後。

司馬城把馬韁繫在院子中的一棵樹上，轉頭道：「請姑娘稍候一下！」言畢快步登上台階，走入廳堂。

過了一會，司馬城走出階前，叫道：「請姑娘上來！」

上官鳳怯生生地踏上台階，頭微一抬，便看到廳中躺椅上倚着一個人，正是沈鷹，只見他換了件粗布灰衣，口中叨着一根旱烟桿，白烟不斷自鼻孔及嘴角飄了出來，旁邊還蹲着一個白面青年，正在替沈鷹搥骨。上官鳳見沈鷹氣派如此之大，心頭一慌，雙脚登時停了！

過了一忽，沈鷹架起一腿，把烟鍋在鞋底上一敲，皺眉道：「姑娘既然來了，又爲什麼不上來？」

「是。」上官鳳瞿然一醒，低着頭走前，不敢與沈鷹凌厲的目光接觸。

沈鷹旁邊那青年突然「噗嗤」一聲笑了出來，上官鳳更加不敢說話。

沈鷹輕咳一聲，道：「城兒，拿張椅子給姑娘坐。」

司馬城應了一聲，忙拿了張椅子放在上官鳳身後。「姑娘請坐。」

沈鷹身旁那白臉青年見她無言坐下，一副欲言又止的神色，不由笑道：「叔叔你莫把她嚇怕了。」

上官鳳來到此處心中忽然又猶疑了起來：「該不該向他表露身份？」

沈鷹又點了一鍋烟，冷眼看着她。上官鳳忽然咬一咬銀牙，鼓起勇氣說道：「神捕，小女子並非怕你，而是心中有個顧忌……」

「哦？」沈鷹大感詫異，來此求他而又對他有顧忌之人，可說絕無僅有，是以失聲問道：「你有什麼顧忌？」

「小女子欲託大人查辦的案子不知大人接不接辦，但假如大人不接辦的話，未曉大人是否能爲小女子守秘密？」

白臉青年不由失聲笑了起來，沈鷹瞪了他一眼：「烟兒，別胡鬧！」原來這個白臉青年，便是沈鷹手下的一個女將「雲上飛」雲飛烟。

當下沈鷹正色道：「這一點姑娘大可以放心！不過老夫有一句話要告訴你，來此的便不可叫老夫大人，若要叫大人的便請到衙門去！」

上官鳳一怔，不知沈鷹之言是何含意，只見沈鷹不耐煩地揮揮手，道：「快說吧，老夫沒功夫跟你閑磨！」

上官鳳輕吸了一口氣，道：「晚輩是上官凌霄的女兒，上官鳳，家父被鐵葉帮的……」

話還未說畢，沈鷹已截口道：「你不必再說下去了，這件案子，老夫絕對不接！你且回去吧！」

「但神捕尚未聽罷晚輩的話！」

「你是不是要老夫替你調查這件案子？調查泣血鳥跟這件案子的關係？調查葉少煌爲何會性情大變？」沈鷹一口氣把上官鳳的目的說了出來，上官鳳反而說不出話來！「這件案子涉及武林門派爭執以及恩怨，老夫素來不沾手！」說罷拂袖離座，步向內堂。

上官鳳心頭一沉，兩顆晶瑩的淚珠立即自眼角沁了出來，雲飛烟有點不忍，安慰她道：「上官姑娘你可到別處另請高明，也許也能使眞相大白！」

上官鳳淚下更密，怔怔地道：「除了他之外，小妹不知還有誰有此能力！」

這句話雲飛烟也答不出來，江南總捕頭管一見的查案能力按說不在沈鷹之下，但他跟沈鷹一樣，同樣不沾手這種案子！

上官鳳一擰頭，長身而立，快步走下台階，一陣風般衝向大門，也不等司馬城替她開門，便把門拉開，冷不防門外站着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漢子，不由一怔，脚步登時停住。

那中年漢子一雙大眼睛忽然落在她臉上，上官鳳頭一低，道：「請尊駕借光讓一下！」

那漢子並沒有讓開的意思，上官鳳雖然低着頭，却能够感覺到他兩道凌厲的眼光仍投在自己的身上，心中不由有氣，把頭抬了起來。「尊駕把出路攔住，到底用意……」

話到一半，已說不下去，一雙眼睛也瞪在那漢子臉上，再也挪移不開，嬌軀却不斷發起抖來，旁邊的司馬城看得驚詫不已，却不知兩人在鬧什麼玄虛。

中年漢子伸出舌頭潤一潤乾燥的嘴唇，結結巴巴地道：「你，你是不是，是不是，姐姐……」

上官鳳身子再猛一抖，叫道：「眞的是你？」忽地一頭撲入他懷中哭了起來。

那中年漢子也是滿臉淚痕，嗚咽地道：「天見可憐，讓我遇上你！」

「我，我找得你好苦……」

兩人又抱頭痛哭起來，司馬城轉頭望一望階上的雲飛烟，雲飛烟忽然走了下來，輕聲道：「若在下沒猜錯的話，這位大概就是去年轟動江湖的葉少帮主了？」

中年漢子猛地把頭抬了起來，雙眼望着雲飛烟，說道：「請神捕替晚輩洗脫冤情！」

雲飛烟道：「可惜我非神捕。」

上官鳳道：「少煌，你不必見神捕了，他不會接辦這件案子的，剛才我已求過他了！」

這中年漢子果然是葉少煌，他忽然推開上官鳳，嘶聲叫道：「不，我一定要親自跟沈神捕說一說！」快步走上大廳。

沈鷹已在內堂聽到聲音，又走出廳來

，淡淡地道：「你的話，老夫已聽到了，而你那天殺死董千舟時，老夫亦在場！」

「不，那不是我！」葉少煌大聲叫道：「那不是我！」

沈鷹聲音更冷，道：「老夫這雙眼睛還未瞎，當日火光月明，那個人的確是你，因爲那人絕不是戴了人皮面具的！城兒，拿一塊毛巾給他洗一把臉！」

「是！」司馬城立即入內堂拿出一塊毛巾來，葉少煌接過手來，把臉上的污垢洗去，英俊的臉龐滿罩憂傷，雙頰凹下，兩鬢竟已微見灰白。

沈鷹目光一亮，更加堅定地道：「這般俊朗的臉龐，只有你一個才擁有，而老夫更沒看錯！」說罷仰地大笑起來。

葉少煌神色不變，忽然道：「神捕，這次你錯了！起初晚輩也懷疑自己是讓人下了蠱惑是服了一種甚麼怪藥，使精神恍惚，性情大變，但後來我才知道這世上除了我一個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我！」

這句話實在異常荒謬，天下間竟有兩個我，只怕此是聞所未聞之事，刹那間沈鷹、司馬城、雲飛烟及上官鳳都怔住了。

沈鷹目光大盛，緊緊瞪着葉少煌。

「不錯，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個跟我長得一模一樣的葉少煌，那人不但與我的臉貌相同，而且也是用銀刀使葉家的左手刀法！」葉少煌幾乎是一字一頓地道：「但我父母除了生下晚輩一人之外，並無再生第二個！換而言之，葉少煌並無兄弟姐妹！」

沈鷹臉色更見肅穆，緩緩地問道：「老夫如何相信你？」

「因爲這是晚輩親眼所見！」

「在何處？」

「就在去年八月十七日，在寒舍之中，親眼看見另一個葉少煌弒殺我父親！」

「當時你去那裏？」

「晚輩混在人羣之中，因爲我怕露了身份會對家父產生不利，但後來那人殺死了我父親之後，晚輩正想表露身份，揭穿對方的陰謀，不料腰上的痲穴及頸後的啞穴，忽然被人制住了！」

上官鳳突然叫了起來：「我知道了，那個身穿皂衣的青年便是你！難怪當時我覺得有點眼熟！」

「不錯，當日小弟正是穿了件皂色長衣！」

沈鷹眉頭深鎖，負手踱起步來，雲飛烟跟司馬城臉臉相覷，都是作聲不得。

沈鷹忽然叫道：「商衞，快備水，老夫要洗個冷水澡！」說罷快步走入內堂。

葉少煌跟上官鳳心頭同是一沉，雲飛烟却喜形於色地道：「少帮主，也許我頭兒已讓你一言勾動了好奇心，換言之，你們有希望了，請坐下稍候！」

葉少煌神色微微一鬆，與上官鳳雙雙坐下，上官鳳腹中有千言萬語要問葉少煌，却碍於有人在旁不便開口。

過了兩炷香功夫，日已正午了，才見沈鷹手中拿着旱烟杆緩緩走了出來，道：「烟兒，把飯開上來！」

雲飛烟又向葉少煌打了個眼色，便入內張羅了。

午飯時，一張八仙桌坐得滿滿的，沈鷹不開口，衆人也不敢吱一聲。

葉少煌及上官鳳更是心頭忐忑，恨不得早點散席，但沈鷹却吃得特別慢，好像那一顆顆雪白的飯粒都有無窮的滋味般。

終於等到沈鷹喝道：「散席！」頭一轉，對葉少煌道：「老夫還未能決定是否該接辦你的案子，假如你信得過老夫的，老夫還想聽聽你的遭遇！」

葉少煌大喜，忙道：「晚輩願把一切告知神捕！」

沈鷹頷首道：「烟兒城兒，你們倆也進來！」說罷走入書房。

司馬城立即拉着葉少煌跟了入去。

天下第一奇冤

沈鷹書房佈置雖然簡樸，但頗爲寬廣舒適，几上放着一壺熱茶，裊裊的白烟，不斷自壺口噴了出來。

沈鷹又把旱烟杆抽出來了，雲飛烟忙替他裝烟點火，沈鷹悠悠地吸了一口，問道：「在摘星堡開堡的前一夜，你眞的沒去？」

葉少煌正色道：「的而且確沒去，當時有敝帮的護法刁威陪着晚輩，可惜後來他又失踪了！」

「你殺死了董千舟之後，是怎樣逃出飲馬帮的？」

葉少煌急道：「晚輩根本沒有殺死董帮主，而且連飲馬帮也未曾去過！神捕見到的那個，便是另一個我！」

他又一次提到另一個我，難道天下間眞的會有兩個我不成？這簡直太過匪夷所思了！

沈鷹緩緩噴了一口烟。「當時你去那裏？」

「晚輩跟家父被人自摘星堡救走之後，便上了馬車，不久便人事不醒了，到我醒來時，已在摘星堡外的五十里處的一座小林內。

「當時晚輩十分詫異，抬頭不見家父及敝帮的人，便出林找尋，不料却讓人發覺了，他們聲勢洶洶要追殺晚輩，晚輩只得逃跑，以後便一直藏在那座石頭山中，過着非人的生活！後來便見着了鳳姐了！」葉少煌說至此，下意識地望了上官鳳，只見她粉臉酡紅，一副羞不可仰的神色，心頭不由一跳，忙把眼移開。

沈鷹敲掉烟灰，呷了一口茶，轉頭問道：「你怎知道葉少煌的下落？」

上官鳳忙把自己與葉少煌在石頭山相會的前因後果說了一遍。沈鷹及雲飛烟忖道：「難怪她臉紅！」却不知上官鳳臉紅還有另一個原因！

「你離開了石頭山，又去那裏？」沈鷹雙眼緊緊瞪在葉少煌臉上。

「晚輩心想去河北寸步難行，所以便扮成一個乞丐，一直往南，過了黃河！」

「過了黃河到那裏？」

葉少煌略一沉吟才自口中吐出兩個字來：「汴梁！」

沈鷹又看了他一眼。「這樣說來，馬千里也不是你所殺的了？」

葉少煌接答：「當然，晚輩怎會胡亂殺人？晚輩過了黃河，便一直不曾返回河北，而且我把每一天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都記錄了下來，以證明我的頭腦清醒得很

，從而也證明晚輩並無被人下蠱或下藥，而在迷失本性的情況下殺人！」

話音一落，上官鳳忽然驚呼起來：「你，你……你自離開石頭山，便是直來河南？」一聲音說不出的恐懼及驚詫。

書房內的人全是一怔，葉少煌正容道：「小弟正要神捕替晚輩洗脫冤情，怎會打誑？再說小弟也不敢欺騙姐姐！」

上官鳳在這刹那，臉色比冰雪還冷還白。「你，你……那麼後來我，我遇到的那個，那個你，其實並不是你了！」

這句話本來也十分怪誕，天下間竟有兩個你？但葉少煌卻歡呼一聲：叫道：「鳳姐，你也相信有兩個我了麼，那人是不是跟小弟長得一模一樣？」

上官鳳眼眶內淚花亂轉，若不是這半年來的歷練，使她堅强了不少，她早已放聲大哭了！她一直以爲自己是失身於意中人，料不到得到她身子的竟是另一個葉少煌！葉少煌的話就像是一個無聲的霹靂，震得她嬌軀左搖右擺三魂不見了七魄！心中又是悲憤，又是後悔，又是羞慚，感情複雜到了極點，眞恨不得一頭撞死！

葉少煌驚詫地望了她一眼，問道：「鳳姐，你，你不舒服？」

上官鳳眼皮一垂，啞沙着聲音道：「沒什麼事……」

任何人都聽得出，這句話言不由衷，葉少煌正想再問，沈鷹已出言阻止他了。「先說你的！」

葉少煌整理了一下頭緒，才續道：「晚輩在汴梁住了半個月，因怕會露出破綻，所以便四處流浪，過着與乞丐無異的生活！」說至此他發出一聲充滿辛酸乾澀的嘆息，在此之前，任他如何大胆假設，都不敢想像自己會由堂堂一個少幫主，淪落到街頭行乞。

「人謂月到中秋份外明，又謂每逢佳節倍思親，中秋佳節越來越近，晚輩思家之念更如滔滔江水，不可遏止，不由自主地又悄悄渡河返回故土了！」

雲飛烟截口問道：「其實你也可以悄悄回家的！」

葉少煌苦笑一聲。「在下何嘗不想早日回家？奈何怕會連累了家父！」頓了一頓，續道：「晚輩過了河，便聽人說家父在本幫要召開武林大會，交代一些事情，當時晚輩心頭實是喜不自勝，心想也許家父已調查到殺人的並非晚輩！

「是故晚輩立即到成衣店買了一件乾淨的衣服，但爲謹愼計，晚輩故意買了一套皂色衣服，又用菜汁和着黃泥易了容，這才踏回家門！

「但晚輩仍然等到最後才走進去，那時候，爹爹已在祖師靈前發下大誓了，以後便是那個假葉少煌把家父殺死，而晚輩待要出聲表明身份，身上的啞穴及麻穴却同時被人封住！不久，那些看熱鬧的人自內堂趕了出來，接着人羣又再散去，但他們湧向大門時，晚輩忽又人事不醒了，大概是被人暗中架走的，到晚輩醒來時，又在數十里外！

「此刻，江湖上沸沸騰騰，到處都在議論晚輩的行爲，直把晚輩比作禽獸，那境況比死還難受。可是只有晚輩知道，晚輩是冤枉的！不，還有一個人知道，便是另一個我！他也假冒我四處行兇，他亦自然知道我是冤枉的！」

說至此，葉少煌胸膛急促地起伏，顯然心頭異常激動。

沈鷹道：「後來呢？」

「後來晚輩便又到處過着流浪的生活，直至如今！」

沈鷹冷冷地問道：「難道在來此之前，你一直不曾想要爲自己洗脫冤情以及報仇麼？」

「晚輩怎會不想！這兩個目的，就像是兩條毒蛇般，一直纏着晚輩！奈何放眼江湖，既無處容身，也不會有人相信晚輩！後來晚輩左想右思，發覺這世上，還有一個能給予晚輩希望的人，這人便是神捕你！」

「你不必奉承老夫，既然你如此看得起老夫，爲何直至此時才來找我？」

葉少煌正容地道：「這絕不是奉承之句，而是晚輩肺腑之言！晚輩以前一向認爲神捕便是天下間，最值得晚輩相信的十大高手之一！只因晚輩暗中打探，知道神捕十分繁忙，屢次在附近地界等候，都見不上神捕一面！」

沈鷹臉上仍然不動聲色，心中却暗暗得意。一個人若能被陌生人認爲是最值得信任的人，他若還能不高興，那人若不是白痴，便是讚美之人是個窮凶極惡之人！

沈鷹在直覺上却覺得葉少煌顯然不是這種人！

過了一忽，沈鷹又問：「令尊被那個葉少煌殺死後，你說你被人架走，可是當你醒來之後，爲何不回家探望令堂？」

葉少煌搖頭道：「晚輩回家又有何作用？徒令家母傷心而已！」

沈鷹看了他一眼，道：「你與令堂的感情不太和洽？」

「絕無此事！晚輩一向十分敬重家母及先父！」

「你看過那頭泣血鳥共有多少次？」

「只聽其聲，不見其影！」

沈鷹抬頭望向上官鳳，道：「現在你可以說了！」

上官鳳螓首垂得更低，輕聲道：「晚輩沒什麼要說的！」

沈鷹眉頭一皺，不悅地道：「你剛才不是要求老夫替你查案麼？你不說却叫老夫如何去查？」

「晚輩想說的葉少帮主已說了！」

「老夫想聽聽你見到的另一個葉少煌的情況是怎樣的！這是一個極爲重要的綫索！」

葉少煌亦懇求道：「鳳姐你便告訴神捕吧！」

「你知道個什麼？」上官鳳忽然對他發起脾氣來，「早知那天我就該一刀把你殺掉，省得多了這許多麻煩！」

沈鷹心頭一怔，接道：「這丫頭想來對葉少煌有點意思，倘非如此，兩人一見面便該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爲何反會抱頭痛哭？唔，莫非她跟另一個葉少煌之間發生了什麼羞於啓齒的事？」當下道：「上官姑娘若不肯說的，老夫暫時也不勉强！」

上官鳳聲如蚊叫地道：「那人跟葉少帮主從外表看來的確一模一樣，閃眼難以辨認！」

沈鷹心頭又是一動：「她爲何說外表，莫非她知道還有某些地方不同？」心念電轉，口上却沒問。

葉少煌見沈鷹不言不語，忙道：「神捕，晚輩這次身負天下第一奇冤，請神捕救救晚輩！晚輩不怕死，但要晚輩揹着一個惡名而死，却是死不瞑目！」

沈鷹又抽起旱烟來，良久才道：「你再把葉銀輝被殺的前後情況說一遍！任何一個在場的人所說的話，若果你們還記得的，都給老夫詳細道來！」

於是葉少煌便把當時的情況憶述一遍，上官鳳則在旁補充。

沈鷹忽然道：「有了，令尊必是在某一處發覺那人跟你有一點不同，所以才會身子發顫地指着你的背後，可惜他還未說出來，便慘遭暗殺了！」

上官鳳插腔道：「不錯！當時那鳥兒忽然連續叫了三聲，不過這三聲鳥鳴却沒有以前的那般難聽！」

沈鷹目光一盛，輕吸一口氣，又道：「兩個葉少煌若說某處有異樣，那必是在後背上，所以起初葉銀輝不會發覺，直至那個葉少煌轉身當衆謝罪，以背對着葉銀輝時，才露出破綻的！」

葉少煌精神一振，道：「假如他有這個破綻，那麼晚輩的冤情便有洗雪之一日了！」

沈鷹又再沉思了一陣，然後問上官鳳：「上官姑娘，你希望老夫把令尊被殺的情況調查清楚麼？你又是否相信葉少煌的話？」

「晚輩自然希望這件疑案能水落石出，但他，他……他的話是否屬實，諒必神捕能够分辨！」

「好，有你這句話，老夫便放心了！」沈鷹突然長身立起，道：「老夫現在便答應你們的請求，接查這件疑案！」

葉少煌高興得跳了起來大叫道：「多謝神捕！多謝神捕！神捕以後要晚輩做牛做馬來報答你都可以！」頓了一頓又道：「至於酬金，晚輩將來一定設法償還！」

「上官姑娘，你曾經見過兩次葉少煌殺人的情況！當時在場的人有那幾個是在兩次場合中都出現過的，你把記得的，列出一張名單來！」

「是！」上官鳳立即拿起放在書桌上的紙筆，閉目想了一陣，飛快地寫下了幾人個名來，葉少煌在旁又加了一個。

沈鷹接來一看，腦子立時轉動起來，他曾經目擊葉少煌在飲馬帮殺人的情況，當時在場的人他自然還記得。過了一陣，大聲道：「城兒，快放出信鴿，叫人把飛道人找來！葉少煌共殺死五個人，他起碼在現場出現過四次！」

葉少煌心頭猛地一跳，問道：「他是那個假冒晚輩的同黨？」

「暫時還未能肯定，除他之外，出現兩次以上的還有古逸飄，不過他當時沒有問題。另者還有彭蓮山、顧之也、沈重及麥浩等有頭有臉的人！」

沈鷹又轉頭對雲飛烟道：「放出信鴿叫弟兄們儘快邀請這些人到汴梁，就說老夫做壽，要請他們喝兩杯！」

雲飛烟轉身出房，沈鷹又道：「且慢，老夫接查這件案子的事嚴禁洩漏出去！同時放鴿叫穆兒及小顧也趕到汴梁去！」

「叔叔，用得了這許多人？」雲飛烟有點驚異地問，在她印象中，爲了一案子傾巢而出這種情況並不多見！

沈鷹沒有答她，却道：「請少帮主去後堂更衣沐浴，你倆以後便扮作老夫手下，跟老夫在一起！」

葉少煌大喜，應了一聲快步去了。上官鳳遲疑地道：「神捕，晚輩也……」

沈鷹道：「老夫還有話要問你！」說着把房門關了起來。

兩炷香之後，上官鳳才出房去更衣，司馬城却發覺她臉上掛着淚花，心頭暗暗詫異。

假壽誕　真風波

正月底，春寒料峭，天上仍不時下着鵝毛雪。

沈鷹在他設在汴梁的「行宮」中擺下壽宴。這次知道沈鷹做大壽的人極少，而能成爲座上客的便更加少了！廳中只擺下四張八仙桌，正面牆上掛着一幅大紅帳幔，上面綉着一個斗大的壽字。

今日成爲沈鷹座上客的，都是江北武林的俊彥，是以即使能够忝陪末座的，也覺臉上有光。

最早到汴梁的是崔一山及古逸飄兩個，這兩人沈鷹當然信得過，是以他便把葉少煌託他查案的事對他倆說了，同時跟他們反復研究每個細節！

三人關在書房內已有一炷香時間了，却仍未能找到一條確實而又重要的綫索出來。

半晌，崔一山問道：「老鷹，小弟認爲咱們得先確定那人假冒葉少煌的身份去殺人的目的！」

古逸飄道：「這還用得問？當然是行使嫁禍之計，使葉少煌陷於不白了！」

「你認爲葉少煌跟對方有仇？」

古逸飄一怔，赧然地道：「在江湖上行走過一年半載的，誰敢說沒有仇家？這也不稀奇！」

崔一山搖頭道：「那個假葉少煌每次殺人雖然都是出其不意，但他能够力戰周千歲而不敗，又能力拒上官夫人及上官鳳的合擊，這份功夫顯然會比眞的葉少煌高，而且要高上不止一兩籌。假葉少煌若與眞葉少煌有仇，他何必使用這種要冒極大風險的計劃，使眞葉少煌含冤莫白，而洩了恨？何不乾脆把葉少煌一刀殺死！」

古逸飄不服，反問：「你又怎知眞葉少煌沒有這份功力？」

沈鷹插腔道：「老夫試過他的身手，他並沒有傳聞中那麼高！」

古逸飄悻悻然地道：「崔老弟，那麼你認爲對方的目的何在？」

「這是一個陰謀！」

古逸飄失笑道：「誰不知道這是個陰謀！」

崔一山不理他，續道：「這個陰謀主要要對付的是飲馬帮、摘星堡、百里牧場及神拳門，而非葉少煌或鐵葉帮！」

「若不是要對付鐵葉帮，最後假葉少煌爲何要把葉銀輝殺掉？」

「殺掉葉銀輝只因他一則發現了一個苗人，而這個苗人自然與這件泣血鳥的案子有關；二則是葉銀輝最後又發現自己的兒子是假的！對方不得不改變計劃，連他也殺死！」

崔一山轉頭對沈鷹道：「老鷹，當假葉少煌弒殺葉銀輝之前，曾傳來三道泣血鳥的叫聲，小弟懷疑這叫聲顯有疑點，因爲那三聲鳥鳴，聲音雖然亦十分難聽，但顯然不是發自眞正的泣血鳥口中，因爲前者不如後者的尖銳！」

沈鷹動容地道：「一山，你的意思是：那聲音是發自人的口中？」

崔一山頷首，古逸飄輕呼一聲：「此刻想來，老朽也有這個感覺！如此說來，那假葉少煌必還有同黨，而他的同黨，當時也在人羣中！」

沈鷹沉聲道：「這倒是一條重要的綫索！」

崔一山道：「可惜當日到鐵葉帮的人太雜了，咱們也記不起這許多人！」

古逸飄說道：「而且還有幾個是臉生人！」

沈鷹吸了一口氣，道：「你們兩個在這段日子裏是否有空陪着老夫！」

古逸飄跟崔一山互望了一眼，似乎同時笑了起來，沈鷹知道他們沒有問題，但仍交代他們不可把他接查此案的事洩露出去。最後又道：「飛道人的來歷，兩位可曾清楚？」

古逸飄道：「此人似道非道，雖自稱道人，但却無出家人的清規戒律，聽說也曾經出入風花場所，還有一點，此人師承何家，竟亦無人知道！」

崔一山說道：「此人武功不錯，但却十分神秘，也很少在江湖上出現，但當他在江湖上失踪後，又沒人知道他隱居在何處！」

沈鷹輕嘆一聲：「莫非問題便在這人身上？因爲老夫調查過，這個神秘的道人在假葉少煌殺人時，他都躬逢其會，却不知是無意的還是有意的！」

崔一山忽然問道：「老鷹，你怎不問問上官鳳？飛道人既然成爲摘星堡的座上客，他必然與上官家有莫大的關係！」

「老夫早問了，可惜上官鳳也不知道！上官夫人……下落未知，周千歲生死未卜……」

古逸飄截口說道：「周千歲他早巳死了！」

「你親眼看見，還是有人看見？」

古逸飄一呆，隨即道：「江湖上人人都如此說！」

沈鷹輕哼一聲。「老夫却有所懷疑，也許周千歲根本未死，他的所謂死訊是有人故意散播的！」

崔一山快口道：「這樣說周千歲他不是……」

「對，他可能也有點問題！」沈鷹抽起烟來：「這件案子表面上看來巳是詭秘妖異四個字而巳，實際上却是一件十分複雜，而又牽涉極廣的大陰謀！老夫就不相信那隻泣血鳥有這樣大的神奇力量！」

古逸飄道：「不錯，老朽也不相信！」一頓忽然大聲叫道：「我記起了，那天在飲馬帮內議論泣血鳥的來歷的，好像正是飛道人！」

沈鷹及崔一山臉色齊是一變。崔一山道：「那只有趕快把他找來了！他可能是此案的重要人物！」

沈鷹道：「老夫巳吩咐手下去找他了，可惜至今尚未有頭緒！」

古逸飄道：「老鷹，到底今日是不是你的壽辰？」

沈鷹微微一笑：「你兩個應該知道，即使是老夫的壽誕，老夫也絕不會去請人來祝賀的！」

古逸飄又問：「你這樣做到底有什麼作用？」

「老夫想利用這個機會觀察一下今日到此的人！」

「難道單只看一看便能知道他們的秘密？」

「這只是一個楔子而巳，老夫假裝對這件事不太清楚，用話去問他們，然後再分析他們所說的話，最後才暗中調查他們的行動，跟其所言是否有什麼不同！」沈鷹吸了一口氣：「重要的是老夫認爲這些人之中，必有一些是『泣血鳥組織』的同黨！把他們集中在汴梁，要調查便比較容易了！

「再有一點，假如他們在汴梁時，若果假葉少煌仍然出現，在另一個地方殺人，那麼在此的嘉賓即使是與『泣血鳥組織』有關係的，其亦非主腦人物了！」

崔一山道：「原來如此！」

話音一落，房門忽然被人敲响。沈鷹道：「進來！」

房門被推開，走入一人，却是沈鷹手下的第一大將「鐵臉金劍」蕭穆。「頭兒，吉時將至。」

沈鷹揮手道：「老夫就來！」向崔一山及古逸飄打了個眼色，聯袂走出大廳。

廳內立着幾個身着錦衣的青年，都是沈鷹的手下；賓客才來了一位：彭蓮山。

沈鷹拱手道：「不知彭副帮主駕臨，恕老夫有失遠迎！」

彭蓮山道：「去歲神捕紆尊降貴，光臨敝帮，如今神捕慶壽，彭某接到消息，豈能不來！」

說話間，又來了幾位嘉賓，却是百里牧場馬千里的二位公子：馬如龍及馬如風，再來的是華山派的霍作民。

吉時已到，沈鷹環視偌大的一座廳，只有寥寥的幾個賀客，心中說不出的異樣，難道憑自己的臉子竟請不到這些人？

廳上的賀客也看出一點異樣了，幸而大家都礙着臉子，沒有啓齒動問，否則只怕沈鷹更加下不了台。

一等再等之下，老相識「斷魂槍」麥浩才趕到。

太陽早巳隱去山後多時，廳內巳掌上了燈，儘管佈置得體，張燈結綵，但氣氛却說不出的冷落，這一點實在大出沈鷹的意料，他老大沒趣地道：「城兒，吩咐上菜上酒！」

霍作民等人立即向沈鷹祝起壽來，沈鷹强顏歡笑，衆人都聽得那笑聲實是極之沒味。

四張八仙桌連沈鷹在內，一張也坐不滿，沈鷹索性叫手下們也都坐下吃喝。正在斟酒之際，門口一個手下忽然叫道：「

有貴客到！」

沈鷹心頭一跳，連忙走下石階，目光一及，來的却是「鐵面羅刹」東郭翠珠！

刹那，沈鷹心頭一怔，暗道：「老夫並無請她，她怎會不請自來？是誰把消息告訴她的？」

東郭翠珠來至階前，抱拳道：「恭祝神捕歲歲有今朝，年年有今日！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不但沈鷹臉色迅速一變，廳上的其他賀客也都一怔，這當眞是當着和尚罵禿子了！

沈鷹哈哈一笑，道：「老夫活了數十年，還是第一遭擺壽宴，若能年年有今日，也不錯了！」

東郭翠珠一怔，這才發現廳上的氣氛有點不對，但她脾氣倔强，却也不會爲此而道歉，却道：「風聞今日是神捕壽誕，東郭翠珠素來喜湊熱鬧，不請自來，料神捕不會見怪吧！」

「老夫不但不會見怪，而且歡迎之至！反正還有不少位子，多了一個不多，少了一個不少！不過，老夫等下却有話要問你！」

東郭翠珠笑道：「彭帮主等人早巳不耐了，咱們邊吃邊說吧，其實你不問，我也要說！」

「哦？」沈鷹目光一亮，心頭又是一跳，連忙請東郭翠珠入座。

衆人乾了三杯之後，默默吃菜，倒是東郭翠珠笑語盈盈，不斷說着話。

酒過三巡，沈鷹向古逸飄打了個眼色，古逸飄會意，輕咳一聲道：「東郭女俠，剛才你說有話要說，老朽早巳洗耳恭聽了！」

東郭翠珠臉色一沉，道：「東郭翠珠一向讓人視作羅刹，却未曾被人稱作女俠的！你這樣奉承我，不知有何用意？」

古逸飄苦笑一聲，說道：「左右也不過希望你早點把話說出來而巳，你又何必認眞呢！」

「老娘最恨人有求於人時，嘴上如糖如蜜，平時却視之如蛇蝎！」

古逸飄臉色一變，回心一想：「這女羅刹素來脾氣古怪，我又何必跟她計較，自己貶低了身份！」當下只得說：「女羅刹言重了，老朽是那種人麼？」

東郭翠珠笑一聲，道：「誰知道你是不是這種人！當日在摘星堡時，老娘吃人奚落，你若認爲我是女俠的，怎不仗義說一句公道話！」

古逸飄暗道：「原來她心胸如此狹窄，連這個也氣上了老夫！」只得陪笑道：「顧酸丁一向瘋瘋顚顚，你何必認眞！」

東郭翠珠冷哼一聲，只顧飲食，崔一山見古逸飄下不了台，連忙打圓場。「老古是口沒遮攔，請女……女羅刹原諒則個，咳咳，老朽等也渴望聽聽女羅刹的話久了！」

不料東郭翠珠眼珠子一翻，冷冷地道：「老娘可沒要你替他陪罪，你何必强出頭！」

古逸飄忍不住說道：「你到底是說不說？」

「老娘就是不說，你又能够拿老娘奈何！」

古逸飄就算是泥人也有火，喝道：「你以爲老夫怕了你不成？」

「笑話，老娘幾時要你怕？咦，你這話的意思莫非是說老娘反而怕了你？哼，要不是看在神捕的份上，老娘今日便不給你好看！」

古逸飄幾時吃過這種大虧？虎地跳了起來。「何必再等他時，老朽現在便要看看你要怎樣使老夫難看！」

崔一山忙道：「老古，這又何必？」忙拿眼看了沈鷹一眼，只見沈鷹默默坐着，眼珠子看也沒看東郭翠珠一眼。他心頭不由一怔：「老鷹今日怎樣，怎會讓這潑婦放肆！」

東郭翠珠見沈鷹沒有反對，也把一對柳葉刀抽了出來。「聽說你的風雲刀法打敗不少名家，老娘早就有心領教啦！」

古逸飄緩緩把刀抽了出來，道：「請！」他自恃比對方略高半籌，不肯先發招，不料東郭翠珠雙刀雖然舉了起來，却也不肯貿貿然進招。

其他賓客見主人沒有反對，自然不便多言，都停下箸來，轉頭注視。

東郭翠珠瞪着古逸飄，不言不動，却似是上弦之箭。古逸飄心頭一懔：「這惡婆雖然潑辣，但武功倒也不可小覷！」

他心念轉動，精神不由略爲鬆懈一點，東郭翠珠身子忽然標出，人未至，右手刀巳斬向古逸飄的頭頂！

古逸飄冷笑一聲，雙眼如電，瞪在東郭翠珠的右手刀上！

雖然東郭翠珠的右手刀離古逸飄頭頂尚有半尺之際，手腕一偏，便削肩頭了，但左手刀在這刹間却猛烈劈出！這一刀才是「鐵面羅刹」的殺手鐧！

古逸飄一見對方左手刀够勁，身子立刻一偏，閃過東郭翠珠的右手刀，同時手中的寶刀也及時抬起，迎向對方！

「噹」的一响，兩刀相觸之後，兩人都是立時變招！

東郭翠珠左手刀一迴，右手刀一偏，改削對方腰際！

古逸飄大喝一聲道：「來得好！」手臂一掄，寶刀一迴，不但及時把對方的刀擋開，而且餘勢未了，刀鋒急削對方的手腕！

東郭翠珠左手刀急來擋架，古逸飄左袖猛地一拂，袖角掃在刀身上，刀勢頓時一慢，只這一慢，古逸飄的寶刀離東郭翠珠的手腕巳不足三寸！

東郭翠珠吃了一驚，急忙後退一步，右手一翻，反劈對方手臂！這一刀反應迅速，連消帶打，羣豪都暗中喝了聲采！

古逸飄功力深厚，加上經驗豐富，豈能讓她得手？身子滴溜溜一轉，刀法倏地一變，「刷刷刷」一連劈了七刀，這七刀一刀快過一刀，一氣呵成，就似一招七式般，緊密無間！

東郭翠珠雙刀連擋，堪堪把這七刀接下來，却巳連退兩步！

古逸飄七刀一過，正待變招，東郭翠珠退後立進，趁這一空隙的時間，雙刀急捲過去！她刀法雖沒古逸飄那種令風雲變色的氣勢，甚至連速度也稍有不如，但勝在招式詭異，往往令人有防不勝防之妙，加上多了一把刀，在招架方面稍佔便宜，

雖稍落下風，但古逸飄一時之間也未能得手。

兩人眨眼間已交換了數十招，古逸飄逐漸摸到她刀法的變化，威力逐漸顯露出來。

再過二十招，只見東郭翠珠右手刀冒險側攻一招，脅下登時露出一絲空門來，古逸飄目光如炬，不退反進，寶刀快如閃電，直剁其脅下！

東郭翠珠擰腰一閃，左手急劈對方脖子！這是拚命的打法，古逸飄心頭一凜，千鈞一髮之間，翻腕橫掃，刀柄尾端恰好撞在東郭翠珠的右手刀身上，同時沉腰坐馬，避過對方左手刀！

東郭翠珠見自己雙臂張開，空門大露，心知有險，急忙蹬脚後退！但古逸飄比她更快一步，手腕再一翻右臂暴長，只見白光一閃，刀光過處，但聽一道裂帛聲響，東郭翠珠身上的一塊衣袂已跌落地上！

古逸飄不爲已甚，收刀而回。

東郭翠珠臉色鐵青，忽地轉身飛起一脚，只聽「砰」的一聲巨响，那張八仙桌子登時翻倒，酒菜杯碟跌滿一地！

衆人虞不及此，不曾防備，臉上或身上都被菜汁沾及！

馬如龍及馬如風少年氣盛，登時跳了起來，把長鞭抽了出來，喝道：「潑婦，你也眞太過目中無人了！」

不料東郭翠珠一脚把桌子踢翻之後，身子立時向後飛起，一飛二丈，並轉身向前一掠，已躍出大廳！

沈鷹忽然如一頭飛鳥般飛起，喝道：「敢在老夫臉前放肆的，你是第一人，如今老夫便掂掂你到底有多大的胆子！」

一言未畢，身子也已落在廳外！不料東郭翠珠不敢稍停，脚尖一點，拔空騰起，飛上屋頂。

沈鷹輕吸一口氣，也是振衣上屋，目光一掠，見東郭翠珠已在三丈之外，喝道：「潑婦，往那裏逃！」提氣急追下去。

東郭翠珠去勢不停，忽然回身把手一揚，叫道：「看鏢！」一團雪白的圓彈子便奔向沈鷹的臉門！

沈鷹冷笑一聲，去勢更急，左手五指一抓，那白色彈子便已抓在掌中，此刻他已把距離縮短，正想全力追趕，東郭翠珠長笑一聲道：「神捕大人有大量，怎可爲一個女子而冷落了到賀的嘉賓，咱後會有期了！」

沈鷹微微一征，忽地覺得掌中那白彈子有異，脚步不由一慢，忽見左首十丈外的一棟屋頂，飛起一道黑影，急速地自另一個方向，投入黑暗中！

沈鷹又是一怔，住下脚來，左手五指一鬆，月光下，但見掌中那顆白彈子，原來是白蠟丸子。他一顆心倏地怦怦亂跳起來，用手指捏破蠟丸，露出裏面的一團紙團。

正想把紙團拆開觀看，後背風聲微响，知道有人來了，忙把紙團塞入懷內！

「神捕，那潑婦呢？」

沈鷹緩緩轉過身去，見來的是馬氏兄弟，便淡淡地道：「老夫讓她溜掉了！」

馬如風跺脚道：「當眞豈有此理，下次若讓咱們兄弟撞見了她，一定要跟她算帳！」

沈鷹淡淡一笑。「賢昆仲是有爲的青年，何必跟一個女子計較，嗯，今日待慢了諸位，老夫心中不安，請下去重整杯碟，再喝幾杯！」

這一席酒直喝至二更，下人才把酒席收去，同時換上了熱茶，沈鷹道：「夜已深了，諸位便留下來過一宵吧，只怕地方偪促，要委屈諸位了！」

麥浩笑道：「老鷹何必客氣，咱們練武的人，三天兩夜不睡，又算得了什麼？何不索性秉燭夜談？」

崔一山道：「老朽也有此意！」

「如此甚佳，請諸位喝茶！」

麥浩呷了一口茶，問道：「老鷹，你今日到底請了幾個人？」

「共三十一個，却只來了七個，」沈鷹苦笑一聲：「看來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了！」

馬如龍道：「若是發生了事，又怎會在同一時間發生？」

崔一山問忙道：「最近發生了什麼大事？」

馬如風心頭一跳，道：「莫非是泣血鳥的事？」

沈鷹道：「九成是如此，不過這也只是忖測而已，諸位知道這件事的始末，料比老夫清楚！」

麥浩嘆了口氣。「說起來這件案子也的確奇怪，每次發生兇殺案時都有一隻鳥兒飛臨，也不知它有什麼神秘的魔力！」

霍作民冷笑一聲：「就算那鳥兒有着一種難言的神秘力量，但這種力量爲何只會對葉少煌那惡賊發生作用？」

麥浩也冷笑一聲：「霍大俠可有點孤寡陋聞了。最近兩個月來，又發生了兩起兇殺案子，未知你知道否？」

霍作民道：「可是『西寧城』城主孟冷天的兒子孟白雲殺死陝甘道上的第一條妙談好漢『一棍震關西』關漢艮以及『鐵腿』孫長樂的事？」

麥浩頷首道：「正是，華山在關西，霍大俠當然知道詳細情況！」

霍作民答道：「去年秋霍某便離開華山，一直在中原走動，那邊的事反而不清楚！」

麥浩長嘆一聲：「聽說孟白雲殺死關漢艮及孫長樂時，也是有那隻鳥兒飛臨悲鳴！」

衆人心頭都是一沉，剎那間一股寒氣立即自背脊上升了起來，只聽麥浩續道：「麥某就是自陝西回來的，在洛陽附近接到沈鷹邀請的消息，才日夜趕來！」

霍作民臉色登時變了，忙問道：「麥兄素在中原活動，怎會突然到陝西？」

麥浩道：「麥某有個徒弟，祖籍在那兒，最近因爲成親，所以麥某去喝他的喜酒，才巧碰上的！」

沈鷹雙眼閉起，心念電轉，仔細推敲這件案子的每個細節，半晌，忽然問道：「麥老弟，你在陝西是否碰上飛道人？」

麥浩目光一亮，道：「是碰上了，老鷹你爲何問此？」

沈鷹自言自語地道：「難怪老夫找不着他！」

古逸飄趕緊道：「如此說來，那頭怪鳥果然有一種神秘的力量了，而且牠的魔力還只不對葉少煌才起作用！」

沈鷹淡淡地道：「爲何只對他倆起作用？而咱們幾乎每人都適逢其會，又爲何對咱們不起作用？難道這裏面還有什麼原因不成？」

麥浩一呆，怔怔地說不出話來。霍作民忽然道：「神捕素來破案有如神助，爲何不查一查？」

沈鷹吃吃一笑，道：「誰不知道老夫素來不插手江湖糾紛？」

「但這似乎不是一般性的門戶糾紛或報復手段！」

話音一落，屋頂上忽然又傳來一道鳥鳴，這聲音十分易辨，衆人幾乎同時叫了起來：「泣血鳥又來了！」

沈鷹喝道：「快查查看，那鳥兒去那裏？」

蕭穆、顧思南、司馬城及雲飛烟等人立即飛上屋頂查看，只見一隻翠綠色的鳥兒在頭頂上盤旋，啾叫聲不絕于耳，而且一聲比一聲急，那對碧綠色的眼珠發出兩點綠幽幽的光芒，有如墳場上飄飛的鬼火般。

雲飛烟忽然叫道：「叔叔，這鳥兒在這裏盤旋，却不離開！」

沈鷹道：「待老夫去看看！」說罷立時站了起來。

古逸飄道：「咱們也去看看，老夫就不信一頭鳥兒有多大的力量！」

衆人一齊站了起來，都要上屋查看，麥浩忽然說道：「諸位，在下忽然想起家中有點要事要辦，恕在下失陪了，後會有期！」

沈鷹一怔，但他並沒有勉强，道：「老夫送你出門！」

麥浩笑着說道：「小弟又不是第一次來此，你陪古兄他們吧！」說罷，快步而去。

沈鷹望着他的背影消失，這才飛上屋頂，抬頭望天，那頭鳥兒仍然啁啾不止，叫聲淒厲尖銳，彷似野鬼啾叫，又似是魔鬼在召喚！

古逸飄大喝一聲，抬臂發出一記「劈空掌」，那鳥兒向上一飛，叫聲依然不絕於耳，好像有十萬火急似的！

就在此刻，另一道鳥鳴聲遠遠傳來，泣血鳥回應了一聲，望聲音來處急速飛去了！

崔一山忽然叫道：「這道叫聲跟在鐵葉帮內，葉少煌殺死葉銀輝之前的那三道叫聲一模一樣。」

沈鷹喝道：「快去看看！」身子一提，望泣血鳥飛去的方向馳去，崔一山等人也都急追下去。

只馳了二十餘丈，前頭街角忽然傳來一道長長的慘叫聲，叫聲中透出幾分憤怒及後悔！

衆人去勢更疾，轉過街角，沈鷹眼尖，已經見到遠處牆下倒臥着一個人，月兒斜掛，照不到那裏，看不清那人是誰，他猛然喝道：「兇手料還未去遠，大家快散開找一找！」話畢，自己却筆直向那裏馳去。

待走至跟前，目光一落，不由驚呼失聲，崔一山等人聞聲有異，便却轉身圍了上來。

魔鬼化身

地上那人赫然是剛離開的麥浩，他胸膛上被一條短槍貫入，槍尖自後背透出，早已喪命！

崔一山道：「這槍便是斷魂槍，但，但他剛才分明沒有帶槍赴會。」

古逸飄說道：「看來他絕不是自殺的了。」

霍作民顫着聲道：「麥兄斷魂槍的形狀，只此一家別無分號，殺他的人，莫非是，是……」說到後來，已說不下去了。

彭蓮山沙着聲道：「莫非又有一個相同的人出現了！」

這句話本來有點沒頭沒腦的，但此刻衆人都知道他話中之意，另一個「斷魂槍」麥浩殺死了地上這個「斷魂槍」麥浩！

馬如龍如哭似泣地叫道：「那鳥兒，又是那鳥兒……」

夜風吹來，羣豪却是一慄，只覺一股寒氣自脚踵直貫髮際，這幾人全是縱橫江湖無數年，會盡六少高人毫無懼色，却料不到讓一頭小小的鳥兒震懾住！

半晌，沈鷹深深吸了口氣道：「快在周圍找一找，希望兇手還未去遠，最好兩人一組，不要落單，烟兒快點火摺子。」

雲飛烟立時自懷中摸出火摺子，敲動火石把其點燃，火光一起，崔一山等人早已走得乾乾淨淨，沈鷹俯身把麥浩抱起，道：「先回去再說。」

雲飛烟把火摺子高高舉起，身子轉動間，目光無意中瞥及地上，忽然叫道：「叔叔，地上有字。」

沈鷹立時轉過身來，雲飛烟把火摺移近，只見血泊中有個「雲」字，字是以指醮血寫的，沈鷹抓起麥浩的右手食指一看，道：「此字是他寫的。」

雲飛烟道：「不知這字是何意思？」

沈鷹心念一轉道：「莫非殺他的人是『西寧城』城主孟冷天的兒子孟白雲？」

「素聞孟冷天在西疆築了一座城池，自立爲王，與世無爭，他怎會把勢力伸至中原來了？」

沈鷹想了一下，抱起麥浩回去。

麥浩的身子除了中那一槍之外，別無其他傷痕，沈鷹手提油燈，一雙眼睛緊緊瞪在他臉上，生似死人也會說話般！

麥浩顯然是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殺的，否則以他的身手而論，有誰能在極短促的時間下殺死他？而在這個情況下，他臨死前的表情應該只有驚怒之色，但爲何他的神情却是悔多於怒？莫非他做錯了什麼事？還是他隱瞞了什麼重要的事情。

沈鷹越想越遠，身子忽然急速地顫抖起來，忖道：「莫非他是泣血鳥組織的人？」他心頭更寒，須知沈鷹跟麥浩相識已十餘載，麥浩雖然城府較深，但絕對是一個正義的俠士，假如連他這種人也會成爲恐怖的殺人組織的成員，那麼情況之嚴重，就更加令人不寒而慄了！

現在他已把目光移開，但另一個念頭驀地又闖入心頭：「除他之外，還有誰？飛道人，東郭翠珠？」心念至此，便想起東郭翠珠拋給他的那張紙，連忙道：「烟兒你出去一下。」

雲飛烟望了他一眼，卻不敢多問，出了書房，反手拉門關上！

沈鷹立即掏出那張紙團來，攤了開來，用手把其揉直，拿到燈前一望，只見上面寫着幾行蠅頭小字，字跡異常潦草，顯然書寫時極爲匆急。

「有人威脅不可來賀，我也是身不由己，今夜請小心，生死關頭，朋友往往也會變成敵人，千萬保重，你若有不測，後果更加嚴重矣。知名不具！」

沈鷹身子又打了一個冷戰，呆了一陣，心念又再轉動了，過了一陣，外面已經傳來一陣沓雜的脚步聲，沈鷹連忙把紙塞回懷中，把房門拉開，却是崔一山等人回來了。

「怎樣，找到人沒有？」

「周圍不見一個人影！」羣豪幾乎同時開口。

沈鷹目光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掃過，半晌才道：「請諸位進來看看！」

衆人看過麥浩的屍體，都是不斷地咒罵，却沒人注意到麥浩臨死時的表情，沈鷹不但沒有告訴他們有關東郭翠珠的信條，也沒把麥浩臨死留字的事說出來。「小顧，快派人把屍體送到麥家去。」

鬧了半夜，天色已漸亮了，馬氏兄弟及彭蓮山相繼告辭，只有崔一山及古逸飄留了下來。

古逸飄焦急地道：「麥兄弟之死，到底是回怎樣子的事？」

沈鷹心頭倏地一動，叫道：「烟兒，快請上官姑娘及葉少俠過來一下！」

雲飛烟去了之後，忽然匆匆地跑了回來，背後只跟着一個葉少煌。「叔叔，上官姑娘不見了。」

「什麼？」沈鷹如一頭受傷的豹子般跳了起來。「你們怎會讓她失踪的？眞是飯桶。」

崔一山道：「會不會被人潛了入來，把她刼走？」

「不會吧。」話雖如此，沈鷹仍不甚放心，轉頭問葉少煌：「你有聽見什麼異響麼？」

葉少煌有點傷感地道：「這幾天鳳姐對晚輩不瞅不睬，晚輩也不敢去惹她生氣，都是避得遠遠的，而她也好像有意迴避我。」

沈鷹輕嘆一聲，道：「但願她沒有危險才好。」

雲飛烟問道：「叔叔，咱們下一步如何進行？」

沈鷹抬頭望着屋頂，道：「等老夫把整件事件整理後，再決定行止。」

× × ×

上官鳳並不是被人刼走的，她是自己悄悄離開的，時間就在東郭翠珠跟古逸飄爭執之間。

自從她自葉少煌口中得知他一直在河南，她便知道她是失身給那個假葉少煌了，父亡母失踪，家破人散，這些打擊因爲有個葉少煌，她却能够忍受得住，但現在連這個希望也破滅了，叫她如何能再呆下來？

她左思右想，覺得自己既然已把失身的經過告訴了沈鷹，便再無留下來的必要了，是以隻字不留便離開。

春夜依然十分寒冷，上官鳳雖然衣衫單薄，但這對她來說，根本不足掛齒，出了城，脚步一慢，心中忖道：「我該去那裏？」

這句話她已自己問了數十次，每次都沒有答案，此刻她心中只是一片空白與迷惘，既無復仇的念頭，也無怨恨，只覺自己似是一具沒有靈魂的殭屍般。

站了一陣，她咬一咬牙，暗道：「這十丈紅塵已沒一件使我留戀，我爲何仍然如此執着，不如找家庵堂落髮出家，切斷煩惱絲吧！」

心中有了決定，速度立快起來，走了一陣，另一個念頭又闖了上來：「天下間的庵堂雖不少，但何處才是爲我而開？」不禁又猶疑起來，抬頭一望，前頭有座樹林，便走了入去，找了一棵高大茂盛的樹，躍將上去，打算歇息一會，天明後再趕路。

一陣睏意襲上心頭，不覺睡去，也不知過了多久，矇矓間忽然霍然而醒，只聽一陣雜亂急促的步履聲，自遠傳來，脚步聲來至林外，仍未停止，上官鳳心頭一跳：「這時候有誰來此？」忙爬高一點，藏身於枝葉濃密處。

脚步聲越來越近，終於停在樹下，一個似曾相識的聲音道：「就在這裏吧，老七快生一堆火來！」

不久，樹下便生起一堆篝火了，上官鳳輕輕撥開一枝細枝，低頭望下去，只見下面坐着五六個黑衣漢子，腮邊掛着一方黑巾，料是幪臉的罩巾，此刻罩巾在夜風不斷飄揚，其中一個，赫然是上官鳳在悅興隆客棧碰見的那個虬髯客，難怪那聲音如斯耳熟，上官鳳不期然地又想起周千歲來。

那虬髯客道：「請少帮主把外衣解開，讓屬下替你看看傷勢。」

一個年紀較輕的黑衣漢立即把上衣解開。「他奶奶的，想不到沈重那老小子，竟然悍不畏死，幸而你們來得快，否則這次眞要在陰溝內翻船了。」

上官鳳只能望到這人的頭頂，看不到他的臉龐，暗道：「不知這人是誰，又是什麼帮會的少帮主！」再一望，那虬髯客雙掌一陣亂搓，接着按在傷者身上，不斷揉勁，那個少帮主便哼哼哈哈地輕聲呻吟着，咬牙道：「天明之後，你們立即替我去把沈重一家殺個乾淨，否則難洩我心頭之恨。」

虬髯客搓了一陣，才拿開手掌，道：「老七，替少帮主上些藥。」

一個黑衣漢子立時掏出一包療傷藥膏來，小心翼翼地塗在少帮主傷處，接着又拿出一條白布來，少帮主只得站了起來，讓他綑縛。

他這一站，上官鳳便能看到他的臉龐，赫然是她未婚夫婿司徒英，更使她驚詫欲絕的是他胸膛上那道刺目的刀疤。

這刀疤她至死都能記得，她便是失身在有這麼一道刀疤的人的身上，刹那間，上官鳳眼前一黑，險險栽倒，幸而她及時抓住一條樹枝！

樹枝搖動，沙沙亂响，虬髯客喝道：「誰！」

恰好一陣夜風吹來，樹木婆娑，發出

一陣如波似濤的聲音，虬髯客查看了一陣，見沒有什麼異狀，以爲是自己疑心過大，才沒仔細探查！

過了一忽，司徒英已包好傷患，一邊穿衣，一邊道：「周叔叔走吧，天快亮了！」虬髯客應了一聲，隨即出林而去！

又過了好一陣，上官鳳才慢慢定下神來：「不會是他吧，他若要想得到我，何須用此奸計來汚我清白？」再一想，手脚又是一陣冰冷：「這樣說來，他，他不就是那個假葉少煌麼？他跟少煌有什麼仇恨？要用這種手段陷害他？不，我得回去把這件事告訴神捕！」

想到此，她立即躍下大樹，提起輕功向城中馳去！

× × ×

沈鷹等人正在廳中吃早膳，忽然他手下商衞走上來道：「頭兒，上官姑娘回來了！」

沈鷹聽得一怔，急忙道：「快叫她進來。」

商衞帶着臉色難看的上官鳳走上廳堂，沈鷹看了她一眼，柔聲道：「有話等吃了飯再說吧，快坐下來。」

「不，我現在便有話要告訴你，」上官鳳嘶聲地叫道：「是一件絕對重要的事情！」

「哦？那麼你說吧。」

上官鳳淚花在眼眶內亂轉，眼珠一翻，輕聲道：「晚輩只想向你一個人說！」

沈鷹推席而起，道：「到老夫書房來吧！」

× × ×

當沈鷹與上官鳳自書房出來，他立即道：「老古，你跟小顧及蕭穆，立即乘快馬趕去沈重家內……」又附耳在古逸飄耳邊說了一陣子話。

古逸飄應了一聲，隨即帶人乘馬而去了。

沈鷹看了衆人一眼，道：「烟兒，快替他們易容！」雲飛烟是武林公認的第一個易容大行家，「變幻大師」雲千首的女兒，她的易容技藝在江湖上也是有數的高手。

吃過午飯之後，沈鷹便帶着人分批離開汴梁城了。他們仍分兩批，一批由沈鷹帶領，一批由崔一山統率，一直向北行。

次日，他們便過了黃河了，依然是往北疾馳。衆人都不知道沈鷹欲去何方。

黃昏，沈鷹下令在野外歇息，二更後再趕路。

現在上官鳳已跟葉少煌分開了，此地離鐵葉帮不遠，葉少煌睹物思情，一年來的變化，一一湧上心頭，獨自一人在樹林內徘徊。

樹林內還有一人，便是雲飛烟，她怕葉少煌自尋短見，所以暗中監視着。

忽然，雲飛烟覺得頭上有異，急忙抬頭一望，只見樹枝上現着一頭翠綠的鳥兒，羽毛綠得如同翠玉般晶瑩剔透，再一望，才發覺其咀角有兩團鮮血般的茸毛！

刹那間，雲飛烟心頭怦怦亂跳起來，「泣血鳥！」她幾令脫口大叫起來，那鳥兒突然轉過頭來，一對綠幽幽的眼睛向雲飛烟望過來，霎時間，雲飛烟心中立時升起一股寒氣。

那鳥兒側着頭瞄着雲飛烟，模樣兒十分可愛，但雲飛烟仍是不敢稍動。

泣血鳥對雲飛烟點點頭，振翅飛向另一棵樹，雲飛烟仍然不言不動，那鳥兒又飛了回來，如此來回數次，雲飛烟心頭一動，忖道：「看樣子它好像對我沒有惡意？咦，牠今日怎地沒有鳴叫？」大着胆子向前跨出幾步。

那鳥兒眼珠子直轉，神態似甚是高興，牠又等雲飛烟走前了幾步，才再向前飛去。

雲飛烟好奇心大起，又跟着牠向前走去，不久便出了樹林。

夕陽的餘暉早已黯淡，四處一片蒼茫，遠處有炊烟輕飄，天地間幾乎多了些生氣。

雲飛烟跟着泣血鳥越走越遠，那鳥兒顯然十分雀躍，不斷停下來等待雲飛烟，又不停地低鳴着，奇怪此時牠的叫聲並不難聽，但仍與尋常鳥鳴聲不同。

天色已全部黑了，泣血鳥忽然飛入一座亂葬崗中，瑩瑩的鬼火不停地閃爍着，泣血鳥的眼珠子也發出綠幽幽的光芒，牠似就是來自黑暗中。

泣血鳥一個盤旋忽然站立在一塊墳碑上，仰頭尖鳴三聲，叫聲比夜梟還難聽，既似鬼哭又似狼嚎！這刹那，牠的神態又變了，變得妖異神秘起來，雲飛烟心頭的寒意又重了。只覺這鳥兒一到黑暗中，便像是魔鬼的化身，她不覺猶疑起來，躊躇不前。

泣血鳥又仰天尖叫一聲，雲飛烟魂魄都似要脫竅而出，正想轉身回去，忽聽一道震耳的隆隆聲自下面傳來，那塊墓碑忽然移開，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來。

泣血鳥又回頭對雲飛烟輕鳴了一聲，然後忽然自洞口飛了進去。

雲飛烟心頭怦怦亂跳，雙脚再也挪開不得，那洞忽然透出一片綠幽幽的光芒來，光芒越來越盛，把附近的墳堆也都映綠了。

雲飛烟大着胆子，走前幾步，暗道：「我只在外面看一看，諒必沒有什麼危險。」她一邊把內勁佈滿全身，一邊伸頭向內一望，忽然她看到一物，不由失聲驚叫起來，臉上之神色說不出的驚詫！

與此同時，那墓內亦發出一聲輕咦，接着綠光更盛，忽然自內跳出一個綠幽幽的東西來。

這刹那，雲飛烟好似着了魔般，連眼珠子也不能動一下，任由那東西把她抱入墓內！

當那墓碑又恢復了原狀之後，草叢中忽然露出一對明亮的眸子。

× × ×

天色黑了，崔一山忽然發覺不見了雲飛烟，這一驚非同小可，一邊派人去通知沈鷹，一邊分散找尋起來。

可是雲飛烟就像雲烟般，突然在地面上消失了，任崔一山等人如何找尋都見不到她！

過了一陣，只見沈鷹率人自前面趕了回來，急問道：「一山，烟兒是怎樣不見的！」

崔一山苦笑道：「小弟日落之前，見她躡手躡脚走入樹林，以爲她要找個地方

方便一下，自然不便問她，後來小弟吃乾糧時才醒起來，但已找不到她了！希望她不會有危險！」

沈鷹嘆息道：「她父親雲千首臨死時把她交給老夫，若有什麼不測，叫老夫如何對得起他！」

崔一山忙道：「那麼咱們散開再找一找吧！」

「也只好如此了，不過一定要兩人一組，絕對不能落單，一發現有什麼不對，立即發聲示警！」

衆人應了一聲，立即以那座樹林爲中心點，向外搜索，鬧到天亮，已搜至那座亂葬崗，但不但不見人影，連一絲綫索也查不到，衆人只得回去復命！

崔一山見到沈鷹立即問道：「老鷹，你打算去那裏？」

「去鐵葉帮！」

「鐵葉帮？那裏有什麼綫索留下？」

沈鷹微微一笑，淡淡地道：「一切得到了那裏再說！」忽地長嘆一聲，「如今不見了烟兒，却叫老夫的心亂了！」

崔一山應聲道：「這都是小弟粗心大意！」

沈鷹苦笑道：「脚是生在她身上，這能全怪你麼？現在沒辦法，只好先去鐵葉帮，回頭再來搜查！」

話音一落，遠處忽然傳來一陣如雷般的馬蹄聲，沈鷹忙道：「快！快入林避一避！」

衆人入林不久，便見後頭馳來幾匹健馬，馬上赫然是古逸飄及蕭穆他們！

沈鷹大喜，忙出林招呼，古逸飄急道：「老鷹，老朽這次幸不辱命，把你要的人抓來了！」只見後頭又馳來一匹健馬，却是顧思南，他懷中正抱着一個昏迷的青年。

上官的鳳目光一掠，嬌軀忽然顫抖起來。

顧思南自馬上飛躍下來，道：「頭兒，司徒英在此，您要……」

「且慢，你們是怎樣抓到他的？」

古逸飄接答道：「咱們快馬急馳趕到沈重家，他家人還不知沈重已發生不幸，幸而老朽曾去過她家數次，他家人都認得我！咱們一邊安頓他們，一邊便暗中埋伏起來。

「黃昏時分，他們果然來了，這小子耀武揚威，指便手下入屋殺人，老朽叫小顧及蕭捕頭助沈家的僕人應敵，却趁他不備，自暗中標了出來，只十餘招便把他制住了，看樣子這小子身上好像受了傷！

「老朽抓到了這小子，他那幾個手下便不敢妄動了，咱們便一口氣趕來！」

沈鷹急問：「他們是否有追來？」

「看不到！」

「所有人全都入林！」沈鷹接過司徒英，一邊走一邊解開司徒英的上衣。

到了林內，司徒英的上身經已赤裸，沈鷹示意上官鳳來認，上官鳳仔細看了幾眼，道：「神捕，錯不了，晚輩敢保證，那個……就是他！」

「好，你們都藏起來，老古你留下來！」沈鷹食指一落，封住了司徒英的麻穴，又解開了他的啞穴及暈穴。

司徒英悠悠醒來，見面前是個陌生的臉孔，色厲內荏地喝道：「你們是誰，光天化日竟敢……」

話未說畢，沈鷹已吃吃大笑起來，笑聲一止，立即沉下臉來，說道：「哼！司徒英，你給老夫光棍一點！老夫光天化日把你抓來，便不行，難道你聚衆行兇便可以了麼？」

司徒英嚅嚅地道：「閣下是那條綫上的朋友？」

「那條綫上的都不是！現在老夫問你一句，你便得答我一句，否則叫你嘗遍苦楚而死！」

司徒英臉色一變，應聲道：「你敢動少爺一根毫毛，我司徒莊便跟你們永遠沒完沒了！」

沈鷹長身而立，背對着司徒英，司徒英以爲他怕了他家的勢力，便堆下笑容道：「閣下若放了司徒某，以後將有說不盡的好處！」

「有什麼好處？」

司徒英一呆，一時答不上來，沈鷹忽然回過身來，喝問道：「你爲何要扮葉少煌去殺人！」

這刹那司徒英臉色全變了，半晌才道：「你說什麼，少爺不明白！」

沈鷹食指忽然在他身上連點數下，司徒英立即嘶叫起來，額頭上汗珠汨汨淌下。儘管他身內如萬蛇鑽動，如螞蟻啃心，他仍呻吟似的道：「少爺幾時假冒葉少煌去殺人……你簡直是放屁……看見他殺人的……人也不知道多少……人人俱說那個葉少煌……絕，絕非假扮的……你，你怎能胡亂寃枉人？而且晚輩的武功，也絕對殺死不了那些人……」

沈鷹心頭一跳，忖道：「這一點老夫竟然忘記了！那個假葉少煌臉上肌肉能够隨意移動，果然不是假扮得了的！」想到此便收了刑法。

司徒英只經過這一眨眼間的折磨，一臉張已沒一點血色了，躺在地上不斷地喘着氣，只剩下半條人命。

沈鷹目光如刀，繼續道：「你又爲何戴上幪頭巾假冒葉少煌之名，姦汚了上官鳳？」

司徒英臉色又是一變，却是充滿了驚詫。「胡說……他是我的未婚妻，我若要她的身子，又何須用此手段？」

沈鷹冷笑一聲。「老夫早知你有此一答的了！但你因爲並不想娶她，所以只想得到她的身子！」

「胡說胡說！」司徒英忽然大叫起來。「她貌比花嬌，我怎會不想娶她？若不是她家發生慘變，她早是我妻子了！」

沈鷹一字一頓地道：「哼！因爲你恨她！」

「我恨她？誰說我恨她？」

「因爲她愛上了葉少煌，你因此而妒忌，所以便汚辱了她，却讓她產生了一個錯覺，以爲是葉少煌幹的！」

「胡說！你說我姦汚了她，你可有證據？」

「你身上這條刀痕便是證據！」

司徒英忽然大笑了起來。「身上有刀痕的人比比皆是，這能算是證據，豈不笑煞了人！」

沈鷹臉色一沉，又說道：「你若承認了，老夫便撮合你們，讓你們立即交拜天地……」

「笑話，她本就是我妻子，何必你來撮合？我若要娶她，自會明媒正娶，三書六禮去迎她！」

沈鷹閉目沉思了一陣，道：「好吧，算老夫孟浪錯怪你了，你走吧！」隨即解開了司徒英的穴道。

神秘人物

又是黃昏，夕陽比前更紅了，照在鐵葉帮總舵的紅磚圍牆上，似是塗了一層鮮血。

沈鷹等人恰在此時來到鐵葉帮外，屋內的人見來了一羣陌生人，都緊張起來。

沈鷹忙叫葉少煌上前敲門。

葉少煌向裏面表明了身份之後，大門依然不打開，葉少煌回頭望着沈鷹。沈鷹道：「不要緊，他們對葉少煌這三個字，早被嚇怕了，大概是去請示令堂！」

過了一陣，忽見牆頭上冒出不少燈籠及鐵葉帮的人來，都是刀在腰，弓上弦，一副如臨大敵的情景。一忽，只見黃碧翠身穿一襲白衣，手執長劍，嬌生生立在牆頭上。夜風吹來，衣袂飄飄，彷似仙女一般。

沈鷹抬頭一望，不覺也看痴了：「想不到她已有這般年紀，竟然仍然如此嬌俏美艷，年青的時候也不知要迷倒多少多情的少年！」心頭一動，又抬頭瞪着她

葉少煌雙脚一曲，跪落地上，叫道：「娘，不孝孩兒來了！」

黃碧翠道：「這些是什麼人？」

沈鷹接口道：「老夫沈鷹，這些都是老夫的朋友及手下！」

黃碧翠眼中神色一現，問道：「煌兒，你莫怪爲娘疑心重，請你轉過身去！」

「是，孩兒知道！」葉少煌立即走至光處，轉過身以背對着黃碧翠。黃碧翠道：「煌兒，你把後腦頭髮撥開，讓爲娘看清楚。」

葉少煌依言把頭髮撥開來，黃碧翠驚喜地叫道：「你果然是我兒，箭神！快開門！」

一忽，大門打開，葉少煌立即衝了入來，母子兩人抱頭痛哭。

「娘，孩兒不孝，累爹爹……」

黃碧翠道：「娘已清楚，煌兒你不必自責，那人假冒你四處行兇，如今有沈神捕替你查案，當可洗脫寃情重見天日！」

一行人走入大廳，分賓主坐下。沈鷹立即問道：「請問夫人，令郎後腦上有何異常之處？」

黃碧翠道：「犬子頭後有塊黑色的胎痣，大小有如金錢，那天料外子便是由此而發現對方的身份，不料，却遭了毒手！」言畢已淚盈于眶。

「原來如此，夫人，老夫有一些話要問你的，不知方便否？」

黃碧翠欣然道：「未亡人也正有話要跟神捕商量的！」

兩人走進內堂一個小廳內，黃碧翠屏退丫頭，道：「請神捕問之。」

「自從令郎惹了不白之寃至今已一年，而尊夫過世亦已逾半年，夫人却好像十分沉得住氣，老夫覺得有點奇怪，不知夫人能否把實情相告。」

「實不相瞞，當江湖上傳來犬子在飲馬帮行兇之後，未亡人當然不能相信，同時準備帶人去飲馬帮解釋以及查詢詳情。不料這時候未亡人忽然接到一封信……」

沈鷹截口問道：「信是誰發出的？」

黃碧翠道：「說也奇怪，那封信被人釘在大門上，既不知道是誰發出的，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釘上大門的！」一頓又道：「請神捕等一等，待未亡人取信與你觀閱。」轉身走入內宅。

過了一忽，果然拿出一封信來，交給沈鷹。那信中間裂開一道刀口，料是被釘在大門上的匕首刺穿。

「敬告鐵葉帮，葉少煌的生命在本帮手中，隨時可取其生命，謹此警告不得到江湖上生出任何事端，也不可把此信公開，一切宜三緘其口，否則，後果不難想像！至於本帮的名稱不日便會公諸於世！」

沈鷹一口氣看畢，把信交給黃碧翠。

「老夫懷疑此信是河南司徒安發出的，司徒安心懷叵測，此點你暫時不必多問，老夫只想問你，貴帮跟司徒莊是否有什麼過節？」

黃碧翠臉色一變，訝然道：「原來是司徒莊所爲的！當眞令人想不到。敝帮不但跟司徒莊沒有過節，而且未亡人的娘家，跟司徒安母親還是表姐妹！雖說因爲關係不深，近年來也沒有來往，但亦從未發生過任何不愉快的事！」

沈鷹又問：「近年來沒有來往，難道以前有來往？」

黃碧翠嬌臉似乎微微一紅，輕聲道：「是的，當未亡人尚待字閨中時，司徒安經常到未亡人家中走動……」

「令堂有意把你許配於他？」沈鷹見她點頭，連忙又問道：「夫人爲何不喜歡他？」

「當時未亡人認爲司徒安有點游手好閑，經常流連烟花市，再一點，未亡人覺得他城府頗深，所以不大喜歡他。剛好那時未亡人邂逅了外子，見他正直可靠，所以便嫁了與他。自此之後，司徒安一家便與未亡人斷絕來往了！不過，這件事外子却不知道。」

沈鷹想了一下，恍然大悟，暗道：「司徒英跟那個假葉少煌必定有關係，此點已無異，因爲他在姦汚上官鳳時臉上戴着一塊幪臉巾，其後假葉少煌出現，又自承是他所爲，由此可見兩者必有極爲密切的關係。司徒英是少帮主，那麼帮主自然應該是司徒安了，他本鍾愛黃碧翠，結果好夢成空，而其未過門的媳婦又對葉少煌有意，上下兩代的情人都讓葉家父子奪去，這口氣叫他們如何能嚥得下去？所以才故意使葉少煌陷于不白！因爲殺人還不足以洩恨。」

司徒英第一次扮作黑衣幪臉漢在石頭山要姦汚上官鳳，却無意中被葉少煌撞破，他心中懷恨，所以後來才故意假冒葉少煌！

「司徒家不殺死葉少煌自然是要慢慢折磨他，反正葉少煌已至不能辯白的境地，也不怕會被揭開眞相來！

「如今會露出破綻，首先在于司徒英

對上官鳳施暴，使她在無意中認了出來，此莫非是冥冥之中自有註定？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黃碧翠見沈鷹眼光閃爍不定，知道他正在思索問題，也不敢騷擾他。

沈鷹點起旱烟，在小廳中踱起步來，現在他還有幾個疑點不能明白。

第一：司徒家父子除了欲報奪情之恨外，尚有何目的？

第二：那個假葉少煌（甚至有可能那個孟白雲也是假的）是如何製造出來的？怎地能「做」得跟眞的一模一樣？

第三：江湖上的門派多的是，司徒莊爲何要向這幾個受害的門派下手？鐵蘗帮跟摘星堡慘遭迫害，尚可能是因愛而引起，其他的飲馬帮，百里牧場及神拳門這三個沒有關係的門戶便難以解釋了。

第四：飛道人到底是個怎樣的人？他跟本案又有沒有關係？

第五：沈重、顧之也等人爲何不接受自己的邀請，來赴壽宴？東郭翠珠所說的身不由己，又是怎麼回事？

第六：雲飛烟失踪跟這件案子是否有關連？

第七：麥浩爲何會突然死亡？

第八：葉銀暉所見到的苗人，是個什麼樣子的？

想到此，沈鷹立即轉頭問道：「請問夫人，尊夫有否向你述及他見到的那個苗人？」

「他只說在河南看見一個苗人，穿着漢族服飾跟着他，後來外子在一座樹林中，用兩隻手掌圍在咀邊，學着鳥叫，但當他走入林中，欲擒下他查問一下，那苗人便立即跑了！」

沈鷹心頭一跳：「那隻泣血鳥大概是苗人帶來的，或者是飼養訓練的！司徒安故意用這隻傳說不祥的鳥兒來掩飾他的罪行，不愧是個老謀深算的人！而且由頭到尾他只在鐵蘗帮出現過一次！」

正在沉思間，忽然一個鐵蘗帮的弟子走了入來，道：「啓稟夫人，外面一個道人求見神捕，不知是否要讓他進來！」

沈鷹心頭猛地一跳，叫道：「快與老夫去看看！」黃碧翠忙亦跟他背後走了出去。

沈鷹站在圍牆上望下去，見外面站着一個形容猥瑣的道人，可不正是飛道人？當下忙道：「請道長踰牆進來一敍！」

飛道人一撩道袍踰牆而入，拱手道：「貧道深夜打擾，實有重要的事相告！」

沈鷹目光灼灼地望着他，道：「道人請說！」

「雲飛烟是否巳失踪？」

沈鷹心頭一跳：「你如何知道？」

飛道人得意地一笑，「她那點易容術怎瞞得過貧道這雙利眼？不過放眼江湖，有她這能耐的也巳寥寥可數了，是以貧道一猜，便能猜出她的身份！」

「道長似乎尚未說到正題，你如何知道她失踪的？」

「這是貧道親眼所見，她被一頭泣血鳥引入墓內，後來……」飛道人把他一路暗中跟踪雲飛烟的經過說了一遍。

沈鷹心頭一跳：「看來那座墳墓的確有古怪了！」一頓又問：「道長一直跟着咱們麼？」

「非也，貧道是在過河時遇上你們的，當時覺得你們全都易了容，心頭有點奇怪，所以才跟着下來。貧道去亂葬崗勘察時，你們也去附近，只是你們看不到貧道而巳。後來貧道便循馬跡跟踪來此！」

沈鷹臉色一沉，道：「道長如雲中神龍，見首不見尾，可否把你的來歷告訴老夫，否則叫老夫如何相信你？」

飛道人臉色一變，道：「到時候貧道自會告訴你們！貧道曾經在苗疆生活過十年，見過那種泣血鳥，也知道這種鳥在苗疆雖被人目爲凶鳥，但却有巫師加以飼養及訓練……」

崔一山忍不住插腔問道：「既然是凶鳥，爲何還會有人要飼養牠？」

「那些巫師認爲假如能控制了一頭凶鳥，便能減少一點災難的發生，但這種鳥極難訓練，其訓練成功的數目便成爲代表力量的標誌！比喻說，某甲能把五隻泣血鳥訓練成功，他的神力便比只能訓練四頭的高明了！」

崔一山嘆息道：「天下之大，當眞是無奇不有！不知這種鳥經過訓練之後，又能做些什麼？」

「這種鳥有一點靈性，一隻經訓練成功的泣血鳥，牠能按照主人意思去做，要牠在何時叫，牠便叫，要牠飛牠便飛！這種鳥有一點連人類也沒有的預知能力，每每有什麼巨變發生之前，牠都能在事先預知，而發出尖叫以告知人類！可惜苗人無知，反而認爲牠是一種只會帶來災難的凶鳥了！」

飛道人說至此，吸了一口氣，續道：「貧道在每次凶案發生時都在現場，只因貧道一直希望能從泣血鳥身上查出其幕後指便人！」

沈鷹淡淡地道：「查到了否？」

飛道人長嘆一聲：「那鳥兒飛得極快，貧道幾次都讓牠逃掉，不過牠也有一個缺點，凡這種鳥的糞便都有一種刺鼻的異味，所以貧道又以此而每每追上了牠！不過貧道却發覺，自去年至今年貧道看到的巳一共有四隻了！能够訓練四隻，那巫師的功力及地位巳不低了！」

沈鷹略爲沉思一下，道：「好，老夫便信你一次，請道長帶路！」

一行人立即跟着飛道人離開鐵葉帮，連黃碧翠也帶了幾個親信，跟在後面。

× × ×

次日黃昏，衆人巳來至那座亂葬崗附近。

飛道人突然示意大家停下來，然後把沈鷹拉到一旁，輕聲道：「神捕，貧道老實對你明言，貧道早巳有七分把握混入墓洞內，只因怕進得去，而出不得，所以才去通知你，希望借助你的力量，而達到貧道的目的，但貧道保證此舉對神捕有利而無損……」

沈鷹不耐煩地道：「你有什麼辦法進去？趕快說出來，不要囉嗦！」

「等下洞門打開之後，你找幾個武功較高的人跟貧道一齊進去，其他人埋伏在附近以防不測！」

沈鷹立即點了崔一山、古逸飄、蕭穆、顧思南、司馬城跟他進去，其他人則由黃碧翠母子及郎四負責指揮在周圍埋伏。

飛道人忽然用手掌捂在嘴邊，仰頭叫了幾聲，只見遠處樹上飛來一隻泣血鳥，飛道人食指指一指墓碑，泣血鳥便落足其上，飛道人再打了一個手勢，泣血鳥便尖叫起來了，牠先叫三聲，過了一忽，再叫一聲。

飛道人趁此刻對沈鷹道：「不瞞神捕，這隻鳥兒是被貧道收服過來的，貧道在苗疆也曾學過訓練術！」

話音剛落，墓碑下便傳來一陣隆隆的聲音，飛道人揮手向崔一山等打了個手勢，衆人會意，立即竄了過去。

墓碑移開，泣血鳥展翅飛了進去，羣豪也掠前，俯身走了入去。

入口有道石級，約有二三十級，下面冷颼颼的，一片陰凉，羣豪借着落日的餘暉，慢慢走了下去。

又一陣隆隆聲響，墓碑巳恢復原狀，羣豪也在此刻落至地底，隱約發覺前面有一條甬道，便摸索着前進。

走了六七丈，前頭忽然亮起一團綠光，青慘慘的，說不出的妖異。飛道人忽然一躍上前，向綠光撲過去！

這刹那，甬道上忽然傳來人聲：「你是什麼人？」

沈鷹也急速地掠前，只見幾個黑衣漢子一手持着油燈，一手抽出兵器來。那燈也不知燒的是什麼油，發出的光却是綠色的。

沈鷹人未至，立時發出兩股凌厲掌風，把一個黑衣漢子擊飛，脚尖一落，身子一偏，左掌橫劈，切在另一個黑衣漢的脖子上，那漢子頭一歪，撲倒地上！

飛道人也巳把那個黑衣漢子解決，最後一個，却被崔一山一劍刺斃，羣豪又沿着甬道前進，四處靜幽幽的，只有輕微的步履聲及呼吸聲。

顧思南忽然喃喃地道：「怎樣越走越冷？」羣豪也都有此感覺，好像置身於冰天雪地之中。

甬道至此，突然拐了一個彎，彎角處忽又撲出四個黑衣中年漢來，沈鷹借着綠光，認出一個是早年的獨脚大盜。「潘兆光，原來你躲在這裏做活死人，老夫還以爲你死了！」

潘兆光吃了一驚，急道：「快通知裏面，就說江北總捕頭沈鷹帶人來了！」

沈鷹左手五指倏地向前一探，直抓向其胸膛，潘兆光鋼刀一沉，反切沈鷹的手腕！

不料沈鷹存心速戰速決，左手這一招本是虛招，招至半途，忽然一翻，反向刀背抓去，同時右掌挾勁拍出！

潘兆光一邊發嘯示警，一邊急向後退。沈鷹那裏容得他退，猛地拍出一記「劈空掌」，潘兆光知道厲害，雙脚一錯，閃開兩步！

沈鷹行動如電，身子快如鬼魅的掠前，右腿悄沒聲息地揚了起來，「砰」的一聲，正中潘兆光的胸膛！

潘兆光的身子如斷綫風箏般向後飛去！後背撞在壁上，只聽「刷刷」兩聲，通道的前後忽然飛下兩道堅硬粗壯的鐵柵下來，把沈鷹等人全皆困住！

鐵柵中間的鐵枝極密，而且十分粗壯，沈鷹十指握住幾條，用力一扳，只聽「勒勒」幾聲，鐵枝只微微向側彎曲一兩分，却依然不能鑽出去！

就在此刻，對面壁上的一塊大麻石忽然移開，石後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來，猛然射出一排排强勁的鋼弩來！

羣衆立即揮掌或揮袖，或揮起劍風，把箭擊落。可是那些箭弩似無窮無盡般；射了一排又是一排！

崔一山急道：「老鷹，快想個辦法，這樣下去，時間一久，氣力耗盡，終會被箭射死！」

甬道盡頭忽然傳來一陣冷笑：「辦法是有一個，只怕你們不答應！」

飛道人急道：「快說來聽聽！」

「便是投降！」

飛道人向沈鷹等人打了個眼色，道：「好吧，我們投降就是，快停止吧！」

那人道：「老夫也不怕你們會使詐，要殺你們易如反掌！鄭十七，把藥給他們服下！」

話音一落，那些鋼弩果然沒有再射出來，甬道轉角，走來一個黑衣漢子。那人似乎對沈鷹頗爲憚忌，揚手拋進一包藥來，道：「每人一顆，趕快服下，否則還有厲害的機關等着你們！」

沈鷹冷笑道：「說不定這藥丸含了劇毒，老夫怎能相信你們！」

甬道盡頭又傳來那人的聲音：「這確是一種毒藥，但只是慢性的毒藥，只要你們以後每兩個月服食老夫的解藥，便不會死！」

「這樣豈非要永遠聽令於你？如此與死又有何異？」

「半年之後其毒自解，但這半年却要聽老夫的命令！」

沈鷹道：「你想以此控制武林？」

「是的，可惜還未能成功，因爲這種藥十分珍貴，煉製不易，但三四年後，大約也可以成功了！哈哈哈……」

飛道人忽然拾起那包藥，放在鼻下用力嗅了一下，也發出笑聲來：「原來這種藥，其中有一味是泣血鳥的糞便！難怪你說煉製不易了！」

那人顯然吃了一驚，驚怒地道：「你是誰，怎會知道這個秘密！」

飛道人尖聲嘆道：「老子是誰，你不會來看看麼？」

「你道老夫不敢？」話音剛落，甬道上便傳來脚步聲。

沈鷹立即俯身自地上拾起三枝短箭，藏在衣袖內，一忽，果見來了一個怪人來。說他是人還有點大胆，只因他能說話！原來甬道上走來的「東西」好像是由一團頭髮捲成的！再一望，才隱約忖測那東西可能是一個人，只不過他滿頭長髮長鬚散了下來，把頭臉身子都遮住了。

那東西站在鐵閘前二丈處，問道：「剛才是誰說話的？」

「便是貧道！」飛道人忽然一本正經起來：「無量壽佛，施主速速放下屠刀，回頭是岸！」

那東西忽然抖動起來，一忽才道：「你們吃是不吃？」

沈鷹冷哼一聲：「不吃又如何？」

「不吃便施放毒氣！鄭十七，準備閉

住周圍的甬道！」那東西冷笑一聲，「老夫再等一盞茶的時間，你們若不聽令，便莫怪老夫無情了！」忽然轉了一圈，又向甬道盡頭慢慢走去。

沈鷹忽然發出一陣震耳欲聾的笑聲，激得甬道嗡嗡亂响，那東西微微一停，隨即又向前走去。

沈鷹笑聲越來越盛，忽地把袖一揚，三支短箭立即自鐵枝的空隙中射了出去！

那東西顯然料不到沈鷹有此一着，加上聽覺受沈鷹笑聲的影响，竟然不知閃避，那三支短箭便沒柄貫入！

這刹那，羣豪心頭都是一陣大喜！說也奇怪，就在此刻，兩道鐵閘都突然向上升起。沈鷹脚尖一點，如一支離弦之矢般飛了出去，半空發出一掌，把那東西擊倒！雙脚落地，又是一掌印了下去！

刹那，忽然傳來一個女子的叫聲：「叔叔，手下留情！」

沈鷹一怔，硬生生把手掌收住，喃喃地道：「烟兒？」

只見壁上一塊大石向旁移開，走出一個女子來，正是雲飛烟。沈鷹不由怔怔地望着她。「烟兒，你沒事麼？」

雲飛烟忽然垂下淚來，雙脚一曲，跪落地上。「叔叔待姪女如同親生女兒，姪女沒齒難忘……」

沈鷹皺眉道：「這時候，說這些話做什麼？」

「因爲姪女有一件事要求您……請您不要殺他！」

「他到底是誰？」

雲飛烟忽然猶疑起來，嚅嚅地道：「他，他……」

飛道人冷笑一聲。「你不說，我便替你說出來吧，因爲這個人，只有我最了解他！」

羣豪都把臉轉望向他，只見飛道人眉頭不斷跳動，沉聲道：「他便是人人俱以爲已經死了七年的『變幻大師』雲千首！他也就是雲飛烟的親生父親！」

沈鷹喝道：「胡說，雲千首臨死前，老夫曾經見過他，他親自把女兒交託與老夫的！那時候，老夫親眼看他骨瘦如柴，臉如死灰，的確是病入膏肓的模樣！」

飛道人哈哈大笑。「想不到連鼎鼎大名的『神眼禿鷹』也被他騙過！哼，你若不信，何不問雲飛烟！」

沈鷹還未問雲飛烟，雲飛烟已用哭聲代替了答覆了。

刹那，沈鷹心底立時升起一股怒火，這是因爲受騙而產生的！他一彎腰，伸手撥開那些頭髮，露出一張清癯的臉龐來，正是他所熟識的雲千首的臉龐！

沈鷹身子忽然顫抖起來，轉身喝問道：「你又是誰？」聲音如雷，甬道上不斷响着回音。

疑團盡釋

雲千首忽然睜開雙眼，喘着氣道：「我也知道他是誰……」

羣豪都屏息靜聽，雲千首喘了一陣才續道：「他便是我的師弟雷千影……」

「雷千影？」沈鷹看了飛道人一眼，道：「老夫怎地未曾聽過這個名？」

飛道人神情忽然激動起來，叫道：「你們當然未聽過，因爲我是被他迫得一直不敢露面的！」說着伸手在臉上一抹，忽然變了一個模樣，本來黝黑皮膚的，此刻已變得又青又白，大概是長期敷藥的關係，臉上的猥瑣神色也不見了，換上的是一副五官端正，四四方方的臉龐來。

雷千影猛吸一口氣，使情緒平復一些才道：「我是雲千首的師弟，不過武林中但知『千變門』只有他這個掌門弟子，却不知道有我這個人！

「雷某跟雲千首都是孤兒，自幼便被家師盧山霧抱上山撫養，雲千首大我十二歲，我懂事時，他已是個翩翩少年。到雷某十八歲時，雲千首已經三十歲了，却未成親，那是因爲家師認爲他的變幻術尚未大成，不肯讓他置家，以免分心！

「到雷某二十歲那年，家師又收了一個孤女明儀，她後來便是飛烟的母親。當時她十八歲，跟雷某年紀相當，感情也較好，但雲千首却暗中迷戀她，那時候雷某也知道這件事，但終認爲他是我師兄，平日對我也頗愛護，心想他絕不會做出什麼對我不住的事來！」

雲千首忽然截口道：「明儀當時已是你的了麼？什麼對不住你！」

雷千影怪叫一聲：「但你明知我深深愛她的！」

「你能愛得她，我便不能，不能愛她……但我愛得比……比你還深……」

雷千影一怔，冷哼一聲：「但明儀喜歡的却是我！你大她十四歲，已是可做她的叔叔，她怎會喜歡你！」

雲千首胸膛急促地起伏着：「你年紀輕，又怎會了解她內心的情感？她自幼是個孤女，內心深處正希望能够嫁個年紀較大的男人！因爲只有成熟的男人，才能使她有了安全感……你年紀太小，又怎會知道……」

雷千影喝道：「胡說！你橫刀奪愛，才故意這樣說，來爲自己的罪行辯白！」

雲千首忽也激動起來了：「這是明儀親口告訴我的，她說，她說她只把你，把你當作……」說此至他便急促地咳嗽起來，一襲白袍已全爲後背的血水所染。雲飛烟輕輕替他揉胸。

雷千影急問：「她，她說把我當作什麼？」

「她只把你當作小弟弟……」

「什麼？」雷千影如一頭受傷的豹子跳了起來：「我比她大了二歲，她怎會把我看作是小弟弟！你，你簡直無恥，臨死也要侮辱我……」

雲千首自雲飛烟懷中掙扎起來，正色地道：「師弟，我雖然有做過對不起你的事，但這件事却沒有一字虛言，你若不信，將來在黃泉見到她時，可以向她問個清楚！」

這席話說得十分眞誠，雷千影不由不信，羣豪只聽「砰」的一聲，雷千影已沉重地跌坐地上，喃喃地道：「明儀既然不愛我，我還來跟你計較什麼恩怨！」語氣充滿無限的辛酸及無可奈何之情。

雲千首嘆息道：「以前是愚兄對不起你，使你流落苗疆，又不敢露面江湖……唉，如今我自己也覺得往事種種好像發了

一場夢般。唉，一個人假如能够做到無所求的地步，便已是最大的幸福，又何必執意要出人頭地，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來……」

沈鷹截口道：「你要做的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

雲千首輕咳幾聲，又長嘆一聲，才道：「現在說什麼都沒有意思了。沈鷹，老夫雖然淪爲罪人，但飛烟一直不知道，大概罪不至禍及子女吧？七年前老夫對你的要求，未知是否仍然有效？」

沈鷹知道他是指七年前雲千首「病」危託孤的事，當時他說唯恐怕雲飛烟看到他的死相，要求沈鷹在他死前帶她離開，並撫育她，沈鷹慨然答應。此刻舊事重提，往事一一翻上腦海，沈鷹不由長嘆一聲，道：「老夫自不會食言，爲免影响烟兒的前途，老夫也絕不把此事宣揚出去！」

雲千首臉上忽然現出紅暈，自雲飛烟懷中掙扎起來，恭恭敬敬向沈鷹叩了一個响頭。「沈兄大恩大德，大仁大義，老夫只有來生結草銜環了！」

雲飛烟也禁不住哭了起來，雲千首雖是她親生父親，但心中却不斷產生抗拒，那是因爲父親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忽然作了相反的改變，她甚至寧願認沈鷹是父親，也不想是雲千首的女兒。

沈鷹淡淡地道：「你裝病也是易容術的一種麼？」

「不錯……但這方面的成就，老夫却不如師弟了，他裝死之技，連老夫一時也被其瞞過！」

雷千影道：「哼！當日爭奪師父的秘笈，小弟若不是裝死，只怕反要遭你毒手了！」

「但你也偸取了師父的『大千怪異』經！」

雷千影冷笑道：「那是些雕虫小技之學，怎及得你拿的『女禍補天』經！加上我武功遠不如你，又怕你要殺我滅口，免得把你的卑鄙行徑公諸于世，所以我也只好到去苗疆修煉了！而每次來到中原，也都得以不同的面目身份出現，以免露出馬脚！」

雲千首臉上紅暈更盛，羣豪都知道這是迴光反照的跡象，料雲千首離死已經很近。

「師弟，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愚兄已把『女禍補天』經上面記載的『移花接木術』煉成了！你還記得否，當時師父爲我們講解時，咱們都認爲此乃子烏之談，但今日我終於成功了！」

雷千影聽了此言，顯然亦十分興奮，急問道：「可是眞的？」

雲千首不悅地道：「你不知道這世上已有兩個葉少煌及兩個孟白雲的事麼？」

雷千影當時默然。沈鷹此刻想起麥浩臨死以血寫下的那個雲字，心頭一動，忙問：「麥浩是你殺死的麼？當年他和你可是好朋友，難道你竟忍得下手！」

雲千首目光一垂，道：「他不是老夫殺的，大概是司徒安派人下手的，老夫也不知道司徒安會把我煉的那種毒藥，叫人和在酒內讓他服下。後來他們來此拿解藥，大概他由老夫的說話聲，猜出老夫的身份來！」

沈鷹點點頭，又問：「他們來此拿解藥，你不怕他們知道此地的秘密以及反抗你？」

雲千首微微一笑。「此地建築之複雜及設計之妙，你們絕難想像，本來老夫雄霸江湖的計劃也可以自己進行，但司徒安却能提供人力物力，使老夫能專心研究『移花接木術』！因爲這項手術所需的藥物，有產於大山的、有生於東海之濱、南海孤島的、也有長於戈壁苗疆的！若沒有充份的財力人力，根本不能成功！」

他吸了一口氣，又開始氣喘了：「還有一點，他可以不斷地供應活人給我作試驗及提供材料……這些烟兒都會告訴你……老夫野心雖大……但至今害人還不重，罪孽還不深……外面的行動都是由司徒安策劃的……請神捕勸他回首是岸，放下屠刀……老夫便死也瞑目了……」說至此，頭一歪，經已氣絕。

雲飛烟不覺哭了起來。沈鷹道：「烟兒，此地的情形你清楚麼？」

雲飛烟點點頭。「這裏是爹的住所，這裏的人也要是屬於爹的，司徒安也不能進來！」說着她便對那些黑衣漢道：「你們不可妄動，神捕自會寬恕你們！」

羣豪跟着雲飛烟向內走去，雲飛烟不斷打開甬道機關，那些甬道便似蜘蛛網般在地下展開，雲飛烟自側邊一條甬道走了進去，羣豪急跟在後，甬道壁上嵌着夜明珠，發出一片翠綠色的光芒。

這條甬道足足走了三里才到盡處，走到內面，羣豪感到的寒意越重。雲飛烟轉身道：「這裏下面有一道冷泉，所以比地面冷很多。」說罷推開一塊大石，洞內衝出一股寒意及刺鼻的藥味，使人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

雲飛烟向羣豪點點頭，轉身走了入去。只見裏面是一間二三十丈見方的石室，石室內點着兩盞能發出强烈的綠光的油燈。中間放着幾張石床，石床上覆着白布，似是蓋着什麼東西，高高地鼓了起來。

雲飛烟取下一盞油燈，托在手上，走到一張石床前，伸手把白布揭開。羣豪目光一落，都齊聲發出一道驚呼！

原來床上躺着一個人，這人臉上只有兩個眼睛，鼻、耳、嘴、眉毛以及臉上的皮膚都不見了，露出血淋淋的顏面來，那情景說不出的恐怖及怪異！

再一望那人似乎仍然未死，胸膛仍然能微弱地起伏着。臉上雖然血淋淋，但那些血水都凝重不動！

雷千影目光異彩大盛，怪叫道：「他便是在這裏做移花接木的手術？」

「是的，因爲下面有冷泉，而這張床是千年冰石所製，所以人的肌膚被剖開後，血不會橫流，人的生命也可以保存下來！」雲飛烟平靜地道：「這個人本來巳要開始做接合的手術了，只因你們來了，爹才停下來！」

顧思南叫道：「小飛，這人到底是生還是死？」

「當然是生！他只是吃了一種藥，使他昏迷不知痛苦而已！」雲飛烟語氣空洞地道：「你們可知道爹要把這人改裝作什麼模樣？」

沒有人答他，羣豪早爲這情景震懾住

了，只覺得此處好像是人間地獄般，充滿了恐怖與怪異，一切都是顯得那麼荒謬怪誕。

雲飛烟自問自答地道：「鑑於上兩次，家父『製作』出來的『再生人』，都有其缺點，葉少煌後腦少了一塊胎痣，孟白雲的拇指特別肥大……這是因爲資料只由司徒莊提供，而非是自己所熟悉的！所以這次他要改造的人，是他熟悉的人：古伯伯！」

古逸飄大吃一驚：「他要造一個我來？簡直豈有此理！就算他樣貌像老朽，但老夫的刀法他也會麼？」

「武功可以學，而且被選作『再生人』的，他們本身武功都有頗深造詣，何況他們並不正面跟人交鋒，只是執行暗殺的任務而已！」

雲飛烟幽幽地道：「本來爹要『製造』一個沈叔叔，這樣江北便有了兩個總捕頭，連皇帝老子也分不出誰眞誰假來，那時天下一定大亂，而爹爹跟司徒莊主，便可藉此些『再生人』控制江湖，甚至是朝廷了！」

羣豪聽至此，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身子不寒而慄。

沈鷹沉聲道：「這計劃當然十分理想，他爲何又放棄了？」

「爹爹在技術上還未能做到『換眼』及控制頭髮生長的情況，找到禿頭的，他的眼睛又不像叔叔，找到一個眼珠與叔叔一樣的，又不是禿頭的！所以只得把這個計劃暫時擱下，但爹爹說只須再三年，他便可以解決『換眼』的難題了。」

雲飛烟說罷走至另一張石床，揭開那幅白布，道：「請你們過來一下。」

只見床上也躺着一個赤裸的男人，看樣子也只是昏迷而已！

「諸位請詳細端詳一下，此人的鼻子跟古伯伯是否一樣！」

羣豪目光一落，果然覺得那人的鼻子，不論高低，大小，形狀跟古逸飄都一模一樣。

「今日本來是要割下他的鼻子移到那人臉上的！」

雲飛烟又揭第三幅白布，床上躺着的赫然是個赤裸的中年婦女，古逸飄怪叫一聲：「他要把這女人的什麼東西，放到老夫身上！」

羣豪都覺得有點好笑，但又笑不出來，只聽雷千影長嘆一聲，道：「古大俠的嘴較小，有點像女人……唉，師兄當眞是目光如炬，明察秋毫了，只怕連古大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嘴形像女人！」

羣豪不由都把頭轉望向古逸飄，古逸飄有點不自在地發出連串苦笑。

接着雲飛烟又揭開第四幅布，那人的眉毛跟古逸飄相同，接下來的是耳朶、顴骨相像的人。

沈鷹問道：「雲千首眞的只造了兩個人？」

雲飛烟道：「是的！」

「那麼，第一次在摘星樓出現的刁威呢？」

「那人只是經過精妙的易容而已！」

看畢了這些，古逸飄忽有如臨屠場的感覺，心頭之難過，比受刑還難受，羣豪也都是手脚冰冷，心頭鬱悶。

衆人走出了石室，才同時長長的吐出一口氣來，雷千影怪叫道：「那本『女禍補天』經呢？」話音未落，已向雲飛烟撲去。

雲飛烟喝道：「師叔，你幹什麼？」急於把身一偏！

不料雷千影如瘋子般，又是一爪向雲飛烟抓去！這一爪更加快速，雲飛烟心神恍惚，眼看難以閃避，幸而顧思南對她的感情實在極之深厚，一直注視着她，此刻羣豪都仍似在夢中，他却能够及時抽刀而起，一刀往其手腕切去！

雷千影動作極其快速，手一翻，身子一低，已自刀下衝了過去，又是一爪抓向雲飛烟的後背大穴！

顧思南大喝一聲，急於變招，他是有名的快刀手，一口氣連劈七刀，才把雷千影截住！

雲飛烟忽然把一本羊皮册子往沈鷹拋去，叫道：「叔叔快接住！」

雷千影目光一及，捨下雲飛烟及顧思南，飛身向空中的那本册子抓去！

沈鷹反應也是極快，霍地如一頭大鳥飛去，也向羊皮册子抓去！眼看要比對方稍慢半步，沈鷹猛地發出一股凌厲無匹的掌風，向雷千影擊去！

雷千影一心只在這本師門秘笈身上，却沒有想到這一着，匆急間舉掌一迎，「蓬」的一聲，掌上威力尚未發揮時，已給沈鷹的掌風擊飛，半空一個跟斗落下，已在三丈之外！

沈鷹也是落下地來，伸手一抬，那本册子已落在掌中，雷千影大喝一聲，瘋狂般撲前，喝道：「快還給我！」

沈鷹冷笑一聲，單掌應戰。雷千影鬥志極盛，倏忽攻了七十招，把沈鷹迫退七步。

沈鷹左掌忽然猛地一擊，雷千影身子後退一步。沈鷹冷冷地道：「且停，你要老夫給你就是！」

雷千影深吸一口氣。「快拿來！」

沈鷹右手自背後伸了出來，把掌一揚，只見洒下一地的昏黃色的碎片！那本羊皮册子竟被沈鷹以內力把其震碎！

雷千影神色大變，喝道：「你敢毀我師門至寶，貧道跟你拚命！」

沈鷹冷冷地道：「這是你師門的至寶麼？老夫只知它是本害人的書而已！道長，令師兄臨死前說的話，你忘記了麼？一個人若爲了一己私慾，而要做出損害他人的事，那麼其結果無論是如何轟烈，也沒有什麼意思！未知道長以爲然否？」

雷千影雙脚一頓，趺在地上，默默不語。

沈鷹續道：「老夫還有幾點不明白，便是泣血鳥……」

雲飛烟接道：「這一點，姪女已問過爹爹了，他說爲了製造那種藥，需要泣血鳥，所以司徒安派人去苗疆找，結果用重金聘了一個善於飼養及訓練泣血鳥的巫師回來，一方面利用牠的糞便製藥，一方面利用傳說以及人們的無知，在江湖上製造驚慌混亂，只待一切準備就緒——司徒安準備足够的力量，雲千首多製造幾個『再生人』來，便可利用此，造成更大的混亂，以後只要有泣血鳥出現，那裏的人便會因驚慌而互相猜忌，這樣『蓋天帮』便可以輕而易舉地統治武林了！」

沈鷹道：「司徒英是蓋天帮的少帮主，那麼令尊跟司徒安又是什麼職位？」

「司徒安是正帮主，爹是副帮主。」

「雲千首肯屈居副手？」崔一山忍不住問了一句。

「爹說他有把握去控制司徒安，司徒安雖然有人，但是他有的是各種各樣的藥物！」

沈鷹輕嘆一聲，道：「看來一個人還是安份一點才好，一不安份，便難免要處處與人勾心鬥角了！」

崔一山接道：「一個人若是這樣，又有什麼趣味！」

沈鷹道：「世上就是有不少這樣的人，否則老夫早就沒飯吃了！」

當羣豪打開出口的墓碑時，曙光已照了入來……

尾聲

沈鷹跨出外面，目光一掠，忽然怔住了，亂葬崗上竟然站滿了各式各樣的人！其中包括黃碧翠及葉少煌及自己的手下。

料不到爲首那人竟是東郭翠珠。她一見沈鷹不由歡呼一聲。「老娘早知你不會坐視不理的了！好啦，咱們的解藥呢？」

沈鷹目光再一掠，發現人羣中尚有顧之也、周千歲、刁威與及幾個飲馬帮的堂主。他恍然地道：「原來摘星堡、飲馬帮及鐵葉帮都已有人讓司徒安收買了，難怪那個假葉少煌每能在不可能的情況下逃脫！」一頓，揚聲道：「凡有人服了毒藥的等下老夫義女雲飛烟會給你們解藥！」

亂葬崗上忽然發出一聲如雷般的歡呼聲。雲飛烟在歡呼聲中跪了下來，眼眶中滾着淚珠：「乾爹！」

沈鷹哈哈一笑，把她拉了起來。

東郭翠珠道：「老娘一知道你不會袖手旁觀之後，便暗中聯絡他們，一齊迫司徒安來此拿解藥！他只想到用藥可以控制別人的行動，但他却沒想到，他控制的人越多，本身的危機便越大，啜！現在咱們一反，他不是要乖乖來了麼！」

沈鷹對這個潑辣的女人，忽然也另眼相看了，禁不住向她點頭道：「你的確可以當得上女俠兩字！」

東郭翠珠臉上忽然現出一絲忸怩之色，輕聲道：「但你若不插手，老娘也沒這個胆量，而且，而且這次老娘去說服他們還是用你的名義的，否則只怕說破老娘的嘴皮，他們都不會聽老娘的話！嗯，不過看不出麥浩骨頭倒眞硬，寧願冒險抗命，也不肯暗殺你！你知不知道，當司徒安知道葉少煌去求你查案後，他便想把你殺死了，而老娘則是被派來故意搗亂的，好讓麥浩趁亂下毒手！」

「老夫一定會替你報仇！」沈鷹忽然覺得東郭翠珠眼中發出的異采，熾熱得令人心頭沉重，連忙大步走至司徒安面前，道：「莊主現在還有何話好說？」

司徒安落寞地道：「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司徒安不欲多言！」

沈鷹道：「你名叫安，實際極之不安，不安於份！否則怎會淪至如此地步！你自己了斷，還是要老夫動手？」

司徒安眼中神采一現，道：「殺了司徒某，你以爲便沒有麻煩了麼？這些年來，江湖上不少門派都已有人讓司徒某收買了！」說至此，他故意頓住不言。

沈鷹心頭一動，問道：「你有什麼條件？」

「人人均說你不但善於破案，而且武功高强，某家早就有心跟你放心一戰了！」司徒安有點神往地道：「某家若能死在你手下，也不枉此生了！」

沈鷹不由冷笑一聲，司徒安續道：「某家現在雖是末路英雄，但既然沾上英雄兩字，又怎能倒在狗熊脚下！」

沈鷹暗笑道：「這是什麼道理？自以爲是英雄，却不知是狗熊！」

司徒安道：「不論某家勝敗，都會把那些人列張名單給你，這也算是條件！不過假如老夫勝了，希望你能够放犬子一條生路。」

沈鷹眉頭微微一皺，道：「好吧！不過你這個機會可不大，你兒子的生命是難以留下的了！」

司徒安沉腰坐馬，道：「廢話別說，請！」

沈鷹臉色也凝重起來，滿崗的人此刻都靜了下來，數百雙眼睛瞪着他倆。

司徒安上身忽然一直，沈鷹標前一步，右掌斜拍過去！司徒安猛喝一聲，右拳畢直搗向沈鷹的胸膛！對沈鷹那一掌看也不看一眼。

沈鷹左掌果然是虛招，身子一側，右爪自司徒安肘下突進，抓向其脅下！

司徒安右臂一曲一沉，肘尖擊在沈鷹小臂上，登時把沈鷹那一爪破了！同時前臂再度揚起，一個「衝天炮」，擊向沈鷹下顎！

沈鷹左掌一橫，把拳格開，右爪一轉，飛快地抓向對方的右手腕！

司徒安雙手去勢不變，右脚倏地飛起，直踹沈鷹心口，沈鷹只得閃開兩步！

司徒安又是猛喝一聲，標前兩步，再一拳猛擊沈鷹的太陽穴！沈鷹也不是省油燈，展開擒拿手，以柔制剛，跟他殺得難分難解！

兩人的招式雖不精奇，但那份氣勢，以及拿捏之準確，出手部位之恰到好處，都令在場羣豪，看得目眩神馳，連叫好之聲，也發不出來。兩人互換了三十招，沈鷹忽然覺得司徒安的拳勢威猛有餘，變化不足，心生一計，故意賣個破綻，身子一側，露出脅下的空門來！

司徒安立即一拳筆直搗出，沈鷹以爲他變化單調，左臂一沉，護住空門，右手五指一翻，鬼魅般抓向其手腕！

不料司徒安那一拳明明是有去無回之勢，但當沈鷹左臂沉下時，忽然化拳爲爪，望其手臂關節抓去！

這一着不出沈鷹意外，不但自己右爪落空，而且，待要閃避已來不及了，萬分無奈之下，只得硬生生把身子向後一仰一側！

司徒安得理不饒人，上身暴長，倏地又化爪爲掌，拍向沈鷹臉門，同時左臂如弓，急搗對方小腹！

勞工處、新報合辦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第一期)

工業安全

為提醒工人注意工業安全，及對安全措施有更深認識，勞工處與新報由一九八二年五月底開始，合辦一項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共分三期舉行。

此問答遊戲乃採用選擇圖片說明以配合圖片主題之方式。第一期之圖片、說明及參加表格由五月三十一日起，連續六個星期，分別刊登於新報、新電視、新文摘、武俠世界、藍皮書及新知。凡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參加抽獎。參加次數不限。

參加辦法：

1. 參加者只需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相對之方格內，寄回：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廈勞工處宣傳組」收。
2. 請將參加表格貼於信封背面。
3. 截止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以郵戳為準)
4. 抽獎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
5. 抽獎地點：勞工處
6. 公佈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7. 凡新系機構及勞工處職員及家屬均不得參加，以示公允。

* 得獎人將有專函通知領獎。

獎品豐富：

勞工處及新報為此項遊戲送出多項名貴獎品，每期均有十個獎，價值超過二萬六千元，而三期之獎品總值幾達八萬元。

頭獎：雙人來回日本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8,000)
貳獎：單人來回泰國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3,000)
叁獎：洗衣機一部(價值＄3,000)
肆獎：16吋彩色電視機(價值＄2,500)
伍獎：8立方呎雪櫃一部(價值＄2,450)
陸獎：單人來回菲律賓機票連食宿及遊覽
(價值＄2,000)
安慰獎四名，各得價值＄1,400之卡式收音錄音機一部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參加表格

圖片	圖片說明
A.	☐
B.	☐
C.	☐
D.	☐
E.	☐
F.	☐

姓名：＿＿＿＿＿＿＿＿
地址：＿＿＿＿＿＿＿＿
＿＿＿＿＿＿＿＿＿＿＿
身份證號碼：＿＿＿＿＿
電話：＿＿＿＿＿＿＿＿

請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方格內，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抽獎。請將表格填妥後，貼在信封背面，寄往：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廈勞工處宣傳組。

圖片說明：

1. 佩戴適當之護耳用具，可防止工人聽覺受噪音損害。
2. 佩戴適當之安全帶，可防止工人從高處墮下。
3. 佩戴適當之護眼用具，可防止工人眼部受損害。
4. 電器設備須符合安全標準，並應由合格之電器技師安裝。
5. 衣車之車針應設有護罩，以保護工人之手指。
6. 走火通道應時常保持暢通無阻，以策安全。



這一拳一掌，才眞的是有去無回！

眼看沈鷹再也難以閃避，東郭翠珠巳抽了柳葉刀來，準備接應！

忽見沈鷹左足立地，右脚倏地揚起，千鈞一髮之際，蹬在其膝蓋上！力量雖然不大，却使司徒安的攻勢，微微一頓，只此一頓，沈鷹巳緩過一口氣來，單足向後一退，抱拳道：「得罪了！」

司徒安臉上一陣靑一陣白，問道：「這一招你是故意露出破綻的，還是眞的料不到我會由拳變爪，而倉急仰身閃避？」

沈鷹暗叫一聲慚愧，反問道：「你說呢？」

司徒安沉聲道：「某家認爲你是後者，因爲某家故意用此大開大闔的拳法，讓你產生錯覺，以爲某家的武功是走剛猛的路子，然後突然出其不意地一變！只是某家也輕視了你，在上身向後一仰之時，在電光石火之間，仍能揚起一脚來！這一着反應之快，重心轉移之速，只怕武林巳無人能出其右矣！某家確是敗得口服心服！不過……」

東郭翠珠叫道：「既然巳經口服心服，還有什麼不過的？」

司徒安看也不看他一眼，道：「某家還要領教神捕兵器上的造詣！」話音一落，右手巳多了一柄寶刀，手臂一揚，巳向沈鷹攔腰劈去！

沈鷹微退一步，司徒安得理不饒人，一口氣連劈十七刀，這十七刀快得如同一時間發出般！武功稍差的人只看他劈出一刀！

這中間，古逸飄、東郭翠珠以及顧思南更是看得心頭怦怦亂跳，都同時忖道：「我本以爲自己的刀法巳經够快，但如今一見，比他還是要慢上一兩分！」

司徒安十七刀之後，又再十七刀，沈鷹一直無法反攻，也連退十餘步，幸而他輕功造詣極高，如穿花蝴蝶般，在刀叢中挪騰閃躍，形勢雖危急，司徒安却連衣角也沒能沾上。

三十四刀之後，司徒安才換了一口氣，刀勢微微一慢，沈鷹目光如炬，這刹那，旱烟杆離腰而起，如一條黃龍般，飛入白雲中，只聽「噹噹噹」連續响起三次兵器撞擊聲，沈鷹手腕一轉，烟鍋敲在刀身上，一借力，烟咀閃電般點向司徒安的胸膛！

沈鷹才一動，司徒安巳如一張紙般向後飛去！沈鷹脚尖一點，連忙追前，只見一道白光如飛虹貫日般射來！不敢攖其鋒，斜飛兩步，「噗」一聲，司徒安手中那柄寶刀巳落在地上，刀柄在晨風中不斷搖幌顫動！

司徒安一刀離手，又摸出一對判官筆來，向沈鷹迫過去。沈鷹冷聲道：「你以判官筆成名，早就該用此了！」

「不錯，司徒安是以一對判官筆成名，但某家天生聰敏，十八件武藝樣樣精通，所以先讓大家見識見識一下！司徒安若沒有這個本領，怎敢存心統率武林！」

沈鷹不由有氣，冷笑道：「你把老夫當作什麼？當作替你揚名立萬的工具？」

「不敢！」司徒安長笑一聲：「若非是你，也不配某家如此！」話音一落，左手判官筆巳如毒蛇出洞般，刺向沈鷹胸前的「玉堂穴」！

沈鷹冷哼一聲，烟杆一沉把判官筆格開，手腕向前一送，也把烟杆當作判官筆使用，烟咀同樣點向對方的「玉堂穴」！

司徒安喝了一聲好，右手判官筆及時迎起！沈鷹手腕一振，烟咀打了幾個圓圈，吞吐不定，似發未發，似守非守！

司徒安左手判官筆側斜沈鷹脅下，沈鷹杆身一格，手腕一沉，烟咀戳向對方的「商曲穴」！這一招使的是河北袁家的小花槍招式！

司徒安右手判官筆急來收擋，沈鷹左手五爪倏地伸手，向其筆杆抓去！司徒安左手判官筆待要擋架，巳來不及了，急切間擰腰一閃，同時一脚橫掃過去！

沈鷹長嘯一聲，拔空而起，一飛三丈！司徒安挺立如山，雙筆如箭上弦，準備一待沈鷹落地便痛下殺手！

沈鷹成竹在胸，一個盤旋，緩緩向下沉去！司徒安猛喝一聲，雙筆齊出，一點其脚底，一點其「足三里穴」。

沈鷹忽地一曲腰，一個跟斗自司徒安頭上越過！司徒安大吃一驚，左手連忙改向後撩，同時一個轉身，右手橫護前胸！

不料沈鷹正要其如此，一越過他頭頂，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再度向後翻去！司徒安恰在此時轉身，後背便暴露在沈鷹烟杆之下！只見他不慌不忙地把烟杆一沉，巳點住了司徒安的「肩井穴」！

「叮」的一聲，司徒安右手判官筆巳跌落地上。沈鷹掠身丈外，冷眼瞪着他。

司徒安臉色慘白，過了半晌，發出一陣大笑：「好！沈鷹不愧是神捕，心思玲瓏，以智制敵，司徒安願服輸！」霍地把右手判官筆也拋落地上，叫道：「拿紙筆來！」

立時有人把白紙及炭筆遞給他，司徒安低頭疾書。

羣豪見一場惡鬥至此巳完結，才放下心頭大石。

崔一山喝問道：「司徒安，那些怪鳥及那苗人呢？」

「都巳返回苗疆了！」司徒安頭也不抬，仍然疾書不停。

黃碧翠忽然大聲道：「諸位英雄，明年八月十八日請到敝帮喝犬子的喜酒！」

古逸飄問道：「令郎與誰成親？」

黃碧翠答道：「便是摘星堡的上官姑娘！」

古逸飄哈哈大笑起來：「你們司徒父子自詡是英雄，俗語道英雄難過美人關，但美人却連看也不看你們一眼！這一場，你們父子更是大敗虧輸的了！」

司徒安大叫一聲，抛下紙筆，反手一掌拍在天靈蓋上，腦漿迸裂，當場喪命！司徒英見大勢巳去，又不知羣豪要如何懲戒自己，也拔刀自殺了。

沈鷹拾起紙筆，看了一眼，把它交給崔一山。「烟兒，快派解藥！」

亂葬崗上的羣豪又再歡呼起來。

(本篇完)

西門丁按：近來老編轉來幾封信，其中既有褒亦有貶。褒的使筆者汗顏，貶的却有醍醐灌頂之效，同樣使人感動。但不論是褒是貶，都是讀者出自愛護筆者之心，謹此致謝，並望繼續來信批評指導。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

王一龍・文
黃耀基・圖

喋血萬春樓

幾番遭挫折

買婚

揚州因私鹽而名聞天下，而揚州更是醉金之所，妓院歌寨，烟花遍地，眞可說是三步一閣，五步一樓，大風暴雖已逐漸在南方形成，但揚州的一切却仍未改變。

揚州最大的一家銷金窩，叫「萬春樓」，揚州的名妓幾乎都全部集中在此處。

日還未落，紅霞滿天，把萬春樓那塊漆金牌匾也染紅了。這時候，忽然自街頭上跑來一匹青驄馬，馬上坐着一個大漢，身子結實粗壯，但面目却頗爲斯文清秀，身上穿的一襲青衣，雖不名貴，但裁剪極爲合身，看來自有一種氣派。

那漢子把馬停在萬春院門口，自有龜奴諂媚地走上前，道：「爺，您辛苦了，請進。」一邊伸手來抓馬韁。

那漢子抬頭看了一下牌匾，翻身下馬，把馬交給龜奴，裏面立時又走出一個龜奴，哈腰把漢子引了進去。

一入門便是一座花園，一陣風吹來，花香撲鼻，龜奴問道：「大爺您貴姓？」

「敝姓龍！」

「好姓好姓！難道大爺您一身龍氣，今夜不知哪位姑娘有幸陪您！」

漢子微微一笑，看他的神態，這種地方對他似乎並不陌生。

「爺的大名是？」

「飛，龍飛！」

「姓是好姓，名更是好名！龍爺仙鄉

贏得美人歸

何處？」

龍飛轉頭看了他一眼，臉上露出幾分不快之色，龜奴不敢再多說，把他引入大廳，「龍爺請稍坐一會了，嗯，大爺要喝點什麼，還是先吃點甚麼東西麼？」

「先泡壺茶來解解渴。」

龜奴向內叫了一聲，便有一個丫環捧了茶壺茶杯出來，龍飛連喝兩杯，問道：「姑娘都起床了沒有？」

「床是起了，就是時間還差一點。」

龍飛自身上掏出一袋沉甸甸的東西來，重重拋在桌子上，說道：「先叫幾個來看看！」

那龜奴一聽見袋子內發出的聲音，便知道裏面袋的必是大洋，一對眼睛立時瞪得比龍眼還大，連聲道：「大爺您等等，」一邊叫丫環去通知鴇母，一邊抬頭向樓上大聲高叫：「貴客到，樓上的姑娘們通通下來見客！」

他聲音宏亮，遠遠傳了出來，不一刻，樓上的走廊便有了聲响，只聽樓上的龜奴連聲催快。

過了一陣，便有十多個窰姐兒排成一列，慢慢沿着走廊走向樓梯口。

龍飛的座頭正好對着樓梯口，經過的姑娘看得清清楚楚。

只聽那龜奴扯着喉嚨，叫道：「小翠、小紅、春花、銀菊、牡丹、紫雲……」

被叫着名的姑娘便依次走向樓梯口，略爲停一停步，向龍飛行了個萬福，見他

沒有什麼毒示，又再離開。

沒多久，那十多個姑娘全走過了，却沒有一個讓龍飛看上眼的，龜奴哈腰問道：「大爺您……」

「咱聽人說萬春院的姑娘又多又漂亮，怎地今日的人又少又醜？敢情是嫌我寒傖付不起錢！」

龜奴叫起撞天屈來。「大爺千萬別這樣說，其他的姑娘都還沒上班，您若是不滿意，請稍候一下。」又回頭叫道：「小白，快拿些瓜子糕餅來，讓大爺送茶！」

「是。」丫環退了下去。

又再過了一陣，龜奴又高聲唱喏起來了：「樓上的姑娘們時間到啦，快快出來見客……翠玉、琥珀、胭脂、彩鳳、孔雀、紅霞……」

又三十個姑娘走過，龍飛還是看不上眼，龜奴這次有點急了。「大爺，這些你還挑不上手哇？」

「咱老實告訴你，咱要的是要眞正的大美人，有沒有還未開封的清倌人？」

「有是有的，但……但您大爺也知道啦，清倌人嘛，只有陪客人唱唱歌，飲點酒……」

龍飛揮揮手。「咱不是來玩她的，有就叫她們出來讓大爺看看！」

龜奴一聽傻了眼。「大爺您不是來玩的？」

「咱是想娶個老婆回去！」

龜奴心中詫異，暗暗嘀咕：「這小子倒有點怪，要娶妻有錢還怕找不到？偏來這地方花寃枉錢？」嘴上却不敢說。想了一下才道：「這個小的不敢作主，得先去問問媽媽！」

「快去，如果挑得上的，咱就要在今夜成親，少不了有賞錢給你們！」

「是是，小的就去！」那龜奴三步併作兩步跑入內堂，不一刻便帶着一個肥胖的中年婦人出來。

龍飛一眼便看出此婦必是鴇母。

「哎唷，大爺，今夜是甚麼風把您吹來的！小白，快替大爺搥骨！」

「免了。」龍飛道：「咱的來意你都知道了吧？」

「知道知道，大爺您眞是有眼光，咱萬春樓的姑娘都是千里選一，萬里挑一的，包您滿意！」鴇母扭着腰道：「請大爺跟老身上樓。」回頭對龜奴道：「還不快去點燈！」說着扭着一隻肥臂「翩翩」走上樓梯。「大爺，來啊！」

龍飛拋下瓜子，跟她上樓。樓上分成兩進，左右都是密麻麻的香閨。

鴇母帶龍飛到了一間房外，示意龍飛走前。「吶，大爺您看這個怎樣？」

龍飛湊眼向內一看，只見房內一個姑娘正坐在床上做女紅，看那模樣兒只有十六、七歲，一張臉又嬌又嫩，幾乎可以揑出水來，肌膚賽雪，臉如芙蓉，龍飛一看，心中便自喜歡了。

那鴇母是甚麼人物？察言辨色便知道有希望了，低聲道：「看來也是這丫頭的造化，再過兩個月便十七歲啦，若還賣不出去，老身便要請人來開封啦！大爺，老身保證茉莉還是個清清白白的黃花閨女，女紅、歌舞、吹簫弄琴樣樣皆能，你倆眞是天生一對，地設一雙啊！」

「好，你給咱一個價，若是划得來，咱自不會跟你討價，如今我先進去跟她談談，她若是心甘情願，大爺才要，否則便找別的！」

鴇母立即把房門推開，茉莉見來了個陌生男人，忙丟下女紅，斜着身施了個萬福。「媽媽……」

「我兒，這位龍大爺要來看你，你跟他談一談吧，等下老身再來！」鴇母說罷不由分說便退出房，又把門關起。

茉莉不知龍飛是何人物，又不知來意，心頭有點忐忑，伸出春葱似的手，道：「大爺請坐。」

「姑娘也請坐下。」龍飛坐下便問道：「不知姑娘認爲咱的人如何？」

茉莉偷眼瞧了他一眼，芳心一跳，暗道：「這男人似乎跟別的不一樣。」嘴上却說：「大爺是頭一次來，這話叫奴家如何答覆？」

「是有點冒昧，」龍飛也有點尷尬。「嗯！咱們長話短說，我是想把你贖出去的……」

「什麼？」茉莉吃了一驚，雖說青樓女子大都喜歡從良，但自己跟他只見了個照面，又不知對方是什麼來意，說不定做的是什麼見不得人的生意，嫁給這種人可要吃苦頭，所以她又驚又亂，良久才道：「知己也需深交，何況是這種事？奴家，奴家實在……」

龍飛笑道：「敝姓龍，單名一個飛字，山東人氏，仗着祖上有點餘蔭，開了個布莊，收入還過得去。今年二十五歲，尙未娶妻，特來向姑娘求婚！」他說得有點像戲台上的唸白。

茉莉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俏皮地道：「大爺若不說，奴家還以爲大爺是來自上海的名生！」一頓又道：「龍爺家境如此好，怎會來此地方找，找……」底下那兩個字却說不出口。

「只因找不到個合適的，今次來此買貨，聽說萬春樓把天下間的美女全都搜集齊了，所以來開開眼界，果然不負此行！姑娘，我龍飛可是誠心的，姑娘不必詫異，若是同意的話，明早我便僱了小轎帶你回家！」

茉莉見他長得帥，談吐不俗，一顆芳心怦怦亂跳起來，只覺一張臉像煮熟的螃蟹紅艷艷的，低下頭，輕聲道：「不知龍爺府上尙有什麼人？」

「家內父母都已過世，妹妹也已出嫁，只我一人。」

這又是個好條件，起碼不必看婆婆的臉色，她更加有點意動，輕聲道：「你有事應該跟媽媽商量……」

龍飛吃吃一笑，忙自身上摸出一塊玉珮來，道：「妹子請把這玉珮收起，也好做個紀念！」

茉莉紅着臉，把玉珮接去，一張臉却垂得不知要擱到何處去，龍飛輕聲道：「我這就去跟媽媽說一聲！」順手抓起梳粧台上的一柄白骨紙骨，看了一眼，道：「原來扇上的畫是妹子畫的，愚兄也拿去做個紀念了！」

「奴家之物，龍爺若不怕汚了身子的便請拿去！」

言下之意，就算是個傻瓜也已清楚，

龍飛謝了一聲，拿着扇走出房外。

只見鴇母在遠處向他招手。「大爺，事情怎樣呢？」

龍飛揚一揚手上的紙扇，笑而不答。

鴇母心中暗道：「這丫頭敢情是熬不住了，才會急不及待要嫁出去。」嘴上却道：「九成是茉莉挪丫頭見大爺人材出衆，便芳心暗許了！哎唷，這丫頭當眞是前生修來的福氣呀，也不枉老身養了她十二年！」

「好啦，你要多少錢，開個價來！」

「大爺看得起茉莉那丫頭，也等於看得起老身，老身怎敢多要？」鴇母故意想了一下，道：「本來老身是要賣三百個大洋，看在大爺您的份上，就要二百五十個吧！」

「什麼？」龍飛叫道：「一担米才二個大洋，二百五十多不多？」

鴇母臉色立即變了。「二百五十個也才不過買得一百多担的大米，這十二年她吃的，住的，穿的，還有找人來教她女紅、畫畫、彈琴、唱歌以及做詞寫詩，這都不用錢哪？」

「但是，這幾年她也替你賺了不少錢吧？」

「哎呀，大爺這是什麼話呀？」鴇母叫道：「天地良心，這二百五十個大洋，老身一個也沒多要，要不是看在她這幾年還能替她自己賺一點費用，老身起碼要五百個大洋。」

「少一點吧，媽媽！」

說到錢，鴇母立即換上一副臉色了，扭一扭腰，鼻孔中飄出一聲冷哼。「俗語說，欲食海上鮮，莫客腰間錢！龍爺是走過大地方的人，就別斤斤計較這一點鷄毛蒜皮的小錢吧！」

「好吧，但我身上可沒帶這麼多錢，可否……」

「只要龍爺肯要的話，就有辦法，呶，你現在有多少錢在身上？」

「一百多枚大洋。」

「拿一百個大洋做訂金，剩下的一百五十個，五個月之內要還一百六十個，每超過一個月就得多算十個大洋。老身最多等你半年，過了半年，你若是還不回來，可就別怪老身了！」

龍飛眉頭一皺，怒火暗生，但現在是有求於人，也只好認了。「但咱又如何相信你？」

「哦，這一點您可放心，老身收了你的訂金，會立個證據給你，還請里正做個担保，担保人的花費，由老身付！龍爺大可放心！」

「好，擇日不如撞日，今夜便辦好手續，順便擺幾席訂婚酒，都託你辦了，弄好這一切，來叫我。」龍飛說罷，便要走去茉莉的房間。

却又讓鴇母伸手一攔，道：「你跟老身女兒飲酒作樂還可以，但喝了訂婚酒，就不能再纏她，若是你沒地方住，要在老身這裏過夜的，老身另外介紹一個姑娘給你！」

龍飛大怒，一手把她推開，回頭冷冷地道：「大爺什麼女人沒見過？你少囉嗦！」大踏步走入茉莉的房間。

「姑娘，我……」

茉莉低着頭道：「奴家都已聽到了，十七年都已等了，何差半年？」

「太委屈你了！不用六個月，少則兩個月，多則六個月，便來接你回去，你不用担心，錢並不多，二百五十個大洋還難不倒我！」

茉莉嘴一呶，欲言又止，龍飛訝然道：「你有話要說便說吧！」

「媽媽只收你二百五十個大洋，許你半年期，這……這其中有個含意，她要奴家在這段期間內替她陪酒清談……」

「什麼？」龍飛臉色一變，道：「你如何知道？」

「若不是如此，她怎肯減你五十個大洋，奴家在此十二年，難道還不知道她的德性？」

「你且等等，我再去找她談談！」龍飛如一陣風般衝了出去，鴇母正在樓下指着龜奴做事。

抬頭一望，樓外掛起一串風燈，華燈初上，客人漸多，鴇母回頭見着龍飛，又看他臉色不大好看，便走前幾步說道：「龍爺，您莫心急，老身已經派人去找里正了。」

「不是這個問題，我告訴你，咱可不是什麼鄉巴佬，可以任人欺侮，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在大爺未回來之前，不許你再叫茉莉陪客！」

「笑話，買賣可得雙方同意，哼，老身敢在這裏討飯吃，也不怕人賣兇！你叫她不陪客，那這半年她吃的住的穿的，這些錢從何而來？」

龍飛一怔，道：「這些錢我來付！」

「呸，誰稀罕你的錢，總之你什麼時候拿錢來贖人。老身就交給你一個完好的黃花閨女，其他的不用說，否則拉倒！」

龍飛忽然抓起桌上一隻花瓶，看了幾眼，說道：「這貨色普通極了！那配擺在這裏？」右手掌緣忽然在瓶子中間切了下去！

只聽「卡」地一聲輕响，一隻江西景德鎭的瓷花瓶，登時斷了兩截，瓶中的水登時瀉滿一桌，要把花瓶擊碎不難，難的是只斷開兩截，而且裂口完整！

鴇母那雙利眼見過不少人與事！那有不知厲害的？一顆心登時提起，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來。「龍爺有事慢慢商量，慢慢商量。」一邊暗中打手勢，示意龜奴去叫些打手來。

龍飛道：「假如大爺硬是不讓茉莉陪客呢？那怎麼辦？」

「就，就多加一百個大洋吧……」鴇母顫着聲道。

「她半年能花一百個大洋？」

「老身本來只要收三百的，後來一想，反正大爺不在，她是閑着無聊，不如叫她陪客，兩家都有好處，所以才少收五十加上半年的費用，便是五百個大洋了！」

鴇母見打手來了！胆氣一壯，臉色又不同了，「要是少一個大洋，老身便不賣了！您自個決定，其他的條件不變！」

「好，一言爲定，要是讓老子知道你背地裏又迫她接客，到時可別怪老子心狠手辣！」龍飛說罷，雙脚一頓，身子直升上去，伸手在樓上迴廊的欄杆一勾，人已輕輕巧巧地立足走廊了！

這一來，鴇母的一雙眼睛又發直了，她心頭一怒，把怨氣都發洩在龜奴的身上：「還不快去辦事，鄭里正一來，便叫他進來找老娘！」

禍起蕭牆

大廳那口大鐘剛敲了八下，鴇母便派人上樓去通知龍飛，說里正已到，收據及證明也已定好。

龍飛連忙下樓走到鴇母那家自用的小客廳，只見在鴇母的旁邊還坐着一個瘦削的漢子，一張猴臉，看來令人生厭。看樣子，這里正年紀也不太大，五十還不到。

鴇母一見龍飛，立即堆下一臉笑容。「龍爺，老身來替你介紹，這是咱們這裏的鄭里正！」

龍飛淡淡地道：「字據可已立好？」

「龍爺請看。」

字據上果然寫得清清楚楚，只是有一點奇怪，末後有一條附加，說明假如賣身者後悔則作別論。

龍飛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一向都是如此，也是姑娘自己提出的，過去有些人把自家說得如何如何清白，後來一查，却發現是幹些見不得光的事，便提出退婚，」鄭里正道：「龍爺若果自問身家清白，而又對茉莉有信心的，便不必掛慮！這只不過是循例而訂的。」

鄭里正見雙方沒異議，便道：「請兩位蓋個手印爲準！」

立好字據之後，鴇母眉開眼笑地道：「龍爺，老身替你預備了四席喜酒，叫茉莉那些姊妹們，輪流來湊湊興，也好爲她高興一下！」

「如此便先謝了。酒席何時開始？」

鴇母笑道：「不急不急，大爺先去洗個澡，換了件衣服才出來，茉莉那丫頭也要沐浴更衣了，弄好了一切，老身自會來通知你！」

這一夜，龍飛豪興逸飛，加上人逢喜事精神爽，喝多了幾盅，一直鬧至下半夜，再也抵受不住，醉將起來，酒席這才撤去。

× × ×

龍飛醒來時，頭還發痛，一睜開眼皮，便爲滿窗的紅日刺痛，他轉了個身，見床沿坐着一人，詫異地問：「你……」

那人轉頭過來，溫聲道：「公子醒來了麼？」原來却是茉莉。

龍飛連忙坐了起來。「龍飛喝醉了，却累妹子服侍了一夜。」

茉莉臉上一紅，低頭道：「奴家也是剛來，昨夜服侍你的是秋月那丫頭。」

龍飛恍然，道：「對了，我幾乎忘了你媽媽的條件。」

茉莉道：「奴家已弄了一碗薑湯，準備給你解酒，你先喝了再說吧。」說着捧起桌上的一碗熱騰騰的薑湯，送至龍飛臉前。龍飛又醉了，這次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低下頭輕輕在茉莉玉手上吻了一下。

茉莉身子一震，那碗薑湯幾乎濺了出來。「別……快喝吧，冷了便無效了。」

龍飛一笑把薑湯喝盡，道：「妹子你待我眞好！」

茉莉抿嘴一笑，道：「這時候還說這種話，不嫌太生份麼？」

龍飛又笑了，說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快吃午飯了，嗯，不如由賤妾彈琴以娛公子可好？」

龍飛大笑起來：「故所願也，不敢請耳！」

茉莉立即坐在桌前，撥弄起來，把音較準之後，便猝然响起一陣叮叮噹噹的琴聲來，彈的是古曲，但茉莉的領悟力顯然頗好，彈得異常傳神。

龍飛擊節而歌，歌聲遠遠傳了出去，引得萬春樓的姑娘紛紛走到窗外偸窺。

一曲既終，房門便被人推開，一個年華雙十的姑娘，手上拿着一方絲巾，頭上揷着一朶花兒，看了龍飛一眼，走了進來，笑道：「恭喜妹妹找到了一個知音人！妹夫的歌唱得實在太好了！」

龍飛忙道：「龍某歌聲難聽，怎能與姐姐相比？」

茉莉道：「桃紅姐是萬春樓的黃鶯，理該唱一曲助興，小妹願爲彈琴伴唱！」

桃紅忙不迭退了出去，接着陸續進來的姑娘，對茉莉都是又羡又妒，鬧了一陣，午飯才送了上來。

下午龍飛跟茉莉在房內厮磨，兩人都有相見恨晚之感，所謂白髮如新，傾蓋如故，大概便是這個情況，只相處一天，便已難捨難分。

第二天，龍飛便辭別茉莉，兩人免不得互相叮嚀了一番，龍飛心中掛着玉人，早起晚宿，兼程趕路，恨不得背插對翅，立即飛到濟南，好早日取到贖金，迎着玉人歸。

皇天不負有心人，一路上風平浪順，毫無阻滯，終於如期返回濟南。

不料，回家一看，不由叫聲苦也，原本前頭是布莊，後頭是住家的那棟磚屋，如今只剩下一些碎瓦敗垣，碎瓦之中不斷飛出點點的灰燼。

龍飛心房一陣收縮，抓了一個路人問道：「你可知這裏是什麼時候焚燒的麼？又知道是因何原因起火的麼？」

那路人見是龍飛，嘆了一口氣，道：「龍老闆，你家已燒了半個月了，嗯，到底是什麼原因，你自個去問你妹夫吧，俺也不大清楚。」

龍飛這才猛地醒起，連忙飛上馬鞍，策馬向妹妹家馳去。

他妹妹龍珠嫁給一個本城人氏，姓白名淵，家境雖不太好也算是小康之家。

龍飛的家在東大街頭，白淵的家在東大街尾，龍飛只此一個妹妹，因爲兩家來往頗爲密切，白淵尚有父母在堂，在街尾開瓷器店，白淵却極少去店裏走動，因此龍飛若有遠行，必吩咐妹夫代爲照顧店務，一向都不曾發生過什麼事故，不料這次却發生了火災，把布莊連住宅一炬燒盡。

龍飛快馬飛馳，只一忽便到了白家，他把馬放在門外，便推開大門跑了進去。

「淵弟，淵弟……」

白淵正坐在廳上納凉，聞聲連忙站了起來，苦着臉道：「大哥，你回來啦，唉唉，小弟這次眞是……唉，大概流年不好，累及了大哥，小弟心內十分難安！」

龍飛道：「這些話且別說，愚兄想知

道的是店內是如何會起火的？」

白淵苦笑道：「小弟也是百思難明，大約是半個月前，那夜小弟睡到一半，忽被家人吵醒，原來有人來報說大哥的店子起火了，小弟當時吃了一驚，連忙披衣趕去一看，那時候，大火早已形成，唉，……店內的布匹全部付之一炬……」

他吸了一口氣，繼續道：「後來小弟跟家人在火場內檢視，找到了一些未曾燒毀的大洋……兆安，快把那一盒大洋拿出來。」

龍飛頹然地坐在一張椅子上，這時候，他心中只爲悔恨驚怒所充塞，已忘了茉莉的事。

不一刻，那個叫兆安的白家僕人，取來了一個鐵盒子，盒子上還有一把銅鎖，白淵把鎖匙放在龍飛臉前，道：「大哥請自個清點一下！」

龍飛默默把鐵盒打開，粗畧看了一下，估計裏面只有六七十個大洋，他吸了一口氣，問道：「淵弟，火起那一天，你可會在店內？」

「有，那日小弟是在黃昏時候才回家的。」

「可有發現什麼奇怪的事？」

「也沒有，」白淵想了一下，搖搖頭道：「一切與往常一樣！」

龍飛想了一下，問道：「店內的夥計呢？」

「他們在關了店之後便回家了，只有那個一向住在店內的小斷，自那夜之後便一直不見到他，根據最先發現起火的那幾個人說，火是在中堂燒起的，火一起，便一發不可收拾！」白淵道：「小弟已報了官府，可是也查不出什麼來。」

「中堂是放置存貨之地方，那裏怎會起火？」

「小弟懷疑放火的是那個叫順子的小廝，要不然他怎會失踪了？」

「順子家內是怎樣說的，」龍飛語氣有點冰冷，「順子可是你介紹來的，你跟他家相熟，可曾去問過？」

「問是問過了，但順子根本沒有回家，他爹娘也不知他去了那裏！」

「長富跟志成他們可知道原因否？」

「也不知道！」

長富及志成是龍記布莊的夥計，他們也都是本城人氏，龍飛抓起那隻鐵盒，道：「愚兄去找他們聊一下！」

白淵一怔，道：「珠妹一直在叨念着你！你不先跟她見個面？」

「改天吧，」龍飛頭也不回地出了白家，一顆心如遭亂草塞滿了般，又悶又實，腦子內却空空蕩蕩，腹中的腸子却早已揉在一起。

他重新飛上馬背，向北馳去，長富跟他已有四年，也就是說，有了龍記布莊，便已有長富了，他家住在北邊，下面已有五六個兒子，而她老婆的肚子又大了，他因爲負担重，所以工作表現一直十分良好，生怕失去飯碗，會令一家大小失却溫飽。也因此龍飛才決定先去找他。

馬匹踏着碎步而行，路人看見這個一向見義勇爲的龍老闆，臉上都現出同情的神色。

一陣夜風吹來，龍飛忽然泛起一個念頭：「會不會是白淵自己放的火？聽說他最近跟那些紈袴弟子來往頗密，還輸掉不少錢！」

想到這裏，他連忙一撥馬首，重新馳向老家。

這次他又催馬了，是以只一眨眼便到了。龍飛躍下馬背，飛向火場。在地上找根尖銳的竹片，走向中間，撥開上面碎瓦，然後用竹片在地上挖掘起來。地上的泥土飛濺，只一忽，龍飛便停下了手，心房又再是一陣收縮。

他在這一個地方埋了幾百個大洋，但現在却一個都不見了，證明這批大洋已被人偷走了！

這個秘密只有他龍飛一個人知道，甚至龍珠也不知道，尋常的盜匪把錢偸掉，也就算了，豈會放火？

先盜欵，再放火，目的不過在于掩飾盜欵的目的而已！如此看來此人必是熟人，於是龍飛更加肯定這個人必定是自己的妹夫白淵！

剎那之間，一股怒火自他心中升起來，他立即自地上躍了上來，接着又衝向馬匹。

馬兒迎風馳了一陣，龍飛讓冷風一吹，頭腦稍爲冷靜了一點想道：「我現在不能貿貿然去找他，因爲沒有眞憑實據，不但他可以矢口否認，而且也難以向妹妹解釋。」

想到此，把馬勒停，再沉吟了一下，決定還是先去找長富再說。

長富的家又小又髒，屋子內滿是人，龍飛去到一看，頗有插針不入之感。

長富苦笑了一聲：「老闆，你終於回來了，再不來，俺可不知怎麼辦了！一來家無餘糧，二來又捨不得離開老闆您！」說着站了起來，把兒女都趕了出去，「快去玩，別吵着老子！」

龍飛見他的兒女都瘦得皮包骨，便摸出三個大洋給他。「叫你女人買東西給孩子吃！」

「老闆，您……」長富激動到說不下去。龍飛不分由說把錢塞入他手中。「快拿去，順便叫她打幾斤酒來，我有話要跟你商量！」

長富大喜，忙把錢交給他的女人，然後才招呼龍飛坐下來。

「長富，看你的樣子，你家內好像毫無隔宿糧哪！」

長富道：「老闆不知，自你離開至今，還未出薪餉哪！」

「甚麼？我去了兩個月，白淵竟沒有出薪餉與你！」

長富又道：「老闆，有句話我不知該說不該說……」

龍飛急道：「快說，任何話都可以說，你也知道，我一向都相信你！」

長富說道：「俺發現白淵有幾次回店之後不久便離開了，却叫俺看店，可是當俺打開錢箱要找贖時，裏面的錢竟然不見了！」

龍飛一拍桌子，陡地站了起來。「該死的白淵，竟敢瞞着我做下這種事來！」又忙打開鐵盒，抓起裏面的大洋，力嗅起來。

長富訝然問道：「老闆，你是在嗅甚

麼？」

這些大洋，白淵說是撿自火場的，按說在整棟屋子都燒毀之下，假如大洋不被毀掉，大洋起碼也該留下點焦味，但這些白銀亦沒有這種味兒。

龍飛喃喃地道：「一定是他。」

長富急道：「老闆，俺剛才說的話是眞的，但會不會是白淵把錢放到另一地方，這一點小的却不知道，老闆您可得細心調查，等有了眞憑實據才行動，要不然會寃枉好人哪！」

龍飛不欲再跟他談論這件事，白淵是他的妹夫，這種事份屬家醜，自然不宜外揚。

「自從我離店之後，可有甚麼特別一點的事兒？」

長富不假思索地道：「沒有，一切如常！」

「順子呢，他爲何會忽然失踪？」

長富道：「俺又怎會知道，總之他是不見了！」

這剎那，龍飛心中忽然升起一個念頭：「順子是白淵介紹來店內當小廝的，他倆一定很熟悉，咭，對啦，順子晚上住在店內，他可能在無意中知道我在地內埋了一筆錢，而把這消息透露與白淵知道。後來白淵見錢而生異心，但順子住在店內，唯一的辦法便是先把順子殺掉，然後才掘金！

「他殺了人之後放了一把火，把店子燒掉，毀屍滅跡……不，他一定是把順子的屍體帶到某一個地方埋掉，放火只是爲了掩藏偷錢的勾當——因爲假如我回來發現不見了錢，自然會問他，現在失了火，却有了藉口了！」想到此，他心頭怒火更盛，決定把事情查個清清楚楚。

浪跡江湖

長富見龍飛神色陰晴不定，又勸了他一陣。龍飛却是一言不發。過了一陣，長富的女人把酒菜送了上來，長富便替龍飛斟了一杯酒。「來，老闆，咱先喝一杯，以後的事，明天才打算。」

長富的女人及兒女都到外面吃飯，屋子內只剩下他們兩個。

龍飛草草吃了一點，便推碗道：「長富，以後的事，我還沒有個底，你暫時仍呆在家內，假如我要再重操舊業的，一定來找你！」

長富一怔，脫口問道：「老闆，你打算如何？」

「還未定，也許要過一段時間才有心情想這些事。」龍飛打開鐵盒子，在裏面抓出二十個大洋，道：「這些你且拿去，以後的日子還長着哩，假如我未能再僱你，而你又已花光了，那麼你便自找生路去吧！」

長富如何肯拿，急道：「老闆，剛才那三個大洋已够我一家吃上好一段日子了，這些錢你留在身邊，將來再作大展，俺是無論如何也……」

龍飛道：「假如你用剩了，屆時再還給我，還有，志成他們假如生活有困難，你便拿點給他們，算是我對你們這幾年來的努力工作的一點補償……錢你拿着，將來我會來找你！」說罷站了起來。

長富急問：「老闆，你上那兒？」

龍飛忽然把鐵盒內的大洋全部倒出來，向長富要了口小袋子，把錢縛在腰上，然後才離開，長富連忙相送。

龍飛回頭道：「這匹馬暫寄你處，一兩天內我便來取！」說罷邁開大步走去。

跑到街口，見街上的店舖的大門都已關上，他認了一下，跑去拍開一家鐵店，買了把刺刀掖在身上，最後才去找白淵。

這時候，他心內十分矛盾，白淵無疑是放火的人，這口氣說什麼都不能白吞下去，但他又是自己的妹夫，假如把他殺了，妹妹那裏又如何？

這個問題直到他已走至白家門外，仍未能解決，終於決定等見看了白淵之後，看他的態度才決定，假如他仍矢口不認，便把他殺了，最多帶着妹妹遠走他鄉。

他忽然有點後悔，沒有把馬騎來，有了馬，帶人離開便比較方便了！

他呆如木鷄地立在門外，發了一陣子怔，正想去敲門，不料大門「呀」的一聲打了開來，開門的赫然是白淵！

兩人打了個照面之後，都是微微一怔，還是白淵看出了情況有點不妙，青着臉問道：「大哥，您……你吃了沒有？咳咳，進來歇一會兒吧……啊，大哥的屋子被燒，倒不如暫請來小弟家住吧……大哥請進！」

龍飛心想：「你倒會說話，哼哼，想得好美，要我進去莫非又安了什麼陰謀？哼，我龍飛是什麼人，會怕你？」

想到此，他大步走前，跨入門檻，白淵重新把大門關好。輕聲道：「爹娘都已睡了，請大哥先跟小弟去書房吧，等下我叫兆安替大哥弄好客房再說！」

「不必弄客房了，我等一會兒便要離開！」

白淵怔怔地問道：「大哥有地方住？但據小弟知道，你在本城只有小弟這房親戚，難道外人還比咱親？」

龍飛不由冷笑起來：「正因爲我只有你這房親戚，才會弄到今日這個地步！」

白淵臉色一變，顫聲道：「大哥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小弟可不明白！」

「你心中明白得很，不明白的只是我爲何會來得這般快！」龍飛突然轉身道：「白淵，我去你書房內等你，你去把珠妹叫來，我有話跟她說！」

「好吧！」白淵臉色陰晴不定。「那麼請大哥稍坐一會，小弟待會兒便跟珠妹過來相陪！」

龍飛走入白淵的書房，點起了蠟燭，拿了一張交椅，坐在房邊。過了一陣，仍不見白淵回來，他心中暗暗冷笑道：「好小子，你終於露出尾巴來了吧？不怕你能走到天涯海角，我龍飛也有辦法把你抓回來！」

霍地抽出尖刀，把它刺插在桌子上，捲起衣袖，結紮一番，正想出去，猛聽一陣脚步聲傳來，龍飛仔細一聽，來的是兩個人，一個脚步沉重，一個脚步輕鬆，料是白淵及妹妹，暗中叫道：「想不到這小子還有點胆量！」

拔起尖刀，立於門後。不一刻，白淵及龍珠便走了進來，目光一及，不見龍飛，龍珠叫道：「我哥哥在那裏？」

龍飛脚尖一蹬，房門砰的一聲關住，白淵跟龍珠回過頭來，見龍飛一臉凶相，都驚呼起來。「大哥，您……您手上爲何拿着刀子？」

龍飛喝道：「妹子，你給我站開一點，我要在你臉前跟白淵算帳，免得將來你要怪我！」

白淵臉色灰白，道：「大哥，小弟跟你有什麼帳目未清的，你可不要胡亂冤枉人！」

龍飛冷笑一聲：「偷錢放火，這二條帳子够大了吧？虧我不但把妹子嫁給你，還如此信任你，把店子交給你打理，你如今還有什麼話好說！」

龍珠忙道：「大哥，淵哥不是這種人，你不要冤枉他！」

「我冤枉他？哼，人說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這話當眞沒錯！」龍飛更怒：「跟他睡了兩年，你連哥哥的話也不信了！」

龍珠嬌臉一紅，却仍道：「大哥對小妹恩重如山，爹娘死得早，全是大哥您把我養大的，大哥的話，小妹還會不信？」

龍飛臉色稍霽，道：「既然如此，你便出去，待我跟白淵算了帳後，再跟你遠走高飛，他日再替你另找一個婆家！」

龍珠花容失色，叫道：「大哥剛才所說可都有證據？不要憑些風言風語便胡亂忖測！」

龍飛大怒：「你大哥會憑一些風言風語便來鬧事的麼？老實告訴你，有人親眼看見他拿了櫃內的錢出店！白淵，你還有何話可說！」

白淵臉色慘白，道：「不錯，小弟曾經拿了三個大洋出去跟朋友賭博，但這些錢小弟在事後都巳還了！」

「是不是？這些錢你事後還了？假如此話沒錯的話爲何大洋上沒烟火焦味？」

白淵低頭道：「那是小弟在起火之後才向朋友籌集還你的，日間都巳交還與大哥了！只因小弟怕大哥怪責，所以才瞞了您，說是在火場檢到的！」

龍飛冷笑一聲，道：「才是六七十個大洋，太少了點吧？」

白淵臉色一變，反問道：「大哥認爲要多少才符合？事實上兩個月能賺了幾十個大洋的生意，你還認爲不够？以前一個月都只能賺十多二十個大洋，只因上月來了一個大客人，加上府內的趙財主過世，把咱店的白布全部買光，才能賺下這六十八個大洋！

「小弟先後才拿了五十個大洋，只因帳上是六十八個，所以才自己貼了十八個上去的！請大哥明查！」

龍飛哈哈大笑。「兩個月能賺六十八個大洋，我巳很滿意，只是我在中堂地下埋了幾百個大洋，怎會不翼而飛？這些錢你又怎又還給我？」

白淵大吃一驚，急道：「大哥，這件事我可完全不知道，又怎會又偷取了？」

龍飛冷笑道：「有誰能够證明你是清白的，你結交損友，熱衷於嫖賭飲吹，而你家生意又不大好，欠下人家的錢，沒處籌集歸還，只好打我的主意了！」

龍珠尖叫道：「淵哥，你，你眞的如此不長進？」

龍飛道：「大哥不會冤枉他！」

白淵胸膛一挺，道：「不錯，這一點你沒有冤枉我，但你埋在地下的錢，我不但不知道，而且也沒有去動它！珠妹，你不必傷心，我巳跟他們斷絕來往了，以後重新發奮做人！」

龍飛冷笑一聲：「你不必在我面前做戲！你不知道，但順子住在店內，他可能知道，你問了他，之後把他殺死，吞掉臟欵！」

白淵怒道：「龍飛，我敬你是一條好漢，百般忍讓，你不可含血噴人，順子家窮，我見你店內反正要用人，才介紹他到你那裏，我跟他可沒什麼瓜葛！」

龍飛也怒道：「我怎會含血噴人，你若是堂堂正正，誰會懷疑你，今日你便得給我一個公道！」說罷，忽如一頭猛虎般標出，把龍珠推出房外，反手把門閂起，貼門道：「姓白的，我龍飛不殺手無寸鐵之人，你有胆的便放馬過來，今日你我之間，只有一個人可以離開這房子！」

手腕一抬，「篤」地一聲，重新把刀子插在桌上，雙脚踏前兩步，左手揑拳搗向白淵的胸膛！

白淵身子微微一閃，怒道：「姓龍的，你別以爲跟一個老和尙學得一身武功便仗勢欺人，我白淵也不是省油燈！」身子一歪，把拳讓過。

龍飛開聲綻氣，右掌隨即自左臂下穿出，拍向對方胸口。

白淵身子一矮，右脚一蹬，雙手橫伸，使了招「白鶴展翅」，把龍飛迫退了一步！

龍飛叫道：「今日便要見識見識你們白鶴派的功夫！」身子一歪，斜向白淵的懷裏撞了過去！

此刻白淵胸膛大露，加上房內地方淺窄，這一着最是有效！

不料白淵的反應極快，雙臂一攏，左掌護胸，右手五指一攏，如鑿子般向龍飛的肩膊琵琶骨「啄」下去！

龍飛叫道：「來得好！」左手向上一翻，掌緣切向白淵的腕脈！同時把右脚輕輕一蹴，蹬向對方的膝頭。

白淵怎肯讓他得手？左掌向下一切，斬向其小腿，右手一翻一沉，反向龍飛的左手抓去！

龍飛見一連數招俱爲其破去，狂性大發，身子一弓，略退一步，左脚倏地疾如星火地橫掃過去！

這一腿，去勢極速，只一眨眼，脚尖便巳臨白淵的腰側。

好個白淵，不愧是白鶴派的高手，左掌在身旁的桌子上一拍，身子借力躍起，落在桌面上！

龍飛一腿落空，另一腿又再飛起，只聽「喀嗤」一聲，單脚被他掃斷，桌子一歪，向側倒去！

這刹那，白淵身子如狸貓般竄起，龍飛大喝一聲，身子暴長，雙掌齊發，向半空的白淵劈去！

白淵蜂腰一曲，一個沒頭跟斗反後飛去，剛好落在龍飛的背後。

龍飛反應極快，一個風車大轉身，第三腿順勢又再踢出！

白淵輕輕一躍，龍飛那一腿便踢在房

門上！只聽「砰」的一聲，那房門猛地響了一聲，震人耳鼓。

龍珠在外面聽得胆戰心驚，他知道大哥及自己的丈夫都有一身武藝，又不希望任何一人受傷，是以嘶聲大叫起來：「大哥，淵哥，你們快停手，快停手別打！爹，娘，你們快來呀，來人呀——」

她尖聲大叫，龍飛更怒。「珠妹，你再叫，我便不理你了！」

言畢，攻勢更盛，迫得白淵連連地後退！激戰中，白淵一掌拍向龍飛的胸膛，龍飛身子微微一蹲，左肘一架，右手迅速抓向他的手腕！

白淵料不到這招他使得這般快，急切間飛起一腿，蹬向他的丹田，同時身子一側，堪堪避過一爪之厄！

龍飛突然一腿橫掃過來，白淵右手手腕一沉，向龍飛的足踝切下去，同時左掌直拍，印向龍飛的胸膛！

不料龍飛那一脚只是虛招，腿起一半，便自收了。右手迅速一圈，五指合攏！如鈎子一般，刁住白淵的左手手腕，左手疾如星火地向其上臂一拍一托。

只聽「喀」的一聲輕响，白淵的一條左臂經巳脫臼。龍飛右手五指一鬆一緊，抓住他的手腕一扭，白淵痛得「啊」的一聲叫了出來，額上的汗珠簌簌流下來。

龍飛左脚再一蹬，白淵顧不得痛，閃身一滾，龍飛藉勢把其左臂繞到後背上。

白淵痛得幾乎蹲了下去，龍飛空出一手去抓書桌上的刺刀！

與此同時，龍珠的叫聲巳驚動了全屋，刹那間，白淵的爹娘及兩個僕人都聞聲趕了過來。

白淵他爹叫道：「小飛，你不可胡來，有話慢慢說！」

這刹那，白淵巳經被龍飛制服，慘呼起來，白淵他爹愛子心切，叫道：「快撞門！」

兩個粗壯的家丁合力一撞，「隆」的一聲，房門應聲撞破！

書桌上的蠟燭巳跌在地上，火未熄，外面的人都看清了房內的情勢，只見龍飛滿臉煞氣，高高舉起刺刀。

龍珠急忙叫道：「大哥，大哥你不要殺他！」

龍飛大聲道：「他害得大哥如此，你還要替他求情！」

「淵哥是冤杜，他絕對不會做出這種事來，小妹跟他做了兩年夫妻，難道還不了解他？」

龍飛雙眼如同噴火，道：「如不是他幹的，又是誰幹的？」

白淵他爹叫道：「小飛，大家份屬親戚，你千萬別做出傻事來，假如淵兒眞的做出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來，老夫自己也饒不了他！」

白淵嘆息道：「爹，他現在那還聽得人勸？」

龍珠忽然自身上摸出一把剪刀來，叫道：「大哥，你假如殺死了他，小妹便在你面前自殺！」

龍飛身子如篩米般抖了起來，顫聲道：「枉我昔日如此待你，你却敢以死來威脅我！」

龍珠哭道：「正是小妹愛惜大哥，所以才敢以死相勸，不想大哥做下什麼不可挽救的憾事來，淵哥若是敢做出什麼對不起你的事來，小妹也饒他不得！」

龍珠這句話並不是誑語，她自小跟哥哥學藝，一身功夫並不在白淵之下。

這刹那，龍飛身子又是一震，喃喃地道：「連自家的妹妹也不要我了！我家巳毀，財巳失，連老婆也討不成了，做人還有什麼趣味！」

驀地大喝一聲：「白淵，我龍飛今日便饒你一條生命，你要善待我妹子，若敢再沉溺嫖賭，對不起我妹妹，讓我龍飛查到，天涯海角也要來取你的性命！」蹬起一脚，踢在白淵的後臀上，白淵登時如皮球般向龍珠飛過去。

「你好好管束他，以後我也不想再來看你了，你好自爲之！」龍飛取起利刀，大步走向大門。

龍珠一邊替丈夫的手臂入臼，一邊問道：「大哥，你要去那裏？」

「你別理我，以後便當沒有這個大哥！」龍飛快步奔出，待龍珠走出大門，巳不見他的踪影了！

龍飛跑出外面，夜風習習，長街靜寂，只偶爾傳來一兩聲狗吠！

他頭腦讓冷風一吹，稍爲冷靜了一下，喃喃地道：「我做對了，還是做錯了？嗯，錢既巳失掉，我年紀尚輕，又何必爲此而讓妹妹難受？」

想起茉莉，身子一震，暗道：「大丈夫何患無妻，只是要辜負了茉莉妹的情意了！」

想到此，只覺一顆心亂糟糟的，脚步不由慢了下來。不覺經過本城大財主李耀祖的大門，裏面的狗聽見脚步聲，狂吠了起來。

龍飛冷哼一聲，依然慢條斯理地走着，李耀祖是本城惡霸，家中養了不少惡奴，濟南城內的人都視之如虎狼。但別人怕他，他龍飛却不怕，去年李耀祖的兒子李金貴當衆調戲良家婦女，讓他龍飛撞見，還出手教訓了他一頓！

李家是欺善怕惡之人，龍飛拳頭硬，人緣好，事後李金貴連哼也不敢哼一聲。

想到此，龍飛精神一振，忽生豪氣，忖道：「我如今無親無故，無家無業，何不效古人四處行俠仗義，也不枉師父敎了我一身武功！」心意巳決，脚步便快了起來，他決定今後浪跡江湖，快意恩仇。

龍飛在城內走了一遍，覺得這地方又是熟悉，又是陌生，心頭感慨，不由睜開雙眼貪婪地望將起來，這一去，也不知何時才能回來。

走了一陣，天漸亮了，龍飛跑到長富家，向他取了馬匹，又叫他去自謀生計，便上馬出城。

遲來半步

龍飛出了城，有點茫然的感覺，有天下雖大却不知該去何處之感。他猶疑了一陣才向南而去。

眨眼春季巳過，天氣漸熱，龍飛毫無目的，每到一處便停了下來，碰上不平之事便管上一管，所以速度極慢。

到他一路南下，重遊揚州時，巳是盛夏，到了揚州心中不期然地想到茉莉，只

覺腹中的腸子都幾乎揉在一起，深覺對不起茉莉，心中想去看看她，又有點怕她。

揚州的確是個傷心地，龍飛一到之時便決定次日便南下去蘇州。

可是躺在床上，却再也如何睡不着，一闔上雙眼，腦海中便浮上茉莉彈琴、自己引吭高歌的情景。

驀地他暗中計算一下日期，自與茉莉訂婚至今已快五個月，他心想自己既然沒錢贖她，不如叫她早日另擇良人完婚吧，大丈夫應當有始有終，豈可如此窩囊？

一想至此，他重新下床，把鬍子刮個清光，換了件乾淨的衣服，走去萬春樓。

到了萬春樓外面，龜奴一見到他，神情一呆，怔怔地道：「龍爺您來啦？咳咳，請您稍候一下，我去通知媽媽！」說着向內急奔過去。

龍飛微微一怔，覺得有點奇怪，也快步走了入去，到了大堂，見廳上有不少嫖客在等姑娘，樓上不時傳來調笑聲。

龍飛向上面望了一眼，大步沿着樓梯走了上去，下面的龜奴大聲叱喝！龍飛充耳不聞，快步走向茉莉的房外，只聽裏面傳來陣陣的淫笑，龍飛一脚把房門踢開，喝道：「人說婊子無情，果然沒錯！」

房內一陣尖銳的驚呼聲，隨之响起，龍飛目光一落，見裏面一個姑娘坐在一個只着內衫的漢子身上，但却不是茉莉。

那漢子大喝一聲：「相好的，你跑來捉姦啦？這春桃是你老婆麼？」

那叫春桃的窰姐兒啐道：「我根本不認識他！」

龍飛道：「快說，茉莉呢？這裏本是她的房子！」

「你不見門上掛了我的名牌麼？要找茉莉，先去找媽媽吧！」春桃把頭伏在那嫖客的胸膛上。

龍飛心頭作嘔，連忙飛身下樓，剛好有一個龜奴上樓，龍飛一手抓住他，喝道：「媽媽在那裏？」

「她，她有事出去了！」

「茉莉呢，茉莉去了那裏？」

「她，她……小的不知道！」

龍飛冷笑一聲：「好啊，敢情是讓你們賣了！」霍地伸出一手，摑了龜奴一個耳光！

那龜奴大叫起來，萬春樓的打手拿着棍棒奔了過來。「是誰吃了豹子胆，敢來萬春樓撒野！」

「操你媽的熊！」龍飛大怒：「騙錢騙人還敢行兇！快說，鴇母躲在那裏，她若不出來，老子便放一把火，把她這鳥樓燒掉！」

一個龜奴不分由說，揮着棒直砸下來，龍飛眼明手快，身子一斜，右手五指抓着棒子，飛起一脚，踢在那打手小腹上，那打手立即自樓梯上跌了下去！

「好呀，小子你竟敢來行兇，今天便讓你知道老子們的厲害！」

其他打手紛紛揮着棒衝了上來，龍飛夷然不懼，一邊揮棒，一邊衝了下去，那些打手平日仗着人多勢衆，賣兇慣了，幾曾遇到過像龍飛這般身手的人。

一陣棒棍交接之後，打手們已有好幾個人身上着了棒，讓開一條路來，龍飛越戰越勇，由樓梯上打到樓下大堂，那些嫖客見狀都沒了雅興，忙不迭離開。

一個龜奴叫道：「關住大門，乾脆把這小子解決了吧！」

那些打手重新鼓起餘勇，向龍飛迫去，有的見他厲害，回去拿大刀。

龍飛發起神勇，接連三棒敲斷二個打手的手脚，却向內堂衝進去。

「賊女人，你若不交出人來，老子便放火把你燒死！」幾個箭步已衝入內院，見到房子便把房門踢開，却找不到鴇母的影子。

這刹那，那些打手又紛紛圍了上來，龍飛殺得性起，叫道：「今日我龍飛若不殺幾個洩氣，誓不爲人！」就在後花園接戰起來。

有幾個胆子較大的打手，舞着刀衝前上去，龍飛連退幾步，倚着一座假山這才放手打殺。

激戰中，覷得眞切，手腕一圈，打了一個棍花，再一沉，棒頭擊向一個打手的頭顱。

那打手身子一閃，揮刀來架，龍飛棒子一滑，「噗」的一聲，棒頭擊在其指骨上，那人一吃痛，五指一鬆，大刀登時跌落地上。

龍飛右手抓棒，回身橫掃一記，把幾個打手迫退，隨即又彎腰拾起地上那柄大刀。

他一刀在手，精神大振，如虎添翼，左刀右棒，兵來將擋，雙方膠着，未分勝負。

龍飛見對方人多，一定得先殺幾個才能壓得住陣脚，是以覷準一個機會，身子忽地伏地一滾，右手揮棒不斷招架，左手鋼刀閃電般一擊，「噗」，大刀砍斷一個打手的小腿。

那人腿斷時，猶自不覺，直至身子倒下，傷口撞及地上才慘呼起來。

慘呼聲未落，又一個打手的脚，齊膝斷了，鮮血濺滿一地，龍飛故意在兩個傷者身邊滾來滾去，其他打手下手都有點投鼠忌器。

他們見龍飛厲害，都慢慢後退，生怕自己的脚被斬下來，一面高呼拿燈來。

龍飛見他們散開，這才自地上站立起來，笑道：「要想退？不交出茉莉來，那有這般容易？」右手長棒在地上一點，身子飛了過去，人在半空，左手大刀便舞得呼呼亂响，那些打手起初雖然氣勢洶洶，但自從被龍飛擊倒幾個之後，氣勢便自挫了，此刻見他如狠似虎飛過來，也不敢抵擋，立即向後退去。

龍飛那裏肯就此罷休，大喝一聲，迫前過去，右手長棒一挑一落，敲斷一個打手的手臂，左手刀一捲架開一條長棒。

他虎虎迫人，反而迫得那些打手重生再戰之心，喊道：「弟兄們，這小子迫人太甚，咱們便跟他拚了吧，就不信他一個人能支持得多久，咱們不要迫得太近，把他困死。」

此言一起，龍飛的腦子才逐漸冷靜下來，回心一想，如果對方只守不攻，自己的確十分危險，於是叫道：「你們若說出茉莉的下落，俺便放過你們！」

爲首那個打手冷笑道：「小子你別太痴心了，茉莉早已嫁給別人了，誰叫你小

子來遲半步。」

龍飛怪叫一聲：「俺跟鴇母訂明半年爲期，如今才不過五個月，爲何來遲了？敢情是她貪錢把她高價賣掉？」

「那個鴇母不貪財，那個姐兒不愛鈔？你那話不是白說？」也不知那個打手答了一句。

龍飛道：「如此老子便再也不放過她了。」

爲首那個打手又道：「可憐你還不知道，這件事可是茉莉願意的，所以我勸你還是乖乖回山東吧。」

一個龜奴叫道：「龍飛，你若能拿得出二百九十個大洋來，現在可能還來得及？怕只怕你沒錢。」

龍飛虎吼一聲：「老子就算沒錢，她也不得在半年之內食言？」

龜奴道：「今日無論如何也不能把他放走，大伙兒加一把勁把他捉下來，送到官府內去，媽媽說大伙兒都有賞！」

龍飛心中大怒，臉上却不動聲色，長棒忽地在地上一點，身子一撐一飛，向龜奴撲過去。

那些打手都料不到他有此一着，齊是一怔，龍飛持刀向龜奴斬去，那龜奴大叫救命，手忙脚亂地亂閃，龍飛長棒在他脚上一掃，登時撲倒了。

龍飛大喝一聲：「你是第一個！」手起刀落，把龜奴殺了。

這時候，打手們才一衝而來，龍飛飛起一脚，把龜奴的屍體踢飛過去，那些打手一望，都齊聲叫起來：「不得了了，出了人命啦！」

龍飛把大刀插在後腰上，雙手舞棒又再殺將過去，這次那些打手再也提不起勇氣，紛紛後退，有人高叫：「快去報官，快去報官！」

龍飛一對利眼四處一掠，猛地標前一步，一棒打在一個提燈的龜奴手上，那盞風燈登時落下，龍飛左手一抄，把風燈拿在手上，邊戰邊退。

打手們有幾個胆小的，藉口爭先恐後地道：「咱去報官府，哥哥們請先抵擋一陣。」

如此便現出一個缺口來，龍飛在這當兒已把周圍環境看了個清楚，倒拉着棒，躍過欄干，立足走廊，隨即把一個房門踢開，衝了進去。

打手們不知他葫蘆裏面賣什麼藥，都是臉臉相覷，只聽怦的一聲，龍飛反而把房門關了起來。

「他媽的，這小子在幹什麼，大伙兒守住房門口，房門沒窗，不怕他跑掉。」

房內無人却有床，兩邊之牆都是木板，龍飛把床上之被褥堆在一起，又拆下一對椅脚，這才放起火來，火起之後，他急衝出幾步，撞破木牆，跑到隣室，同樣點燃被褥，然後用木棒一撐，躍身上樑。

這是後宅，是平房，窰姐兒的住所在前頭的樓上，此地是下人及丫頭的居所。

是以龍飛一上樑，便直起身來，揭開屋瓦爬了上去。

火起之後，濃烟不斷自房門縫隙處鑽出來，打手們這才知道龍飛的用意，登時亂了，大聲叫道：「起火了快來救火！」

龍飛沿着屋瓦向前堂跑去，有幾個打手看見，只在下面叫了幾聲，都不敢追前來。

龍飛跑到前面大廳，見樓上的姑娘都花容失色地奔了下來，尖聲叫道：「那裏有火？」

龍飛一手抓住一個姑娘，大刀在她臉前一幌，喝道：「快說，茉莉到底去了那裏？」

那姑娘臉沒人色，驚叫道：「茉莉妹，昨天已嫁出去啦。」

「嫁給誰？」

「是一個外地人，聽說是龍飛您的老鄉，也是山東人……」

龍飛又問：「鴇母呢？」

「奴家不知道。」

龍飛大聲道：「你們有誰知道的，快說，否則我便不客氣了。」

一個姑娘輕聲道：「也許她去了里正那裏避避風頭。」

龍飛心頭一跳，忙問：「里正家住那裏？」

「從這裏出去，拐左便見到一棟石屋子，那里正便是住在裏面。」

「好，你們若是騙我，我會再來跟你算帳！」龍飛鬆下手，奔了出去，他也不從大門出去，長棒在地上一撐，身子如狸貓般竄了上去，一鬆手，身子便已越牆而出。到了外面，便聽見四處人聲漸近，原來隣居聽見火起的叫聲，紛紛跑來觀看。

龍飛躲在暗處觀察，過了一陣才見鄭里正跟鴇母匆忙跑了過來。「什麼事？什麼事？」

龍飛本想衝出去，一刀把其殺死，可是回心一想，不但不現身反而急速離去。

快意恩仇

深夜，鄭里正才跟鴇母返回石屋，石屋頗大，裏面也住了幾個保鏢。

鄭里正一回來，便問道：「可曾發現有人進來。」

那幾個保鏢齊聲道：「沒有！」

鄭里正一張緊張的臉龐，這才綻開，回頭對鴇母道：「鳳妹，咱沒騙你吧？咱這裏是什麼東西？他敢來？哼，他拳頭硬又怎樣，難道比老子的槍還硬？」

鴇母拍拍胸口，道：「他不來最好！想不到他這般狠！」

「你怕什麼？有我在此，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兒！你放心睡覺吧，明兒老子便把他抄出來，斬他十塊八塊！」說着已走進了寢室，鄭里正回身把門關起，鴇母問道：「幹什麼？」

「幹什麼？」鄭里正邪笑一聲，「剛才咱們剛樂了一半，便讓他們弄斷，這會兒已沒事了，當然要再續前緣！」

「老娘那裏還有興趣？那個姓李的說得好聽，什麼龍飛不會再來了，偏偏那瘟生像曹操一般，說來便來！」

「管他什麼曹操不曹操，反正明天一早，便什麼都解決了！」鄭里正伸出一雙手在她身上摸索起來：「乖乖，別再吊老子胃口了，先替老子洩洩火吧！」

鴇母輕啐了他一聲：「又不是頭一遭，急什麼？老娘先跟你說清楚，這件事你一定要替我擺平，老娘是又送身子又送錢給你的！」

「那姓李的給你六百個大洋，你才分我一百個，不陪俺睡幾覺，那裏划得來？而且點子又是我出的，就算姓龍的找上門來，你也不用怕，拿那字據給他看，一邊拖住他，一邊派人捎個信來，俺便帶人去捉他！」鄭里正一邊在解下衣袴，一邊伸手過去了。「好了，老子快忍不住了！」

鴇母就着身子方便他，一邊啐道：「你別吹大氣，你近來是越來越不成了！」

一忽，兩人便滾在床上，連燈也不熄便幹將起來，正在興頭上，床底下忽然爬出一個人來，可不正是龍飛？他把大刀在鄭里正後頸上一架，冷冷地道：「現在還快不快活？」

鄭里正如同洩氣的皮球般，一切動作登時都停止了。「你，你是誰？」

「我是曹操！」

「龍飛？」鴇母尖聲叫一聲，兩手兩脚緊緊纏住鄭里正：「快叫他出去……」

鄭里正心中暗罵了幾句，問道：「你來做什麼？」

龍飛笑道：「當然是來要人。」

「錢可帶來了沒有？」鴇母在里正身下叫道。

「你給我輕聲一點，假如外面的人進來，老子的刀可就要開葷了！」龍飛一頓即道：「老子有沒有錢是一回事，但六月之期還未過，你便不能把她嫁給別人！」

鄭里正道：「誰說咱們要她嫁人，可是茉莉她自個願意的！你不信，我還有她押過手印的字據！」

龍飛心房一陣收縮，道：「快把字據拿來！」

鄭里正道：「字據在咱上衣內，俺拿給你！」

「不必，老子自個會拿，你給老子老實一點，不要亂動！」龍飛一邊說，一邊伸手在他床邊的上衣內摸索。

鄭里正身子一歪，右手一拍，身下的鴇母便向龍飛飛過去！龍飛知道他使詐，左掌一落，切在鴇母腰上，痛得那淫婦大叫起來！龍飛也不理她，右手大刀望床上的鄭里正劈過去！

鄭里正已從另一端躍下床，去拉抽屜拿槍，龍飛飛躍過去，一刀劈下！鄭里正沒可奈何，只得向後退開！

就在此刻，房門忽然被人推開，一個大漢喝道：「放下刀來！」

龍飛眼光一瞥，身子不由一頓，原來門外站着兩個手持洋鎗的保鏢，槍管正對着龍飛！這刹那，龍飛似跌下冰窖般，手脚都痲木起來。

鄭里正赤着身子走了過來，冷笑道：「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偏闖進來！快放下刀，饒你不死！」伸手來奪大刀。

與此同時，那兩個保鏢忽然「啊」的一聲叫了起來，身子徒地飛了進來，如狗吃屎般撲落地上。

「大哥快動手！」房門一個女人叫了起來！

龍飛反應也極快，手起刀落，大刀砍在那兩個保鏢持槍的手臂上，血光立時迸現！龍飛刀再一掄，把鄭里正攔腰劈斷！

這些事都極短一瞬間發生，等到鄭里正死後，那鴇母這才驀地發出一聲驚叫！

房門人影一閃，走進一個女人來，龍飛叫道：「妹子是你！」

龍珠道：「大哥，我來得及時麼？」

「你如何知道我在這裏？」

「別多說，淵哥還在外面對付另外兩個保鏢，我去助他一臂之力，你解決了便出來吧！」

龍飛心頭一痛：「白淵也來了？」目光一落，喝道：「茉莉的事到底如何？」

鴇母道：「不關我的事，都是這死鬼出的主意！」說着指一指鄭里正的屍體。

「你若有一句虛言，老子便一刀把你劈掉！」

鴇母身子如篩米般抖起來，累得那對豪乳上下一陣亂顫。「前幾天來了一個公子爺，他一看見茉莉便想要把她贖去，老身告訴她已名花有主，却他說可出高價……咳咳，老身說茉莉已是你龍爺的，他說龍飛家破財散，那裏還有錢來贖她……」

龍飛心頭一跳，急忙問道：「那人是誰？」

「他叫李金貴……」

「是他？原來是他！好小子，明的不敢來，却暗中用毒計，我龍飛跟你沒完沒了！」

「……後來死鬼出了鬼主意，用酒灌醉了茉莉，然後拉下她的手在一張自願退婚的字據上按了手印……」

龍飛再也聽不下去了，飛起一脚踢在她胸膛上，鴇母氣一悶，立時昏死過去。

龍飛衝出外面，此刻白淵跟龍珠也已把那兩個保鏢解決了。龍珠一見龍飛便道：「大哥，淵哥是冤枉的，我倆怕你會生出什麼事來，便出家來找你，後來小妹想起你曾經說淵哥累你娶不到老婆，便去問長富，他說你上次是來揚州，所以咱們便來這裏找你……咱們已在揚州住了半個月啦，今夜聽見外頭亂哄哄的，出來查看，無意中發現了你，便悄悄跟了下來！」

龍飛歉然道：「妹子，你不用說，我已知道眞相了！這一切都是李金貴那小子幹的！淵弟，請你原諒我的魯莽！」

白淵笑道：「大哥能明白，小弟也心安了！嗯，你說李金貴放火及偷你的錢？咱們昨夜還捉弄了他一頓！」

「他現在在那裏？快帶我去找他！」

三人出石屋，白淵一邊疾走，一邊道：「昨夜咱們住的客棧，忽然熱鬧起來，說是有一個住客在客棧內成親。咱倆出去一看，原來那人是李金貴，而且順子也跟他在一起，這時候，小弟有點懷疑，正想去盤問順子，珠妹却不讓我去，說要等找到大哥後才由你親自去盤問！」他吸了一口氣續道：「後來我聽見房內有個女人在哭，心頭奇怪，便趁李金貴在外頭跟那些豬朋狗友喝酒，悄悄進去問她，她說她是給他强買來的！小弟動了惻隱之心，便暗暗在房內的合巹酒中下了一點藥……」

龍飛問：「那是什麼藥？」

白淵走近一點輕聲道：「大哥您放心，那種藥女人吃了沒害處，但男人吃了任你是什麼怒目金剛，也得變成繞指柔！」

龍飛目光一亮，問道：「這種藥有效期是多久！」

「三天。我已把情況告訴了那個新娘子了！唉，大哥你怎樣會問這些？」

龍飛一手抓住他的手，感激地道：「淵弟，不瞞你說，那女人叫茉莉，本是愚兄先把她贖了的！」

龍珠道：「早知她是咱大嫂，昨夜便把她救走了！」

白淵笑道：「今夜也未遲！」

說着三人已返回客棧，白淵跟龍飛商量了一陣，便去分頭行事。

龍飛用刀挑開房門，悄悄走了進去，只聽床上鼻鼾聲雷動，睡得正歡，他重新把門關起，又點了燈，舉高一照，床上睡着兩個人，一個睡在床頭，一個睡在床尾，正是李金貴及茉莉。

燈火一亮，茉莉便醒了，睜眼一見，喜道：「飛哥！」

李金貴猛然一醒，但龍飛的刀已架在他頸上了。「姓李的，你想不到，我會找這裏來吧？不要張聲高叫，否則老子的刀便不客氣了！」

李金貴驚恐地點點頭，龍飛立即問：「我家的火是你放的麼？埋在地下的錢是你偷的麼？」

李金貴絕望地點點頭，這才從實招出。原來李金貴自從去年讓龍飛打了一頓之後，一直懷恨在心，但又不敢跟龍飛明鬥，於是想出了一條毒計，暗中買通了順子，便趁龍飛離開的時候，溜了進去。

順子要求李金貴事後帶他去外面避風頭，李金貴樂得有個跟班，便一口答應，他本就想去外面逛一逛，於是順子便把龍飛埋在地下的大洋起了出來，兩人放了火，便在半夜離開。

李金貴回家對他爹說要出外面遊玩，拿了點錢，天未亮便帶着順子出城，一路是南下到了揚州這銷金窩。

後來到了萬春樓，見到茉莉神魂爲之牽引，是以出重金把茉莉買了出來。茉莉本來抵死不肯，奈何一個弱質女流又如何能够脫離虎口？龍飛聽了之後，溫聲道：「你明知茉莉是我的人，還敢……」

李金貴忙道：「我不要了，自願送給你！」

龍飛聲音更柔，道：「你既然如此大方，我便饒你一命，不過我要把你交給你爹，叫他賠償我的損失！」

李金貴大喜，忙道：「你的一切損失，我都願意賠償！」

「好！但我怕你在半路會逃跑，所以要把你縛起來，嗯，現在又沒有痳繩了！有啦，你把這塊手絹咬在口中，我去找繩，要不然你叫了起來，可不好！」說着拿出一條手絹，把它塞在口內。

李金貴心中暗暗好笑：「看不出他是個呆子！」拚命把手絹咬住，恨不得龍飛早點去拿繩，自己好找機會逃走。不料心念未了，龍飛手腕一沉，刀刃立時割掉他的喉管，李金貴一聲不吭便斷氣了！

茉莉還未驚呼出來，已讓龍飛抱了起來，跑出房外，此刻白淵也已把順子解決掉，而龍珠却把馬匹找來了，四人立即乘馬出城。

四個月後，龍記布莊又開幕了，李金貴的父親李耀祖還來道賀，却不知兒子經已死在龍飛之手。龍飛跟茉莉幾乎笑破肚皮。而白淵在這次教訓後也發奮爲人，替他父親掌管店務，生意大有進步！（完）

新派俠義奇情小說／黃鷹·文
黃耀基·圖

賊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蜘蛛死亡帖指名第二個要死的是江飛霞，高玉盛爲表妹作保護人，她想起方聽也答應保護，遂按他所說懸掛白燈籠求援，方聽來信約她在水月寺相見，高玉盛楊威暗中釘梢，到寺裏不見方聽，她只好打轎回家。高、楊二人互相埋怨，繼而動武，表演身手，把保護江飛霞之事拋於腦後，醒起來急忙追上，只見轎在人空，她不知去向，原來被她一名戴假面具的人——方聽擄至地下密室裏，告知她表哥是一名殺手，因此把她藏在這裏，楊、高帶着一條癩皮狗還在搜索……同時沈春山在樹林中亦被自己認識的叫馬飛、劉全二人擄走……

珠寶刼案　出現綫索

楊威道：「你又不是不知道，牠撒尿之前就是這個樣子。」

話口未完，那條狗已舉起一條後脚，一泡尿撒在樹旁，高玉盛皺眉道：「這是第七次的了。」

楊威若無其事道：「這條狗不錯是不錯，壞就壞在一個腎虧一點兒。」

說話間，那條狗突然吠一聲，一旁奔了出去，楊威快步追上，一面道：「喏，這不就成了？」

高玉盛一面追前一面搖頭應道：「這就是你這位山人的所謂妙計。」

楊威洋洋得意的道：「我早就算準了你那個表妹一定會出事，所以暗中放了一包狗蝨粉在她的腰帶上，那無論她給擄到那裏去，這條狗公一定會嗅着那氣味追到去。」

高玉盛冷笑道：「你瞎纏着不讓我追下去，其實就是給機會對方將我的表妹擄去。」

楊威揮手道：「你放心好了，姓方的雖然專跟我搗蛋，可不是壞人。」

高玉盛又一聲冷笑。「一定是方聽將我的表妹擄去，不是蜘蛛。」

「蜘蛛？」楊威連連揮手。「還未到限期，蜘蛛不會動手的。」

「他難道不可以先將人擄去，到期限才殺掉？」

「這個人不會這樣找麻煩吧。」

「你其實也不能肯定。」

「當然了，這還是我第一次跟他交手，天曉得他那許多，不過，他既然限期殺人……」

高玉盛嘟喃道：「這個人眞的這樣講信用就好了。」

楊威一怔，抓抓頭，沒再說什麼，高玉盛沉吟着又道：「再說，方聽是要保護我那個表妹，何須裝神扮鬼……」

「這個人滿肚子壞水，什麽不會弄出來，你莫要將他當作好人看待……」

高玉盛面色一變，說道：「我那個表妹……」

「表妹吧了，又不是你的娘，」楊威接問：「你不會只得這一個表妹的吧？」

「你——」高玉盛氣得說不出話來，楊威又道：「她死了，我們替她報仇就是，這條狗也一定會替你將她的屍體找出來的。」

高玉盛索性閉上嘴巴。

× × ×

方聽並不知道楊威在江飛霞的腰帶上已做了手脚，現在正由一條癩皮狗引着向他的巢穴接近，在江飛霞面前，一直都表現得那麽瀟洒。

江飛霞却不知道是什麽原因，顯然不同意方聽那樣輕視楊威。

「你這是說笑，楊爺的聰明又豈是我所能够比得上？」她的話也不無道理。「若是他不聰明，名氣怎會這麽大，趙伯伯也不會重金請他做保鏢。」

方聽也不分辯，負手踱了一圈，沉吟道：「蕭觀音被殺，你面臨死亡，蜘蛛的死亡帖又來得那麽奇怪突然，趙寬，沈春山，高玉盛三人之中必有一個有問題，那個人就不是蜘蛛，也必是有什麽目的，要假借蜘蛛的身份來達成。」

江飛霞奇怪的看着方聽，道：「你怎會這樣懷疑的？就是因爲那些死亡帖的出現？」

方聽笑笑道：「蜘蛛也只是一個人，我就是不相信他能够來無影去無踪，神出鬼沒。」

江飛霞道：「那些帖子……」

「人雖然有問題，帖子倒是眞的。」

「你却是能够肯定。」

「我見過眞正的蜘蛛帖，對於這種帖子的形狀大小，以致用字筆法都清楚。」

江飛霞更加奇怪。「怎麽你對蜘蛛這樣感興趣？」

「因爲我有些事也正要找他一問。」

「你到底是什麽人？」江飛霞追問。

方聽又笑笑，道：「北京人。」

江飛霞搖頭苦笑道：「我是問，你那裏來的，本來幹甚麽，又爲甚麽要追尋蜘蛛？」

方聽只是笑。江飛霞再問：「不可以告訴我？」

「北京城的月華軒你可知道？」

「聽說那是京城最大的一間珠寶店子，也是天下最大的。」

「月華軒的老闆就是家父。」

江飛霞一怔，脫口「哦」一聲，方聽接道：「二十年前，月華軒曾經遇刼，藏在寶庫中的貴重珠寶一夜之間完全被刼去，看守的人無一倖免，那個寶庫設計的精密，也是天下第一。」

「就是蜘蛛做的？」

「寶庫中留下了一張蜘蛛帖，當然是一張謝帖，不是死亡貼。」方聽接下去。

「根據現場留下來的痕跡與及死者身上的傷口，進去的却最少有五個人，也極似當時五個有名的大盜所爲，而根據事後查得的綫索，那五個有名的大盜事發之前的確齊集在北京城內，有所圖謀，而事發之後亦急急離開，但似乎都沒有帶着任何東西，却從此銷聲匿跡，與蜘蛛一樣，那些奇珍異寶到現在也沒有出現過。」

江飛霞道：「你一直在找着？」

「官府方面一直一些綫索也沒有，事情交到我手上，也已有五年，這五年之中，不少大盜給我找出來，就是找不到那些珠寶，而找他們的時候，我都是以蜘蛛的作風出現，可是，也沒有引起他們多大反應。」

江飛霞恍然道：「近年來出現的蜘蛛原來是你。」

「這一次當然不是。」

「難怪你這樣感興趣。」

「令我更感興趣的却是，蜘蛛爲甚麽要殺你們？」

江飛霞搖頭。「我眞的不知道。」一頓轉問道：「楊威不也是一直與盜賊作對的，難道也沒有關於蜘蛛的任何綫索？」

「好像他還這樣心直口快的人，若是有，早已說出來，也早已找到去了。」

「你就是跟那些盜賊作對跟他認識的？」江飛霞又問。

方聽頷首道：「我不能不承認他在找人方面比我要本領，可惜他說話既多，又做得太着形跡，所以我只好拿他找到的綫索搶在他前面找到去。」

「他却是以爲你有意跟他作對？」

「這件事要解釋清楚實在不容易，而他也一直不給我解釋的機會。」方聽笑接道：「這也好，正所謂沒有競爭便沒有進步，這些年下來，他已變得頗爲機智，很多事都已經可以獨力處置。」

「怎麽總是不能擺脫你？」

方聽道：「這個人有一個大毛病，要抓甚麽人，總是喜歡將那個人的賞格釘在對床的牆壁上，好像睡要對着，醒也要對着，靈感才來。」

江飛霞失笑道：「難怪你總是知道他要去找甚麽人，搶在他前面了。」笑語聲甫落，她突然又省起了甚麽的，怔了怔接問：「這一次他只是應聘作保鏢，怎麽又會引起你的注意的？」

方聽道：「我原也不知道他要做保鏢，還以爲他是要去抓那個周歡。」

「周歡？」江飛霞搖搖頭，對這個姓名表現得非常陌生。

方聽接道：「他是當年月華軒一案蜘蛛外的五個嫌疑犯之一，在到來趙家莊前楊威就是對着他的賞格發呆。」

江飛霞怔怔的聽着，方聽又道：「那張賞格我也曾見過，不同的是多了兩撮鬍子，看墨跡是那個鬍子加下去，却是這麽巧加對了。」

江飛霞搖頭道：「我不明白。」

「那張賞格畫的是二十年前的周歡，二十年後的周歡這麽巧亦蓄了那樣的兩撮小鬍子。」

江飛霞追問：「你已經找到那個周歡了？」

方聽一笑道：「我照例是暗中跟踪，看楊威如何打聽周歡下來，看下來，却是發現他先換上新衣服新鞋子，找個人探聽一下，原來應聘去趙家莊做保鏢，只道是兩回事，也只道跟他開開玩笑，到了趙家莊才知道你們收到蜘蛛帖，意外的竟然看見了周歡，這相信，楊威也意外得很。」

「周歡到底又是那一個？」

「就是你那位趙伯伯趙寬。」

江飛霞詫異地追問下去：「趙伯伯就

是那五個大盜之一？」

「不會錯的了。」

「你怎能這樣肯定。」

「因爲我同時還看見了另外的兩個人。」方驄頓一頓，接道：「蕭玉姬與沈寶，他們都改了名字，相貌特徵，却沒有改變。」

江飛霞道：「你不是說蕭觀音跟沈春山吧。」

「我說的正是他們。」

江飛霞又是一怔，囁嚅問道：「還有的兩個大盜又姓什麼？」

「那兩個大盜，一個姓高名猛，另一個姓江名龍。」

江飛霞怔在那裏，方驄轉問：「令尊會不會就是江龍？」

江飛霞脫口道：「我家裏可沒有甚麼珠寶？」

方驄笑笑道：「當年的刼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現在仍然是個謎。」

江飛霞又奇怪的看看方驄，道：「你既然知道我是江龍的後人，爲甚麼還要救我？」

方驄道：「一人做事一人當，強盜的子女不一定也是強盜，而且你善良溫柔，侍母至孝。」

江飛霞吃一驚，道：「你也知道我家母……」

方驄道：「那天離開趙家莊，我便開始搜集有關你們的一切，好像高玉盛的事，却是早就巳知道。」

江飛霞垂下頭。方驄接道：「蜘蛛所以找你們，只怕亦是與當年月華軒的刼案有關，也許他們當年的確是一夥，因爲那些珠寶發生了甚麼誤會，又或者是分贓不勻。」

江飛霞抬起了頭來，怔怔的看望着方驄。

「這都是我胡亂推測，眞正的原因有待他們來證實。」方驄上下接打量江飛霞一眼。「蜘蛛據說是言出必行，你不知所踪 他當然先要將你找出來，只要他接近，我便有機會跟他見面……」

「將他拿起來。」

「能够不動武，和平將事情解決，當然最理想，我也只是要得回那些珠寶。」方驄歎了一口氣。「那些珠寶不會是月華軒所有，部份是存在月華軒的寶庫寄賣，爲了賠償這些珠寶的損失，這二十年來月華軒的生意都是白做，若非家父人面够，聲譽好，很得人信任，只怕傾家蕩產之外，難免牢獄之災。」

「原來是這樣。」江飛霞亦歎了一口氣。

方驄目光四面一轉，道：「不過你在這裏可以放心，附近大概沒有第二個地方比這裏更安全的了。」

江飛霞目光順着一轉，道：「我倒是覺得奇怪，你怎麼在這地方築下一個這樣的巢穴。」

「這個巢穴原是一個大盜的，三年前他不幸被我跟踪到來，死在我手上，地方便一直丟空，也是這麼湊巧，現在又用上了。」方驄接又道：「你放心，我是一個很小心的人，若是不安全，怎會將你留下來？」

「這我就放心了。」

× × ×

楊威本來也是很放心，聽由那條癩皮狗引路。

可是那條癩皮狗竟然將他引返水月寺，不由他不担心起來。

「你那個表妹是由這裏帶着那個香囊離開，現在這條狗將我們原路引回來，倒也沒有錯。」他看着高玉盛，聳聳肩膀苦笑。

高玉盛一直看着那條癩皮狗，聞言目光轉到楊威面上，冷笑道：「也許我的記性沒有你的好，這條狗所走的路綫我並不以爲跟轎子的一樣。」

「還不是回到水月寺來。」高玉盛這句話出口。楊威立即伸手掩着自己的嘴巴，一會才將手鬆開，說道：「不錯，雖然是一樣回到水月寺，路綫不同，就有分別。」

高玉盛目光回到那隻癩皮狗上，沒有回答。

楊威東張西望，嘟喃着接道：「但沒有理由，又是水月寺……」

高玉盛忍不住又一聲冷笑，道：「方驄不是本就約我表妹在這裏會面？」

楊威道：「他却是沒有出現。」

高玉盛道：「這並非表示他的窩不在這裏。」

楊威手四面一揮。「這樣的地方怎能住人？」

「你還不明白？」高玉盛冷笑。

楊威突然一呆，恍然大悟的脫口「哦」一聲。「原來如此。」

看樣子他經巳明白，是不是眞的明白却要他自己才清楚。

× × ×

一聽江飛霞說放心，方驄話說得更有力！「絕對沒有人能够找到這裏來，好像楊威這麼不喜歡動腦筋的人，自是不在話下。」

「要你費心了。」江飛霞接問：「只是不知道留到甚麼時候？」

「原則上抓住了那隻蜘蛛你便可以回家去，安枕無憂，那相信也不會要你等太久，蜘蛛到期限找不到你，行動難免會有些錯亂，露出破綻來。」

江飛霞微喟一聲，方驄接道：「這巳準備了足够的乾糧食水，你……」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一陣「軋軋」的聲响突然傳來。

方驄立時怔在那裏。

「那是甚麼聲音？」江飛霞很奇怪張望。

方驄歎了一口氣，還未答話，又一陣狗吠傳出來。

「狗吠？」江飛霞更奇怪。

「有些話我要收回了，這個地方，並不是我說的那麼秘密，楊威這個人有時候也會動動腦筋，」方驄又歎了一口氣，接一聲道：「失陪——」轉身就走向左面牆壁。

江飛霞目光一轉，道：「你要到那兒去？」

方驄道：「連我也不知道。」雙手也不知那兒一動，「軋」地在牆壁上出現了一道暗門。

江飛霞追前一步。「那我呢？」

一個聲音即時傳來：「聽——女人的聲音，莫不是你那個表妹？」

方驄一聽笑接道：「有楊威高玉盛照顧你，還有甚麼不放心？」身子隨即閃進暗門內，那道暗門也隨即關上。

江飛霞方在不知如何是好，右面牆壁「軋」的亦一响，亦出現了一道暗門，一條癩皮狗「汪汪」地吠着一竄而進。

跟着進來的是楊威，騰出雙手，一護頭，一護胸，同時大喝一聲。

江飛霞應聲一聲嬌呼，楊威立時發現她的所在，隨即看見她張開雙手，向自己奔來，不由得心花怒放，慌忙亦張開了雙手迎上前去，那知道江飛霞却是從他身旁奔過。

他迎了一個空，回頭一看，江飛霞巳撲進高玉盛懷中，一面親切的叫道：「表哥。」

高玉盛自然的將她緊抱着，柔聲問：「表妹，沒事吧？」

「沒事，只是嚇死我了。」江飛霞縮在高玉盛懷中，無限嬌憐。

楊威看得不禁傻了臉，雙手呆住在半空。

高玉盛輕撫着江飛霞的秀髮，道：「別怕，有我在。」

「哼——」楊威再也忍不住，走過去以手背一拍高玉盛肩膀。「光天化日，你們這樣摟摟抱抱的，成何體統？」

高玉盛沒有理會，仍然摟着江飛霞，倒是江飛霞紅着臉，身子慌不迭旁邊一縮，輕聲問道：「表哥，你們是怎樣找到我的。」

「是這條狗引我來的。」高玉盛手指向楊威，楊威忙將他的手指撥向那條狗，道：「是那條狗。」轉問江飛霞，「姓方的小子那裏去了。」

江飛霞道：「由暗門跑了。」

「算他跑得快。」楊威一面東張西望，一面問：「這又是甚麼地方？」

「他說是他的秘密巢穴。」

「秘密甚麼？」楊威一抽鼻子。「不過地方佈置得倒是很不錯，最好就拿來金屋藏……藏……」

「藏嬌。」高玉盛不覺接上口。

楊威突然跳起來。「他搶去的那許多金銀珠寶莫非就都藏在這地方！」語聲一頓，怪叫一聲喜出望外的撲向那邊的檀木箱子。

箱子沒有鎖着，一掀即開，裏頭整整齊齊的放着好些衣服，楊威左一把，右一把，將那些衣服抓起來，接往後抛飛，看他這樣子，這地方給他搜下來，那還不天翻地覆？

方驄到手的珠寶，會不會都藏在這地方？

× × ×

沈家莊也正在被人大肆搜索，而且是一羣人，所以半個時辰不到，巳經天翻地覆，可以藏物的地方都一一被搜遍，莊主下人等也無一倖免，盡被撲殺。

進來的人全都幪上面，但看那爲首二人的裝束兵器，絕無疑問就是馬飛與劉全，他們對沈家莊的情形顯然非常熟悉，一進入即控制了沈家莊所有的出入口，跟着展開了屠殺，沈家莊的人以爲是搶刼，看見對方來勢洶洶，那敢反抗，也不敢呼救，到他們發覺對方還要殺人滅口的時候，巳經來不及呼救，也無力反抗的了。

馬飛劉全等就像是劏鷄殺鴨一樣，非獨殺得快狠，而且乾淨。

然後他們放手搜索，徹底之極，可是到他們離開的時候，一個個却沒精打采，毫無表情，顯然並沒有搜尋到他們要搜尋的東西。

× × ×

馬飛劉全回到那座石室的時候，沈春山仍然昏迷未醒，上身的衣服經巳被脫下來，肌膚上鞭痕無數，胸腹附近更被烙焦了幾片。

在酷刑之下，他顯然並沒有給迫出什麼來。

馬飛快步走到木輪前，伸手往沈春山胸膛上的傷口拍了三下，冷笑道：「老頭兒，倒要看你受得到什麼時候。」

沈春山一動也不動，毫無反應，馬飛轉喝道：「弄醒他！」

侍候在木輪旁邊的漢子應聲將木輪轉動，將沈春山轉至頭下脚上，池中的水也正好浸過他的頭。

給冷水一浸，沈春山很快有了反應，口張開，「骨嘟嘟」的不由自主喝了幾口，一個頭搖幌着要抬起來。

那些漢子隨即將木輪轉回原狀，沈春山一陣咳嗽，一會才將眼睛睜開，看了看馬飛劉全二人，旣沒有說話，表情也沒有任何變化。

馬飛急不及待的喝問：「老頭兒，圖藏在那兒？」

沈春山淡然應道：「沒找到？」

馬飛道：「你其實沒有藏在莊中？」

沈春山道：「我好像沒有說過是藏在莊中。」

馬飛悶哼道：「你也莫要得意，你莊中上下都巳給我們拿了來，再不說，我們便一個個砍了給你看。」

沈春山忽然一笑。「我莊中上下雖然不過三十六口，但地處鬧市，我倒是很想知道你們用什麼方法將他們全都拿到這兒來。」

馬飛一怔，後面劉全插口道：「人我們雖然沒有拿到這兒來，但全部巳經細上，生死也就決定在你的說與不說。」

沈春山又是一笑，說道：「以你們消息的靈通，我就是不相信，你們還沒有查出姓沈的到現在仍然是孤家寡人，莊中連一個血親也沒有，便是死光了，也無關痛癢。」

馬飛道：「他們跟了你那麼多年，難道你一些兒也不念……」

沈春山反問：「有什麼人的性命比自己的更重要？」

馬飛沉着臉道：「這我就去殺光他們。」隨即轉身。

沈春山笑道：「若是我沒有猜錯，他們早巳被你們殺個乾淨，何必在這裏諸般作態？」

馬飛擧起的脚步又放下，回頭惡狠狠地道：「他們的性命你不在乎，你自己的呢？」

沈春山道：「只要我一天不將藏圖的

地方說出來，性命就一天不會有危險。」

馬飛沉聲道：「你以爲我們不敢殺你？大不了不要那些……」

沈春山冷截道：「這些話不是你說的，你莫要忘記你只是一個奴才。」

馬飛眼角的肌肉抽搐起來，劉全插口道：「只要你說出來，我們頭兒一定饒你性命。」

沈春山道：「你們都是聾子，沒有聽清楚，我不是早就說過在這裏不說，你們要知道就找個人送我離開這兒，到我認爲安全了，自然會將秘密告訴你。」

馬飛道：「我跟你走一趟。」

「你不成。」沈春山搖頭。「我也早已說清楚了，送我離開的人武功不能够太好。」

馬飛冷笑道：「那到時你將他殺掉，一走了之，我們到那兒找人？」

沈春山冷冷道：「姓沈的信用有口皆碑，若是不好，也不會將這個秘密保留到二十年後的今日。」

馬飛問道：「現在你還不是準備說出來？」

沈春山道：「一個人爲了活下去，無論做出什麼事都是值得原諒的，況且這個秘密我已經保留了二十年，就是說出來，亦問心無愧。」

馬飛道：「問題在我們可不願意冒這個險。」

沈春山道：「那大家只好比比耐性了，我一樣不願意冒這個一說出來便給殺掉的險。」

劉全「咭咭」的怪笑道：「只苦了你這身皮肉。」

沈春山淡應道：「也苦了你們不能够痛痛快快的下手，總要留上分寸，否則一個不好將我弄死了，也就什麼都完了。」

劉全馬飛面面相覷，怔在那裏，一個陰沉的聲音即時從石階上傳下來道：「那你們就留上分寸，最好還準備一些金創藥，小小心心的打，慢慢的打，不要粗心大意，不要急，一天不成兩天，兩天不成三天。」

那個擁着金紅披風的頭兒隨着拾級走下來，沈春山索性閉上了眼睛。

× × ×

楊威三人回到鎭裏已接近黃昏，江飛霞偎倚着高玉盛，看樣子驚魂未定，高玉盛自是陶醉之極，揚威沒精打采的抱着那條癩皮狗，時而皺起雙眉，時而搖頭，也不知在想着什麼。

轉了一個彎，他突然停下，回身道：「你們說奇怪不奇怪，方聽那個臭小子這些年來偷呃拐騙，前前後後，不說多，最少也該有一二十萬兩銀子，可是找遍了他那個窩，加起來二百兩銀子也不够，其他的銀子，那裏去了。」

江飛霞信口應道：「他會不會是花光了？」

「不會的，那個臭小子人頭豬腦，別說其他的，就是衣衫也沒有一件光鮮。」

江飛霞又接問道：「他喜歡不喜歡喝酒？」

「你也看到的，他那個窩裏那來的酒，喜歡喝酒的人又怎會不在身旁準備一兩罈好酒的。」

「這也是，他也是拿茶來招呼我。」

「再說，酒不離色，他若是酒色之徒，你……」楊威「嘿嘿」的乾笑了兩聲，笑得就像個色魔。

江飛霞一張臉不由紅起來，高玉盛再也忍不住，冷笑道：「走一趟有二百兩銀子到手，你還想什麼？」

楊威一見高玉盛插口，臉龐立時拉下來，道：「二百兩銀子算是什麼，就好像你這種名不經傳的殺手，官府若是要懸紅追緝，也不止這個數目。」

高玉盛寒着臉，却不敢頂撞他，只怕他口裏沒遮攔，知道的全都說出來。

江飛霞只是看着高玉盛，沒有追問，楊威看在眼內，心裏得意，正要如何再氣氣高玉盛，懷抱着的那條癩皮狗突然吠起來。

楊威順手往狗頭上一拍，指桑罵槐的罵道：「你這個畜牲，我跟江姑娘在說話，吠什麼？」

高玉盛胸膛急速一下起伏，正要怎樣，那隻癩皮狗已然從楊威懷中跳下來，吠着奔前去。

一個聲音隨即傳過來：「楊爺，楊大哥——」

楊威目光一轉，只見捕頭葛柏帶着一衆手下一面叫一面奔馬也似奔過來，那條癩皮狗奔到他身旁，「汪汪」的一轉，亦跟着他奔回楊威這邊兒。

「不知又發生什麼事？」楊威托着下巴，只等葛柏走過來禀告。

「威兄——」葛柏氣急敗壞的走到楊威面前。「見到你太好了，我正要着人到處去找你。」

「出了事？」楊威懶洋洋的問。

「大件事！」葛柏喘着氣。

「你家裏死了人？」

「胡說。」葛柏把手亂搖。

「那是上頭知道你貪玩，派人來調查？」楊威盡往葛柏壞處想。

葛柏乾咳兩聲，道：「大街大巷，不要說這種事。」

楊威道：「那你自我坦白好了。」

「是死了人，但不是我家，是沈春山那兒，滿門上下，給人殺個清光。」

楊威一怔，高玉盛江飛霞齊皆變色。

× × ×

屍體已經由那些捕快搬到院子裏，分成三列，倒也壯觀。

楊威入門一望，儍了臉，半晌才舉步走前去，繞着那些屍體打了一個轉，回到葛柏身旁，連連搖頭道：「怎麽眞的是男女老幼，闔府統請。」

副捕頭小汪一旁滾過來，道：「就是不見沈春山的屍體。」

楊威順口道：「你找找那邊的水井，看有沒有死在井底下？」

江飛霞到底是女孩子胆小，看到這許多屍體，早已經花容失色，偎縮在高玉盛懷中，聽楊威這樣說，目光不由轉向井那邊，一看忙又轉回來，輕呼道：「你怎麽這樣心黑？」

楊威怔一怔，道：「我的江姑娘，人可不是我殺的，說到心黑，還沒有我的份兒。」

小汪接道：「水井看過了，沒有屍體在裏邊。」

楊威回頭道：「什麼時候你變得這樣聰明的，居然不用提示，懂得先去看看那個水井。」

小汪也懂得說話，道：「還不是楊爺平日指點。」

楊威大樂，反手一拍小汪的大肚子。「好小子，有希望，有前途！」

葛柏瞪了小汪一眼，轉到小汪面前，將小汪擋去，才問楊威。「以威兄看，這是怎麼回事？」

楊威道：「這還用問的？」

葛柏臉上立時又添了三分敬佩之色，奉諛道：「楊爺當眞是明察秋毫，小弟愚昧，實在不懂。」

「你不是眞的這樣笨吧。」楊威搖搖頭。「這擺明就是大屠殺。」

葛柏怔了一怔，道：「小弟是想知道原因。」

「當然是尋仇了，而且一定是血海深仇，否則怎會闔府統請，鷄犬不留？」

葛柏苦笑道：「可不知道是那些人幹的？」

「你怎麼這樣笨的，那不是沈春山的仇人還會是什麼人？」楊威直搖頭。

葛柏只有再問：「可不知他那些仇人又是什麼人？」

「不是我。」楊威反手一指葛柏。「相信也不會是你。」

葛柏苦笑。「楊爺眞會說笑。」

「你以爲這是說笑的時候？」楊威反問。

葛柏怔住，楊威目光轉向高玉盛江飛霞，道：「這件事只怕與蜘蛛有些兒關係，可是在這之前蜘蛛又沒有送死亡帖給沈春山。」

「我絕不以爲蜘蛛是一個這樣着重形式的人。」這個聲音在後面響起來。

楊威回頭一看，趙寬正帶着管家王安從門外走進來，葛柏一眼瞥見，又是一呆，脫口道：「這位是……」

楊威反手一肘打在葛柏的胸膛上。「不就是你推薦我給他做保鏢的趙寬了。」

「趙寬？」葛柏揉着胸膛，他當然看出趙寬與賞格中加了兩撮鬍子的周歡很相似，懷疑起來。

「是你做介紹的，難道你竟然不認識？」楊威又一肘打在葛柏的胸膛上。

葛柏便是最笨也給打醒了，道：「跟我接頭的可不是這位趙大爺。」

趙寬笑顧王安，接道：「那是我叫管家王安去接頭的，葛頭兒與我可是不認識的。」

楊威瞪了葛柏一眼。「怎麼你不說清楚，我還以爲你跟趙大爺是老朋友呢。」

葛柏揉着胸膛苦笑，其實他早就已說清楚，這時候當然明白楊威非獨亦已經動疑，可能還查出了什麼，只是時機未到，沒有動手拿人，他當然不會破壞楊威的好事，苦笑着故意埋怨道：「是你沒有問清楚。」

「我像是這樣胡塗的人？」楊威跳起來，隨即轉問趙寬：「這眞是蜘蛛幹的好事？」

趙寬沉吟道：「不會錯的了，老沈這些年來做的是老實買賣，不會聽說還與其他什麼人結怨。」

楊威嘟喃地說道：「難道他找不到江姑娘，慌起來改變初衷，隨便找一個來下手。」

趙寬道：「那種人心狠手辣，就是這樣做也不足爲怪。」

楊威點頭道：「不錯，反正什項蜘蛛帖，都是他弄出來的，沒有強迫他一定要這樣做那樣做。」

「不錯。」趙寬一再點頭。

楊威目光一掃，怪笑道：「那你們麻煩了，蜘蛛要殺那一個便那一個，你們三個人，由現在開始，隨時隨地都有生命危險。」

他的手指由趙寬指到高玉盛，再指向江飛霞，然後加重語氣的接道：「特別是你！」

江飛霞驚呼一聲，高玉盛瞪了楊威一眼，將江飛霞摟緊了一些，道：「表妹別怕，我會盡心盡力的保護你。」

楊威看着打個冷顫，走到趙寬身旁，亦一擁趙寬，道：「老闆你也別怕，我也會盡心盡力的保護你！」

趙寬給他這一摟，不由自主的亦打了一個冷顫，乾笑了兩聲，沒有說什麼，楊威一擁即鬆手，又打了一個冷顫，接揮手。「好了，這兒沒有你們的事了。」

趙寬隨即轉身，忽然又轉回來，道：「玉盛，小心保護表妹！」

高玉盛沉聲道：「誰要動她，我就殺誰！」

楊威忽然擁着自己的肩膀，顫聲道：「好大的風。」

高玉盛目光一轉，冷笑道：「我倒是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事實也沒有風，趙寬看看他們，笑笑，向葛柏拱拱手，與王安走了出去，高玉盛接對江飛霞道：「表妹，我們也該回去了。」

江飛霞頷首舉步，經過楊威身前，忽然停下來，溫柔的道：「你也要保重。」

「我？」楊威受寵若驚，呆在那裏。

葛柏看着江飛霞高玉盛也走遠了，才上前道：「威兄……」

楊威毫無反應，眼睜着，眼珠子一動也不動，葛柏伸手往他的眼前搖了搖，也還是不動，着實嚇一跳，不由提高聲音，又是一聲：「威兄——」

楊威的眼珠子這才動起來，全身的肌肉也有了反應，手舞足蹈的大笑道：「原來她是這樣關心我啊。」

葛柏搖搖頭，道：「威兄，江姑娘已經走了。」

「走了——」楊威竟好像這才發覺，左右一看，目光終於落到葛柏面上。「是你在叫我？」

葛柏忙問道：「那個趙寬到底是什麼回事？」

「趙寬？」楊威恍然。「啊，你是問趙寬，這件事……有空我才跟你說，總之你記着，沒有我許可，不得妄動，打草驚蛇！」

你許可？你這個小子當自己是什麼？縣太爺？葛柏儍了臉。

楊威隨即舉步往外走，葛柏忙追前幾步。「楊爺，你要到那兒去？」

「別問了，我要趕着去保護一個人。」這句話說完，楊威已經沒了影。

× × ×

轉過了長街，高玉盛看看江飛霞，輕聲問道：「表妹，你要不要吃些東西才回去？」

「我不餓。」江飛霞搖頭。「你這樣關心我，我……」

「你明白就好了。」高玉盛歎口氣。

「我明白，只是……」江飛霞歎息着道：「只是太辛苦你了。」

「這如何說得辛苦？」

「若是我有什麼不測……」

高玉盛截道：「要死，我跟你死在一起。」腳步隨即停下，深注江飛霞。

江飛霞看出他眼中的誠意，也顯然大受感動，高玉盛看着她，欲言又止。

江飛霞竟然亦看出來，道：「你有話可以直說。」

高玉盛道：「昨夜我抽空回家走了一趟，翻查家父的遺物，那本來一直鎖起來，是尊重也好，什麼也好，我一直沒有興趣翻看，這一次原是爲了要知道他們與蜘蛛結怨的經過，想不到，在家父遺下的札記中，果然記載了這件事。」

江飛霞輕「哦」一聲，高玉盛接道：「其中記載了一個人——韓千。」

江飛霞神情有些異樣，高玉盛又道：「還有一些關於這個人……」

語聲突然一頓，高玉盛同時轉身，盯着旁邊的巷子，冷笑。「又是你。」

楊威應聲挺着胸膛從巷子裏走出來，應聲道：「當然是我了。」

高玉盛道：「除了你我也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喜歡這樣鬼鬼祟祟的偷聽別人說話。」

楊威的胸膛挺得更高。「什麼鬼鬼祟祟，誰在偷聽了，我只是抄近路來保護江姑娘。」

高玉盛冷笑。「好意心領了，我表妹還不要像蕭觀音那樣子。」

楊威瞪眼道：「蕭觀音的死怎能怪我，也不是我的保護不周。」

「那我是聽錯了，當時沒有人拍心胸担保她沒有事。」

楊威道：「你怎麼就像個老太婆的嚕嚕囌囌的盡說老話？」

高玉盛道：「我也很奇怪怎麼你總是不承認因爲你保護不力，蕭觀音才賠上性命。」

楊威道：「生死有命，她註定了要死的，就是我怎樣保護，還不是一樣？」

高玉盛悶哼一聲，道：「怎樣也好，我這裏再告訴你，我最討厭就是那樣鬼鬼祟祟偷聽別人說話的小人。」

楊威攤手道：「我說不是就不是，喏，我現在光明正大的站在這裏，你說好了，那個什麼韓千怎樣回事，到底他是什麼人？」

高玉盛一字一頓的道：「這不是跟你說的。」

楊威道：「只跟你表妹一個人說。」

「不錯。」高玉盛擺手。「這你現在可以走了。」

楊威當作沒有聽見，回顧江飛霞道：「這也不要緊，反正我只是要保護江姑娘，不讓蜘蛛傷害她，其他的一概不管。」

高玉盛沉着臉，正要說什麼，江飛霞已微笑道：「楊爺一片好意，表哥，我們怎能拒人千里？」

楊威立即道：「是不是，連你表妹也不反對，你這個表哥反對什麼？難道你竟是蜘蛛的同黨？抑或另有所圖？」

高玉盛看看江飛霞，沒有作聲，楊威接道：「爲了避免嫌疑，我看你還是不要反對的好。」

高玉盛冷笑，道：「我現在只覺得是奇怪，在蕭觀音那兒，你居然沒有給毒酒毒死。」

「你放心——」楊威把手一揮。「少爺今天晚上一滴酒也不喝，不管送酒來的是什麼人。」

話是這樣說，一提起那件事他還是不由又想起那天晚上那個給他送酒來的丫環小香，再看看眼前的江飛霞，斜陽光影下，更加明艷照人，又怎能不心動。

楊威是眞的不知如何是好。

× × ×

江家的後院也有一座小亭子，楊威這個護花使者也就守在這座小亭子裏。

小亭子與江飛霞閨房東面的窗戶遙遙相對，只要窗戶打開，就可以清楚看到房間內的情形，楊威也量度過，身形只需三個起落，便可以落在窗外走廊，再一腳便可以衝進房間內殺人。

他也周圍看過，沒有比這座小亭子更適合的地方。

高玉盛在江飛霞的閨房內坐了好一會，似乎是爲了避嫌，亦好像要表示他們是光明磊落，開盡窗戶，讓楊威可以看得清楚。

楊威却有一種感覺，高玉盛這樣做其實是爲了監視他，省得他走近來，躲在窗外偷聽。

他也眞的是有這種打算，但高玉盛擺出這個格局，也就只好呆在小亭子裏。

到底高玉盛在跟江飛霞談什麼？楊威實在很想知道，却也知道若是走近去，高玉盛一定會像在長街上那樣，不再說下去，惟一的辦法只有偷聽。

他一共想了三十六個偷聽的辦法，每一個想來都很不錯，但再想便發覺還是行不通，到他想到了第三十七個辦法，再想也是覺得很不錯的了，正要付諸行動，高玉盛已經站起來，要離開江飛霞的閨房。

楊威以爲他只是坐累了要鬆鬆筋骨，但那邊房門打開，高玉盛竟眞的是走了出來。

這邊他走遠，那邊江飛霞閨房的窗戶便關上，楊威只好坐回亭子裏。

數着二更過去了，楊威不知怎的，又想起了在蕭觀音那兒給他送酒來的小香。

動念未已，花徑中腳步聲響，一個小丫環捧着木盤子走了過來，木盤上放着杯，還有一個茶壺。

那個丫環梳着兩條小辮子，額前垂着長長的劉海，身材既有小香的窈窕，樣子也有小香那麼甜，驟看起來，竟有七分像小香。

楊威看着不由得怔住，再細看，却發覺這個丫環美的有小香那麼美了，眼睛却沒有小香的大，也沒有小香的靈活，但媚眼如絲，亦甚爲誘惑。

她捧着木盤子走了進來，向楊威一福，便將木盤子放在亭子中的石桌上。

楊威警戒的慌忙搖手，道：「我不喝酒。」

丫環垂手道：「姑娘知道楊爺不喝酒，所以只叫小婢送茶來。」她的聲音有些沙啞，這也是美中不足，不如小香之處。

「茶？」楊威抓抓頭，事實他對酒興趣頗大，對茶却是一些興趣也沒有。

「是姑娘特別挑選的雨前龍井，很香的。」丫環伸手便要替他斟下。

「我自己來。」楊威一面揮手，一面問：「是了，你叫什麼名字？」

「叫小芬。」丫環垂下頭。「不知道楊爺還有什麼吩咐？」

「吩咐？」楊威抓耳抓腮，雖然很想將小芬留下來，却又想不出什麼好藉口。

「若是沒有，小婢告退。」小芬緩步退出了亭子，原路離開。

楊威目送她消失，揉揉鼻子，目光轉落在那個茶壺上。「雨前龍井又是什麼味兒？」隨即將茶壺擧起，待要斟下，又不放心的搖搖頭，走到欄杆旁邊，將茶倒向亭外的草地上。

茶由壺嘴注下，一縷清香，落在草地上，沒有白烟什麼冒起來，草地上也沒有任何變化。

楊威看着打了一個「哈哈」。「還是喝茶安全。」轉將茶倒在杯內，倒了滿滿的一杯，仰首一下子倒進口裏。

雖然是這樣喝，仍然滿口芬芳。

「好茶——」楊威再斟下一杯，又是一口喝盡，接將空杯往江飛霞閨房那邊一照，正要說什麼，突然發覺眼前就像是湧來了一股濃霧，所有的景物都變得朦朦朧朧。

他不由伸手往眼睛揉去，那知道手上就像是掛了千斤重鉛，好容易才抬到眼前，還未揉下，一個身子已倒下去。

茶中不錯沒有毒藥，却有迷藥。

× × ×

夜越深，風越急。

今夜吹的是西風，三更鼓響，又是一陣西風吹過，一身黑衣的方驄也就在這個時候給西風吹上了牆頭。

「這一次我從西面進來，看你姓楊的又怎樣。」方驄嘟喃着翻過西牆掠了下來，竄進花木叢中，向亭子那邊，悄悄的走去。

亭子那邊一些聲響也沒有，靜得實在太奇怪，方驄本待一旁繞開的，忍不住亦靠近一些，撥開枝葉往亭子裏望一眼。

楊威伸開手脚成「大」字仰臥在亭子裏，一動也不動，方驄等了一會，看見還是那樣子，知道不妙，急忙走過去看看到底是什麼回事。

那只茶杯已碎在地上，方驄探手一摸楊威的鼻子，發覺還有呼吸才放下心來，目光隨即由碎裂在地上的那只茶杯移到石桌上的茶壺，接將茶壺拿過來，移近鼻子嗅了嗅。

除了茶香之外他還嗅到另一種香，不由搖頭，道：「這個小子就是這樣粗心大意，連茶中下了迷藥也嗅不出來。」說着將壺蓋拿開，將壺中餘茶倒在楊威頭上。

茶已冷，一淋之下楊威猛打了一個冷顫，醒過來，一面伸手往臉上亂抹，一面叫道：「幹什麼的，幹什麼的……」

睜眼一看是方驄，心頭更就火起，一下子跳起來，揮拳道：「又是你這個臭小子？」

方驄伸手架開，道：「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你昏倒在這裏，我將你救醒，不道謝也就算了，還要動拳頭。」

「我昏倒在這裏？」楊威大感詫異，打了兩個轉，手抓着亂髮道：「我怎會昏倒在這裏的？」

方驄一揚手中茶壺道：「這茶裏下了迷藥。」

「迷藥，怎會有迷藥的？」楊威將茶壺接過，用力的嗅了嗅，又問道：「迷藥眞的是下在茶裏。」

方驄道：「你好像到現在還不相信，是喝了這個茶昏倒，這壺茶到底是那一個給你的。」

楊威道：「一個叫做小芬的女孩子，大概是這裏的丫環吧。」

「是不是你也不敢肯定？」

「我這是第一次到來，天知道這裏有什麼人。」楊威雙手捧着腦袋又搖了搖。

方驄搖頭道：「我看你再這樣看見女孩子便神魂顚倒，遲早總會死在女孩子手上。」

「牡丹花下死，有什麼不好。」

方驄冷笑道：「奇怪你就是這樣大命，兩次都死不去。」

楊威大笑道：「你怎麼不乘我昏迷的時候給我一刀？」

方驄道：「我也這樣考慮過，可惜身邊沒有帶着刀，錯過一個這麼好機會。」

楊威道：「我早就看出你這個小子不是好東西，幸好我及時醒來。」

方驄道：「你怎麼不說我及時趕到，否則那個小芬不給你一刀才怪。」

楊威反問道：「現在是什麼時候？」

「三更了，」方驄接問道：「你又是什麼時候將這個茶喝下。」

「二更不久。」楊威捧着腦袋再搖搖。「我眞的昏迷了這麼久。」

方驄道：「看來對方有足夠的時間，將你斬碎，拿來做人肉餡子。」

「我却是好好的在這裏，你說奇怪不奇怪，」楊威接又問：「你說他們這樣做有什麼目的？」

方驄道：「當然就是爲了對付江飛霞的了。」

「江飛霞——」楊威跳起來，衝出了亭子，突然又回頭問：「你這個臭小子到來又是幹什麼？」

方驄道：「江飛霞在竹林中掛了燈籠，請我保護她，我不來怎成？」

「你這麼好心腸，這麼講信用？」楊威「嘿嘿」的怪笑着搖頭。

方驄亦自搖頭道：「這個時候還鬥什麼口，江飛霞住在那兒的，還不快去看看她，是否出了事？」

楊威道：「不會吧，我一直守在這裏。」語聲一落，突然拔步奔了出去，他到底還沒有忘記才從昏迷中醒來。

（未完）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黃耀基·圖

情騙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當地富豪賴兆昌為女兒賴慧絲舉行盛大餐舞會訂婚典禮，參加者都是名流巨紳，千門奇俠游天虹也叨光列席，東床快婿是美國華僑子弟郭利民，忽然來了一名自稱慧絲的未婚夫區偉烈，衆人無不驚愕，據他說半年前就與慧絲訂婚，慧絲不承認，被幾名偽稱警探的彪形大漢帶到僻靜處，正想揍打，幸游天虹解救，並從他口裏知道他父親被賴兆昌騙去財產，自己受情騙，今晚來是出一口氣……正在此時參加餐舞會的叫夏廷在場中毒死亡，而神偷李時當晚也死在賴宅之內，游天虹有所懷疑，再從慧絲密友晶晶證實區偉烈訂婚之事，決定偵查此事。

幾條綫索　着手追查

游天虹聽得出任晶晶的心聲，她顯然覺得左右做人難；從她的語氣中，分明也很敬重賴兆昌的為人，那可能由於他是她好朋友的父親的關係。

游天虹故意問道：「慧絲突然放棄區偉烈，決定嫁給郭利民，你可知道其中是否有其他原因？」

「感情上的事，本來就很難用一般常理去忖測，何況姻緣涉及到男女雙方的緣份，要追查原因，根本巳屬多餘的事。」

至此游天虹再也無話可說。

他回頭走過去看看那一柄揷在客廳一角木架子上的飛刀，不由的打了一個冷顫！

離開任晶晶的家，游天虹驅車到張雪兒的私家偵探社去。

張雪兒是游天虹的好朋友，前身却是一名女警探，所以與警界中人很熟悉。彼此間由於業務與工作上的關係，亦經常消息互通。

游天虹剛踏進張雪兒的辦公室門口，就聽到張雪兒說道：「女朋友嫁人了，可惜新郎不是我！哈哈……」

她分明是取笑游天虹；但游天虹却不以為逆地輕輕一笑，一邊在一列沙發上坐下來，一邊把烟灰抖在几子上的烟灰缸之內，顯出神閒氣靜。

張雪兒本來坐在她的辦公桌後面，現在却站了起來，朝着游天虹那邊走過來：「無事不登三寶殿，看來又是有事要麻煩我啦？」張雪兒在游天虹的身邊坐了下來。

「這次妳可能猜錯了。」游天虹面色一沉，連聲音也變了：「我是來報喪的！」

張雪兒聽了之後，面色刹那之間也變得異常沉重：「誰？是誰死了？」

「李時。」

「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

「我從來不喜歡拿人命來開玩笑，何況神偷李時是我妳兩者之間的好朋友呢。」游天虹又看看腕表，只不過是上午九時多點。「妳剛回到這兒辦公室來麼？」

「是的，只比你早到幾分鐘——」張雪兒說到這裏突然頓住了。

原來她也想到游天虹的意思，於是她又自沙發上站立起來，回到辦公桌那邊去，取過了一份早報，急急翻開細看。

游天虹道：「不必看了，讓我告訴你吧，因為記者們肯定知得不多。但是由於賴兆昌的社會地位，昨晚發生的兩件事，肯定會佔去各報的重要版位。」

張雪兒的確很容易就找到有關新聞，因為那是本地新聞的「頭條」。

其中有一段這樣描寫：「——一向被江湖上稱作『神偷』的李時，被發現陳屍於名流賴兆昌的住宅花園之內，警方初步懷疑死者可能被毒蛇咬死……」

張雪兒沒有去理會其他有關賴家的新聞報導，急急抬起頭來，瞪住游天虹：「怎麼會這樣呢？」

「你問我，我去問誰？」游天虹聳聳肩，道：「妳是著名的女偵探，我還以為妳會有答案。」

張雪兒帶着報紙，坐到另一張沙發上，對住游天虹，神色凝重地說：「半山區靠山，有毒蛇出現本來不是一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但是，像賴兆昌那麼富有的花園，一定養有有經驗的花王，怎可能會讓毒蛇走入去？」

「妳問得好！」游天虹道：「要預防毒蛇入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琉璜撒在屋子四周外面的牆脚之下的地上。現在是科學世紀，市面上還有沒有其他更佳的方法我則不清楚。所以李時這一次，可算是死得不明不白。」

「警方怎麼說？」

「林浩探長幾乎通宵未睡，他也覺得疑點甚多；李時是開保險箱高手，這點你一定同意，但是，為什麼他半途而廢？」游天虹又向她解釋：「賴兆昌書房中那個保險箱，據說只被李時弄開了外層，收藏珠寶首飾的內格，仍未打開。假如是一般小偷，我們還可以說他知難而退，但不要忘記，李時是神偷——江湖上公認最有把握的神偷，絕非一般小偷。」

張雪兒却沉吟道：「還有一點我不大明白，為什麼李時會偷到賴兆昌那兒去？這傢伙的個性，你一定也十分清楚吧？」

「正因為太清楚，所以我才替他感到不值！」游天虹嘆氣道：「那傻瓜，可能又被人利用！」

「你的意思是：有人收買李時？」

「是的。有人要有計劃地與賴兆昌作對到底，所以才會揀正他女兒訂婚之夕，一口氣做了兩件足以令到賴兆昌父女不開心的事。結果却害了兩條無辜的性命。」

「但是據我所知，李時絕對不易為人收買的。即使我和你這樣好朋友要他帮個忙，他也要查明底蘊，然後才會答允。」張雪兒又說：「因此，在這情況下，我覺得賴兆昌這位名流反而值得研究！」

「名探即是名探！」游天虹半開玩笑地笑了笑：「我這次到來，正是要妳代我查一查賴兆昌過去的歷史；那不但是為了我妳二人的好朋友李時，也是為了其他無辜者。因為事情發展至此，就巳有一種奇怪的預感，不久之後，可能還要有人犧牲！」

「你放心好了！我不會讓李時死得不明不白的！」

游天虹也明白張雪兒的性格，所以交代過之後，他就準備離去。

張雪兒却問他：「你打算到那兒去？」

「先到李時住所去一次，然後再去找林浩探長。」

張雪兒道：「讓我跟你一齊去吧！」

「妳這裏沒有事嗎？」

「還有什麼事情會比替李時報仇更加急切的？」

離開張雪兒辦事處之後，游天虹匆匆趕到神偷李時的住所去。

一批警方人員正在李時的住宅內內外外偵查。但看來偵查工作巳告一段落。

在梯間處，游天虹和張雪兒被一名在該處把守的警員阻住去路。

那警員問：「你們要上那一層樓去？」

「李時住的那一層。」張雪兒忍不住瞥了那警員一眼：「你的上司是誰？」

「我的上司是誰關妳什麼事。」那警員瞪住他們二人，「我們警方正在這裏查案，除非你們也是警方人員，否則不准上去！」

張雪兒笑了笑：「你還說漏了一句：除非是直接參與此案的警務人員，否則，即使是警方人員，也不准進入現場。」

「妳既然明白，你們還呆在這裏幹嗎？」那警員道。

「是你上司請我來的。」張雪兒摸出她的咭片來：「如果你有什麼懷疑，不妨上去問問你的上司。」

那警員往名咭上瞥了一眼：「原來是私家偵探！」

他還想說什麼，但梯間却傳來人聲：「她不但是私家偵探，還是你的大師姐。」正由梯間落下的，是一名便衣探目林祥，也是林浩探長的得力助手之一。

結果那警員不敢再留難游天虹和張雪兒他們，因為林祥探目對他說：「林探長叫他們來的！」

當初游天虹還以為林祥探目信口開河，隨便說說，想不到上到李時的住所之後，才知道林浩探長原來正想派林祥去找他們來。

林浩探長說：「我知道你倆是李時生前的好朋友，所以我叫林祥只要找着你們任何一個也夠了，現在你們兩個不約而同一齊來，正是最好不過！」

游天虹却反問道：「你找到了一些什麼綫索？」

林浩道：「有些出乎我意料之外，因為在這裏竟然找不到一件贓物，幾乎令我難以置信，這兒就是神偷李時的住所。」

游天虹道：「只要你知道李時的為人和個性，根本就不值得大驚小怪！」

張雪兒揷嘴道：「他本來巳經收山了！」

林浩探長回頭瞪住張雪兒：「只有妳相信這些江湖人物的鬼話；所謂收山，不過是一種避免警方追查的藉口而巳，誰會相信？」

「最低限度有我相信。」游天虹笑了笑，「李時生前並未登報聲明收山，但我知道他年前巳經洗手不幹！」

「他既然收山，為甚麼又會出現在賴兆昌的巨宅之內？」林浩探長不服氣地瞥了游天虹一眼。

游天虹道：「這正是我準備全力集中偵查的焦點。」

張雪兒道：「江湖上的朋友都知道，神偷李時之所以成名，主要就是因為他專偷不義之財！」

「還好這一番說話沒有聽進賴兆昌的耳裏，否則，你大概也要準備吃官司了。小姐。」林浩探長說。

「不怕坦白告訴你，探長，我對賴兆昌的歷史正感到十分有興趣。」游天虹道：「神偷李時感到有興趣的東西，肯定有污點，此其一；其次就是李時死得未免太過離奇。試想想，富有人家的花園，如何會有毒蛇出現？」

林浩探長在這刹那之間，面色驀地一沉，臉上的一絲絲笑容也消失了。

他皺着眉，把游天虹帶到屋子的一角去；林浩顯然不想其他人聽到他和游天虹所講的說話。

游天虹跟林浩探長私底下是好朋友，看見

他這神態，也心知有異。

林浩靜靜地把游天虹拉到一角之後首先低聲問道：「對於那殺人兇手——毒蛇，你有何高見？」

游天虹苦笑盯着他：「探長，你不似是個婆婆媽媽的人吧？要講的我早已經講了。」

「不錯，當夜你也對毒蛇之出現，感到驚奇，結果我也下令我的手下針對這疑點去查，終於給我查到了一些綫索。」林浩探長萬二分愼重地說：「他們發現在賴兆昌的書房之中，原來另有一個暗格。」

游天虹故意說道：「林探長，請恕在下愚蠢，我實在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似是那麼愚蠢的人吧？」林浩又說：「賴兆昌那間書房之內，有個隱蔽式的保險箱，這是我們早已知道的事，因爲神偷李時要光顧的，正是那個保險箱。但是，可惜李時聰明一時，竟未知道那個保險箱第一層保險門一經打開，便會立即觸發一個暗掣，令到隣近一塊地板上的活門彈開。講到這裏，大概也不必我再說下去，你也明白那地板下面是個甚麼機關了吧？」

游天虹立即冲口而出：「那就是收藏毒蛇的洞穴？」

林浩探長點點頭：「不錯，我們的人在洞內找到一些蛇皮。根據隱藏的綫路，亦已證明兩者之間有連系。」

「探長，你的意思是：有人設計了一個極之巧妙的防盗機關，只要有人開啓保險箱的外門，就會觸動暗掣，令到活動的地板彈開，於是裏面飼養的一條毒蛇立即走出來。是嗎？」

游天虹反問道。

「情形正是如此！」

「如此說來，賴兆昌豈不是拿他本人和他家人的性命開玩笑麼？」

「當初我也有你的想法，所謂『養虎爲患』，其實養毒蛇比養虎想落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如果你了解到賴兆昌的個性，以及他那間書房的陳設，你就會一點也不感到驚奇了！」說到了這裏，林浩探長忽然又自他的口袋裏摸出了一張繪圖來；那是賴兆昌書房的剖視繪圖。

林浩探長指示着圖中的位置道：「這是書房一角，也就是隱蔽着保險箱的地方。平時這兒擺放着一盆室內植物，表面是裝飾，其實却另有作用；賴兆昌故意利用那沉重的花盆，將蛇洞的活門壓着。所以基本上他本人是絕對不會有危險！」

游天虹道：「但是，他家中當然不可能只有他一個人吧，假如下人們不知內情，例如打地蠟時，就隨時會搬開那盆室內植物。」

「所以說，你還不大了解賴兆昌的個性，以及他在家中的情形。」林浩探長又說：「賴兆昌平時絕不准下人們隨意移動家中的一切陳設，他表面上所持的理由就是與風水有關。何況他的書房在賴家各人心目中，更是屋內的禁區，除了他本人之外，連他的妻子和女兒也不會進入。此外，那個保險箱不但隱蔽在書房一角的牆壁之內，任何人要開啓它，第一個步驟就是：先把這盆室內植物移開，然後才可以蹲下去，將保險箱的第一層暗門弄開。李時當時的情形相信也是一樣，當他移開了那盆室內植物之後，他集中精神將牆脚下的保險箱暗門弄開時，就在無意之間觸發了背後地板上蛇洞的暗掣，於是毒蛇迅速竄出，向他襲擊！」

游天虹聽到了這裏，已經非常明白；但他仍然問道：「這設計雖則十分巧妙，但是，賴兆昌本人要開啓這保險箱時，自然也要搬動那一盆室內植物，豈不是也一樣會有危險？」

林浩笑道：「這是他本人設計的，目的是針對竊賊，至於他自己開啓保險箱時，他會事先把一個暗掣關緊，蛇洞的活門就不會因保險箱外門的開關而有所影响了。明白嗎？」

游天虹忍不住讚嘆道：「眞虧他想得如此周到。」

林浩探長却說道：「人家只會說：賊公計狀元才，其實有錢人的頭腦更加精密。從這件事上面就可以證明。」

「你似乎十分欣賞賴兆昌的做法！」

「不！我只是替你朋友李時覺得可惜！像他如此有名氣的神偷，其實應該先了解情況，然後才下手！」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也許他命該如此。不過，我却有個問題：你們警方打算採取甚麼行動？」

林浩探長一怔，雙眼定神望着游天虹：「你這麼問，又是甚麼意思？」

游天虹道：「既然我們已證實毒蛇是賴兆昌所養作爲陷阱之用，大概亦好應該替我朋友報仇吧！」

林浩似乎担心他們的談話被其他人聽到，所以回頭張望了一下後才說：「第一，我們尚未徹底證實那毒蛇是否賴兆昌存心飼養的。第二，毒蛇已走失，暫時缺乏證據。第三，那是私人地方。第四，我還未請教過法律顧問，不知道私人飼養毒蛇是否亦算違法。」

游天虹道：「不如就讓我來答你吧，毒蛇是被世界各地政府所列爲管制動物之一，既然對人類生命構成危險，飼養牠，當然就是犯法了。」

「你何必這麼衝動？」林浩探長瞪了他一眼：「我又不是偏帮住有錢人的。即使你回答了我第三、第四兩個問題，第一、第二兩個問題亦有待解決。所以未解決之前，請你切勿打草驚蛇！」

其實游天虹單看他的表情，已知道林浩有所顧忌了。

他們正想談下去，這時候，一名探員却走過來向林浩報告說：「探長，我們在李時的臥室中找到一個暗格。」

這話立即引起游天虹和林浩的興趣。

他們匆匆走入李時的睡房，只見那暗格設計得十分精巧；那是一個抽屜的外層夾板，通常這是最不爲人注意的地方。

一般人只習慣了把一些貴重物件或文件放到抽屜底下的夾板上，很少會像李時這樣，把最當眼的抽屜把柄處挖空。那名探員就在這塊夾板之內，發現了李時的一本銀行存摺。

抽屜那把柄處的夾板厚度不足一吋，所以挖空了亦僅可以容納得下像銀行存摺這些文件而已。

林浩探長翻開李時的銀行存摺，發覺一種奇怪的現象，就是存欵數目日益減少；也就是只有支賬，沒有進賬。直至到數日前，却存入一張五萬元的支票。於是又令到他的銀行戶口存欵驟增。

林浩對身邊的游天虹半開玩笑道：「如果換上了你，你既然已經收山，又有好幾萬元進賬，還肯去冒險？」

游天虹喃喃自語地說：「如果是一般鼠摸小偷，當然不會隨便冒險，因爲萬一失敗了，就會影响聲譽。但李時絕非一般小偷！」

「我有個奇怪的想法。」林浩探長想了一想道：「會不會是有人用五萬元請李時偷入賴宅去？」

「我也這麼想！」游天虹道：「究竟誰要存心用本傷人？據我所知，李時在收山之後，已有一份正常工作，而且入息足夠他個人的生活。」

林浩道：「看情形，五萬元說不定只是訂

金，事成後一定不祇此數。」他把存摺叠好，沉吟道：「這不愧是一條十分有用的綫索，因爲他存入的是一張支票，我們只要取得銀行的合作，問題即可迎刃而解了。」

游天虹道：「其實不必細查，我亦已猜到了一半，但我仍希望你去證實一下，看看我的忖測是否準確！」

說完，游天虹又與張雪兒匆匆離去！

上了汽車之後，張雪兒就問游天虹：「你以爲是那一種人肯用巨額金錢收買李時？」

游天虹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你應該問：有那一種人有本領說服李時去做這件事。」

「是的，李時並非輕易被人用金錢收買的人，除非他認爲這件事很値得去做。」

「嗯！所以現在我們首先要做的，就要先去找尋一個人。」

「是不是區偉烈？」

「不！」游天虹說：「要找區偉烈，談何容易！目前我們惟有先找找他父親。」

「我担心區標仍然會迴避！」

「我已想出了一個辦法，屆時只要你依計行事，相信他一定會接見我們。」

車子到了區家門外。游天虹把他的辦法告訴了張雪兒之後，便讓她先行進去！

張雪兒只到了門口，立刻被二名大漢攔住去路：「小姐，請問妳找誰？」

張雪兒故作神秘地左張右望：「我是區偉烈的女朋友，有些事情要見見區標先生。」

二名大漢正在半信半疑之際，游天虹就在這時候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二名大漢一怔：「他是誰？」其中一名大漢問張雪兒道。

張雪兒乘機介紹：「他就是江湖上人稱千門奇俠的游天虹先生，也是偉烈的好朋友。」

其中一名大漢向另一人遞了一個眼色，就走進了屋子裏面去！

游天虹利用這方法，目的無非試探一下虛實，看看這些守住區家大門的人究竟是何方神聖。假如他們是警探的話，自然早已向張雪兒表露身份，要她帶他們去抓區偉烈回來。

但是現在，這二名大漢似乎只是區標請回來的私人保鑣而已。

不久，那進了屋子裏去的大漢，又再走了出來，並且對游天虹他們說：「區先生請二位進去！」

進入屋內之後，游天虹才發現屋子裏有着另外二名彪形大漢。他們要搜身，游天虹和張雪兒並未反對。

區標這時正由裏面出到客廳，打量了一下二人之後，請他們坐下來！

區標首先發問：「偉烈現在何處？」

「區先生，我以爲你比任何人更加清楚呢。」游天虹故意說道。

「這是什麼意思？」區標面色一沉：「你們不是說，有偉烈的消息麼？」

游天虹這方法果然不錯，他的目的本來就是要試試區偉烈可能正在進行的復仇計劃是否獲得他父親的同意。但看這情形，區標顯然比任何人更加急於要見見他的兒子區偉烈！

因此游天虹改變了他的試探態度，說道：「不久之前，我的確見過區偉烈，他出現在一名女郎的香閨中。」

「誰？那女郎是誰？」區標望望游天虹，又回頭看看張雪兒，他大概也以爲張雪兒就是區偉烈的女朋友。

游天虹却故意賣了一個關子：「在未將詳細情形奉告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閣下是否被人騙去鉅欵？」

「嗯——」區標顯得十分謹愼：「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張雪兒插咀道：「游先生是江湖上人所共知的千門奇俠，他最討厭那種專門騙人的老千。根據令郎告訴我們，你曾被騙，所以游先生才想了解一下。」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區標輕輕嘆了一口氣！「其實一切事情已成過去，我根本不想再提。」

「事到如今，我以爲你不應該再逃避，否則你可能後悔。」游天虹道。「令郎的所作所爲，必然事出有因。」

區標道：「那畜牲太過份了，我的事他根本管不着，他的做法只有令我尷尬。」

「可能他以爲這就是孝心，所以我很希望你合作，說不定我會有辦法帮你呢！」游天虹說。

「以前我的確與人合作過做生意，但在這裏我却不便提及他的名字。」區標看來是個非常小心的人，「但我運氣不佳虧蝕甚大。我兒子也知道此事，可能因此以爲我受人所騙！」

游天虹道：「商場如戰場，閣下是否受騙，相信一定心中有數！假如你從未跟令郎提及，他決計也不會這麼衝動吧？所以，解鈴還需繫鈴人，只要你坦坦白白將內情告訴我，我一定會設法帮你！」

區標審愼地想了想，終於說道：「若千年前，我的確非常富有，但是，一次與人合夥營商，怪只怪我太過相信朋友，結果虧蝕甚大。那盤生意結束之後，不久，有人面團團作富家翁，他以另一全新面目現身於商場之上。那時我才恍然大悟，可惜爲時已晚！」

游天虹會心一笑：「你講的人，可是姓賴的？」

「我是個相當忠厚的人，基於法律與道德的問題，我不可以講得太明白。」區標苦笑一下：「但無論如何，事情已成過去，除了委諸於命運之外，我以爲不該再去埋怨任何人；要怨也只好怨我自己不該太過相信別人。」

游天虹與張雪兒交換了一個眼色。剛才區標那一番說話，已等於間接證實他以前曾與賴兆昌合夥做生意，區標雖則自稱是「相當忠厚」，其實也等於向游天虹暗示，在以前的合夥生意之中，被人騙了巨欵。

至此游天虹已是心中有數。他又問區標：「令郎有沒有與你聯絡過？」

「沒有！」區標又在嘆氣：「那傻瓜，以爲這就是替我報仇，却不知道他這樣做，反而令我尷尬，同時也是犯法的行爲！」

張雪兒從旁問道：「令郎事前有沒有徵求過你的意見，或者作任何表示？」

「沒有！」區標答得爽快！「假如他有徵求我的意見，我一定會好好勸他！」

「夏廷和神偷李時這兩個人，令郎可是認識的？」游天虹問道。

區標道：「他已長大成人，在外面認識一些什麼人，我不清楚，尤其是我生意失敗後，一直賦閒在家，主要家庭開支都由他負責，說不定爲了工作上的關係，他在外面結識一些江湖道上的人物亦未可料。」

張雪兒問：「警方有沒有找你麻煩？」

區標苦笑一下：「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們都以爲我們父子串謀，其實我才沒有那麼愚蠢，錢財不過是身外物，何況縱然我是被騙，人家也騙得極之高明，既然沒有證據，我又怎會教我兒子去以身試法？」

游天虹又故意指指門外，說道：「你僱用了保鑣？」

「是的，那是無可奈何的事。」區標說，「這世界，人心險詐，既然你兩位和警方都懷疑我父子串謀，別人當然也會有此想法，所以，我作出預防措施，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啊！」

張雪兒覺得目的已達，又向游天虹遞了一個眼色，然後留下一張印有電話號碼和傳呼機編號的咭片，對區標道：「我們不是警探，也絕對不會懷疑你，只想了解這件事之外，也可以說是爲了令郎的安全設想，因此，如果有他的消息，最好通知我們。即使你不相信我，亦應該相信這位江湖上最講道義的千門奇俠！」

離開區標家裏之後，張雪兒問游天虹：「你相信區標剛才那一番說話麼？」

游天虹苦笑道：「他的外形的確是個相當忠厚的商人，但人心隔肚皮，誰曉得他心裏是怎麼樣呢！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有了一點收穫！」

張雪兒不大明白地瞪住游天虹：「你指那一方面？」

游天虹道：「從他家裏聘有保鏢這一點看來，可見區標心中也有顧慮，他担心有人向他報復！」

張雪兒道：「如果他眞的遇上老千，這等於間接說明，賴兆昌過去可能亦都是一名大老千。」

「是的，我也這樣想。」游天虹沉吟道：「老千並不限於在賭桌之上騙人家的錢，如果手法高明的話，在其他方面能騙去的金錢數目可能更大。」

「不管怎樣，現在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設法把區標的兒子區偉烈找回來，而且一定要比別人快一步，否則他可能有性命之虞！」

「妳的意思是：有人比我們更加急於找到他麼？」

「對了！」張雪兒道：「唯一不同的，就是我們要救他，別人要殺他！」

「嗯！區標當然比我們更加明白啊！所以也難怪他要請保鏢之外，心底裏可能比我們更加急於要找到區偉烈。」游天虹又說道：「妳我看來要分道揚鑣，我們等着要做的事情委實太多了。」

張雪兒先返回她的辦事處，游天虹則趕到棕泉酒店去；那是郭義和郭利民叔侄二人所居的酒店。

就在酒店的門口，游天虹又遇上任晶晶；當時她正由酒店裏面出來。

「我們也算有緣啊！」游天虹笑了笑，「看來這世界太細小了。」

任晶晶瞪了他一眼：「我眞懷疑你一直在暗地裏跟踪我呢！」

「你以爲有此必要麼？」游天虹也瞪住她笑。

「太多的偶然，好容易引起誤會的。」任晶晶又說：「上次在我家裏你已嚇走區偉烈，今次希望你最好不要破壞一段良緣！」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雖然你沒有告訴我，爲什麼會跑到這兒來，但我猜也猜得到，你大概又是要找郭利民吧？」

「本來我眞的打算找他們叔侄二人談談，但現在我却忽然改變了主意。」

「爲什麼？」任晶晶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盯住游天虹。

游天虹道：「找你似乎比找他們更實際一些！」

「現在又到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先告訴我，是不是慧絲要你來找郭利民？」

「你瞧我像那種專撬女朋友牆脚的人麼？」任晶晶瞥了游天虹一眼，又會心一笑道：「當然是以紅娘的身份而來。老實說，如果要我揀男朋友，我寧願揀你！」

「別開玩笑了。告訴我，慧絲爲什麼不直接來找他的未婚夫？」游天虹問道。

「現在又要輪到你先來回答我一個問題，你迷信麼？」

「看情形吧，有些事情的確冥冥之中似有主宰；就像我，我過去追求過妳，也追求過慧絲，但是，可惜我們有緣無份！」

「你別胡說八道了，你幾時追求過我？假如那是眞的，我又怎麼會直到如今仍是形單隻影？」任晶晶又說道：「剛才我問妳是否迷信，正是因爲『迷信』兩字害苦了慧絲。」

「可是賴兆昌又在反悔？」

「嗯！」任晶晶輕輕地點了點頭。

他們沿住酒店門外的行人道，肩併肩地，慢慢踱着步，一邊交談着。

游天虹感到奇怪地說：「他們之間的時辰八字不是已經由名師算清楚了麼？」

「是的。」任晶晶嘆了一口氣！「本來既由名相師算過，決不致相差太遠，但是，自訂婚那一晚開始，不如意的事接二連三地發生在賴兆昌的身上，這就不得不重新估計了。」

「是不是……他們想拉倒？」

「不是『他們』，只是賴兆昌自己有這意思。」

「慧絲的意思呢？」

「根據慧絲對我說，她從來沒有愛得這麼認眞！」任晶晶道：「但是在目前這環境底下，她父親却不准她來見郭利民，你以爲這樣公平嗎？」

「她家中出了事，也許她父親是怕再惹上麻煩！」游天虹又問道：「慧絲有什麼話要妳轉達？」

「本來這是人家的兒女私情，我不該對你說，但我知道你的朋友李時死得不明不白，假如我不對你講清楚，怕你對我產生不必要的誤會。」任晶晶道：「郭利民叔侄二人來自美國，慧絲担心他們在一氣之下就返回三藩市去，所以先叫我前來解釋一番。」

「那麼，郭氏叔侄怎麼說？」

「毫無疑問，郭利民非常愛慧絲，否則他也不會老遠的由美國回來，還把他叔父這位老人家也請到這兒來主持訂婚大典！」任晶晶說到這裏，又忍不住輕輕嘆息：「但是，這世界上的事，有時也太微妙了，所有不愉快的事情，爲什麼不早也不遲，偏偏揀着這時候發生呢？我總覺得，這對一雙有情人來說，未免太不公平了！」

「難道妳也相信，這是偶然發生的事？」游天虹道。

「我當然也明白你的意思，你認爲有人故意從中搗蛋。這種想法，當然也是理由。但拿人命開玩笑，又不大似是偉烈的所爲。」

「那次他在妳家裏，可對妳講了一些什麼呢？」

「他只表示：至今仍然深深愛着慧絲，希望我有機會向慧絲表白一下！」任晶晶頓了頓，又說：「但是，慧絲既然已下决心跟郭利民訂了婚，你教我這個第三者到底應該怎麼說才好呢？」

「有件事不知妳有何高見，我總覺得：區偉烈處境甚危！」游天虹又說，「有機會與他聯絡到的話，最好請他找找我，相信這對他很有好處。最低限度我不會害他，而且，我還救過他呢！」

任晶晶答得也很爽快：「假如有那種機會，我一定會把你的好意告訴他。可惜，經過那一次被你撞破之後，相信這種機會已是微乎其微了。」

「我担心他終會走投無路，到了最後還是要來找妳。」游天虹又說 「其實這時候，他東閃西躲的，也太愚蠢。如果他從未做過虧心事的話，他應該回到他父親區標的身邊去，那樣豈非更加安全？」

任晶晶看看腕錶，抱歉地說：「對不起，我不可以再跟你談下去了！」

「你約了人嗎？」

「是的。」任晶晶匆匆走到馬路旁邊，揮手截停了一輛在街上駛過的計程車。

游天虹看見她行色匆匆，突然靈機一觸，也回到他的汽車裏去，因爲他想像到任晶晶可能約了區偉烈！於是悄悄跟踪她。

那輛計程車轉彎抹角地，開上半山區；那一帶正是富有人家的住宅區。

游天虹離遠瞥見任晶晶下了車之後，匆匆進入一幢多層的住宅大厦裏面去。他立即停下車，也急急衝進了那幢多層大厦去！

「喂！站住！」一名看更員吆喝一聲：「你找誰？」

游天虹望向升降機那邊，發覺無獨有偶，兩部升降機都在同時上升之中，這點倒可以從升降機旁邊的錶板燈號閃動中見得到。

游天虹情急之下，一邊留心着兩部升降機旁邊的指示燈號，一邊對那名看更員道：「我是一名私家偵探，剛才我跟踪一位小姐，她丈夫要找她通姦的證據，兄弟，你可否帮我一個忙？」

游天虹摸出他的銀包來，把一張大額鈔票當作證件遞過去：「這是我的證件……」

豈料話猶未完，游天虹的視綫却在這刹那被吸引到那名看更員的背後去！

原來那兒放置了二具電視傳眞螢幕，分別監視着那兩部升降機裏面的情形。其中第二號升降機的傳眞螢幕之上，正出現了任晶晶的影子。

當那名看更員一邊接過游天虹手中那一張五百元大鈔時，傳眞螢幕所見，任晶晶正步出升降機去！

游天虹立即回過頭去注視第二號升降機的指示燈號，發覺第二號升降機所停的位置，就在十五樓那一層。

游天虹看見那名大厦看更員既然肯收下了他的錢，自然不會放過機會。

他問：「請問你，十五樓那一座住了一些什麼人？」

看更員也朝住升降機那邊瞥了一眼，說道：「這兒每一層樓都有四個單位，全幢二十多層，將近一百個單位之多，我怎麼可能一一記憶？」

「那麼，可否讓我親自上去看看？」

「嗯——」看更員有些猶疑地，自頂到踵的打量着游天虹：「你眞的是私家偵探？」

「對啊！」游天虹瞪住他：「你瞧我像個刦匪麼？」他又拍拍看更員的肩膊：「放心好了，我只想了解一下，不會出事的。」

說完，他不等看更員的回答，已經走向升降機那邊去了。因爲其中一部升降機這時正落到樓下，機門剛好彈開了，一名乘客由裏面走出來。

看更員想想，那是十五樓，萬一有事發生，這傢伙一定要乘升降機落來的，還怕他會飛上天麼？何況看他這麼斯文，也不像刦匪啊！這個順水人情倒是賣得過。

游天虹乘升降機上到十五樓，果然發覺有「A、B、C、D」四個單位。

游天虹一時之間，有如迷途羔羊，不知何去何從，這幢大厦的看更員雖然給他買通了，但是這裏的住戶萬一有人以爲他是歹徒又或是刦匪，悄悄致電報警，那時就會有麻煩，所以游天虹已經非常小心。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突然有人在背後以硬物抵住他的背脊：「不要動！」那人沉聲冷語喝道。

游天虹一向身手敏捷，所以有人要暗算他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當時可能由於他過份集中注意力於四個單位的門口，却疏忽了來自背後的威脅。

還好他好容易就認出那是個女人的聲音，既然那聲音低沉而冷峻，他仍然認得對方就是任晶晶，所以他沒有擧高雙手，只是緩緩地轉過身去。

任晶晶含嗔地瞪住他，手上並沒有任何武器，剛才用以抵住他背部的，只是她的一隻手指而已。

「爲什麼要跟踪我？」她質問道。

游天虹聳肩苦笑：「既然妳知道了，我倒不妨問妳一句，爲什麼你會鬼鬼祟祟的跑到這兒來，這是什麼地方？」

任晶晶道：「鬼祟的是你！不是我。幹嗎你老是不相信我……」

話未說完，A座那個單位的門打開了。

一個女子從門縫之間探首問道：「晶晶，發生了什麼事？」原來她聽到了門外傳出了人聲。

游天虹回頭一看，那女子並非別人，正是賴慧絲。

既然三方面都早已認識，一切自然好辦了。雖然任晶晶仍然滿臉不高興，但賴慧絲却認爲在門外公衆地方吵吵鬧鬧是不成體統，所以就把他們請進了屋內去。

那個住宅單位之內除了賴慧絲之外，還有一名中年女子，後來賴慧絲便替游天虹介紹說：「這是我的姨媽駱太太。」

賴慧絲當然也看得出，任晶晶的面色十分難看，她也明白爲什麼任晶晶會不高興。

她一邊勸解任晶晶，一邊對游天虹道：「你這樣子好容易令晶晶以爲你是一頭色狼。」她笑了笑又說：「其實我們都是老朋友，你一定志不在色，這點我十分了解。」

「事到如今，我也不妨說得坦白點！」游天虹道：「自從我朋友李時死在府上之後，我已決心插手這件事了，剛才我跟踪晶晶，是懷疑她在此秘密約會一個人。」

「誰？你以爲我約了誰？」任晶晶揷咀問道。

游天虹也說得坦白：「不怕對你說吧，我以爲你約了區偉烈！」

「嘿！你這人簡直胡說八道，我怎麼會跟他同一夥？」任晶晶生氣地說。

游天虹苦笑道：「可能因爲他曾經在妳家中出現的緣故。」

賴慧絲不待任晶晶開口，就說道：「這件事我已早知道了，區偉烈那呆子，他喜歡我只不過是一厢情願的事，又怎麼可以迫我去喜歡他？」

游天虹想起了區標和區偉烈父子的說話，乘機問道：「聽說令尊大人曾經和區標合夥做生意，是不？」

賴慧絲立刻脹紅了臉，杏眼圓睜，生氣地說：「我倒猜到他怎麼對你說，一定又是說我爸爸欺騙他。這種說話只有三歲小孩才相信，以我爸爸在社會上的名譽和地位，他又怎麼會出到那麼卑鄙下流的手段？」

游天虹也明知這種事情很難分得出是非黑白，所以他又改變話題，問道：「爲什麼你們會約好在這兒見面？」

賴慧絲道：「自從我宣佈和郭利民訂婚之後，我家裏發生了一連串不愉快的事情，爸爸媽媽都是相當迷信的人，他們竟然提議退婚約，暫時禁止我與郭利民來往。但是，我和郭利民却是眞心相愛的，怎麼可以好像小孩子玩泥沙一樣，說訂婚就訂婚，說解除婚約就解除婚約呢。」

任晶晶立即從旁補充說：「所以我一定要小心從事，以避過任何人的跟踪，那你現在可明白了吧？」她這時又化嗔爲喜，嫣然一笑道：「可惜偏偏就是逃不過你這一關！」

游天虹道：「如果妳早些坦白對我說清楚，事情自然就簡單了許多。」

賴慧絲道：「我怕利民對我發生誤會，一氣之下跟他叔父返回美國去，所以我借用姨媽這處地方，約他前來這裏見面，準備好好的向他解釋一下。」

任晶晶道：「我倒十分欣賞慧絲的做法，感情上面的事，怎麼可以用迷信去左右它？人家郭利民不遠千里而來，無非爲了償還這一段相思債，這一次分明有人存心搗蛋，如果像賴老伯那麼做法——要慧絲解除婚約，那麼，存心破壞的人豈非正中下懷麼？」

游天虹乘機問道：「區偉烈後來有沒有再跟你們聯絡過？」

「沒有。」任晶晶又望望賴慧絲：「我相信慧絲也沒有接過他的電話吧！」

賴慧絲道：「是的，他並未給我電話，否則，我一定不會跟他客氣，我會好好的教訓他一頓！」

游天虹又改變話題，道：「令尊是否喜歡玩蛇？」

「你這話問得好不出奇啊！」賴慧絲的臉上立刻又露出了不悅之色，「你大概又是聽了外間的謠言，以爲我爸爸在書房設下了陷阱，放置毒蛇去殺人吧？」

游天虹毫不諱言，道：「是的，我的確聽到外面的人這麼說啊！」

賴慧絲道：「製造謠言的人，的確太過惡毒！」

游天虹心裏想：這話本來就是警方的林浩探長告訴自己的，難道林浩存心中傷賴兆昌？那當然不可能吧。

但是游天虹却不想牽涉到林浩的身上，只說道：「有人對游某說，警方的確在府上發現一個小巧的機關，裏面飼養了一條毒蛇！」

賴慧絲道：「那書房內發現的機關，連我爸爸也不清楚，分明是有人存心靠害，目的本來要害死我爸爸，只是他命不該絕，神偷李時只做了替死鬼而已。」

好巧妙的狡辯啊！——游天虹心裏想。

不過無論游天虹怎麼想也好，他沒有追問下去，因爲第一，他明知追問下去也沒有結果，第二，他發覺任晶晶不斷臨窗俯視街道上的情形之外，還與慧絲那位姨媽駱太太不斷竊竊私議。

游天虹正想告退，任晶晶却由窗口那邊走過來，對他說道：「我們走吧，」她又對賴慧絲示意着說：「他快要來了，你們好好的談談吧！」

賴慧絲和駱太太一齊把二人送到門外，後來游天虹在升降機下降之時，忍不住問任晶晶：「等會兒，是不是妳替她約了郭利民到此會面？」

「是的，」任晶晶瞪了他一眼，低聲對游天虹道：「本來慧絲千叮萬囑，叫我不要將此事對外人提及，但我實在怕了你，怕你又對我諸般忖測啊！」

這時候，升降機已落到了樓下，那名收了游天虹酬勞的看更員好奇地望住他，又看看他身旁的任晶晶，游天虹只向他揮手微笑說了一聲：「再見。」

那名看更員固然莫名其妙，就是任晶晶也奇怪，游天虹這傢伙怎會連這裏的管理員也認識呢？

出到街上，游天虹正想帶着任晶晶到他的車子裏去，前面不遠處突然一輛計程車「察」地一聲停下來，游天虹立即停住了脚步，把視綫移過去。

他發覺那是郭利民。

任晶晶當然也見到了，她拖住他的手臂：「我們走吧，他自己會找到那地址的！」

豈料就在這時候，驀地「砰」的一聲。

槍聲響過之後，游天虹和任晶晶都可以清楚見到，郭利民剛推開計程車的車門想出去，但那一响槍聲却令他倒回車廂裏面去。

游天虹大吃一驚。

他立刻繞過路邊的汽車衝過去，任晶晶更嚇得幾乎呆呆地立在行人道之上，好一會兒她才懂得跟隨游天虹去看看郭利民是否已中槍死去！

他們走到郭利民身旁，見他渾身鮮血，倒在車子裏面！

游天虹看見他右手扶住左邊的肩膊，鮮血不斷從指罅之間滲出，知道他的傷並不太過嚴重，因爲剛才他清清楚楚只聽到一聲槍响，也就是說：郭利民的身體之上不可能有兩處地方受創，假如只是肩膊的皮外傷，當不致有大碍的。

因此，游天虹立即回過頭去，搜索兇手——剛才開槍射擊郭利民的兇手。

那邊路旁較遠處，停放了一輛黑色的小房車，車內坐了一個人——那輪廓分明是個男人，那輛黑色的小房車正在開動。

從他那角度看，那車子裏的人分明就是剛才開槍的人。

游天虹想追過去，但是當時的距離頗遠，無論他走得多快，亦無法追上那輛車子，所以他只有一個方法，就是開車去追！

游天虹的車子就停在路旁，他急急開車追上去！

那輛黑色小房車開得很快，轉眼已在街口拐了彎，游天虹絕不放鬆，加油追去！

那是一條比較僻靜的街道，所以車少人稀，游天虹可以將車速再加快；相反，那小房車的速度反而慢了下來，游天虹心理上立即引起戒備。

果然就在這剎那間，一支槍管由前面那黑色小房車的車窗伸了出來！

游天虹立刻俯伏下來！

「砰」的一聲！槍聲响過了之後，便是一陣陣玻璃破碎之聲，游天虹那輛車子的擋風玻璃被子彈擊得粉碎。

當游天虹再抬頭時，那輛黑色小房車已消失在視綫之內。剛好前面又是街口，所以游天虹不難想像得到，那小房車此際又再轉到另外一條街道去了。

但是游天虹絕不放鬆，他匆匆把車子開過去！

那是另外一條十分僻靜的街道，游天虹估計那輛黑色小房車一定開到老遠的地方去了！但是當他把車子開進那條街道去的時候，游天虹又感到十分意外！

那輛黑色小房車赫然就出現眼前！

那車子連車燈也未關掉，打斜停在路旁，但人却不知所踪！

游天虹立即把他的車子開過去，匆匆跳下車；因爲對方有槍在手，所以他的動作雖快，心理上仍有所懼！

他步步爲營地接近那輛小房車，但是車子裏面根本沒有人。他再回頭張望，四周一片沉寂，人影也見不到一個。

游天虹心有不甘，撲進一處梯間，因爲憑他想像，剛才那人一定逃得不遠，車子既然是停在那處道旁，大概也只是逃入那幢只有數層高的舊樓去而已！

那種只有四層高的舊樓，只有梯階，沒有

升降機的。亦即所謂一梯兩伙。也就是由梯階上去，每層只有兩個住宅單位而已。

游天虹一直由那條梯階衝上去，發覺每一戶人家都緊閉着門戶。

最後他直上到天台！這種舊樓的天台是一列十數個單位都可以互通的。游天虹想像到那名槍手要不是躲進下面的住宅單位，就是逃到這兒天台上面來。

但是天台上面一片沉寂，連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游天虹在天台上面搜索了一遍之後，一無所獲，最後只好回到街上。

他在那輛小房車之內看了一遍，人固然不見，連那支槍也不見了。但車子的馬達却仍在開動。

游天虹自己那輛房車的擋風玻璃却碎得像冰糖一樣，他徒步走到街口上一座電話亭裏面去，先致電警署找林浩探長，但找不到，只找到林浩的助手——探目林祥。

游天虹在電話裏將自己的遭遇先告訴了林祥。林祥叫他等在那裏，他立即帶人趕來。

游天虹回到現場，再游目四顧，依舊見不到一些兒動靜，也無法發現任何可疑人物。

他知道那名神秘槍手一定有指紋留在小房車之內，所以他忍耐着，沒有去亂動那車子裏的一切東西，只站在行人道上一邊細心觀察，一邊等候警万人員的到來。

不久，警車聲由街口那邊响起，首先趕到現場來的，却是一輛正在附近巡邏的警車，車上的警員們是剛接到電台的緊急報告趕來的。原來林祥探目接得游天虹的電話之後，已以第一時間先通知警察緊急報案中心，然後再設法通知林浩探長。

警万人員開到現場之後，在附近一帶展開搜索，自然又是一無所獲。

林祥探目帶了數名探員趕到現場，惟有在那輛黑色小房車裏面找綫索。

那輛黑色小房車本來是最佳綫索，可惜警方人員很快就發覺那是一輛報失的汽車。也就是說，那是被人偷去了的汽車。

警万本來可以將那一帶包圍封鎖，然後逐家逐戶去搜查。但是，第一，時間上已過得太久；第二，那條街道有一條橫巷可以穿過，直達另一條大街。那神秘槍手極有可能逃出那小房車之後，穿過那條橫巷，由大街上逃去而無影無踪。

所以警探們最後惟有在小房車之內掃取指紋，找尋槍手可能留下的綫索。

× × ×

在醫院裏，郭利民正接受治療。

任晶晶陪伴着賴慧絲在醫院的走廊之上，等待着醫生的進一步報告。

郭利民只是肩膊被子彈擦過受了傷，所以傷勢並不嚴重。

賴慧絲獲得醫生允許，進入病房去見郭利民。「你覺得怎麼樣？」賴慧絲含情脈脈地瞪住她的未婚夫，只見他面色蒼白，衣服上面血漬斑斑。

郭利民苦笑道：「閻王大概見我太年靑，還未娶得一名美艷絕倫，聰明可愛的妻子，所以不肯收容我！」

她輕輕嘆一口氣：「我差些兒害死你！」

「怎麼能怪你呢？」郭利民道，「要怪只能怪我自己太不小心，被那神秘槍手跟踪。」

「我瞧他也逃不了多遠，游天虹大概有辦法可以抓住他的。」賴慧絲道，「聽晶晶說，游天虹已經開車去追踪他了。」

「游天虹是什麼人？」

「他是千門奇俠。你僑居美國可能未聽過此人的名氣，但他在本市極有名氣的。」

「爲什麼會稱呼他爲『千門奇俠』？」

「那是因爲他的千術十分高明，但偏偏此人極有正義感，最討厭那些老千之輩，所以他經常爲那些受老千所害的人出頭。於是人家就尊稱他爲『千門奇俠』。」

「噢！原來如此！」郭利民刹那間又陷於沉思之中：「奇怪，爲什麼那人要殺我？」

「假如我沒有猜錯，那神秘槍手一定又是他！」

「他？」郭利民怔了一怔！「你指的『他』是誰？」

賴慧絲道：「區偉烈！他就是區偉烈！」

「那個就是我們訂婚宴那晚，前來搗亂的人？」

「對了！就是那廝！」

「唉！」郭利民輕輕嘆了一口氣：「看來我是非退出不可了！」

「除非你不愛我，否則你不該表現這麼懦弱。」賴慧絲又說：「眞正的愛情，是受得起考驗的；受不起考驗的愛情，就不是眞正的愛情！」

「慧絲！」郭利民怔怔地瞪住他的未婚妻：「就算我表現得更堅强，我怕妳也難以抵受得住來自你父親的那一股壓力！」

「婚姻其實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這是八十年代，這社會不會再有買賣式的婚姻存在。所以問題不是在乎別人的影响，甚至我父母亦難例外。」她說得激動時，就忍不住把那纖玉手伸過去，緊緊地握住郭利民的手，凝視着他，一片深情地問：「利民，你是否眞的愛我？」

郭利民苦笑道：「其實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

「我眞的很愛你，難道你還有所懷疑？」

「那麼，我給妳的答案應該更加徹底，要不是因爲我愛得妳深切，我就不會由老遠的地方跑回來。我還可以當作遊埠，但妳一定看得出，我叔父的年紀已經不少了。」

「既然我們眞心相愛，還管得了別人怎麼想嗎？」

「但是，最近這數天以來，你一定看得出你父母的態度。」郭利民黯然說道：「他們似乎過份迷信，所以才會把我看成一顆煞星。」

「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其實連傻瓜也看得出，這是區偉烈的報復行爲。」

「然則，妳以爲我今後應該怎麼做？」

「我託晶晶去約你出來，借用我姨媽駱太太的家，就正是想跟你表白一下，我們訂了婚就是夫婦，無論今後發生什麼事，我也是你的妻子。」她的語氣不但表現得堅定，也充滿了柔情。

此情此景，相信任何男人也會感到陶醉，難怪郭利民也在不知不覺中，感動得流淚！

警探爲了追查企圖暗殺郭利民的兇手，又要進來問口供；郭利民的叔父郭義，也聞訊匆匆趕來！

由於警万要問口供，所以賴慧絲也要暫時避到病房外面的走廊去；郭義暫時亦不得其門而入，故此就在那兒遇上了賴慧絲。

郭義對她嘆氣道：「不知是我們倒霉，還是來錯了。早知如此，我們就早些返回舊金山好得多了。」

賴慧絲當然明白老人家的心事，以及剛才那一番說話的意思，所以她說道：「郭伯伯，利民不會有事的，請你放心吧！剛才我看過他，子彈只是擦傷了肩膊！」

「萬一他有什麼不幸，叫我這個做叔父的如何交代？」

「你不必躭心，他肯定會吉人天相。」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風神七戒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風神門六個破戒殺手不約而同的來到杭州，想向沈勝衣下手，又湊巧相遇，先下手爲强，互相殘殺，龍五被柳清河炸死；張大被邱大業、屠龍殺死，邱、屠二人合作，想向柳清河下手，而柳清河已知他倆是同門殺手，暫時不敢向他們襲擊，而小倩却在沈勝衣身邊，以爲殺了小白龍等人沒有被發現，跟着沈勝衣和楊萬壽去白家莊認屍，原來那天晚上被小白龍瞞過，沒有被她殺死，現在忽然出現在眼前，沈勝衣等人只追究風神門殺人經過，她只有將前因後果說清楚，沈勝衣認爲他們七個殺手是墮進一個陰謀之中，小倩是被人陷害……

團結四殺手

沈勝衣道：「那麼這一次你們沒有給縛上眼睛？」

小倩道：「沒有，大概是因爲我們已不是離開時候的服從，而且關係到生命安危，說不定會有人忍不住會有所行動。」

「你也有這種感覺？」沈勝衣接問。

「我只是不知怎的，總覺得當時那種環境不大妥當，一個個的反應就像是有了決定，不甘心就那樣被判處。」

「你們到底都已是獨當一面的殺手，對這種死亡的判處，當然不難會發生反感。」沈勝衣沉吟接道：「亦可能是你們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

「你怎麼知道的？」小倩甚感詫異，歎息道：「我們就是殺錯了人，也只是提供消息方面錯誤，那個提供消息的人應該負絕大部份的責任，可是他一些事都沒有，太不公平了。」

偵查風神門

沈勝衣笑笑道：「有沒有你根本不能夠肯定。」

小倩一怔道：「這也是，我根本連他是什麼人也不清楚。」

沈勝衣道：「在墓地之內，你們應該問清楚這件事的。」

「那一個說話，那一個便有危險，我們七個人當中只有一個矮小的人無意中說了話，後來他也不管了，不住的說，可惜全都不着邊際。」小倩苦笑：「當時我想到那個問題，卻不敢開口，給辨出聲音，只怕活不到現在。」

沈勝衣輕歎一聲：「說話有危險，不說話卻連怎麼回事也不清楚，連分辨的機會也沒有，要陷害你們的人若是利用這一點……」

小倩搖頭道：「爲什麼要這樣做？」

沈勝衣道：「聽你那樣說，你們在風神門中都不可能與人結怨。」

「我們雖然是風神門下，別的我不太清楚，我們知道的就只是教我們武功那個人，我是完全服從的，也從來不敢對他不敬，實在想不出那兒令他生氣，非這樣害我不可。」

「除了這個人，還有什麼人？」沈勝衣又陷入沉思中。

小倩想想，還是搖頭，小白龍看着他們，苦笑道：「這實在是一個奇怪的組織。」

「這一點我完全同意，我從來就沒有見過一個這樣神秘的門派，門下的弟子除了自己，竟然會一無所知。」楊萬壽大搖其頭。

「不過這也是這個門派成功的地方。」小白龍嗆咳一聲：「無論他們任何一個失手，對於整個門派都一些影响也沒有，江湖上我看也沒有第二個門派比這個門派更秘密的了。」

沈勝衣突然道：「這一次的事若是風神門中人做的，除了要將風神門毀滅之外我是想不出還有其他的目的。」

楊萬壽脫口道：「那他是瘋了。」

沈勝衣接道：「還有一個可能就是那是風神門的敵人，知道了風神門的秘密，利用這個漏洞讓風神門中自相殘殺以至於毀滅。」

小白龍道：「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

「那保證也不是好人。」楊萬壽說得很是肯定。

小白龍點頭道：「他是要風神門下七個殺手競殺沈兄，沈兄可是一直都代表正義。」

「這我是絕對同意。」楊萬壽接道：「所以我才肯定他不是好人。」一頓轉問沈勝衣：「你有什麼仇敵是不擇手段也要殺你，非殺你不甘心的。」

沈勝衣只是笑笑，楊萬壽也好像突然明白過來，大笑道：「這沒有一千大概也有八百，你這個小子太好管閒事，仇家比任何人都要多，也太有名，就是我也有時考慮要一刀將你殺掉，到江湖上威風一下。」

小白龍接道：「所以選擇他，也許就只是因爲他的武功高強，可以解決最後的一個風神門下。」

沈勝衣終於道：「這也有道理，明白風神門的組織，再加上這次事件的特殊，小倩他們七個人團結起來是沒有可能的了，他們越接近我便越容易接觸，必會發生一連串的自傷殘殺，剩下來的果眞已帶傷在身，兔强要殺我，則不難倒在我的劍下。」

楊萬壽道：「你謙虛什麼，單打獨鬥，江湖上有那幾個是你的對手。」

沈勝衣看看他，道：「幸好這句話，你是對我說的，否則，江湖上只怕再沒有我立足之地。」

「那你搬到我家裏來好了。」楊萬壽大笑道。

小白龍笑接道：「我這兒也很不錯的。」

楊萬壽惡狠狠地說道：「你居然敢跟我搶人。」

沈勝衣截道：「這是以後的事，目前你們還是先幫助小倩解決那個問題。」

小倩道：「我可以應付得來的。」

沈勝衣道：「不弄清楚事實眞相，你就是應付得最好也沒有用。」

小倩歎息道：「我應該怎樣做？」

沈勝衣道：「只要我們不說，沒有人知道你的身份，其餘的殺手相信也想不到你是七殺手之一，暫時來說你應該是安全的。」

「怎麼暫時？」楊萬壽忍不住又插口。

沈勝衣道：「小倩的身份在其餘那六個殺手雖然是秘密，在風神門上面的人來說却不是，要陷害他們的若是風神門上面的人，最後只怕會揭露她的秘密以求達到目的。」

楊萬壽點頭接問：「你有什麼好辦法？」

沈勝衣道：「與其被動，不如主動。」

楊萬壽道：「連小倩也不清楚風神門的情形，你如何主動去風神門查清楚這件事？」

「最低限度，我們已知道有那塊墓地，何況還有其他的風神門下助我們一臂之力。」

楊萬壽瞪大眼睛：「那來的……」

小倩插口問：「沈大哥是要說服其餘的殺手，要他們加入我們這邊？」

沈勝衣道：「正如你一樣，我相信他們亦已有些懷疑，只要能夠把他們找出來，應該不難將他們說服。」

「辦法是好的，只是未免太危險，」小倩看着沈勝衣，歎息：「這件事……」

「你們七個人都要殺我，之前我却是完全不知道，說危險，還有比這更危險？」沈勝衣一笑：「這件事我當然不管也不成，去說服其餘的殺手雖然不容易，但應該試一試，反客爲主對我來說反而更安全。」

小倩不能不同意，頷首道：「那我盡量提供有關他們的特徵，再與你到處去找他們。」

沈勝衣道：「特徵若是明顯的，我們可以交給別的人做，發現了他們的行踪，我們才找到去。」

小白龍道：「這件事我的人可以用。」

「我的人，當然也可以。」楊萬壽不甘後人。

沈勝衣道：「他們若是在附近，有那麼多人幫忙應該很快有收穫。」

楊萬壽接道：「你武功雖然好，尋人這種事却不是武功可以幹得來！」

「當然了，我只有一雙眼睛，兩條腿，能夠跑多少地方？觀察多少人？」

楊萬壽笑道：「你這個小子很虛心，前途無限。」

小倩聽着，不禁莞爾一笑，沈勝衣接着道：「不過看好了，別要太接近，他們都非常危險。」

楊萬壽道：「危險的事當然由我們這些大人物去解決。」

沈勝衣看了他一眼，方要說什麼，楊萬壽已大笑着道：「你別看我平日養尊處優，武功可沒有放下，要不要試一試？」

沈勝衣搖頭，却沒有開口反對，他清楚這個人的脾氣，要管的事管定了，就是砍他的腦袋也不能夠令他改變。

小白龍那邊笑笑，插口道：「當然不能少得我這一份。」

「你？你有多大本領？還是留在這裏好了。」楊萬壽第一個反對。

小白龍還未回答，楊萬壽突然又問：「你傷得到底怎樣了？」

「不重，只是酒醉中傷口浸在水裏再吹風，感染了一些風寒，吃過藥，出了一身汗，好多了。」

楊萬壽大笑：「這是小孩子才有的病，你如此弱不禁風，還是留在這裏好了。」

小白龍要說話，又被楊萬壽截下：「難道你以爲我們三個人解決不來，你只管這樣說，看我不立即拆掉你這座莊院。」

小白龍身子一縮，道：「你別嚇我，我胆子小。」

楊萬壽大笑不絕，接對沈勝衣小倩道：「我們走——」

小倩第一個轉身，淌下了兩行淚，她看不得這種朋友之間的關懷，也是到現在爲止她才是有朋友，也知道什麼才朋友。

沈勝衣好像完全明白她的心情，却沒有說什麼，只是輕拍了她的肩膀兩下。有些話是不用說的。

× × ×

午後，雲很多，背光的地方更是陰冷，風不急，却帶着一股寒意，令人不怎樣舒服的寒意。

屠龍這種身材又有這麼好的內功的人，對這種寒意應該毫無感覺，但他現在却是眞的感到不怎樣舒服。

他揹着那個流星鎚大街小巷的走，惹來不少人的注目，却都是短暫的，一直到他用過午膳，就發覺留意他的人非獨越來越多，而且都很在意。那些絕無疑問都是江湖人，由飯店到大街到處都看見，他們雖然都是遠遠的看着，那些目光却有如芒刺，令他感到渾身不自在。

到底是什麼人？有什麼目的？他很想問清楚，但接觸他目光的人都像害怕瘟疫般遠遠避開。

江湖人本來就令人避忌，何況那個流星鎚那麼大，他有時的表情又有點像是一個傻瓜。

他一直都認爲一個看來像是一個傻瓜會給人一種好感，傻瓜總是好欺負的，還有什麼人比傻瓜更安全，他要給人其實是一種安全感，却不知道一般正常人最怕遇上的就是傻瓜。

正常人無論做什麼都是可以理喻的，傻瓜却不是，而傻氣發作起來，什麼也幹得出，這是傻瓜比一般正常人的印象。這個傻瓜還揹着那麼大一個流星鎚，當然是避之則吉。

屠龍却沒有發覺，繼續去表露他那種親切的笑容，然後他突然省起，要清楚還是問一問邱大業。

那個邱大業與一般人一些分別也沒有，他應該很容易打聽到是怎麼回事，甚至現在已經打聽到，那總該找個機會來跟他說一聲，好讓他心安，可是到現在仍然不見。

——這個小子難道發覺了什麼不妥，突然變卦，不再跟我合作了。

屠龍心念一動，不由鼻哼一聲，他本來就不怎樣相信那個人，但這種環境，却又不能不合作。

——難道是環境不合，找不到機會。

心念再一轉，屠龍向那邊接近街口的小巷走去，邱大業若是仍然與他合作，一定會跟着進去。

也就在此際，街口那邊轉進了三個人，屠龍目光及處，認出了兩個，沈勝衣與楊萬壽。

——這麼巧，難道是來找我的？

屠龍面上却仍然是那種傻瓜一樣的表情，再走前三步，還是停下來，沈勝衣小倩楊萬壽三人已停下，一字兒排開，擋住了他的去路。

——出了什麼事？屠龍的思想混亂起來，他雖然與外表不一樣，其實是一個聰明人，但沈勝衣來得這麼突然，來意實在不是他這個聰明人想得到。

他索性不動，傻看着沈勝衣，看來更像個傻瓜。

沈勝衣第一個開口：「好鎚！」

屠龍傻笑道：「你說我揹着的流星鎚？」

「只有這樣的流星鎚才能夠一擊將馬車擊碎。」沈勝衣語聲平淡道：「顧松年不要說手無縛鷄之力，就是有一身武功，事發倉猝，也難免一死。」

屠龍道：「你在說什麼？」

沈勝衣道：「大丈夫敢作敢爲，應該也敢承認。」

屠龍又笑了，道：「你們若是沒有一些兒線索，當然也不會這樣找到來的，是不是邱大業？」

沈勝衣道：「我想說是，套取你更多的話，但在目前這種情形，還是說清楚的好。」

「說清楚？」屠龍搖頭道：「不明白。」

「只有開心見誠說清楚，我們才能夠作進一步合作。」

「合作？」屠龍大笑起來。

沈勝衣沒有笑，小倩也沒有，楊萬壽忍不住罵道：「你這個混小子，上了人家的當，還笑得這樣開心。」

屠龍的笑聲一下停下：「什麼當？我上了什麼當，你們說。」

沈勝衣道：「顧松年是一個清官，人盡皆知，叫你去殺他的人竟然不知道，是不是有問題？」

屠龍笑臉收起來。「我也知道有問題，馬車裏坐的人我不知道，叫我去殺他的人應該知道的。」

沈勝衣道：「除非他有心要你上當破戒，以風神門下戒條處決你。」

屠龍嘟喃：「可是……」

「就因爲你不相信，才會上這個當，其他的人也一樣。」沈勝衣接道：「要你們殺人的人一向都沒有出亂子，一下子連續出錯，有沒有這個道理？」

「沒有，」屠龍叫出來：「別的我不知道，但這件事繼續下去，我們七個人就是死光死絕，我却是知道一些也不奇怪，到現在我們已經死了三個人，都是自相殘殺，而你還是活得好好的，再下去相信也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沈勝衣道：「你其實是一個聰明人。」

屠龍道：「但看來很笨，我就是憑這個本領，活到現在。」

沈勝衣接道：「我的意思是，你們剩下來的不妨弄清楚這是怎麼回事，若眞的全是錯誤，並不是什麼陷阱，才拚個你死我活不遲。」

屠龍道：「應該這樣，我們既然是將死的人，又何必再理會那許多。」

沈勝衣道：「你們對風神門却都積聚了一份恐懼，要你們任何一個人去做這件事，相信都沒有一個提得起勇氣。」

屠龍一怔道：「別的不知道，我就是這樣了。」

沈勝衣道：「你們應該聯合起來。」

屠龍道：「你就是爲了這件事而這樣來見我？」

「你們七個人要殺的是我。」沈勝衣笑了：「這是無妄之災，却是不能不理會。」

「一個人太有名不是一件好事。」屠龍笑接道：「樹大難免招風，高處不勝寒。」

沈勝衣淡然一笑，屠龍又道：「看你也不是一個好名的人，可是名這種東西要來的時候，却是躲也躲不開。」

他現在的神態已完全不像一個傻瓜，但仍然像一個莽漢，這種話却不像是一個莽漢所說的。

沈勝衣道：「你意思是怎樣？」

屠龍道：「我雖然是一個殺手，但也有一般江湖人的豪氣，你這樣來見我，我若是不答應，那還像一個男子漢，況且這種合作對我來說只有好處，並無壞處。」

「爽快，」沈勝衣方要再說什麼，屠龍已接道：「正所謂藝高人胆大，沒有你這種本領，也不敢這樣到來，我佩服，但還要試一試才心息。」

語聲甫落，也不見他怎樣作勢，那個流星鎚便向沈勝衣飛去，風聲雷動，地上的砂塵也被鎚風激盪得疾提起來。

沈勝衣身形拔起，鎚從他的脚下飛過，他雙脚隨即落在鎚上，邱大業即時從旁邊巷子裏飛出，練子刀閃電一樣凌空斬下。

刀斬空，沈勝衣的身形却隨同流星鎚飛向

屠龍，那種速度匪夷所思，不是練子刀的速度所能夠追得及。

邱大業看似刀要追斬，小倩的刀已出鞘，截斷了他的刀勢，楊萬壽一柄軟劍亦在手，迎風抖得筆直，劍尖「颼颼」抖動作响。

邱大業沒有理會楊萬壽，也沒有動刀，目光落在小倩面上，突然問：「你也是？」

「我也是——」小倩話出口，沈勝衣已凌空倒翻，落在她身旁。

邱大業收刀，笑道：「好身手，好胆量！」整個人變回常人一樣。

屠龍那邊道：「他就是邱大業，我叫屠龍，他的刀專砍腦袋，其貌不揚，你們可要小心了。」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邱大業一遍，道：「你不錯，就是殺氣重一些，看來只要有機會，你還要再試一刀。」

屠龍邱大業的瞳孔暴縮，邱大業在張大身旁走過，張大雖然心不在焉，却毫無所覺，現在他爲了在沈勝衣面前有所表示，裝得只有更像，而沈勝衣竟然還說他的殺氣重了些，感覺他還有試一刀的企圖，這個人的判斷力、經驗、感應，又豈是張大所能及。

他們却都是張大那一級的殺手。

邱大業隨即一聲歎息，道：「你要我們怎樣做？」

沈勝衣道：「事情水落石出，你們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屠龍大笑：「盛名之下，果無虛士。」

邱大業再顧小倩：「這位！」

「叫小倩。」小倩異常的鎭定。

邱大業目光轉落在刀上：「好刀！」

小倩道：「不是我的，用完了要還。」這是她的心裏話，這個女孩子，顯然已改變了很多。

屠龍道：「我們七個死了三個，現在有三個聚在這裏，只差用火藥的那個了。」

沈勝衣道：「他就在附近。」頭微抬。

一個人即時從那邊的屋脊後翻過，輕飄飄的落在街上，屠龍不由又看了沈勝衣一眼，道：「現在我有些慶幸沒有向你襲擊了。」

邱大業亦自歎息：「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居然還能夠兼顧那許多。」

沈勝衣淡然道：「也許我很多時被襲擊，不能不處處小心。」

那個人這時候緩步走過來，一面道：「我是柳清河，那七個之一，龍五是我殺的，却要多謝張大的畫像，否則沒有那麼容易。」

邱大業道：「你其實一直在監視我們。」

柳清河笑道：「所以我沒有對屠龍用火藥，怕你在一旁一刀斬來，腦袋搬家。」

屠龍道：「你居然敢現身？」

柳清河說道：「邱大業也敢，我爲什麼不敢，而且我雖然聽不清楚，但看來看去，都不像有什麼危險。」

屠龍道：「你沒看到我那一鎚，邱大業那一刀？」

柳青河笑道：「鎚雖然急勁，但缺乏變化，有餘未盡，那一刀雖然有變化，照我在小巷所見，却是有所不如，兩位若是有意殺沈勝衣，怎會那麼多說話，又怎會不盡全力？」

屠龍大笑道：「你這個老小子的運氣眞還不錯。」

柳清河道：「無論如何，總比龍五好，那個小子受不得驚嚇，由巷子竄出來簡直就像是一隻給燒着了尾巴的老鼠。」

沈勝衣揷口道：「竄上了你那輛馬車！」

柳清河笑一笑道：「當時我也被他嚇了一跳！」

屠龍道：「你設計那輛馬車主要當然並不是爲了對付他。」

柳清河道：「能夠請得沈勝衣進去當然好，但六位之中，有人願意進去，我當然一樣歡迎。」

邱大業一旁道：「馬車與火藥好像並沒有什麼關係。」

柳清河道：「我只知道馬車內，能夠放置火藥，而爲了放置火藥，要我裝成什麼人也可以。」

邱大業一怔，道：「你裝得很像。」

「沒有你的好，以張大的見識，竟然看不出你是同道中人，那麼容易被你斬下一隻手來。」柳清河早上絕無疑問，早就已在小巷子附近。

邱大業打了一個寒噤，道：「我只是斬去他的一隻手，致命的是屠龍兄那一鎚。」

屠龍笑接道：「你當然也看到是那一個將張大的頭顱斬下來。」

柳清河說道：「這就是閣下那一鎚驚心動魄。」

「現在想起來，我却是捏一把冷汗，原來閣下那麼巧也在巷子裏，隨時可將我炸一個粉身碎骨。」屠龍大笑着。

邱大業道：「可是你仍然笑得出來，我現在簡直就已像給拋進冰窖內。」

屠龍大笑道：「你却是不知道我心裏越害怕便笑得越大聲。」

沈勝衣看着聽着心裏也一陣悲寒，這些風神門下的殺手非獨本領高强，而且都各有一種掩飾身份的方法，屠龍的戇直，邱大業的貌不驚人，柳清河的裝什麼像什麼都令人很意外，而他們也能夠把握機會，予對手致命的一擊。

屠龍彷佛看出沈勝衣的心意，笑接道：「運氣有你這樣好的人實在不多，我跟邱大業方要聯手對付你，事情便有了這個變化。」

邱大業目光陡然一亮，道：「他運氣既然這麼好，我們跟他走在一起大概多少也會沾上一些，不會再壞到那裏去。」

誰都聽得出他不是在說笑，屠龍看看他道：「原來你的胆子其實並不大。」

邱大業道：「所以我實在爲你的安全担心，沒有十足把握，我那一刀，只怕未必會削出去。」

屠龍道：「我早就考慮到有這種變化，隨時準備開溜的了，我逃起來保證絕不會比你稍慢。」

邱大業道：「這一點我絕對相信。」

屠龍道：「現在我們當然不用逃的了。」

邱大業道：「當然，別的人我們可以不相信，可是沈勝衣我們應該相信的。」

柳清河接道：「看小倩這樣放心的跟着他，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小倩嬌靨微紅，沒有作聲，屠龍突然道：「小倩能夠接近沈勝衣也不容易，沈勝衣要說服她相信一樣。」

邱大業道：「你是說小倩是不知怎的跟沈勝衣走在一塊兒，目的其實在殺沈勝衣。」

屠龍笑道：「難道你以爲他們本來是朋友嗎？」

柳清河看看屠龍，歎息道：「眞是人不可以貌相，我們七個人當中，最可怕的只怕就是你。」

屠龍道：「一般來說我這樣子的人給人的都是頭腦簡單的感覺。」

柳清河道：「我現在知道不全是的了。」

屠龍笑笑道：「其實我也不見得怎樣聰明，只是你們將我看得太笨！」

柳清河不能不點頭，屠龍接顧沈勝衣，道：「我是很相信運氣的，這一次我是跟定你的了。」

柳清河道：「對你這個聽明人的選擇我當然是絕對擁護的。」

邱大業接道：「只望這一次我們能夠同心合力，並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楊萬壽看看他們，大笑道：「四個風神門下的殺手，一個沈勝衣這樣的劍客，還有我楊萬壽，還有什麼事解決不來的。」

屠龍亦大笑，等他笑完了，邱大業才問：「你這一次到底又是什麼感覺？」

屠龍笑道：「我應該開心的，可是實在開心不起來，還是有些恐懼。」

邱大業無言，柳清河接道：「我們雖然是風神門下，對於風神門知道的實在太少。」

屠龍大笑道：「現在我惟一放心的，就是我們全都是風神門的叛徒，全部已非死不可，應該會非常合作，衆志成城，這不難有一番作爲。」

柳青河點頭：「我們要活下去就必須拚命，一個人肯拚命，必定能夠將潛力完全發揮出來。」

屠龍笑容一歛，說道：「我們盡力而爲，到頭來即使仍然非死不可，相信也會死得有一個清楚明白的。」

柳清河道：「也就是死得瞑目。」

邱大業歎了一口氣：「我就是不相信，連一個清楚明白也得不到。」

「我也是。」小倩輕掠秀髮，眼神充滿了自信。

沈勝衣這才問：「除了墓地，還有什麼地方是你們認爲該走一趟的？」

邱大業柳清河搖頭，屠龍看看，道：「只有從墓地開始了。」

小倩接問：「什麼時候？」

屠龍道：「當然是越快越好，由這裏到墓地有好一段路，在到達之前我們應該有足夠的休息。」

楊萬壽立即道：「馬車有我打點，你們可以放心。」雙手一拍，幾個他的人便向這邊奔過來。

他隨即吩咐去準備馬車，再三叮囑小心。

聽罷他吩咐，各人都有一種感覺，看這個人在杭州，能夠混到這個地位，實在有他的本領。

× × ×

馬車一共準備了六輛，一輛馬車只坐一個人，照應很方便，就是遭遇怎樣的襲擊，對方也難以同時將六輛馬車摧毀。

駕車的都是好手，速度控制得很好，車輪子裹上了草包，除了減輕震盪，還有減輕聲浪的好處，以便車廂裏的人好好休息。

小白龍與楊萬壽的不少人也跟了上來，分別作不同的裝束，走在馬車的前後左右，打探消息之外兼負保護之責。

以他們的武功，當然不能夠與沈勝衣他們相提並論，但有他們在馬車周圍，要接近馬車的人都不難驚動他們，而他們遇襲，也不難引起馬車中各人的注意。

楊萬壽的意思是各人必須得到充份的休息才能夠應付突來的變化，他與小白龍的手下也全都是出於自願，並非出於被迫。

屠龍邱大業柳清河本來有些不相信，但後來却不能不相信。

在他們的心目中，沒有什麼人的命比自己的更重要的了，小白龍楊萬壽那些手下的這種保護，可以說最危險不過，隨時都會送命，他們又不是傻瓜，怎肯做這種事？

然後他們總算想到了是什麼原因，在他們這是前所未有的感覺。

「天下間果真的有所謂俠義？」屠龍忍不住問沈勝衣。

沈勝衣的回答是這樣。「有，只是不太多吧。」

「那麼這些人……」

「他們這樣做不全是因爲俠義，還因爲他們對他們的主人的忠心。」

「楊萬壽小白龍眞的那麼得人心？」

沈勝衣笑笑。「應該就是了。」

屠龍道：「也許他們有一天會像我們一樣，不是楊萬壽小白龍離棄他們就是他們要離棄小白龍楊萬壽。」

沈勝衣只是道：「也許。」

「連你也承認有這種可能？」

沈勝衣道：「世事無常，沒有什麼事是絕不會發生的。」

屠龍歎了一口氣，道：「我還以爲你發現他們有了什麼不妥。」

沈勝衣一怔道：「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屠龍又歎了一口氣，道：「他們這樣做與我們的人生觀有距離，我們與他們是兩種人。」

邱大業接道：「與你也是，可是我們又不能不相信你們的誠意。」

柳清河亦道：「所以我們不知怎的竟然有一種希望——你們都能夠安全同去。」

小倩沒有作聲，從她的神情却已看出了她的心意，沈勝衣聽着看着，道：「你們有這種感受，我們已非常高興。」

柳清河嘟喃接道：「到現在我也才發覺活到現在並沒有什麼意思。」

邱大業道：「除了殺人，我們的確也沒有做過什麼事。」

屠龍沉吟道：「也許這一次……」

這一次到底怎麼回事，他們這樣同去會不會就變得很有意思，也沒有一個能夠肯定。

說這些的時候離開墓地已沒有多遠，馬車停留在一片草地上，夜也已漸深。

沈勝衣主張天亮才再上路，進去墓地搜索清楚，對於這個建議沒有人反對。

也許就因爲他們背叛了風神門，光天化日之下他們反而有一種安全的感覺。

馬都已解開，車子排成一個六角形的陣，那是屠龍的主意，爲了彼此間易於照應。

在陣中燒起了一堆火，小白龍楊萬壽的手下輪流值夜，陣內外都有。

有他們的侍候，一路上各人能夠得到充份的休息，體力都保留在巔峯狀態。

這也是令屠龍四個殺手最感觸的事情，也許這也就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能夠這樣安寢。

看着那些人忙着去準備這準備那，屠龍不由又歎了一口氣道：「我其實並不喜歡這種生活。」

邱大業接道：「這令我們很容易鬆懈下來，對別人也有了好感。」

柳清河接道：「襲擊若是在這個時候出現，我們只怕很容易倒下。」

小倩看着他們，苦笑道：「因爲我們仍然是風神門下的殺手。」

屠龍道：「就是弄清楚了這件事，我們不再是殺手，只怕也難以適應。」

邱大業微喟，說道：「看來一個人還是不要做壞事的好，好像我們連好好的睡一覺也不能夠。」

「連別人的好意也不敢接受。」柳清河接一聲歎息：「我惟一不服氣的只是我完全沒有選擇的機會，一生的命運完全由別人安排。」

「風神——」小倩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彷彿那吹來的夜風中就藏着風神致命的一擊。

柳清河苦笑：「但若不是他，我們只怕也活不到今天，他救了我們，還養育我們，敎我

們武功，我們爲他做些事也是應該。」

邱大業道：「其實他不應該這樣對我們的，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意思背叛他。」

柳清河道：「會不會他也是出於被迫？」

屠龍目光落在柳清河面上，道：「你已經懂得爲別人設想了。」

柳清河道：「可是經過這一次，要我再那樣殺人，我實在懷疑能否做到。」

屠龍突然大笑：「其實我們還不是太壞的人，只是自小便接受一種這樣的教導，要活下去就一定要殺人，天下之大也沒有多少人是不該死的，風神的選擇也絕對正確。」

小倩道：「那七戒還是好的，在那七戒的約束下，死在我們手下的人總不會太好。」

屠龍不能不點頭，邱大業接道：「我們所以這樣放心殺人，七戒的影响無疑最大。」

柳清河看看屠龍，邱大業，小倩三人，苦笑道：「但我們若非天性好殺，大概也不能夠成爲一個殺人的好手。」

沒有人反對他的話，楊萬壽突然搖頭道：「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放開懷抱，好好的休息一下，準備應付明天的事情才是，怎麼還說這些，要大家思潮起伏，睡也睡得不舒服？」

柳清河又苦笑一了，方要說什麼，三下怪異的貓頭鷹叫聲便已傳來，第一聲入耳，他的面色就變了，聽到第三聲，什麼表情也沒有，泥塑木彫也似的。

小倩屠龍邱大業的反應並沒有分別，楊萬壽看在眼內，道：「那是什麼叫聲？」

沈勝衣道：「貓頭鷹。」

小倩突然問：「是眞的貓頭鷹叫？」

沈勝衣道：「似乎不是眞的。」

屠龍那邊倏的拿出了一個只有巴掌大小，由竹管合成，有如貓頭鷹也似的東西撮唇吹起來。吹出來的是貓頭鷹的叫聲，小倩接問：「是不是一樣？」

沈勝衣點頭，回問：「這貓頭鷹的叫聲是什麼意思？」

小倩道：「是風神門緊急召集的訊號。」接從懷中取出了另一個竹管合成的貓頭鷹。

屠龍這時候已將手中貓頭鷹放下，道：「我們這種只能夠發出一聲。」

邱大業接道：「那是一旦風神門出事，必須門下弟子趕回來救援所用，在聽到風神的使者吹出那三下貓頭鷹的叫聲，所有風神門的弟子便有義務將訊息傳開去，同時趕赴約定的地方。」

柳清河接下去：「在那個地方就是沒有馬車也有人等着，接我們或者告訴我們到應該的地方，做應該做的事。」

小倩道：「訊息是不能斷的，一直到有另一個風神門下的人接下去，所以由將訊息傳開去那一刻開始，身份便已不成秘密。」

屠龍點頭道：「也所以不到生死存亡，風神門相信也不會這樣做。」

楊萬壽點頭道：「風神門一直所以能夠不倒，完全是因爲保密的工夫做得好，若是所有弟子的秘密身份全都暴露無遺，危機就是能夠解除，這個門派也必須暫時解散或者遠遠遷開去，否則武林中人羣起而攻之，並不難招致滅門之禍。」

屠龍道：「就是我們殺的那些人的親戚朋友聯合起來，已經夠應付的了。」

楊萬壽接問：「風神門現在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沈勝衣道：「可能就只因爲我們。」

「應該就是了。」屠龍歎了一口氣。「世間的事雖然巧，大概也不會巧到這樣。」

沈勝衣道：「他們却是到現在才肯定我們的行踪，知道我們將會對風神門不利。」

屠龍嘟喃道：「現在才發出求救訊號會不會已太遲？」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邱大業接道：「除非他們的人很多就藏在附近。」

屠龍道：「他們不像那樣笨的人。」

沈勝衣道：「那早就應該取得聯繫，用不着再發訊號，除非這訊號是襲擊的意思。」

屠龍搖頭道：「不會的，襲擊是另一種訊號。」一頓接道：「我懷疑這其中有問題。」

「陷阱？」邱大業插口問。

屠龍正要回答，貓頭鷹的呼叫又傳來，接連三下，靜夜中份外恐怖，這三下叫聲才消散，一下貓頭鷹的叫聲便從東面不遠處傳來，只是一下。

這一下之後不久又是一下，來自同一個方向，却顯然有一段距離，叫聲是低很多。

邱大業終於忍不住，開口問：「訊號傳開去了。」

柳清河接道：「最低限度已經有一個風神門的人在做着這件事。」

話口未完，相反的方向傳來了一下貓頭鷹的叫聲，邱大業一聲苦笑，道：「有兩個。」

柳清河道：「絕無疑問，是針對我們而發了。」

沈勝衣道：「這一個的反應是不是太慢，他顯然早已在那邊，在那三下貓頭鷹的叫聲之後便應該有反應的。」

屠龍道：「你意思是說，那三下與這一下的貓頭鷹叫聲都是由同一個人發出來。」

「不無可能。」沈勝衣一頓接道：「若眞的是這樣，不是疑兵之計就是要擾亂我們的心神，崩潰我們的鬥志，要我們退回去。」

屠龍道：「他們應該知道，我們不會這麼容易退回去，而若是疑兵之計……」

沈勝衣截道：「快叫我們散佈在周圍的人回到馬車這邊來。」

話是對楊萬壽說的，也不用楊萬壽吩咐，在他們旁邊的兩個人已拿出竹哨吹起來。

屠龍接下去道：「我們若是去追截傳送訊號的人，實力必定分散，不難被個別擊破。」

「不去追截又如何？」柳清河追問。

屠龍道：「也許他們就會襲擊我們散佈在周圍的人，看能否誘我們分散。」

語聲甫落，一聲慘叫已然從北面一個林子內傳過來，沈勝衣突然道：「我過去看看，大家留在這裏，無論周圍出了什麼事，也不要理會。」

小倩櫻唇一動，沒有作聲，屠龍也只是一聲：「放心！」

沈勝衣身形展開，一支箭也似向北面那個林子掠去，又一聲慘叫同時從那邊响起來。

沈勝衣身形更快。

接又是一聲，這一聲却是在西面傳來，楊萬壽身形欲動，被屠龍喝住：「留在這裏。」

楊萬壽道：「有你們四個在這裏不是已足夠了？」

屠龍道：「你自問若是有沈勝衣那種本領，我絕不會阻止你。」

楊萬壽道：「本領高低有何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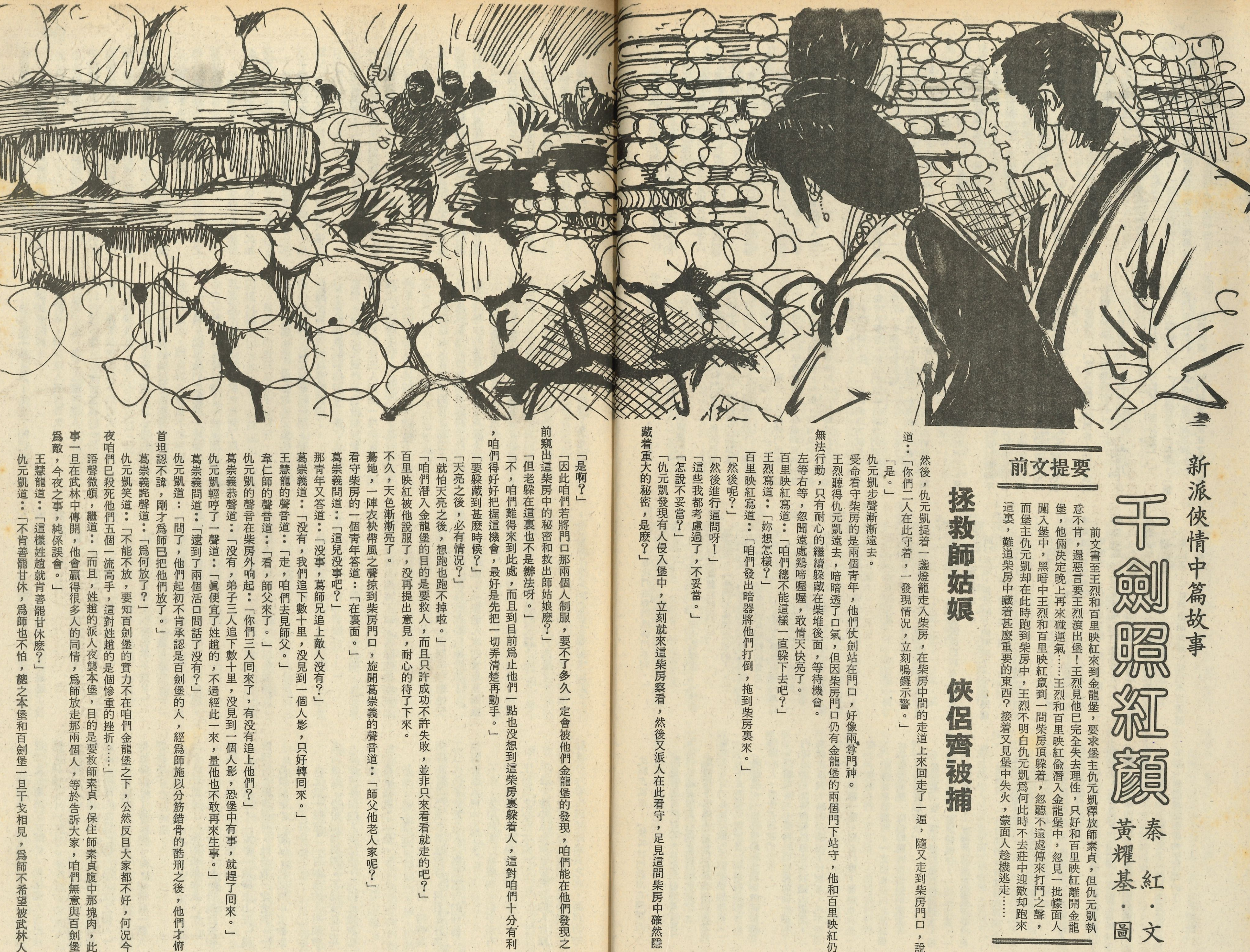
屠龍道：「難道你只是過去瞧瞧？」

楊萬壽冷笑道：「難道連一個風神門下的殺手我也應付不了！」

屠龍道：「天曉得那邊有多少個風神門下的殺手，你若是有什麼不測，我們又焉能袖手旁觀，這一來力量更分散，如何應付其他來的襲擊？」

楊萬壽又一聲冷笑：「沈勝衣若是有什麼不測，你們却就準備袖手旁觀的了。」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和百里映紅來到金龍堡，要求堡主仇元凱釋放師素貞，但仇元凱執意不肯，還惡言要王烈滾出堡！王烈見他已完全失去理性，只好和百里映紅離開金龍堡，他倆決定晚上再來碰運氣……王烈和百里映紅偷潛入金龍堡中，忽見一批蟆面人闖入堡中，黑暗中王烈和百里映紅竄到一間柴房頂躲着，忽聽不遠處傳來打鬥之聲，而堡主仇元凱却在此時跑到柴房中，王烈不明白仇元凱爲何此時不去莊中迎敵却跑來這裏，難道柴房中藏着甚麼重要的東西？接着又見堡中失火，蒙面人趁機逃走……

拯救師姑娘 俠侶齊被捕

然後，仇元凱提着一盞燈籠走入柴房，在柴房中間的走道上來回走了一遍，隨又走到柴房門口，說道：「你們二人在此守着，一發現情況，立刻鳴鑼示警。」

「是。」

仇元凱步聲漸漸遠去。

受命看守柴房的是兩個青年，他們仗劍站在門口，好像兩尊門神。

王烈聽得仇元凱遠去，暗暗透了口氣，但因柴房門口仍有金龍堡的兩個門下站守，他和百里映紅仍無法行動，只有耐心的繼續躲藏在柴堆後面，等待機會。

左等右等，忽聞遠處鷄啼喔喔，敢情天快亮了。

百里映紅寫道：「咱們總不能這樣一直躲下去吧？」

王烈寫道：「妳想怎樣？」

百里映紅寫道：「咱們發出暗器將他們打倒，拖到柴房裏來。」

「然後呢？」

「然後進行逼問呀！」

「這些我都考慮過了，不妥當。」

「怎說不妥當？」

「仇元凱發現有人侵入堡中，立刻就來這柴房察看，然後又派人在此看守，足見這間柴房中確然隱藏着重大的秘密，是麽？」

「是啊？」

「因此咱們若將門口那兩個人制服，要不了多久一定會被他們金龍堡的發現，咱們能在他們發現之前窺出這柴房中的秘密和救出師姑娘麽？」

「但老躲在這裏也不是辦法呀。」

「不，咱們難得來到此處，而且到目前爲止他們一點也沒想到這柴房裏躲着人，這對咱們十分有利，咱們得好好把握這機會，最好是先把一切弄清楚再動手。」

「要躲藏到甚麽時候？」

「天亮之後，必有情况？」

「就怕天亮之後，想跑也跑不掉啦。」

「咱們潛入金龍堡的目的是要救人，而且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並非只來看看就走的吧？」

百里映紅被他說服了，沒再提出意見，耐心的待了下來。

不久，天色漸漸亮了。

驀地，一陣衣袂帶風之聲掠到柴房門口，旋聞葛崇義的聲音道：「師父他老人家呢？」

看守柴房的一個青年答道：「在裏面。」

葛崇義問道：「這兒沒事吧？」

那青年又答道：「沒事，葛師兄追上敵人沒有？」

葛崇義道：「沒有，我們追下數十里，沒見到一個人影，只好轉同來。」

王慧龍的聲音道：「走，咱們去見師父。」

韋仁師的聲音道：「看，師父來了。」

仇元凱的聲音在柴房外響起：「你們三人同來了，有沒有追上他們？」

葛崇義恭聲道：「沒有，弟子三人追下數十里，沒見到一個人影，恐堡中有事，就趕了同來。」

仇元凱輕哼了一聲道：「眞便宜了姓趙的，不過經此一來，量他也不敢再來生事。」

葛崇義問道：「逮到了兩個活口問話了沒有？」

仇元凱道：「問了，他們起初不肯承認是百劍堡的人，經爲師施以分筋錯骨的酷刑之後，他們才俯首坦認不諱，剛才爲師已把他們放了。」

葛崇義詫聲道：「爲何放了？」

仇元凱笑道：「不能不放，要知百劍堡的實力不在咱們金龍堡之下，公然反目大家都不好，何況今夜咱們已殺死他們五個一流高手，這對姓趙的是個慘重的挫折……」

語聲微頓，繼道：「而且，姓趙的派人夜襲本堡，目的是要救師素貞，保住師素貞腹中那塊肉，此事一旦在武林中傳開，他會贏得很多人的同情，爲師放走那兩個人，等於告訴大家，咱們無意與百劍堡爲敵，今夜之事，純係誤會。」

王慧龍道：「這樣姓趙就肯善罷甘休麽？」

仇元凱道：「不肯善罷甘休，爲師也不怕，總之本堡和百劍堡一旦干戈相見，爲師不希望被武林人

士視爲無理的一方。」

葛崇義問道：「如何處置師素貞？」

仇元凱道：「爲師巳派你們三師兄孟彬前往歸來山莊聽師抱眞的意見，預料師抱眞仍將以『父女關係巳斷，不過問其死活』作答，得了這句話後，爲師便可處死師素貞這賤婢了。」

王烈聽了這話，心火直冒，暗中忖道：「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一向以爲，他仇元凱爲人正直，原來也是老奸巨猾之輩……」

王慧龍道：「王烈那小子昨天要求師父釋放師素貞不果，他只怕也不會就此袖手不管吧？」

仇元凱以充滿了不屑的語氣道：「那小子雖然小有名氣，可還成不了氣候，他祖父『快刀翁』爲師都不怕，對他何懼之有！」

王慧龍道：「那小子身手雖不怎樣，脾氣却是倔得很，只要他認爲是對的，衝得頭破血流也不在乎，所以，咱們不可不防。」

仇元凱輕嗯一聲道：「這幾天你們多留心一些，不要被他潛入堡中，尤其要注意那個名叫百里映紅的姑娘，要是爲師沒有看錯，她的身手不弱，只怕你們都非其敵。」

韋仁師問道：「她是甚麼來歷的？」

仇元凱沉默了片刻，才答道：「爲師不清楚，但願她不是……」

語至此，忽然頓住不說了。

韋仁師追問道：「不是甚麼？」

仇元凱不答，道：「走，咱們到下面去瞧瞧那賤婢！」

說畢，舉步走入柴房裏來了。

葛、王、韋三人隨後跟入，師徒四人走到走道中間，動手將左邊的一堆柴薪搬開——原來柴房的地下別有天地，師素貞確被囚禁於此！

王烈和百里映紅藏身於右邊的一堆柴薪後面，距他們師徒搬動柴薪之處不過一丈七八之近，因此屏息靜氣不敢稍動。

不過，聽見他們在搬開一堆柴，王烈心中又驚又喜，暗忖道：「我王烈這回總算運氣不壞，誤打誤撞就找到了師素貞被囚禁之處。」

當然，他也緊張得手心冒汗，深怕被仇元道發現，他巳經知道仇元凱的爲人不像傳言之好，心知要是被發現，要想活着離開金龍堡只怕就非常困難了。

幸好搬動柴薪的聲音干擾了仇元凱的聽覺，而且仇元凱做夢也沒想到柴房裏躲着人；他們師徒四人搬開一堆柴後，揭開地上一大塊木板，便見木板下是一條向下伸的木梯，不久師徒四人，就走下木梯去了。

百里映紅又在王烈的背上寫道：「奇怪，仇元凱爲何將師素貞囚禁於此？將她囚禁在堡中的甚麼地方不是更安全麼？」

王烈在她手上寫道：「這是他精明之處，咱們若不是比這裏運氣好正好碰上，絞盡腦汁也不會想到他將師素貞囚禁在此……小心不要弄出聲音，等他們離開柴房之後，咱們再採取行動。」

他一邊寫一邊傾耳諦聽，希望聽到仇元凱與師素貞交談的聲音，果然聽得仇元凱在地下說道：「師素貞，妳考慮過了沒有？」

過了片刻，才聽師素貞冷冷答道：「考慮過了。」

仇元凱道：「那就說吧！」

師素貞道：「無話可說。」

仇元凱怒聲道：「妳仍然不說？」

師素貞道：「是的，無可奉告。」

仇元凱怒罵道：「賤婢！妳若不說出殺害我兒的原因，老夫便將妳五馬分屍，再剁成一塊塊拿去餵狗！」

師素貞沉默無言。

仇元凱吼道：「還有，妳別以爲一死便能解決一切，這件事妳父親也要負責，老夫先殺了妳父親，再來處置妳！」

師素貞仍不說話。

仇元凱重重一頓足，又吼道：「老夫說得出做得到，妳等着瞧好了！」

說到這裏，隨聞木梯登登响，仇元凱和葛、王、韋三人走回地面上，由他的三徒將木板蓋上地窖入口，再將乾柴堆放上去。

仇元凱似甚憤怒，鼻孔噴着氣道：「這賤婢冥頑巳極，她以爲爲師不敢動她父親？哼哼哼，那爲師就動給她瞧瞧！」

葛崇義道：「您老人家的意思是斸她父親……」

仇元凱沉聲道：「她不說明白，爲師便當着她面前處死她的父親！」

葛崇義道：「師抱眞肯來麼？」

仇元凱道：「爲師巳囑孟彬邀請他來，他若是不來，咱們便攻擊歸來山莊！」

王慧龍道：「師抱眞巳當衆宣佈與他這個女兒斷絕父女關係，他這個人言出法隨，只怕——」

仇元凱冷笑道：「那只是他一時的氣話，人心是肉做的，爲師不信他對這個原是掌上明珠的女兒巳無一點父女之情。」

語聲微頓，接着嘿嘿悍笑道：「就算他姓師的吃了秤陀鐵了心，也還有一個人割捨不下。」

王慧龍問道：「誰？」

仇元凱道：「她的母親崔氏。」

韋仁師道：「對了，把她母親找來和她談談，也許她會吐露一切。」

仇元凱道：「孟彬一到歸來山莊，爲師預料不出半個月，她母親一定會到。」

葛崇義道：「師父，您回房中去歇歇吧。」

仇元凱一嗯道：「百劍堡的人可能會去而復返，吩咐加強防備，不過天色巳亮，這柴房外面的人要撤走，免得此地無銀三百兩。」

葛崇義道：「是。」

於是，仇元凱走了。

葛、王、韋三人也走出柴房，指揮幾個師弟將搏鬥現場清理乾淨，再召來許多二三代弟子分派各人站崗及巡守的任務，也隨後進入堡中去了。

不久，柴房外面巳無聲响，似乎所有的人都巳離去，各去執行任務。

王烈爲之心頭大寬。

不過，她知道金龍堡將看守的人撤離柴房並非是一種疏忽的表現，而是他們不願被外人看出囚禁師素貞之處，而將防守

的範圍擴大罷了。

換言之，此刻的柴房裏外雖無人看守，但只要他和百里映紅走出柴房，就絕難逃過金龍堡武士的耳目。

百里映紅低聲道：「咱們可以動手了吧？」

王烈點了點頭，輕輕的爬出柴堆，提輕脚步走到柴房門口，探頭向外窺望幾眼，見附近巳無人在，當即退回道：「我來動手搬柴，妳去門邊把風。」

百里映紅頷首一嗯，便走去隱伏在門邊。

王烈走到柴房的走道上，開始動手搬開那堆柴薪，輕輕的將柴薪搬開之後，正要揭起地上那塊木板——

「有人來了！」

王烈一驚，急問道：「誰？」

百里映紅低聲道：「是兩個青年，他們手上端着食物，可能是要送飯給師素貞吃的。」

王烈忙道：「妳快躲藏起來，千萬不要被他們發現！」

一邊說，一邊揭開木板，迅速的走下木梯，將木板蓋回原處。

百里映紅一看即知他做何打算，當即跳入原來藏身的一堆柴薪後面躲藏起來。

俄頃，兩個青年端着食物走入柴房裏來了。

他們走到走道上，一見堆在木板上的柴薪巳被搬開，似感意外的道：「奇怪，這上面的柴怎麼搬開了？」

另一個青年道：「剛才堡主和葛師兄等會入內察看，必是出來時忘記堆好。」

「哼，葛師兄還一再嚴囑咱們一定要將柴堆放整齊，他自己倒這麼馬虎。」

「大概他知道咱們就要送飯來，因此沒堆上去，替咱們省一番手脚吧？」

另一青年未再說甚麼，將木板揭開擱在一邊，便沿着木梯走下去。

第二個青年亦隨後進入地窖。

地窖中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這是一間很大的地窖，堆滿一袋一袋的糧食穀物，最裏邊有一塊尋丈寬闊的地方，那壁上掛着一盞小小的油燈，在那微弱的燈光照射下，勉強可看見整個地窖的情形。

師素貞就坐在壁角下的地板上，她的雙脚被鑄着脚鐐，鐵鍊的中間又繫着一副重約百斤練功用的石鎖。

她蓬髮垢臉，兩眼痴呆無神，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嬌美，乍見之下，倒像個瘋婆子。

她靜靜的靠牆坐着，腹部隆起，看樣子巳有五六個月的身孕了。

在她身旁數尺遠的地方放着一個木桶，發出惡臭的氣味，那是金龍堡主送給她使用的唯一之物。

兩個堡中青年將食物放在她面前的地板上，再將放在一旁的上一餐使用過的空碗和筷子收起，也不跟她交談一語，轉身便要出去——

就在他們剛剛轉身的一瞬間，他們只覺眼前人影一幌，跟着腹部便重重的挨了一擊！

「哎呀！」

他們在一聲驚叫下蹲下了身子。

出手狙擊他們的正是王烈，他使出雙貫拳出其不意的擊中他們的腹部之後，緊接着雙掌再出，蓬蓬二响，分別在他們的後腦上砍了一掌，於是他們便撲倒在地，昏厥過去了。

這時，從地面上傳下了百里映紅的聲音：「解決了？」

王烈答道：「解決了，妳繼續把風，我馬上帶師姑娘上去。」

師素貞好像一個受盡折磨的女囚犯，整個人巳變成麻木沒有感覺，雖見王烈打倒了那兩個青年，她的臉上並無一絲驚喜之色。

王烈走到她的跟前，說道：「師姑娘，妳不認得我了？」

師素貞面無表情，茫然地道：「你是王烈？」

王烈以爲她巳喪失神志，一聽她叫出自己的姓名，不禁大喜道：「我是啊！」

師素貞道：「你查出殺害趙南星的兇手沒有？」

王烈頗爲歉疚地道：「很抱歉，到目前爲止，沒有一點頭緒。」

師素貞道：「很難查出麼？」

王烈點頭道：「很難，也很複雜。」

師素貞道：「爲甚麼？」

王烈道：「此事一言難盡，等逃離此處，我再詳細告訴妳。」

他伸手摸摸她脚上的脚鐐，回頭望那兩個堡中青年道：「打開脚鐐的鑰匙在不在他們身上？」

師素貞道：「在仇元凱身上。」

王烈道：「那麼，只好先砍斷鐵鍊再說了。」

他拔出背上的七星寶刀，使勁往下一砍，右脚上的鐵鍊應聲而斷，再一刀又砍斷左脚上的鐵鍊，師素貞便成了可以活動的人，只是脚上還扣着鐵環而巳。

「妳能不能跑？」

「可以，只是跑不快……」

「不要緊，有位百里姑娘跟我一起潛入這金龍堡中，必要時，她可以揹着妳跑，現在妳跟我出去吧。」

於是，師素貞隨着他爬上木梯，鑽到柴房的地面上，百里映紅仍隱伏在門內側向外窺視，看見他們上來，連忙低聲道：「每處圍牆下都有人在把守，咱們闖出去時，一定會被發現，你看怎麼辦？」

王烈趨前窺視，果見後面圍牆下不斷有人巡視，而且從衣着上看，均是金龍堡的精英，心中不由有些躊躇起來。

如果沒有師素貞，他和百里映紅要逃出金龍堡並不難，但是救師素貞出去乃是他們此來的主要目的，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可是眼看柴房外面戒備森嚴，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在此種情況之下，帶着一個行動不便的孕婦逃走，能够衝出金龍堡武士的重重包圍麼？

他盤算的結論是：不能。

因此問題來了，他們不能不逃，可是又明知逃不掉，這該怎麼辦呢？

他忽然想得一個主意，便向百里映紅和師素貞低聲道：「妳們聽着，現在硬闖出去一定不行，地窖中那兩個青年的衣服可以利用一下……」

二女聽了他的計策後，亦覺唯有如此

才有脫身之望，當即轉回地窖裏去。

不一會，當她們再從地窖下爬出時，已換上了那兩個堡中青年的衣服，手上還端着盤子，近看雖然不行，遠看却可魚目混珠。

王烈道：「很好，現在妳們大大方方的走出去，看見堡中武士一齊向我衝過來時，立刻越牆逃出，行動要快啊！」

百里映紅問道：「你呢？」

王烈道：「待我擋他們一陣，然後再逃。」

百里映紅道：「萬一逃不掉呢？」

王烈道：「大概不致於。」

百里映紅道：「我是說萬一。」

王烈道：「我不是師姑娘，萬一失手被擒，仇元凱大概不致於立刻處死我，那時妳再設法救我好了。」

百里映紅點了點頭道：「好，必要時，我回家去向我娘求救。」

王烈道：「快去吧！」

師素貞對王烈不顧一切要救自己出去很受感動，目中閃動淚光，說道：「王捕頭，我……我……不知道該對你怎麽說才好……」

王烈一笑道：「甚麽都不必說，要是妳過意不去，改天請我喝杯酒就是了。」

於是，二女端着盤子走出柴房，向廚房那邊大步走去。

在附近巡守的堡中武士都看見她們走出柴房，但由於她們的服裝和手上的盤子，再加上距離較遠看不清面貌，故沒有一人看出不對。

王烈見她們快走到廚房那邊，於是束緊一下腰帶，隨即舉步走了出去。

果然，他甫一現身，立刻被許多遙遙監視柴房的堡中武士發現。

「匡匡匡……」

鑼聲急响，便見十幾個堡中武士箭也似的從四面八方飛撲過來！

王烈瞥見百里映紅和師素貞已趁亂撲向就近的圍牆，於是不待衆武士撲近，縱身便往另一方向的圍牆疾掠過去。

「是王烈那小子，大家快截住他！」

「快，別讓他跑了！」

一片喝叱聲中，已有兩個堡中武士迎面撲至，對他吐劍便刺！

王烈揮刀格開來劍，繼續向圍牆撲過去。

眼看快到圍牆下，驀地劍風從旁呼嘯而至，兩柄利劍如電攻臨他兩邊腰上。

欺近攻擊的，竟是「金龍七英」中的沈默和慕容瑜二人！

王烈身形一挫，橫刀架住沈默的劍，同時飛起一脚猛踢慕容瑜的小腹丹田，迫他撤劍後退，然後頓足再起，一掠便已到牆頭上。

他只想脫身，不想動手，因爲他覺得沒有這個必要，而且若是逞勇與他們大打出手，轉眼之間就將陷入重重的包圍，故以走爲上計。

不料剛剛掠上牆頭，驀聞一陣暗器破空生嘯，心中一驚，趕緊斜身拋肩，往牆外翻去。

「颼！」

一支弩箭却已射中他的左腿！

原來，這種弩箭是所有暗器中最霸道者，它發射之快和力量之大遠在一般弓箭之上，箭出如電，任何武林高手一旦聽到箭聲，大都已來不及閃避，而此刻射到的強弩有幾十支之多，王烈能在千鈞一髮間避開多數，只被一支射中，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但是，由於弩箭力道極強，整支箭從他大腿內側射入，從外側穿出，一陣劇痛使他落地時無法保持平衡，登時摔倒在牆外地上。

正想爬起之際，七八柄利劍已交叉刺在他身邊的地面上，其中有兩柄利劍就像箭刀一樣架在他脖子上，使他動彈不得。

然後，又有大批堡中武士湧到，好像一窩蜜蜂聚集在他身上，抵在他身上的長劍少說也有二十把之多！

× × ×

百里映紅和師素貞又是怎樣呢？

她們運氣不錯，就在衆武士紛紛撲上王烈之際，她們很順利的接近一處圍牆下，但當她們翻過牆頭時，却聽到附近有人開聲厲叱：

「站住，你們是誰？」

隨着喝聲，一條人影橫過牆頭，落到她們面前——是個穿着與她們相同的年青人。

「噓！小聲一些？」

百里映紅食指豎在嘴上，要他不要大聲嚷嚷。

那青年被她攪糊塗了，一怔道：「你是……」

百里映紅走到他跟前，嫣然一笑道：「我叫百里映紅！」

說到最後的一個「紅」字時，她的手指也已點上了對方胸部期門穴！

那青年發覺上當時，已來不及呼叫，腦門一陣暈眩，仰身栽倒，昏迷過去了。

「快走！」

百里映紅拉起師素貞拔步便跑，她見這地方的溪流不深，便與師素貞涉水而過，然後飛也似的落荒急逃。

那知才跑出數十步，又聽身後有人大喝道：「站住，你們還想跑呀！」

百里映紅回頭一看，見追上來的是個上身赤裸的大胖子，手上拿着一把菜刀，知是廚房裏的人，便向師素貞低聲道：「妳先跑，我來收拾他！」

師素貞因肚子已大，不敢與人打鬪，當即向前狂奔而去。

百里映紅轉身迎上那大胖子，吃吃的笑道：「你追我幹麽？」

大胖子看出她是個姑娘，不禁一呆道：「妳是哪來的姑娘？」

百里映紅笑笑道：「我是孟彬的妹妹呀！」

大胖子又是一呆道：「妳……妳是孟彬的妹妹？我怎麽不認識妳？」

百里映紅道：「我奉命出堡辦事，你不去廚房燒飯，却來追我幹麽？」

大胖子呆望她半晌，忽然面色一變道：「不對，妳不是我們金龍堡的人——吃我一刀！」

手中菜刀一掄，大步欺上，沒頭沒臉的向百里映紅砍去。

百里映紅讓過他三四刀，覓得一個空門，猛然一掌劈中他的手腕，大胖子的菜

刀叮噹落地，她跟着一脚踹上他的後脚膝彎處，大胖子一聲哎呀，頓時跪倒在地。

她怕他叫嚷，再一掌劈上他的腦門，看着他昏厥倒下，便擬轉身逃走——

那知剛一轉身，覷綫瞥處，登時驚得失聲叫了起來。

因爲，就這麽一眨眼工夫，她面前已站着一個人，此人非別，赫然正是金龍堡主仇元凱！

仇元凱嘿嘿冷笑道：「百里姑娘，妳如要跑，老夫也不阻止妳，但老夫要處死王烈！」

百里映紅目瞪口呆：「你說甚麽？」

仇元凱道：「妳的心上人王烈已被老夫的門下擒住了。」

百里映紅第一次聽到「心上人」三個字，不由得玉面發紅，脫口道：「你胡說甚麽呀？」

仇元凱沉聲一笑道：「要是不相信，妳不妨站到牆頭上去看看。」

百里映紅知他所言不假，頓時憂心如焚，道：「你待怎樣？」

仇元凱道：「處決！」

百里映紅道：「你的意思是：要是我不跑，你便不處死王烈？」

仇元凱道：「不錯——」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忽見那文震宇從堡中越牆而出，大叫道：「師父，那師素貞不見了！」

仇元凱一聽此言，神色遽變，表情一下嚴厲到極點，厲聲道：「你們放走了師素貞！」

百里映紅推測師素貞尚未逃遠，便想盡量拖延時間，好讓她安然逃脫金龍堡的追緝，當下佯作錯愕道：「冤枉，我和王烈剛剛潛入貴堡就被你的門下發現，我們連師素貞的面都沒見過，怎說我們放走了她？」

仇元凱面上殺氣陡盛，憤怒地道：「好個不知死活的野丫頭，妳大概還不知道老夫的厲害！」

語至此，突然掌出如電，一把扣住百里映紅的右手脈門！

百里映紅剛想閃避時，就覺脈門一緊，全身力氣盡失，心中大驚，暗忖道：「這老傢伙好厲害……」

她不信仇元凱會殺死自己，故心中並無多大恐懼，脈門被扣住時，並未掙扎反抗。

仇元凱緊接着駢指疾出，點了她的軟麻穴，隨即將她摔倒在地，喝道：「震宇，脫光她的衣服！」

文震宇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怔道：「這……不大妥當吧？」

他覺得以師父在武林中的名望和地位，殺百里映紅則可，脫光百里映紅的衣服則萬萬不可，此事一旦傳到江湖上去，金龍堡數十年來所建立的威望就要蕩然無存了。

但是，仇元凱好像已變成一個毫無人性的瘋狂人物，只見他雙目怒睜，厲聲道：「我叫你脫，你就脫！」

文震宇不敢違拗，便在百里映紅身邊蹲下，準備動手脫去百里映紅一身衣裳。

百里映紅急得哭了起來，道：「不……不……我實說便了！」

文震宇立刻喝道：「那就快說！」

百里映紅抽咽道：「是啦！師素貞是我們放走的，她……她已經跑啦！」

文震宇問道：「往哪邊跑的？」

百里映紅道：「往北邊跑的，爲了讓她安全脫身，我和王烈便使了個調虎離山之計，引誘你們的人追趕我們兩人，她便從北邊悄悄逃遁。」

她說的北邊，當然不是師素貞逃去的方向。

文震宇沉聲道：「確實麽？」

百里映紅道：「確實！確實！」

文震宇轉對師父說道：「師父，那師素貞已有五六個月的身孕，大概她跑得不快——」

仇元凱不待他說完，騰身疾起，向北掠去，斂聲道：「將她帶回堡中，爲師去擒那賤婢回來！」

話落，人已在數十丈外，再一個騰縱，瞬即不見！

文震宇便將百里映紅攬腰抱起，走過溪流，飛身越過圍牆，正好看見葛崇義和王慧龍趕到，他要葛、王二人去扶回那大胖子廚師和那個二代弟子，自己便攬抱着百里映紅入堡。

這時候，失手被擒的王烈已被押到堡中一間刑堂，手脚被手銬脚鐐鎖住，但負責看守的只有沈默和慕容瑜，其餘諸人顯然都追捕師素貞去了。

百里映紅也被帶入刑堂。

王烈一見她也被擒，大吃一驚道：「妳……沒跑掉？」

百里映紅報以一個苦笑。

王烈明知不便在他們面前問起師素貞的情況，但還是忍不住問道：「她呢？」

百里映紅道：「我不知道呀！」

王烈聽了心下大寬，因爲他知道她是和師素貞一起逃走的，她說不知道便表示師素貞已逃脫成功，面上不覺露出笑容。

慕容瑜大怒道：「你還笑得出來？」

王烈索性哈哈大笑道：「我王烈今日闖入貴堡，目的就是要救師姑娘脫身，如今目的已達，我不笑難道要哭？」

慕容瑜上前伸脚去踩他腿上那支弩箭，冷笑道：「你再笑笑看！」

那支貫穿王烈左腿的弩箭尚未拔出，傷口流出的血並不多，以致百里映紅一時沒看出來，這時看見慕容瑜伸脚去踩那支箭，始知王烈中了箭，她大驚失色道：「你中箭了？」

王烈沒有回答，因爲慕容瑜踩動箭桿帶給他的痛苦，使得他必須咬緊牙關，無法開口說話。

百里映紅見他面色慘白，冷汗直冒，知他痛澈心肺，不禁又驚又怒道：「喂！你……你這算甚麽英雄好漢！」

慕容瑜一邊笑，一邊不停的踩動箭桿，說道：「他愛笑，我看他還笑不笑得出來！」

王烈本來已笑不出來，聽了這話，便又哈哈大笑道：「當然笑得出來！金龍堡高手如雲，天下無人能敵，我王烈却能輕輕鬆鬆的入堡放走師姑娘，還不值得大笑三聲麽？」

語畢，大笑不止。

（未完）

超人傳奇故事／李璟·文
黃耀基·圖

假面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納博士派E字五號來到市長官邸，打聽假羅拔D字一號消息，泰萊警司早已佈下戰局，由超人化裝假羅拔，E字五號不虞有詐，帶他回總部，泰萊暗中跟踪，被雷納博士識破，派假泰萊引誘超人，假中假，計中計，超人被擒，但超人神力驚人，反將雷轟挾持，要雷博士帶他去見眞羅拔，他又再次上「假當」，帶着假羅拔想逃走，在另一個房間遇上眞羅拔叫救命！眞眞假假，才辨認出來，正想將眞羅拔救出，而雷博士又搬弄機關，將超人和羅拔困入地洞水牢裏，水牢裏有一條鱷魚被超人擊斃，離開水牢，又撞入鏡子房和走廊機關中……

出動軍警 包圍秘窟

超人當然為之啼笑皆非，他怎麼會沒有氣力？他是超人——超乎常人的外星球人，他也有用不完的氣力。但是令他感到啼笑皆非的，却是他們浪費了不少的脚力。為甚麼？

原來他們走了「一大段的路」，結果還是回到了老地方來——又是那一間「鏡房」的門外。

為甚麼會這麼樣？是他們眼花，還是他們迷途？其實甚麼都不是，只是這裏的建築設計很特別，那條長長的走廊，根本就是一條環形的室內長路，若非知道其中奧妙及路徑，相信很難逃得出這裏。

另一方面，市長官邸外面如臨大敵似的，軍警林立。大批記者要求市長接見，但是都被拒絕了。

這一帶已被列為禁區，沒有特別許可證，任何人也不可以進入四周一帶範圍之內。時間已是清晨早上，市長夫婦二人，由於連日以來疲於奔命，正倦極睡去。但是即使在夢中，有時想起他們那唯一的兒子，亦會從噩夢中紮醒。

市長官邸門外，突然有一輛房車匆匆開入禁區範圍之內。守衛在現場的軍警立即引起了一陣緊張。不過那只是刹那間的事而已，當所有現場上的警方人員都認得那輛車子正是泰萊警司的座駕車時，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泰萊警司那輛座駕車之上，除了泰萊警司本人之外，還有他的一班下屬，這些人都是駐守現場的警官所熟悉的同僚。因此，當車子開入禁區之後，長驅直進，根本就沒有人阻攔他們，甚至有不少警員紛紛立正，向泰萊警司行禮，車內的泰萊也一一還禮。

所有目睹的人都彷彿可以見到泰萊的座駕車之內，除了泰萊和他的一班手下之外，還多了一個年青人，只可惜車子開得太快，大家都看不清楚那是誰。只有見過市長兒子的人，都覺得他可能正是羅拔。

車子直駛入市長官邸之內，守衛在裏面的警方人員，包括軍裝警員和便衣警員

，又是一陣緊張。

直至車子停了下來，車內走出了泰萊警司和他的下屬之外，還有市長的兒子羅拔，各警方人員才舒了一口氣！

消息迅速傳到市長夫婦的耳裏，刹那間，他們都好像注射了一股興奮劑似的。他們從噩夢中驚醒，一切睡意亦頓覺消失。夫婦二人匆匆披上了睡袍，準備落樓去！但是，泰萊警司等人已在市長副官的引領下，陪同羅拔上樓來。市長夫人一見到他的兒子，就忍不住真情流露，撲了上去，擁抱流淚，泣不成聲！

市長看見這情形，也十分感動，走過來跟泰萊警司親自握手致謝道：「辛苦你了！」

「不！市長大人，你太客氣了，其實我一點也不辛苦，要辛苦的應該是你。」泰萊警司一邊握住市長的手，一邊很含蓄地陰森一笑。

就在這刹那之間，市長頓覺不妙，可惜他面對住的「泰萊警司」，這時已露出了真面目，一支手槍的槍管正好對準了他的胸膛，而彼此相距不足二呎。

那邊傳來一聲低沉的慘叫聲，一名「泰萊的手下」正以利刀刺殺市長一名副官，市長夫人亦在利刀要脅下。

市長官邸內的二樓，形勢頓然改觀。「泰萊及其手下們」，紛紛露出原形來，每個人手中分持刀槍。到了這時候，市長夫婦才想起目前這一班人都是雷納博士的傑作——複製面譜的假面人。

可惜一切都已經太遲了。市長夫婦以及他們那唯一的兒子羅拔，都在假面人的刀槍脅持下！

「泰萊警司」一邊向二名男子打了一個眼色，一邊對市長夫婦提出警告道：「對不起，雷博士只不過想見見你們，只要你們不反抗，包保你們一家三口，可以平平安安的，不久之後就可以回到這兒來了。但是，若有任何輕舉妄動的話，我的手下會首先殺死羅拔，再殺夫人，然後才對付市長大人你！」

市長生氣地往各人的面譜之上掃了一眼：「你們的確胆大妄為，無法無天！甚麼雷博士，他的目的我早已知道了，我不會屈服的。這是法治之區，我本人只是執行法律的人，却不可以代表法律。」

「泰萊」笑了笑：「你不愧是市民心目中最好的一名父母官，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雷博士並不打算再迫你更改對付非法移民的法例，只想與你見面談一談，我以為這樣不但可以增加雙方的了解，還可以停止市面上的混亂情況。」

市長心裏想：雷博士這班人，曾先後把一些出獄的犯人改裝，讓他們扮演一些富有人家，這完全是他的複製面譜技術登峯造極所致。這情勢如果繼續發展下去，那些通緝犯固然多了一處藏身之所，就是那些富有人家，亦會給他們弄得顛顛倒倒，啼笑皆非。

因此，在「泰萊」的催促之下，市長夫婦惟有匆匆穿上衣服，被押到樓下去！

表面上「泰萊」這班人只是「前呼後擁」的，「保護着」市長這一家三口，分別登上二輛已經準備好了的汽車——除了泰萊警司那一輛衆所熟悉的座駕車之外，還有市長那輛鑲有特別標誌的座駕車。

平時市長外出，例必有副官陪同，亦有一輛電單車在前面開路，但是這時候那名副官並未出現，不過那輛負責開路的電單車，已由一名穿上制服的警官準備好了。而市長那座駕車之內，也坐了一名穿上司機制服的男子，只不過他的身邊却多了一名「泰萊的手下」而已。表面上根本外人看不出真正的內容和真相。

市長夫婦坐在市長座駕車的後面，左右有人暗中監視；羅拔則坐在泰萊的車子裏，身邊也有人監視。

所有守衛在市長官邸外面的軍警人員都沒有阻止那二輛車子離去，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懷疑那班原來是假面人。

泰萊警司在警方人員的心目中是一位英雄，所以只要有他出現的場合，警方人員就會對他肅然起敬。雷納博士可能就是充份利用了這一點心理因素，將泰萊警司等人的面譜加以複製，於是就此輕易地將市長夫婦擄去。

那二輛車子迅速駛向郊外；開在前面的一輛電單車，當轉入一條分岔小路後，便越開越快，迅速消失在視綫之內。當時市長的心裏就在想：那名負責開路的交通警員，會不會也是他們的人？

坐在市長身邊的一名男子說道：「剛才在前面騎着電單車的也是我們的人，由此可見，我們要潛入閣下的官邸，乃輕而易舉的事。但我們的目的絕不是為了對付閣下一個人，是為了徹底解決一件事。」

車子開入那條分岔小路之後，不久即可見到林蔭處處，樹影婆娑。泰萊警司那輛座駕車在前面帶路，速度也漸漸慢了下來。市長夫婦當時都以為：目的地終於到達了，但看看這樹林之內，却又沒有屋宇。那條為密林掩護的小路，前面竟然出現一個地洞，路面顯得極之傾斜。泰萊警司的座駕車首先開了下去。

原來那是一個隱蔽在樹林中的機關，小路路面可以利用機動控制，隨時令到路面往下傾斜，讓車子開進地底一個秘密停車場去。

市長至此才相信這是一個十分有規模的犯罪組織！

當二輛車子先後開入地底停車場時，頭頂即傳出一陣「隆隆」然的機械移動聲。小路路面立即回復原狀，萬一再有人經過時，決不輕易發覺這下面原來另有洞天。何況這條分岔小路野草叢生，深入樹林後亦無路可行，所以平時根本就沒有人到這兒來。

那輛負責開路警方電單車赫然出現在地底停車場之內。市長這才明白，他身邊的大漢絕不誇張，市長官邸內的人，有不少可能都是假面人，實際上早已滲入，而由雷納博士所控制。

市長夫婦被命令落車，然後登上一列有如煤礦洞內所用的路軌運輸車，轉彎抹角地，來到一處月台之上。那兒早已出現了一班人，為首二人正是雷氏兄弟—雷納博士和他的弟弟雷轟。此外還有其他人。

那列無蓋的列車停下之後，有人小心翼翼地，很有禮貌的把市長夫婦由車卡內摻扶到月台上去。

「歡迎歡迎，市長大人。」雷納首先

伸出手來。

市長有點無可奈何地，被迫與雷氏兄弟分別握手。

市長夫婦一向疼愛他們的兒子羅拔，所以不斷回頭，看看另一輛車卡內，被人嚴密監視的羅拔。豈料登上了月台之後，「羅拔」的行動就變得非常自由，根本沒有人再去監視他。

至此，市長夫婦二人又是一怔！

雷納博士彷彿已領悟到市長夫婦二人的想法。他隨即笑了笑，道：「市長大人，市長夫人，兩位請放心好了，令郎一直受到我們的欵待。」

雷納博士回頭望望那個與市長夫婦一齊被押進來的「羅拔」，會心地一笑，與他揮揮手：「D字二號，辛苦你了，先去休息一會兒吧！」雷博士揚聲道。

市長忍不住問：「你們這麼搞，最後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你實在令我有些不耐煩。」

雷納博士一邊引領着二人進入一間會議室似的房間，那兒擺放了一張長桌子，兩旁放了大約十二張椅子。雷納博士坐到左邊一把椅子上，然後又示意市長夫婦坐到右邊的椅子去。

這種格局，要是外人不知道的話，眞的會以爲他們在開什麼談判，什麼會議呢但是，市長夫婦根本一直處於被動的。地位。他們又那裏會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雷納博士後面，分別站立着他的一班手下，包括了他的弟弟雷轟等人在內。各人都虎視眈眈地盯實市長夫婦二人，令到他們如坐針毡，感到渾身不安。

雷納博士首先說道：「關於我們的立場組織，相信閣下多少也總知道了一些兒吧？」

市長苦笑道：「我只知道你們是個非法組織，而且不斷向我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非法與合法，完全是觀點與角度問題。我們這班人都是非法入境者——這是套用了你們官方的語氣，其實我們自以爲是合法的，因爲在地球表面之上，理論上是：每一吋土地都屬於每一個人類的，所以我認爲我們有權到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去。而你們偏偏立例把我們置於非法地位，這就是不合理，怎麼還反指我們不斷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呢？」

「立法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爲大多數人的利益設想。你剛才那一套高見，恐怕最有自由精神的任何政府亦無法接納。」市長又說：「但無論如何，我既然來了，我願意聽聽你們還有一些什麼要求。」

雷納博士道：「我求你們更改法例，讓我們可以在此安居下去，這對大家都有好處，否則，我可以單憑複製面譜，這一門技藝，便足以令到你們這個都市秩序大亂！」

雷轟在旁插咀道：「何況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其他方法呢。總之我們可以令到你們防不勝防。」

市長道：「你們用這些非法手段，令人難以接受，這是文明社會，暴力不可以解決問題的。」

「市長大人，你又說錯了。」雷納博士道：「我們只用智取，並非用你剛才所講的暴力。」

「數宗銀行刦案已證明是你們做的，這還不是暴力？」

「那是我們故意做給你看的，例如目擊刦案發生的人都說：有幾個面貌完全一模一樣的刦匪在同時出現。這表示我可以用複製面譜的方法，複製任何人，其中自然亦包括了銀行經理、銀行職員等等擁有實權的人仕在內。請你想想吧，市長先生，若非爲了向你們有所表示，我們又何必使用暴力去刦銀行？不錯，我們須要錢——大量的金錢做經費。但憑我們這一套複製面譜的方法，大可以令到那些名流巨富、紳士淑女以及銀行經理等等，逐漸用我們的人去代替他們，如此一來，我們要多少錢恐怕也不成問題。我們根本不必去驚動閣下，甚至可以完全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底下進行。但是，我沒有那樣做，你知道爲什麼嗎？就是爲了爭取原則，因爲我們既然喜歡這個都市，既然希望在此生活，就不想令它弄到秩序大亂。只要我們的地位合法，以後我就不會再替人複製面譜了。其中利害，相信你也會衡量吧？」

市長聽了雷納長篇大論的陳詞後，就對他說道：「以前我們也沒有立法限制非法移民入境，但是結果就令到我們的市民吃虧。例如一切經濟設施，社會福利計劃，以及公共屋宇建設計劃等等，完全失去原來的預算。結果社會福利剝削了納稅人的應有利益，失業人數激增等等，一切壞影响都與非法移民日增有關。你們如果認爲値得同情的，就不應用這種非法手段去爭取，而是站在市民面前，叫大家講句公道話。」

雷氏兄弟和其他人當堂靜了下來。

市長夫人却在旁對她丈夫低聲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爲了我們的兒子和我們倆安全，何不答應他？」

市長却生氣地說：「閉咀！這不是你說話的場合。」

雷轟在後面彎下腰去，對雷納博士耳語。不久，即可聽到雷納博士對市長說道：「市長大人，你的大公無私令我敬佩，現在先請你倆休息片刻再說吧！」

市長雖然不知道雷氏兄弟又有一些什麼陰謀詭計，他却可以從對方的眼神中窺到一些端倪：雷納博士因爲無法說服他，心裏一定不甘，下一步定必另有陰謀。

因此市長特別主動地提出警告：「我勸你還是不要杜費心機了，假如你們趁早收手，我還可以設法求法官輕判你們；如果你繼續胡鬧下去，只怕將來我想帮你們也無能爲力呢！」

雷納博士顯得極之平和地說：「萬二分感謝你的忠告，市長大人。現在我就先安排令郎與你倆見見面，一聚天倫之樂；另一方面，我會與我的人商量一下，看看如何收拾殘局。」說到這裏，他又向雷轟遞了一個眼色：「帶市長和夫人到貴賓室去休息！」

雷轟於是與其他大漢監視着市長夫婦二人，離開了會議室，沿住走廊，轉到一間陳設得頗爲華麗的會客室去。這裏有可供小息的絲絨沙發，也有彩色的電視機，更有名貴的洋酒。儼然就是招待貴賓的地方。

雷轟對市長夫婦道：「兩位可以隨便看看電視節目，亦可以取用任何一種美酒，只要不離開這間房，可以保證二位一定安然無事的。」他在退出那間房之前，又說：「回頭我就會叫人，把令郎帶到這兒來。」

房間的門關上了。市長夫人立即埋怨道：「你只知道什麼大公無私，却沒有爲自己這唯一的兒子想想，這算是什麼？你也沒有想想，我你都已幾十歲了，就只得那唯一的兒子羅拔；你也沒有好好的想想，假如你不是做了市長，人家根本不會打羅拔的主意，換句話說，我們的兒子只是給你間接害苦了的，如果你根本無能爲力，我當然不會怪你，但是你明明是有辦法做到，偏不伸手去救他，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市長夫人哭哭啼啼的，市長給她吵得心也煩了，終於忍不住說道：「算了算了，不要吵啦，等見到羅拔之後再說好嗎？這件事，絕不似我們表面上所見的那麼簡單。」

不久，房門開了。進來的果然是羅拔，市長夫人立即撲了上去，淚如雨下地擁抱着她的兒子。

市長畢竟比較冷靜，他站立在一旁，沒有任何舉動，只冷眼旁觀，看着羅拔的表情和外形，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分出眞或假。因爲經過一連幾次的教訓之後，他總算學乖了；萬一這又是假的，他又何必陪人演戲？

但是，憑市長的記憶和認識，他認得這正是他們的兒子羅拔，絕不可能是假的。直至羅拔開腔叫着「爸爸媽媽」，連聲綫也肯定是羅拔的。

羅拔既然是市長夫婦唯一的兒子，又是自小對到大，所以有關羅拔的一切，市長夫婦都應該瞭如指掌；上次上當，只不過因爲他們事前根本不知道有假面人這回事，但今次却不同了，他們已經提高了警覺。

尤其是市長夫人，她抹了一把眼淚之後，怔怔地瞪住羅拔，左看看、右看看，上下前後的小心觀察了一番，也百份之一百的肯定這正是他們的兒子羅拔。

因此市長夫人又「嘩」一聲哭起來，撲過去擁抱住羅拔，哽着咽喉問道：「他們有沒有難爲你？」

羅拔也十分激動，連市長也可以看得出，他有點兒受驚過度，所以很久仍然說不出半句話來。

好一會兒，羅拔才淚流遍頰地說：「還好，他們只迷暈過我一次，並未拳打脚踢。」

市長夫婦大爲驚奇：「爲什麼他們要迷暈你？」

「我也不淸楚，但我肯定那一方手帕之上，染了哥羅芳，所以一放到我面前，我只輕輕一嗅，便迅速失去知覺。」羅拔回憶着說。

市長想了想，終於恍然大悟：「他們一定是爲了仿製你的面譜，所以才會設法先令你失去知覺。那麼，我們兩個——」

市長忽然頓住了！

市長夫人也立刻領悟到她丈夫的意思：「你有沒有想過，要是他們用同一方法仿製了你我二人的面譜，然後用你市長的座駕車載我們返市區——」

市長也不等他妻子說完，立即就說：「他們既然可以仿製羅拔的面譜，也分明已經有人假冒了泰萊他們，那麼，我和你當然也可以仿製，屆時其他人可能一時不察，以爲假即是眞，任由那假面人冒充市長去指揮，後果將難以想像啊！」

市長夫人和羅拔亦有同一見解：「他們把你擄來，眞正的目的必然在這裏。」

市長夫人才剛剛因爲兒子羅拔而放下心頭大石，想不到連一口氣也未有鬆過，又陷入另一次恐懼之中！

她說：「以其由冒充你的人回去指揮一切，倒不如答允他們的要求，這豈非來得更高明麼？」

市長想了想，還是搖搖頭：「不！他即使有辦法冒充我，第一，相信他們無法冒充我的簽字。第二，他們須要一段長時間，屆時副市長他們一定發覺情形不對勁而提高警覺。第三，所有立法程序必須憑大家簽字作實，如果有∧生疑，恐怕雷氏兄弟的陰謀仍然不易得逞的。我們又何必太過份担心呢？」

市長夫婦和他的兒子羅拔在交談中不知怎的，感到困倦，於是先後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不久之後，他們就在不知不覺中「睡着」了。

其實他們這一家三口，無論一言一行，盡在雷納博士的監視之中。在這斗室之內，不但有可以偷窺他們的電眼，更有竊聽的裝置；而最要命的，就是隱蔽着的噴口，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噴射出一種無色無味的迷魂氣體。

市長這一家三口，就在這情況下昏倒過去了。

×　×　×

超人在那條長長的走廊之上東奔西竄之際，不但無法可以找到出口，更與羅拔失去了聯絡。

最後，走廊之上露出了一個缺口，超人以爲那是出口所在，於是闖了進去！怎料到進去之後才發覺，那是另外一條長長的走廊。超人刹那間彷彿陷入八陣圖之內，弄得頭也昏，眼亦花。假如換上了一個普通人，相信精神方面早巳陷於崩潰了。還好超人並非一般普通人類，而是外星球人的化身。

儘管如此，超人仍然不得不衷心佩服這非法組織的幕後人——雷氏兄弟——雷納博士和雷轟他們。因爲他們不但可以利用複製面譜的驚人技藝，令到別人紛紛上當，就是眼前的環境，也弄得眞假難分。

超人無可奈何，惟有又在那條長長的走廊之上摸索。

那條彎彎曲曲的長廊之上，同樣有着一間間的房間，有些房門半掩，有些則緊閉着。

忽然之間，超人好像聽到一陣陣談話之聲，由其中一房間裏面傳出來。於是超人立即循聲找過去。

就在那間房門半掩的房間之內，他竟然發現了泰萊警司和他的一班助手們。超人又驚又喜，急急衝了入去！

泰萊警司和他的助手們正在昏暗的環

境底下交談，超人一邊走進來，一邊招呼他們。但是，他們却有如聾子一樣，竟然毫無反應。

超人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泰萊警司不但是超人的最佳拍檔，也是市民心目中的罪惡剋星。另一方面，這非法組織的幕後人雷氏兄弟，又是什麼事都敢做的科學怪人之流。萬一他們用他們的方法令到泰萊警司他們痴痴呆呆的，不但是當地市民的一大損失，同時超人也會喪失了一位最佳拍檔！

由於這房間之內，光綫十分昏暗，所以超人故意迫近他們。這時候超人才發覺，他們之間原來隔了一列鐵枝；換言之，泰萊他們正像囚犯一樣，被囚在房間的另一邊。但仍無理由聽不到超人招呼他們的聲音啊！

超人忽然又感覺到有些微的反光，於是伸手一摸，才發覺他們之間原來還隔了一層厚厚的玻璃屏。

超人疑幻疑眞地用手摩挲着，發覺那又厚又大的玻璃屏，仿似一幅大銀幕，將他與泰萊他們分隔開。難怪連聲音也聽不到。

超人再揚聲試叫了幾聲，但是，泰萊警司他們仍舊聽不到；玻璃屏背後的泰萊警司等人，仍在交談着。

超人情急下，伸手在巨幅玻璃屏之上力拍了幾之下，輕微的回聲甚至在這斗室之內引起了陣陣的迴响，但是泰萊等人竟全無反應。

超人有點忍無可忍，運勁用力一擊，「嘩啦」連聲，整幅玻璃屏粉碎了，隨即引起一陣陣輕微的爆炸聲，令到超人也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幾步！

玻璃屏破碎後，在爆炸聲中火花四冒，超人亦同時可以嗅到一陣陣火燒電綫的氣味。這情景更加令到超人迷惑了一陣。

等到他定神細看時，室內一切亦告靜止下來。

這時候，超人才發覺出現在他眼前的一堆廢物，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電視傳眞螢幕。換句話說：泰萊警司他們實際上並不在這間房間裏面；超人剛才所目睹的一切，只不過是好像看電視一樣。

超人在失望中正想退出那間房，但想了想，立即又回轉身去，在燃燒過的綫路中搜索，希望可以找到一些來龍去脈，以便救出警司等人。

憑常理忖測，泰萊警司和他的助手們，一定已經落入雷氏兄弟的手中，否則，他們決不可能仿製出各人的面譜，剛才那一幕「電視傳眞」的情形亦不會出現。

超人就憑着這點推敲，確定了泰萊警司他們一定被困在這秘窟之內。所以他利用追尋綫路的方法，希望可以找出囚禁泰萊等人的地方。

終於在超人的努力下，找到了那些綫路由後面的牆角直透到牆後。超人用手敲擊了一下那幅牆壁，發覺那是一幅十分堅固的三合土與鋼根水泥構成的厚牆，要推倒它，即使憑着他超人的氣力可以做到，也可能會製造一種危機；例如泰萊警司他們一就在這幅厚牆的後面，那就十分危險！

因此，超人記住方向後，悄悄退出房外去！

這時候，超人又發覺剛才一些明明是房內半掩的房間，此刻正大開方便之門。

超人爲好奇心驅使，試探首內望，豈料一看之下，赫然又見泰萊警司他們出現在那些房間之內，情形正像剛才的一樣。但超人並沒有闖進去，因爲在昏暗的光綫底下，他可以隱隱約約見到玻璃屏的反光。也等於間接告訴他：那只是另一個大螢幕而已。

超人終於憑自己的判斷，找到了其中一間房去。那間房的房門反而緊閉着。

超人試將那間房的門鎖扭動了一下，發覺那門鎖已被鎖上了。也不因爲這樣他才覺得更加可疑。

超人在走廊之上左張右望，走廊上面鬼影也不多一個。於是他使了一把勁，「力勒」一聲，那金屬的門鎖隨即在他的手上被拉了出來。

假如有人在旁目睹此情此景，一定會被嚇得口呆目瞪，但事實上別人做不到的事，超人憑着他的不可思議力量，看來簡直就不費吹灰之力。房門洞開之後，超人探首內望，但見房間之內又出現了泰萊警司等人的影子。不過這一次超人學乖了，他極力保持冷靜，仔細地看清楚。

那間房子是分前後兩個部份的，中間用鐵枝分隔開，泰萊等人就被囚在鐵枝後面，彷彿被困在一個鐵籠之內。眼前這情形，超人已經不是第一次見到。其中有眞有假，包括了景物和人在內，隨時把他弄得頭昏眼花。

因此泰來等人雖然雀躍萬二分地跟他招呼，但超人却冷然處之。他疑幻疑眞地走到鐵柵前面，怔怔地盯住鐵柵後面的人，一些表情也沒有。

泰萊警司喜出望外地說：「你來得正好，快些把我們救出去吧！」

超人担心再度上當，只因爲雷納博士的手術太過高明，他仿製出來的假面譜，往往令人看上去總覺眞假難分，所以他小心翼翼地，瞪住泰萊警司他們。

泰萊警司彷彿也明白了超人此刻心裏的想法。他說：「快些救我們出去吧，我是眞的泰萊啊！」

超人和泰萊警司是最佳拍檔，所以對泰萊可以說得上是最熟悉，包括他的聲調，說話時的小動作和神態等等。因此泰萊的面譜可以被複製，但他本人的談吐、眼神以及舉止方面的習慣等等，要冒仿得十足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好一段時日才可以。就在隔住鐵柵交談的片刻之間，泰萊警司固然發覺超人是眞的超人，而超人也可以憑自己的直覺，肯定他眼前面對的泰萊警司正是他的最佳拍檔。

但是超人朝天花板以及牆壁等處張望了一遍之後，却又故意揚聲尖叫起來：「不！你不是泰萊警司，你們分明是假面人！嘿！我才不會上當啊！」

說完，他回頭就走！泰萊等人當堂大吃一驚，急忙連聲叫住他，但超人却沒有理會他們，只衝向牆角那邊，順勢用力一拍，驀地「嘩啦」連聲，原來那兒隱藏了一具電視傳眞鏡頭，超人當堂把它擊得粉碎。

泰萊警司等人處此形勢，分明是處於

絕境，他們所盼望的救星正是超人，所以只要見到超人出現，他們也就等於絕處逢生。當然，在這種屬於雷氏兄弟的地方，假面人隨時都會出現，超人亦會有假的。

但是，看看剛才可以在眨眼之間似乎扭毀門鎖，那一股超乎常人的氣力，除了超人之外，還有誰可以做得到呢？所以泰萊他們早已確定來者就是眞的超人！

泰萊警司正担心超人不分皂白地不顧而去，超人擊毀了那具電視傳眞鏡頭之後，這時已回到他們的面前來了。泰萊等人這時才鬆了一口氣。

把他們分隔開的鐵枝，每支粗如二指，但在超人的手中用力一拉一扯，竟然像橡皮軟糖似的，應聲被拉了兩支出來！於是那鐵柵之上立即出現了一個缺口，那缺口是可供各人由裏面攢出來！

正當泰萊等人紛紛由裏面攢出來之際，超人突然又聽到一陣機械轉動的金屬磨擦聲！

超人回頭一看，當堂大吃一驚！原來那房門高處正有一度鋼閘由門楣之上落下來！超人立即三步併作兩步衝到門際，急急的雙手托住那度厚達二吋的鋼閘。

泰萊警司看見超人憑他個人的神力，暫時止住了鋼閘下墮之勢，立即指揮他的四名助手由房門的空罅攢了出去！當時超人紮穩馬步，站立在房門中央，以雙手托住那度顯然是由機械操縱的鋼閘。所以泰萊警司等人要出去，就必須經過超人的身邊。

當各人紛紛逃出房外之後，回頭一看，不由得又吃了一驚！原來超人雙足所站立的地板之上，已被壓了二個洞穴　超人那對脚的足踝，正越陷越深。由此可見，鋼閘被機械所推動的下垂之力的確相當驚人。

驀地「隆」然一聲！超人看見泰萊等人巳先後離開了房間，彎腰縮身，由門際躍到了走廊之上；那度鋼門蓄勢力撞而下，門際的地板被撞得沙石紛飛！

那情形的確是非常危險的，超人儘管有鋼鐵鑄成似的身軀，但是像剛才那樣，如果不及閃避，就算不致被壓死，也會被鋼閘撞斷四肢而變成殘廢。

但是超人不但做得又快又好，還及時救出了泰萊警司等人。不過，這又有什麼用呢？走廊彎彎曲曲，看來又是像超人走過的那條廻旋走廊一樣，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的出口處。最後只怕又是好像剛才那樣，彷彿陷入了迷魂的八卦陣裏面一樣。

超人惟有帶住泰萊等人，試憑他的直覺闖一闖！

超人雖然擁有超乎常人的力量，無奈在那鋼根水泥三合土的建築物之內左攢右攢，仍然無法可以找到一條出路。

一條條的走廊，彎彎曲曲，轉彎抹角的，似乎永遠也走不完。超人和泰萊警司他們終於也無可奈何地停住了脚步，呆在那裏。泰萊的四名助手也感到疲倦不堪。

這時候，一陣陣格格的笑聲，彷彿來自走廊的天花板之上，有人說道：「你們還是不要浪費氣力了，在我們這裏，任憑你擁有飛天的本領，也無法飛得出去！」

超人很不服氣，因爲剛才那一番說話，分明是諷刺他，事實上他正擁有飛天的本領，可惜就是飛不出這座建築物之外。有什麼辦法呢？

各人席地而坐，一邊放眼四望，只見天花板之上有些閃閃生光的圓形玻璃物體，超人相信那是監視他們的電眼。

休息片刻之後，超人獨自站立起來，走進走廊上面其中一間房裏去。泰萊警司也跟了入去。

那是一間空房。超人其實並無目的，唯一的想法只是要找一條出路而巳。豈料就當他進入那間房的後半部時，「錚」的一陣响聲，一排鐵柵由天花板上突然落下，將房間分成兩半；超人被困在鐵籠似的後半部，而泰萊則被分隔在接近房門的房間前半部外面。

泰萊警司在這一刹那間大吃一驚！因爲此時此地，如果沒有了超人的話，他們想逃出這裏，簡直沒有可能。

超人正想衝前抓住鐵枝，地板突然下陷！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超人想像到下面可能又是鱷魚潭之類的危險地帶，立即屏息着呼吸，引體上升，就地施展了飛行術，讓他的身體不致下墮！

整塊被隔在鐵柵後面的地板傾斜地下陷，任何人都會身不由主地被滑倒往下跌，但超人却及時飛了起來，抓住鐵柵上面的鐵枝，迅速運勁一拉一扯，將兩支鐵枝拉彎，中空部位便形成了一個洞，足以供超人可以由那兒撲出去！泰萊至此才鬆了一口氣！

超人攢了出來之後，並沒有立刻就離開那間房，順手把兩支鐵枝由鐵柵上面拉了出來，泰萊警司也不明白超人究竟要那些鐵枝有什麼用。

直至超人取得二支鐵枝離開了那房間之後，首先用力往天花板上一插，「嘩啦」一聲，那些鑲在天花板裏面的電眼，立刻就被超人手中的鐵枝搗毀。

超人把另一支鐵枝交到泰萊警司的手中，叫他照他的方法去搗毀走廊上面的其他電眼，泰萊照做了。

最後，超人又將一間緊閉的房門弄開了。

超人所以要紛紛將天花板上面的監視電眼搗毀，完全是由於不想讓雷氏兄弟的人知道他們的動向，這方法亦足以令對方感到迷惑。

超人現在有了經驗，那些洞開房門，或者房門虛掩的房間，已不能吸引他。相反，他專揀一些重門深鎖的，希望可以及時找出一條生路。否則的話就只有在此等死。

超人利用他的驚人氣力，將那度房門的門鎖用力扭毀，他以爲那間房一定有秘密存在，豈料房門推開後，當堂嚇得呆在門前，動也不敢動！

原來裏面是一個陷阱，房門後面完全沒有地板，換句話說，門被推開後，只要踏前一步，人就會墮到下面去！

然則下面又是什麼地方？超人於是想起了鱷魚潭。他一邊警告泰萊警司等人不要前進，一邊探首內望，只見下面是一個水池，但見不到鱷魚，也見不到有任何東西。

超人試將一塊爛門的木屑拋下去，隨

即可以見到一陣烟霧升起：當時泰萊警司也扶住木門門緣下望，看見了這情形就對超人道：「小心！下面那一池不是水，極有可能是硝鏹——腐蝕性的液體。」

超人忍不住詛咒起來：「好狠毒的傢伙，如果讓我找到他們，我一定會把他們撕成兩半。」

超人然後又一聲不响，折返囚禁過泰萊等人的那一間房間裏去。當時泰萊和其他人都猜不出超人的意思。

超人進入那間房之後，首先用他手上的鐵枝，先後搗毀天花板上的電眼裝置，然後才攢到鐵柵後面去。他利用手上的鐵枝，用力插入地板上的一條罅縫中去，運勁將地板撬開。因爲他記得不久之前，這兒的地板曾一度下陷，下面當然又是另有天地。

當然，下面可能是一處陷阱，像剛才他們見過的一樣。但超人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泰萊警司在旁協助他，也用手上的鐵枝將地板撬動，其他人則在旁觀看。經過一番努力，地板的罅縫之間，露出了一條頗爲寬闊的裂痕。

超人這時便叫泰萊等人後撤，他獨自運勁將那地板推動，「隆」的一聲！整塊地板果然被他推倒往下跌，但超人却及時抓住鐵柵上面的鐵枝。

各人小心翼翼地往下觀望，只見下面出現了一些閃閃生光的利刀，每一把利刀的刀鋒都向上，換句話說，那是一個刀山，任何人如果由此下墮，都可能被活活刺死。但由於整塊地板下墮在刀山之上，危險性就應該大大地減少了。所以超人就首先飛到下面去看看。

超人落到下面，果然見到一度門。門被人在外反鎖了，超人試用手推了一下，鏗鏘有聲；再由門縫往外窺望了一下，只見外面是一些綠油油的草。

超人用脚把那度門踢開，外面果然是一片荒野。他跑到外面看看，只見野草叢生，荊棘滿佈，四周視綫範圍之內，連鬼影也不見一個。

超人回到「刀山」那間密室之內，飛回到泰萊警司等人的身邊，將情形告知各人。各人於是紛紛由上面跳下來；下面雖則是刀山，但由於房間裏整塊地板塌下，剛好遮住了大部份的利刀刀鋒，所以泰萊等人雖然由上面躍下，亦無危險。何況他們更有超人的協助呢。

等到各人跑到那荒野地帶之後，攢出了草叢，才知道那原來是一處懸崖之下的幽谷。

他們分頭找尋出路，但走了一會兒仍無結果。

超人惟有再次施展他的飛行術，居高臨下，俯視一下四周的環境；他發覺那幽谷上面有一叢密林，有一條分岔小路直透入內。那密林可能正是他上當的地方。

爲了担心雷氏兄弟派人追殺他們，所以超人惟有匆匆把各人逐個帶到懸崖之上，再轉出郊區公路之上，截了一輛過路汽車，載他們返回市區！

返回市區之後，泰萊警司首先親自去向警察局長報告準備帶了大隊人馬前往那可疑地點包圍。

超人則匆匆到市長官邸去。

但是，市長的副官被發覺在二樓死了之後，那兒的保安措施非常嚴密，超人也無法入內！

超人的目的只是查問一下市長夫婦以及他們的兒子羅拔有沒有回來。可惜把守住市長官邸的人，因爲分不出超人是眞還是假，不准他入內！

回到警局的時候，大隊人馬已經整裝待發！

泰萊警司此時亦已從警察局長的口中知道，市長夫婦以及他們的兒子羅拔，還未返來。

就在這時候，數架全副武裝的直升機，突然出現在警局上空，一批軍方的裝甲車則包圍警局！

局長和泰萊警司等人聞訊，不覺大吃一驚。

三軍總司令柯上將與副市長分別乘直升機降落在警察局前面的廣場之上。局長等人立即出迎！

但是，一隊全副武裝的士兵，却在掩護下將局長和泰萊等人拘捕，這令到超人也爲之驚愕不已！

柯上將正式對局長和泰萊他們說：「市長失踪，他的副官被殺，我們有理由相信你們都是冒牌的。」

超人對柯上將道：「如果我們也懷疑你們可能是冒充的，那麼這件事豈非變得又複雜，又滑稽麼？」

柯上將並未因此而鬆弛下來。

他把手中的手槍一擺：「先將超人放開！」柯上將向他的下屬示意。然後他又對超人道：「我知道超人是眞有飛天本領的，所以任何人要冒充你絕不容易。現在我就由你開始，先分出眞假，再談其他好嗎？」

超人也覺得：這是爲了大局計。

柯上將的手下們把超人放開，超人就地升空。

當超人在警局門前的空地降落後，柯上將的態度立刻改變過來。他把超人拉過一旁道：「現在這局面十分混亂，你既是眞的超人，現在看來就只有靠你我二人出來收拾殘局了。由於假面人太多，所以剛才的事請勿見怪，我對任何人也無法信任，大胆懷疑是必要的事。」

超人道：「你放心！泰萊警司以及他的四名心腹助手，經常與我一齊合作，我對他們的每一細緻動作以及生活習慣等等，都有相當深刻的認識，我保證他們是眞的。」

柯上將道：「你到底也只是一名外太空人，不會明白我們地球人的奧妙和狡猾，所以我已經準備好一項檢查身份和徹底辦法，就是從檔案中找出原有的指紋出來，核對一下，自可分出眞假。因爲到目前爲止，指紋仍然是無法可以假冒的唯一特徵！」

超人道：「但是，我們市長一家三口，正處於危險關頭，尤其是當我和泰萊警司等人逃出後，雷氏兄弟只怕會認眞對付他們，所以我們必須立即開始行動！」

柯上將一邊向他的助手打出手勢示意，一邊說道：「我不反對你的見解。但是，證明身份是非常重要的步驟之一，所以

我打算一齊進行。」

這時候，柯上將的手下們，已將一套捺印指模的設備搬過來，讓各人的十隻手指一一在一些印張上留下指印。最後柯上將仍未放鬆戒備，除了超人之外，其他各人仍然受到軍方人員的嚴密監視。

柯上將又對各人說：「各位，這是迫不得已的事，爲大局安全計，深信各位亦不會怪我過份。現在先請各位上車去，我們就要一齊去救市長他們一家人！」

於是除了超人可以跟柯上將一齊之外，連警察局長泰萊警司和他的助手們等等，都要在軍方人員的小心監視下，登上一些卡車之上。實際上與囚犯並無分別，因爲各人已被解除了武裝。根據柯上將的意思，指紋核對工作的結果將會在他們前往秘窟的途中，獲得無綫電報告。

超人也爲了大局計，默許柯上將這項折衷辦法，一邊前往郊外的秘窟，一邊等待着無綫電報告。其實超人早已確定泰萊等人的身份是百份之百眞實的。現在只差在一個警察局長和他的助手們而已。

但是超人沒有理由讓局長和他的人接受指紋檢驗，而省去泰萊等人的痲煩，那樣將令局長更難落台。所以只好讓柯上將他們一視同仁了。

大隊軍方人員由市區出發，在超人的引領下，紛紛開到郊外去，由於時間迫促，直升機首先載住一批全副武裝的先頭部隊，由超人和柯上將先行帶到現場去。

在超人的想像之中，市長那一家三口，可能已被雷氏兄弟帶離秘窟。然則，他們又將要花費一番功夫。

直升機把超人和柯上將等人先載到幽谷之下——那是超人等人逃出來的出口處，也是他們知道的唯一入口。除此之外，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摸索出秘窟之所在。

因此，大批配備衝鋒槍，戴上防毒面具和避彈衣的全副武裝士兵，在超人的率領下，由柯上將親自指揮，由那洞口進入秘窟之內！

那洞口仍未關閉，被超人洞開後，似乎仍未有人來修整過它。所以一切看來十分之順利。

那是一間佈滿了利刀的「刀山房」，但是，鋒利無比的刀鋒，已被整塊塌下來的地板蓋上了。除了極少部份仍露出閃閃生光的刀尖之外，大部份都在水泥地板之下。

士兵配備齊全，把繩梯由超人帶到上面去，讓大隊人馬紛紛爬上去！然後迅速在各處展開搜索。

由於秘窟內的大致情形，超人早已知道：那長長的走廊，根本找不到出口處，所以軍方人員早已有了心理準備，只差在沒有徹底的解決辦法。

當然，要是沒有市長一家三口在雷氏兄弟的手中，軍方人員大可以用炸藥將整座秘窟炸開。但是，有了市長他們在對方的手中，便變了投鼠忌器了。

柯上將入內親自視察過之後，只留下配備無綫電通訊器的士兵數十人留守在內，大部份人撤出外面去。

柯上將在附近山頭的公路旁邊，設置了臨時指揮部，更在公路上設下了路障，嚴密檢查來往車輛，以防雷氏兄弟等人挾持市長一家三口由秘窟的秘密出口處逃出去。此外又派遣持有金屬探測器的士兵，在分岔小路之上，小心搜索，以便找出秘窟的秘密入口。

這時候，軍方情報人員亦已有無綫電向柯上將報告，有關各人的指紋檢驗的結果。

警察局長和泰萊警司等人，在檔案局公務員的檔案資料室裏面，都有指紋存案，所以軍方的情報人員要核對清楚，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核驗的結果，證明局長和泰萊警司等人的身份全是眞的；柯上將的特別措施雖然令到他們一度很不開心，但事情總算弄明白了！

柯上將親自向警察局長和泰萊警司等人道歉，其實大家心裏都明白，這是爲了安全計。

那一帶郊區，逐漸被軍警控制下來。

軍方出動金屬探測器，因爲他們根據超人等人的口供，肯定那秘密入口處既然由機械操縱，亦必有金屬結構。軍方人員就憑此探測出分岔小路上的一棵大樹旁邊，有一處秘密入口，於是立即進行爆炸裝置。

另一方面，警方也出動警犬，由超人和泰萊警司等人率領，由「刀山房」進入，攀上那間房，再轉進那一條彎彎曲曲的走廊去，目的是希望憑住狗的靈敏嗅覺，找出收藏着市長等人之所在。

軍警合作，聯合採取行動。結果大樹旁邊的秘密入口被炸開了一個大洞。

由機械操作的鋼門，被炸開了之後，裏面出現了一度梯階。身穿避彈衣，頭戴防毒面具的先頭部隊，首先衝了入去，下面又是另一度鐵門，但這一次軍方亦不敢再用炸藥了，因爲他們担心傷及市長一家人。

工兵出動燒焊器，將鐵門弄開，裏面是一條曲折的長廊。但全無人影，彷彿進入了一座古墓似的。

超人和泰萊等人憑警犬帶路，終於找到了一間房間裏去，那兒仍是空無一人。

警犬在吠聲中撲向一幅牆壁，超人將一幅巨大的玻璃鏡屏轟毀，但是，出現在後面的，却是一幅三合土建築的牆壁，看來並無可疑之處。

但是經過細心觀察，那兒竟然有一條裂縫，彷彿兩幅石屎牆拼起來似的；警犬却仍在那兒嗅着吠着。

泰萊警司心中有數，四處找尋按掣，因爲他想像到那是一處秘密的出入通道之一。必有機械操縱的。

超人終於在牆角處找到了一個「燈掣」似的開關，「拍」一聲，隨即傳出了「隆隆」之聲，那幅石屎牆果然裂開，就像一度巨大的大門似的，往左右分開。

超人和泰萊警司等人入內，突然聽到一陣陣步聲與人聲，各人立即戒備。他們發覺那是另一條彎彎曲曲的長廊，那邊顯然正有一班人走過來。

泰萊警司一名下屬神經緊張，眼見就要開槍，走廊彎角那邊却竄出了一些人影，超人立即揚聲喝住：「不要開槍！那是我們的人啊！」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初探仙鶴樓雛虎折狡狐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蓬萊仙翁遇刺後，假裝傷危，即將謝世之狀，遂請金衣特使到房中，並逐一要他們脫下上衣驗明正身，直查到闞士揚時，闞士揚見情形對他不利，立即出手對付葛懷俠，接着急忙逃去，却在花園中被南海散人、尉遲必勝等人所困，葛懷俠來到後施展攝魂心法才制伏了闞士揚，原來這個「闞士揚」正是艾東村所扮的，而眞正闞士揚早已遭敵人剝皮身亡，同心盟雖然生擒了艾東村和「空英」，且還施行了十八般刑具，但他們仍不吐露隻字，葛懷俠無法，決定把兩人帶到廣場準備把他們斬殺，等了半個時辰却見一黑衣蒙面人乘一巨鵰飛到廣場中，黑衣蒙面人提出雙方交換俘虜，葛懷俠立即答應，並決定後天正午在鄱陽湖進行……

仙鶴樓怪招

蓬萊仙翁目送巨鵰消失於遠方雲端中後，便由籐椅裏站起，向全場的代表發話道：「諸位，很抱歉，老朽剛才擅做主張，答應與歹徒們交換俘虜，假如諸位對此措施不表同意的話，現在我們仍然可以按照決議行事！」

全場鴉雀無聲，爲了解救兩位金衣特使的性命，誰敢表示反對？

於是，蓬萊仙翁下令將艾東村和司空英押回正心牢，然後便和不倒翁尉遲必勝，老頑童高三歌，南海散人，兪立忠四位金衣特使進入一間秘室，會商換虜事宜。

五人在秘室坐定，蓬萊仙翁目注兪立忠笑問道：「兪特使，對剛才的事有沒有感覺奇怪？」

兪立忠點頭答道：「有的，對方對我們同心盟的一舉一動知道得太清楚了！」

蓬萊仙翁笑道：「不錯，由此可見同心盟中還有歹徒潛伏着！」

兪立忠思索着說道：「可是有一點令晚輩百思不解，本盟決議處決艾東村和司空英以至將他們帶到廣場上，前後未超過半個時辰，而敵人就聞訊趕到來了，雖然敵人乘坐巨鵰行動迅速，但消息由本盟洩漏出去的這一過程，也未免快得令人吃驚了！」

蓬萊仙翁微笑道：「如果兪特使知道本盟訓練有一批信鴿，就不會對此感到驚奇了！」

兪立忠恍然一哦，笑道：「那麽，毫無疑問，那位負責飼養信鴿的仁兄是有問題！」

蓬萊仙翁道：「他是『鳥知音華延壽』，有數十年的養鴿經驗，人是尉遲特使推薦的，照說應該靠得住！」

不倒翁尉遲必勝凝容道：「鳥知音華延壽的爲人屬下最清楚，他不會幹出那種事！」

蓬萊仙翁道：「所以老朽相信他已不是眞正的鳥知音華延壽！」

不倒翁尉遲必勝大吃一驚道：「盟主以爲他也被剝皮了？」

蓬萊仙翁頷首道：「正是如此！」

不倒翁尉遲必勝當即道：「屬下去看看！」

蓬萊仙翁連忙搖手道：「別急，你坐下來！」

不倒翁尉遲必勝愕然落坐，問道：「盟主有何指教？」

蓬萊仙翁微微一笑，道：「你這一去，頂多只能捉到一個假華延壽，不覺得太可惜麽？」

不倒翁尉必勝一哦，笑道：「盟主打算利用他帶出假消息，務將歹徒們一網打盡！」

蓬萊仙翁點頭道：「想是這樣想，不過老朽還沒想到好計策，現在我們先來研究換虜的事吧。」

老頑童高三歌接口道：「說到換虜，老頑童有妙計！」

蓬來仙翁頗感意外，訝笑道：「說來聽聽！」

老頑童高三歌一本正經地道：「有道是兵不厭詐，咱們把艾東村和司空英的皮剝了，然後——」

蓬萊仙翁沒等他說完，已知他「妙計」何在，不由失笑道：「妙計！果然是妙計！哈哈哈……」

老頑童高三歌大喜道：「那麽，盟主答應這樣辦了？」

蓬萊仙翁道：「不，同心盟不能做這種事！」

老頑童高三歌一呆道：「爲什麽？」

蓬萊仙翁斂笑正色道：「同心盟是主持武林正義的機構，和平是我們的最終目的，仁愛是我們行事的準繩，似那般活剝人皮的殘酷行爲，不是我們可以幹的！」

老頑童高三歌嘟嘟嘴，不悅道：「盟

主原說要研究換虜的事，老頑童這條絕妙透頂的計策不用，還研究個屁！」

蓬萊仙翁道：「老朽的所謂研究，乃是研究如何防患敵人有詐，而不是研究如何計算敵人！」

老頑童高三歌興味索然地道：「哼，這沒有意思！」

蓬萊仙翁道：「這本非遊戲，當然沒有意思！」

說着，轉望不倒翁，南海散人，兪立忠三人問道：「三位對交換俘虜，有無見解？」

不倒翁尉遲必勝道：「屬下認爲歹徒們不敢使詐，但却不可不防！」

南海散人接着道：「最好暗中多派幾個人去，以防萬一！」

蓬萊仙翁道：「但我們這邊有幾個人下山，假鳥知音華延壽立刻把消息傳給對方，所以要瞞過對方似乎有困難……」

兪立忠道：「這很簡單，盟主先正式派出兩人，等到假鳥知音華延壽把消息送出後，盟主再下令把假鳥知音華延壽監禁起來，然後再暗中派人下山化裝漁人在鄱陽湖上防備！」

蓬萊仙翁喜道：「好，以後要利用假鳥知音華延壽傳遞假消息時，再用手段逼迫他好了。」

不倒翁尉遲必勝問道：「盟主打算派那兩位下山與敵人交換俘虜？」

蓬萊仙翁道：「老朽打算親自去，另外請兪特使做陪！」

不倒翁尉遲必勝面呈嚴肅之色道：「盟主乃是天下武林安危所繫之人，豈可輕率涉險，還是由屬下去吧！」

蓬萊仙翁搖頭道：「不，老朽已許久未下山走動，況且對方派出的兩人可能是『十二武煞星』中的人物，如果是的話，老朽想借機會與老朋友敍敍舊！」

其實他的想法是：如果對方派出負責交換俘虜的兩人是「十二武煞星」中人，萬一他們沒有誠意交換的話，同心盟的金衣特使根本不是他們對手！

不倒翁尉遲必勝是何等人物，自然也明白這一點，故不再表示反對。

蓬萊仙翁轉望兪立忠問道：「兪特使可願隨老朽走一趟？」

兪立忠心知交換俘虜不大會有意外，因此興趣不高，但蓬萊仙翁既然希望自己跟去，自不好拒絕，便點頭道：「好的，晚輩遵命！」

蓬萊仙翁再轉望不倒翁，老頑童，南海散人三人道：「老朽與兪特使押俘下山後，三位可將假鳥知音華延壽擒入正心牢，然後趕去鄱陽湖等候！」

三位金衣特使唯唯應諾。

蓬萊仙翁起立道：「好，我們到議事廳去！」

× × ×

金鐘九响，同心盟臨時聚會，二幇三敎九門派的代表們紛紛進入議事廳坐下。

蓬萊仙翁以堅决的氣語宣佈自己將親自與兪立忠押解艾東村兩人去鄱陽湖，換回千手劍客上官威和流浪天使盧儀南後，各派代表以爲問題很嚴重，故沒有人提出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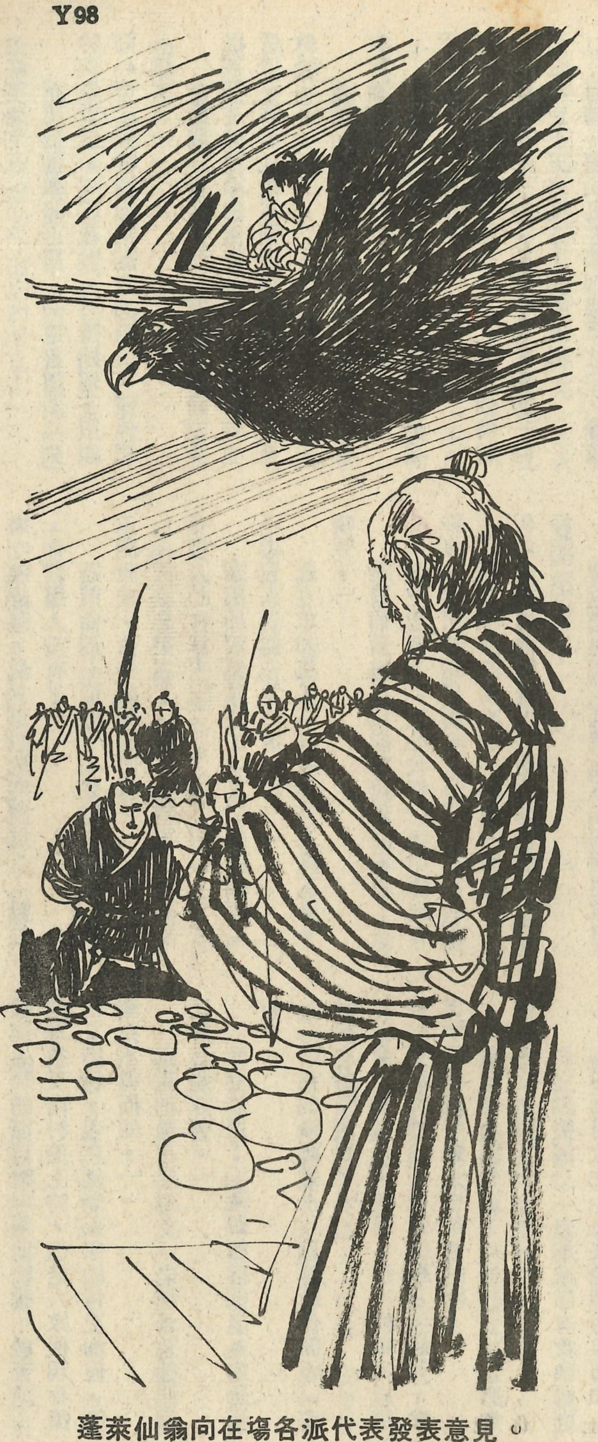
於是，蓬萊仙翁和兪立忠立即回房整裝，準備出發，而就在蓬萊仙翁裝束停當時，不倒翁尉遲必勝閃身入房，低聲禀報道：「盟主猜得不錯，那假鳥知音華延壽已放出信鴿了！」

蓬萊仙翁道：「很好，在老朽未離開前，暫勿驚動他——艾東村和司空英帶出來了沒有？」

不倒翁尉遲必勝道：「帶出來了，屬下並已派人下山準備馬車，盟主打算在何處上船？」

蓬萊仙翁說道：「隨便，對方規定要乘坐無艙小船，所以可能要多走一點旱路了。」

不倒翁尉遲必勝又問道：「盟主下山後，如果段、朱兩位回來，要不要他們也



蓬萊仙翁向在場各派代表發表意見。

去鄱陽湖？」

蓬萊仙翁舉步出房，一邊答道：「朱特使是女性，不好化裝，可請她留下照顧同心盟，段特使如果願意的話，可隨你們一道去。」

走出同心盟的大門，艾東村和司空英已被捆在蔴袋中放置於地上，俞立忠守立旁邊，許多代表正圍着他問長問短，狀至歡悅。

蓬萊仙翁上前一把攬起艾東村，向俞立忠笑道：「俞特使，我們走吧。」

俞立忠應聲攬起司空英，隨着他向峯下走去。

四海同心盟成立二十年，蓬萊仙翁親自出動還是第一次，因此在塲的代表一路恭送他走下五老峯方才施禮道別。

這時，廬山已在暮烟籠罩之中，蓬萊仙翁抱着艾東村領頭往山下飛奔，身如行雲流水奇快無比！

俞立忠上次以「金蟬脫殼」之計逃出同心盟後，曾獲師祖（鐵面閻羅靳正倫的師父）武翁房玄齡指點不少，論身手，確已不在十二金衣特使之下，但這時全力施爲，却僅能勉強跟在蓬萊仙翁身後三丈之處，使盡吃乳之力也無法再追近一步。

約莫一炷香光景，他們到達廬山山下，一輛馬車已停在山下等候。

兩人將俘虜放入車廂，蓬萊仙翁進入坐下，俞立忠由車夫手中接過馬鞭，立即開動前進。

行未三五里，天色巳經黑下來了。

馬車中準備有充足的乾糧和飲水，蓬萊仙翁取出一些遞給駕車的俞立忠，兩人邊吃邊趕路，俞立忠忽然笑問道：「盟主，你殺過人沒有？」

蓬萊仙翁一怔道：「老朽巳有四十年未開殺戒，俞特使問此何意？」

俞立忠笑道：「盟主此番下山，必須有殺人的打算！」

蓬萊仙翁慨然道：「不，老朽相信『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句話！」

俞立忠却道：「但殺一二人算不得『嗜』。」

蓬萊仙翁道：「能不殺最好不殺！」

俞立忠道：「假如我們在途中碰到有許多人前來搶刦俘虜呢？」

蓬萊仙翁默然半晌，輕嘆一聲道：「假如對方眞敢這樣做，到時再看情形決定好了。」

俞立忠道：「晚輩也不相信他們敢這樣做，不過那位『老山主』既有昔年的十一武煞星輔助，他是辦得到的！」

蓬萊仙翁道：「就因有這個顧慮，所以老朽才決定親自下山走一趟。」

俞立忠道：「盟主一身修爲，天下無出其右，但是請容晚輩斗胆問一句，萬一十二武煞星一次來了三四人呢？」

蓬萊仙翁笑道：「十二武煞星個個是一代武學大宗師，他們絕不肯聯手攻擊老朽一人！」

俞立忠一哦，他對十二武煞星了解不深，現在一聽他們不肯聯手打鬥，頓時放心不少。

蓬萊仙翁笑道：「俞特使，令師近況如何？」

俞立忠道：「他老人家一度以『灰衣幪面人』的面目暗中帮助晚輩，數天前，晚輩被艾南村追上時，他老人家便現身擋住艾南村，現在他老人家的情況如何，晚輩亦不得而知。」

蓬萊仙翁正容道：「老朽希望他能重返同心盟效勞。」

俞立忠道：「晚輩相信他老人家是會的！」

俞萊仙翁問道：「你見過你師祖『武翁房玄齡』沒有？」

俞立忠道：「見過，那次晚輩得以逃過一死，其實還是晚輩師祖及『武英、武棍』兩位老前輩大力帮忙的呢！」

蓬萊仙翁詫異道：「他們三位怎麽竟會帮忙救你的？」

俞立忠笑道：「先是家師有救晚輩之心，却不如何救法，後來晚輩的祖師和『武英，武棍』兩位老前輩在一次連袂雲遊中，無意間捉到了採花淫賊黑燕子東門春，家師祖便將東門春交給家師，囑其將之調換晚輩出來！」

蓬萊仙翁哈哈笑道：「好個武翁房玄齡，他竟敢背着老朽幹出這種事，下次見到他老朽非——」

「怎樣？」

驀地裏，一個來自馬車頂上的蒼老聲音，打斷了蓬萊仙翁的話！

蓬萊仙翁和俞立忠均未發覺車上來了人，陡然大吃一驚，老人冷哼一聲，閃電般飄出車廂，俞立忠顧不得勒停馬車，也由車座上飛縱而起，一下掠出三四丈外！

兩人定睛一瞧，赫然發現車廂頂上端端正正盤膝坐着一個老人！

白髮皤皤，銀鬚垂胸，一雙臥蠶眉，一對蝌蚪眼，雙頰豐滿而紅亮，臉上掛着和靄的笑靨，身穿一襲寬袖皂袍，看年紀，只怕巳有一百出頭！

蓬萊仙翁一眼瞧清之下，不覺失聲大叫起來道：「好啊！一說曹操，曹操就來了！」

俞立忠也慌忙跪下口呼「師祖」，磕頭不巳。

原來，這位白髮老翁昔年名震天下的「十二武曲星」中的「武翁」房玄齡！

只見他端坐車上，笑瞇瞇的歪頭望蓬萊仙翁好一陣，開口問道：「老朋友，你說見到老朽時，非怎樣啊？」

蓬萊仙翁啼笑皆非，聳聳肩道：「罷了，見面三分情，老朽不罵你了！」

武翁房玄齡由車頂一躍而下，笑道：「呸！你上次差點殺了老朽的徒孫，老朽不找你算賬巳是好事，你還想罵老朽！」

蓬萊仙翁笑道：「不錯，罵你不够朋友，背着朋友做好事！」

武翁房玄齡哈哈笑道：「你是四海同心盟的盟主，一切皆須秉公處理，有些『好事』你根本不够資格做！」

蓬萊仙翁上前仔細打量他一番，含笑道：「十多年不見，你還是老樣子啊！」

武翁房玄齡笑道：「不行，牙齒快掉光了！」

蓬萊仙翁又再問道：「老朋友們都好吧！」

武翁房玄齡道：「武英、武棍都還活得很硬朗，其餘的不大清楚。」

蓬萊仙翁又問道：「你是從南村來的

麽？」

武翁房玄齡頷首道：「正是，正要去同心盟找俞立忠這孩子，不想竟在此地遇上你們，你葛盟主一向是足不出同心盟，今番怎麽下山來了。」

蓬萊仙翁一指馬車道：「車內有兩個歹徒，是俞特使帮老朽捉到的，現在要送他們去鄱陽湖換回千手劍客上官威和流浪天使盧儀南兩位特使……」

說着，如此這般說了一遍。

武翁房玄齡道：「老朽風聞『十二武煞星』有靜極思動的趨勢，那班老傢伙眞是勞碌命，不懂得享清福。」

蓬萊仙翁道：「値得注意的是那位『老山主』，房兄可知他是何許人？」

武翁房玄齡搖頭道：「不知道，他能够羅致到武狂，武毒，武顚，武妖，武狐，武淫，武狼，武怪，武丐，武鬼，武夫十一個老不死，可想而知他的能耐絕不比巳故的武魔濮陽鴻飛差！」

蓬萊仙翁嘆息道：「大刦將興，我們十二人既然尚未離開人世，似乎也應該約個地點談談吧？」

武翁房玄齡道：「住在南村的只有老朽和武英武棍三人，其餘武雄，武豪，武師，武傑，武俊，武俠，武士，武彥等八位，不知隱居於何處。如何約晤呢？」

蓬萊仙翁問道：「他們從不去南村走動麽？」

武翁房玄齡道：「一年當中，偶爾有一位去，但老朽從未問過他們的住處。」

蓬萊仙翁又嘆道：「咳，但願他們能聽到『十二武煞星』復出的消息！」

武翁房玄齡道：「關士揚和鐵燈和尚是武傑武俠的徒弟，他們若聽到惡耗，絕不肯善罷甘休。」

蓬萊仙翁道：「房兄如見到他們八位，務必請他們來同心盟一趟。」

武翁房玄齡道：「好的，不過，只你們兩人去鄱陽湖跟敵人打交道，不嫌力量太單薄麽？」

蓬萊仙翁道：「講好每方只出兩人，令徒孫足智多謀，故老朽只帶他下來。」

武翁房玄齡看了恭立一旁的俞立忠一眼，笑道：「這孩子以『一劍震武林衞濤』的面目出現時還有一點苗頭，現在原形畢露，恐怕不行啦！」

蓬萊仙翁笑道：「只是執行任務時較爲困難，聰明機智却是依舊。」

武翁房玄齡道：「老朽代替他跟你去鄱陽湖如何？」

蓬萊仙翁色喜道：「當然好啊，只是徒孫怎麽辦？」

武翁房玄齡說道：『老朽有任務交給他！」

說到此，轉對俞立忠道：「孩子，你過來！」

俞立忠應聲走到師祖面前，躬身道：「師祖有何吩咐？」

武翁房玄齡趨近他耳邊，低聲道：「限你在三月之內偵查出『老山主』其人及他們總壇所在地，逾時不成，罰你面壁一年！」

俞立忠悚然一震，躬身道：「是，弟子遵命！」

武翁房玄齡臉現一絲微笑道：「還有，向東走出百步，那裏有一個人在等你，快去吧！」

俞立忠一愕道：「誰？」

武翁房玄齡笑笑道：「去了你自然知道，何必多問！」俞立忠心想必是師父他老人家，當即拜別二老，轉身向東走去。

走出未及二十步，身後車聲轔轔，不看就知蓬萊仙翁房玄齡巳開車前進了。

當馬車聲消失時，俞立忠他剛好才走完一百步，擧目四顧，發現艾菁站在一株大樹下，不覺脫口驚「咦！」一聲，停步呆住了！

艾菁敢情不認識來的這美少年就是俞立忠，更不知他就是以前的一劍震武林衞濤，因此一見之下，玉臉亦是一呆，問道：「你是誰？」

俞立忠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艾菁柳眉微顰，寒臉道：「本姑娘問你是誰，這有甚麽好笑呀？」

俞立忠思緒電轉，歛笑問道：「妳就是艾北村的女兒艾菁，是麽？」

艾菁機警的後退一步，目露敵意，冷冷道：「你到底是誰？」

俞立忠擺擺手笑道：「別怕，我會告訴妳……妳在這裏等候武翁房老前輩，是麽？」

艾菁玉臉上閃過一絲驚疑，點首說道：「是又怎樣？」

俞立忠道：「告訴妳，房老前輩巳經走了！」

艾菁不禁露出驚愕，道：「嗄，他走了？」

俞立忠點頭笑道：「不錯，他老人家命我來教訓妳！」

艾菁杏目一瞪道：「胡說八道！」

俞立忠敞笑道：「一點也不是胡說八道，我且問妳，妳去南村找武翁房老前輩，是爲了想查出心上人『一劍震武林衞濤』的姓名來歷，對不對？」

艾菁不覺點頭道：「對，怎樣？」

俞立忠道：「而房老前輩對妳提出的問題很感頭痛，經不住妳再三要求，只得答應跟妳去同心盟找『一劍震武林衞濤』問個清楚，對不對？」

艾菁生氣地說道：「對！對！對！怎麽樣？」

俞立忠道：「剛才，房老前輩向我打聽有關妳和『一劍震武林衞濤』的事，剛好我對你們兩人的事知得很清楚，就把一切眞相告訴他，他聽了很生氣，認爲妳這丫頭不遵守約言故要我來教訓妳！」

艾菁聽他說得頭頭是道，心中暗驚，問道：「我甚麽地方不遵守約言？」

俞立忠道：「十天前，一劍震武林衞濤曾經懇切的告訴妳半年後才能恢復面目的和妳相見，假如到時候他食言爽約，妳便可去南村找武翁，武英，武棍控訴，但現在才過了十天，妳就逼不及待的跑去南村找房老前輩查問，這是甚麽意思。」

艾菁臉紅了，囁嚅道：「我……我……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只是……咦，你想幹甚麽？」

俞立忠挽着衣袖道：「房老前輩最痛恨不守諾言的人，他要我來揍妳一頓！」

艾菁一皺鼻子道：「哼，你敢！」

俞立忠冷笑道：「我爲甚麽不敢，妳

以爲我無力挨妳是不是？」

艾菁見他年紀不超過二十歲的確有些瞧不起他，認爲他武功再好也強不過自己，因聳肩扭嘴笑道：「不錯，你眞敢動手，只怕挨揍的反而是你！」

兪立忠冷「哼」一聲，突地橫跨一步，揮掌向一株碗口大的楓樹切去，喝道：「你看看這個！」

「喀嚓！」一聲，那株楓樹應掌而斷，轟然倒下，斷口處平如刀削！

艾菁玉臉一白，轉身撒腿便跑。

兪立忠飛步直追，大喝道：「丫頭那裏跑？」

他邊追邊喝叱，其實脚下却未出全力，看看艾菁已逃出很遠，乃一笑而住，轉向西北趕路。

武翁房玄齡的意思，無疑是要他利用艾菁找出敵人的總壇所在地，但他不想這樣做，因爲他對艾菁已有情意……

× × ×

第三天晌午，兪立忠化裝成販夫模樣，來到湖北漢陽縣城。

漢陽，舊名爲石陽，東與武昌隔江相望，北與漢口隔漢水相矚，是爲古時兵家必爭之地，城中萬商雲集，熱鬧異常。

兪立忠邊走邊望街上的店號，走到一處十字路口，終於找到了此番來漢陽的目的物！

那是一家氣派巍峨的雙層酒樓，門額上那三個斗大的金字——仙鶴樓——在陽光下閃耀着金光！

這是所謂四莊主艾西村經營的一家酒樓，也許這只是「老山主」領導下的一個小小分舵，但在目前，兪立忠想偵探出「老山主」和他們總壇所在地，只有由這家酒樓入手。

時正中午，樓上樓下食客爆滿，兪立忠登上二樓，在樓梯口站了一會方才等到一個座位，一個伙計上來收拾桌子，一面問道：「客官您吃甚麼？」

兪立忠擧目四顧，答道：「聽說你們這家『仙鶴樓』著名的菜是……是……」

那伙計接下道：「粉蒸肉，蓮子肚，魚麵！」

兪立忠點頭笑道：「是是，我路過此地，聽說你們『仙鶴樓』的粉蒸肉，蓮子肚，魚麵非常好吃，所以下定決心來飽飽口福。」

那伙計見他有些小家氣，不由微笑道：「那麽，每樣來一客吧？」

兪立忠輕輕悄聲道：「好的，不過，我是跑單帮的小本生意人，身上銀両有限，不能不先問一下——那三樣一共要多少錢？」

那伙計斜乜着眼笑問道：「酒和小菜要不要？」

兪立忠遲疑一下，點頭道：「好，來一斤酒，小菜不要了？」

那伙計伸出四個指頭反覆一亮道：「這樣要八錢銀子。」

兪立忠咋舌道：「啊喲，我一天也賺不了八錢銀子啊！」

那伙計含笑不語，可是臉上的表情却說得很明白，你這位客官若是吃不起，趕快滾蛋，別在這裏嚕囌！

兪立忠赧然一笑道：「好吧，拚着挨老婆的罵，回家騙她說不小心丟掉八錢好了！」

那伙計帶着一臉「不客氣的笑容」叫菜去了。

兪立忠於是翹起二郎腿，一面哼着小調，一面流目四望，他是有心人，所以很快就發現這家「仙鶴樓」的伙計個個都有武功底子，但除此而外，再無其他驚人發現，有的話，只有墻壁上貼的一張條子令人看了刺眼：

「吃光麵者請下樓！」

哼，這家「仙鶴樓」好勢利！

而偏偏就有這種巧事，正當兪立忠的眼睛由「吃光麵者請下樓」轉移到樓梯口時，正好看見一個模樣腌腌臢臢的老窮儒走上樓來。

老人年約八旬，渾身瘦骨如柴，身上一襲儒衫破爛不堪，若非神態擧止尚不脫儒者風度，誰都會以爲他是個老叫化！

敢情仙鶴樓一向很少見到身穿破爛衣服的人上樓，一名伙計一見之下，眞以爲他是叫化子，連忙上前攔住道：「老兄，這地方不准叫化——」

老人神色一怔，繼而面容一沉，右手由破衣袖中飛甩出去，沉喝道：「小子無知，老夫是吃東西來的，你竟當老夫是叫化子？」

那伙計右臉頰如中巨杵，「哎啊！」驚叫一聲，脚下「登登登」倒退三步。

兪立忠一看老人出手不凡，顯然是一位風塵異人，心中又驚又喜，暗叫道：「哈哈，來得好！打得好！今番我可以先坐山觀虎鬥啦！」

只見另一名伙計急忙上前扶住那名挨打的伙計，問道：「怎麽囘事，老劉？」

老人冷笑道：「怎麽囘事？老夫上樓來吃東西，他却把老夫當作叫化子，狗眼看人低，哼！」

墳前顯身手

剛到的那名伙計「哦」了一聲，連忙打拱陪笑道：「對不起，他看錯了，您老請坐！」

老人聽到道歉，遂也不再計較，走去附近一個空桌位上坐下來。

那名伙計含笑跟了上去，哈腰問道：「您老吃甚麽？」

老人冷然道：「來一碗素麵！」

那伙計笑容凝固了一部份，客氣地道：「對不起，您老要吃素麵，請您到樓下去！」

老人面孔又是一沉，抬目怒問道：「你這是什麽意思？」

那伙計擧手一指牆壁上貼的那張條子道：「您老請看！」

老人擧目一望那張條子，訝然道：「噫，這是那一門的規律？」

那伙計不亢不卑地道：「敝店訂下的規律！」

老人點頭說了聲「好」，竟不生氣，起身下樓而去。

兪立忠想不到老人的忍耐功夫如此到家，心中頗爲失望，也頗爲佩服，因爲一個洞達事理的人正該如此，先前那名伙計誤當他是老叫化，對他是個小侮辱，應該

賞他一個耳光，而後來那名伙計不准他在樓上吃素麵，對他是個大侮辱，但那條「吃光麵者請下樓」的規律並非臨時貼出來對付他一人的，所以他把怒火忍了下去，好一位懂得「講道理」的老人！

兪立忠眞想追下去邀他上來共飲，但一想自己此行的目的，只好打消了念頭。

不久，他叫的酒菜端上來了。

爲他端上酒菜的是那名挨打的伙計，兪立忠便乘機問道：「伙計，能不能請問一件事？」

那伙計由於挨打的緣故，情緒低落，淡淡答道：「什麽事？」

兪立忠一指牆壁上，那張條子笑道問：「貴樓爲何訂了這麽一條不合人情的規律？」

那伙計道：「敝店的設備在漢陽是首屈一指，凡是上敝店喝酒的人，都被認爲是有錢人，因此就有許多『外強中乾』的客人上來叫光麵吃，在他只花了幾文錢，回去却可向人吹噓一番，敝店座位不多，不能允許那些人上來佔座位，故此不得不訂出這條規律！」

兪立忠點了點頭道：「唔，這倒是眞的。」

那伙計問道：「客官還要不要什麽東西？」

兪立忠搖頭道：「不要了——啊，那個打你耳光的老人又上來了！」

眞的是，那老人去而復返，又上樓來了！

這名伙計以爲是「報仇」的機會來了，立刻欺過去大聲吼叫道：「喂！吃光麵的到樓下去，你聽不懂麽？」

「拍！」

又一聲脆响，响遍全樓！

那伙計又顚出數步，手撫臉頰驚怒交迸地道：「你……你又打人？」

老人沉下了臉，冷笑道：「打你又怎樣？」

那伙計本待衝上去還手，但被老人的氣勢所懾，只嚷道：「你要吃素麵，小的請你到樓下去，這有什麽不對？」

老人仍舊沉着臉冷笑說道：「你怎知老夫要吃素麵？」

那伙計一頓足叫道：「你剛才不是說要吃素麵的麽？」

老人面露威稜叱道：「剛才是，現在不是！」

說着，在一張空座位坐下，重重一拍桌子，聲色俱厲地道：「過來伺候！」

那伙計有些不情願，站着不動，悻悻然道：「要吃什麽，你說吧！」

老人大怒，又猛拍桌子，道：「你過來！」

那伙計還在猶疑，忽聽樓梯口有人說道：「劉三，不可怠慢客人，快過去！」

說話的是一位青衣中年人，神態斯文，而透着冷峻，看上去是「仙鶴樓」的帳房，不知何時走上樓來了。

那伙計如聞聖旨，惶然答應一聲，趨至老人桌前哈哈腰道：「您老要吃什麽，請吩咐吧。」

老人看也不看他一眼，仰臉傲然道：「說，什麽菜肴是你們『仙鶴樓』價錢最貴的？」

那伙計吶吶地道：「敝店最著名的菜是東坡肉、鹽焗鷄、粉蒸肉、蓮子肚、魚麵……」

老人道：「好，每樣來一客外加兩斤花雕！」

那伙計連聲應是，急急而去。

事情至此，風波已過，但是那位帳房正擬轉身下樓之際，驀聞樓下傳來一片爭吵聲：「豈有此理，你這傢伙幹麼不准我們上樓？」

「吃光麵的請在樓下，你們沒有看見麼？」

「去你媽的蛋，誰告訴你我們來吃光麵的？」

「唔，難道你們是吃酒席來的？」

「不錯，你讓開！」

「不行，你們這個樣子不能上去！」

「怎麽，你們這家『仙鶴樓』幾時規定叫化子不准上樓吃酒？」

「嘿嘿，我看你們都是存心來鬧事的了——」

「我們不是鬧事，也不是來乞錢，我們是帶着錢來吃喝的，讓開！」

一聲「啊呀！」之後，樓梯响成一片，登時湧上了三四十個骯髒的叫化子。

那位帳房面色一變，張臂便要阻止，那知雙臂甫張，突覺手肘一痲運聚在雙臂的力道頓失，不但未將那些叫化子阻住，反被他們推得跌在地板上！

原在樓上吃喝的客人一見上來這麼多叫化子，心知會鬧出事故，紛紛離座下樓，頃刻之間，走得只剩下兪立忠和那個老窮儒！

那些叫化子一人佔據一張座位坐下，把桌子拍得「乒乒乓乓」响，大叫道：「伙計，點菜啦！」

幾個伙計你看我我看你，惶然不知所措。那帳房由地板上慢慢爬起來，目露怒火環掃衆叫化一眼，冷冷一笑道：「頭兒是哪一位，站出來回話！」

那些叫化子一齊拍桌鼓噪道：「我們又不一起吃酒，各人吃各人的，要頭兒幹麼？」

那帳房寒臉冷笑道：「諸位最好把招子睁亮一點，仙鶴樓不是你們鬧得的！」

一名老叫化笑道：「奇了，我們是來花錢吃酒的，怎麼一再說是鬧事啊！」

那帳房移目一瞥靜坐不動的老窮儒，又冷笑道：「哼，大概是有人指使你們來的吧？」

那老叫化由懷中摸出一小錠銀子，笑嘻嘻的道：「錯了，是這東西指使我們來的！」

那帳房大怒道：「都給我滾！仙鶴樓今天不賣酒菜！」

那老叫化面孔一冷，嘿嘿笑道：「怎的，瞧不起我們叫化子麼？」

那帳房道：「不錯！」

衆叫化聞言正要發作，那位一直靜坐不動的老窮儒忽然抬頭向一名伙計問道：「伙計，我的酒菜呢？」被問的那名伙計不知他就是「問題」人物，豁然應了一聲，趕忙跑去廚房把他的酒菜端來。

衆叫化一見之下，頓時又鼓噪起來，破口大駡道：「他媽的，還說不賣酒菜，這不是賣了麼？」

「瞧不起我們叫化子，揍他！」

「揍！」

「揍！」

「砰！砰！砰……」

幾張桌子被踢翻，擺在桌上的碗碟跌得粉碎，十多個叫化子一湧而上，但正要動手之際，樓梯口人影一閃，一個身材肥胖衣着華貴的老者電閃般擋到帳房面前，拱手向衝到跟前的十多個叫化子揖了下去，說道：「諸位請勿動手，有話好說！」

話聲中，那十多個叫化子如被海浪撞到，上身一仰，踉踉蹌蹌退了回去！

這一手，立刻將衆叫化懾住了！

老者年約五旬出頭，方面大耳，一臉橫肉，渾身上下充滿一股市儈氣，他露出一手內家掌力鎮住衆叫化後，隨即回望帳房問道：「邱帳房，怎麼一回事啊？」

邱帳房便將經過說出，接着又附耳低語幾句，說話時眼睛斜視着正在獨自飲酌的老窮儒，大概他明白眼下這批叫化子是老窮儒教唆來的了。

老者聽完後，頷首輕「嗯」一聲，再向衆叫化拱手作揖，滿臉堆笑道：「諸位叫化兄弟，老夫牟占春，是敝店的總管，剛才老夫有事出去了一下，不想伙計們無知，得罪了諸位，眞是抱歉之至——來來來，諸位請坐，要吃什麼只管叫，今天敝店免費請客！」

那些叫化子原是受僱而來的，目的只在吃喝不在出氣，看見總管牟占春那麼說，自然不好再鬧，當下各自找座位坐下，幾個伙計上前要他們點菜，剛才說話的那個老叫化一指老窮儒桌上的酒菜笑道：「大家別費事了，就跟那位老人家一樣每樣來一份吧！」

於是，不消片刻，每個叫化子都有一份酒菜，他們行乞以來何曾嚐過這麼好的佳肴，一見之下，那管三七二十一，登時狼吞虎嚥起來。

總管牟占春含笑默望一會，隨命伙計酌來一杯酒，走到俞立忠面前笑道：「這位客官，剛才的事一定打擾了你，老夫敬你一杯，權當致歉之意。」

俞立忠情知對方也對自己起了疑，當下藉三分酒意起身憨笑道：「沒關係！沒關係！我不在乎！嘻嘻，來來，我們乾一杯也好！」

總管牟占春舉杯往他酒杯碰去，笑道：「乾！」

「叮！」的一聲，俞立忠如中巨杵，一聲「啊呀！」仰身便倒！

總管牟占春左臂疾出，一把攬住他腰部，哈哈笑道：「抱歉！抱歉！客官你喝多了吧！」

他將俞立忠扶落座，乾下自己的一杯酒，立即把空酒杯遞給伙計，接過另一杯酒，舉向老窮儒走去。俞立忠知道自己已經「逃脫」了嫌疑，心中暗暗慶幸，但也暗暗吃驚，因爲他發現這位仙鶴樓總管的功力高出桑苧茶莊的十大武士很多，絕對不是好吃的果子！

他不禁暗替老窮儒担心，除非他有第一流的身手，否則要想全身而退是不可能了。思忖之間，只見那總管牟占春已走到老窮儒面前，像對待自己一樣，滿臉堆笑道：「這位客官，剛才敝店伙計有眼無珠，得罪了您老，現在老夫敬您一杯水酒表示謝罪！」

老窮儒慢慢抬起頭，面露不屑理睬之色，淡淡問道：「要碰杯麼？」

總管牟占春皮笑肉不笑地道：「是的，希望您老以後多多光顧！」

老窮儒輕「嗯」一聲，端起酒杯，緩緩起身道：「牟總管最好盡力而爲！」

總管牟占春笑道：「當然，您老也別客氣！」

老窮儒舉杯道：「請！」

總管牟占春面上掠過一抹殘酷的悍笑，舉杯迎着老窮儒的酒杯碰去。

「叮！」的一聲脆響，突然奇蹟出現了！

總管牟占春一個胖大的身軀頓如斷了綫的風箏，應聲離地飛起，直飛出一丈五六，背部撞上牆壁，一屁股跌坐地板上，楞然不動。

衆叫化轟然叫好，一齊哈哈大笑了起來。

俞立忠料不到老窮儒有這麼驚人的功力，心中又驚又喜，暗忖道：「奇怪，窮家帮根本沒有出過這等高手，此老究竟是何來路呢？」

正驚忖間，忽見老窮儒抓起桌上的一雙筷子，朝跌坐地上的總管牟占春隔空一夾，沉喝道：「回來！」

總管牟占春活像被人抓住胸襟，身軀再度離地而起，往老窮儒處飛了回來！

飛回到距老窮儒五尺之處，只見老窮儒手中筷子突然隔空一陣翻攪，空中的總管牟占春頓時像車輪一般翻滾起來！

這一手神技，驚住了全樓的叫化子，也驚住了俞立忠，一時看得個個目瞪口呆，駭然失色。

先前，他一杯將總管牟占春「碰」出老遠，俞立忠估計他的功力大概與當今各大門派的掌門人在伯仲之間。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老窮儒有這等功力已足够令人吃驚，萬萬想不到他竟是一位身懷絕頂技藝的絕世高人！

利用一雙筷子的勁道，能够將一個人玩弄於空中，此等身手，俞立忠從來沒有想像過，也相信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沒有一人能够辦到！

我的天，這位老窮儒莫非是「十二武曲星」中的人物？

俞立忠正驚駭間，忽見老窮儒手中筷子於翻攪中突然朝自己遙遙一指，在空中翻滾的總管牟占春宛如被人操縱的傀儡，陡然身軀一直，往自己疾射而至！

明眼人一看就知，老窮儒突然把總管牟占春「甩」給俞立忠，其意乃欲將俞立忠的「原形」逼出來。

當三四十個叫化子湧上仙鶴樓時，全樓的食客就跑得只剩下俞立忠一個，他有胆量留下瞧熱鬧，自非普通人物。

而俞立忠自己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對老窮儒這一舉動並不感意外，使他深感爲難的是：自己到底接或是不接呢？

老窮儒是仙鶴樓的敵對人物，似已不必懷疑，但自己如能不使仙鶴樓的人生起警戒心，那豈不是更好。

一念及此，俞立忠口發驚呼，斜身閃避！

「蓬！」的一响，總管牟占春整個人撞上牆壁，跌落俞立忠的桌面，翻了個身子，再由桌上跌落地板，人沒有受傷，只是一臉的渾渾噩噩！

老窮儒面呈冷酷，「嘿嘿」陰笑一陣，探手入懷取出一支捲着的旗子，將旗桿一節一節抽出，然後解開旗布，現出一面三角黃旗，抖手投出，「嗤！」的一聲，插在地板上，冷冷喝道：「起來，看看這個！」

武狐左丘龍！

這是繡在黃布旗上的五個黑字！

俞立忠一瞧之下，心頭大大一震，差點驚叫起來！

總管牟占春面色大變，慌忙由地板上跳起，再必恭必敬的跪了下去，磕頭顫聲道：「占春有眼無珠，不知左丘老前輩仙駕光臨，罪該萬死……」

武狐左丘龍冷笑，道：「你沒有見過老夫，不認識老夫是很自然的事，何罪之有？」

總管牟占春聞言色喜，但仍磕頭不迭地道：「是的，是的，多謝左丘老前輩的寬赦！」

武狐左丘龍臉色更冷，道：「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牟占春，你市儈氣太重了！」

總管牟占春面色又是一變，渾身發抖道：「占春自接掌仙鶴樓，始終克勤克儉不敢稍有疏忽，左丘老前輩如發現有不當之處，敬請責教！」

武狐左丘龍舉手一指牆壁上那張「吃光麵者請下樓」的條子，陰惻惻問道：「這條子是你叫人貼上去的？」

總管牟占春不敢扯謊，答道：「是的，只因本城常有許多——」

武狐左丘龍截口冷冷的道：「不必解釋了，總而言之，你怕收入不好麼，是不是？」

總管牟占春連聲道：「是的，占春只是想替主人多賺幾個錢，自占春接管以來，已有數十萬銀之利潤！」

武狐左丘龍冷然一哂道：「而你也從中撈了不少，是吧？」

總管牟占春混身一震，忙道：「不，占春一點也不敢貪污，左丘前輩如不相信有賬目可查！」

武狐左丘龍輕「哼」一聲，忽然轉對俞立忠一抬下巴道：「喂，那漢子，你可知道你桌上那些酒菜一共要幾個錢？」

俞立忠欠身答道：「一共是八錢！」

武狐左丘龍回望總管牟占春冷笑道：「一客粉蒸肉，一客蓮子肚，一碗魚麵，再加一斤酒，按照你主人釐訂給你經營的價錢，應該是幾錢？」

總管牟占春臉色蒼白，惶聲道：「應該是四錢，但是——」

武狐左丘龍又截口道：「不要但是，現在再回答老夫你自接掌仙鶴樓至今一共賺了多少錢？」

總管牟占春道：「詳細數字不大淸楚，也許有百萬出頭了。」

武狐左丘龍道：「好呀，你剛才說只有數十萬兩，現在却說百萬出頭，前後相差這麼多麼？」

總管牟占春額頭上冒出冷汗，顫慄着道：「詳細數字占春確實不淸楚，因爲每月結賬後，占春即把盈餘存入錢莊，從未統計過到底存了多少……」

武狐左丘龍陡地面容一沉道：「牟占春，想想老夫的外號，在老夫面前，你最好老實一點！」

總管牟占春宛如患了瘧疾，渾身發抖不停，連連磕頭道：「是的，左丘老前輩遠道而來，旅途勞頓，且請入內憩息片刻，容占春慢慢稟吿如何？」

武狐左丘龍冷冷一笑道：「有話在這裏說也一樣！嘿嘿，你主人早就風聞你有些不老實，此次他知道老夫將路過此地，故請老夫順便來看看，想不到你果然營私自利，如今沒的說，整治行李明早隨老夫回去吧！」

所謂「回去」，自然是回總壇領罪之意，俞立忠聽得心中一喜，暗忖道：「好極了，我正不知你們的總壇設於何地而在大傷腦筋，現在你們可以爲我帶路啦！」

思忖未已，忽見武狐左丘龍向全樓衆叫化一擺手道：「好了，現在你們請出去吧！」

那一干叫化子都是饕餮鬼，他們一邊看着武狐左丘龍在敎訓總管牟占春，一邊在狼吞虎嚥，這時也已吃得差不多，聞言紛紛離座下樓，呼嘯而去。

俞立忠知道不能再停留，便也起身向一名伙計道：「伙計，算賬了！」

那名伙計抬目看看武狐左丘龍，又看看總管牟占春，神態惶惶不安，猶豫不決，似乎不知該收俞立忠幾多錢才對。

適時，武狐左丘龍展顏笑道：「不必付賬，權當老夫請客就是了！」

俞立忠自知武功差他太遠，不敢跟他胡來，當下裝出一副「小人物的假客氣」笑道：「嘻嘻，這怎麼好意思？這怎麼好意思？」

武狐左丘龍微微一笑道：「別客氣，但借一步說話如何？」

俞立忠心頭一懍，故作迷惑問道：「您老有何指敎？」

武狐左丘龍收起黃布旗，上前拉起他的手道：「走，到外面再談好了。」

俞立忠不便拒絕，只得跟着他走下樓，出了仙鶴樓，見對方拉着自己向城外走，心中更驚，情知對方已對自己起疑，多半打算把自己拉到城外去幹掉，當下掙開對方的方掌，笑道：「喂，您老要帶在下去那裏呀？」

武狐左丘龍原來握緊俞立忠的手，一看被他掙開，突地掌出如電，又一把握住他的手腕，笑笑道：「你要不要賺十兩銀子？」

俞立忠不料他出手如此奇快，心中大驚，但一聽對方之言，心想對方或許不是看出自己有甚麼不對，而是有事情要自己替他去做，乃佯裝作一怔道：「賺十兩銀子？」

武狐左丘龍頷首笑道：「不錯，你看來是個跑單帮的人，要一次賺十兩銀子只怕也不容易吧？」

俞立忠假作又驚又疑道：「是的，您老要帶在下去賺十兩銀子？」

武狐左丘龍「嗯」了一聲道：「對，到城外去帮老夫一個忙，老夫給你十兩銀

子！」

兪立忠佯喜道：「帮您老甚麼忙？」

武狐左丘龍一面拉着他往城外走，一面笑道：「事情很簡單，但說起來却很麻煩——你可知老夫是誰麼？」

兪立忠道：「您老那面黃布旗上不是繡着『武狐左丘龍』？」

武狐左丘龍道：「是的，你知否老夫『武狐左丘龍』是何許人物？」

兪立忠道：「這個在下知道，您老一定是很有名氣的練家子！」

武狐左丘龍含笑道：「你說對了，但你以前可曾聽過老夫的名號？」

兪立忠搖頭道：「這倒沒有，在下對打拳一竅不通，只認識我們村裏一位楊師傅，在下曾見他掌劈斷五塊磚，本事確是不小！」

武狐左丘龍淡淡一笑道：「原來你是個門外漢，老夫原以為你也是個綫上朋友哩！」

兪立忠一呆：「甚麼叫綫上朋友？」

武狐左丘龍笑道：「你既然不知道，就不必知道，老夫問你，剛才在仙鶴樓上，你看見那個總管牟占春對老夫磕頭如搗蒜，覺得奇怪麼？」

兪立忠道：「起初很驚奇後來知道您老是他的頂頭上司後，就不感奇怪了。」

武狐左丘龍道：「老夫也不是他的頂頭上司，他的頂頭上司是老夫的朋友！」

兪立忠道：「難怪他那樣怕您！」

武狐道：「他武功不劣，你看得出來吧？」

兪立忠搖頭道：「比起您老，那是差得太遠，不過比起我們這些不懂武功之人，他可又厲害得緊，剛才他和在下碰杯，在下好像被他重重的推了一下，若非他即時出手拉住，在下不跌個四脚朝天才奇怪呢！」

武狐左丘龍道：「一個開酒樓的人懂得武功，你覺得奇怪不奇怪？」

兪立忠道：「的確有些奇怪那是不必要的。」

武狐左丘龍道：「告訴你，他的頂頭上司以及所有的部屬都懂得武功！」

兪立忠「吃驚」道：「這倒像是一個帮派而不是做生意的了。」

武狐左丘龍笑道：「你說得不錯，我們正是一個帮派的人！」

兪立忠道：「少林派還是武當派？」

武狐左丘龍詭笑道：「都不是，我們是一個組織龐大而又極為秘密的帮派！」

兪立忠不由發笑道：「既是很秘密，今天您老為何如此肆無忌憚？」

武狐左丘龍哈哈笑道：「好，現在說到正題上來了！」

兪立忠茫然一哦，表示聽不懂他話中之意。

武狐左丘龍笑道：「事情是這樣的，老夫應老朋友之請，順道來此查查牟占春經營的情況，剛才的情形你都看見了，老夫一上樓，發現牆壁上竟貼着『吃光麵者請下樓』的條子，心裏不禁有氣，這是老夫走遍天下所未見到的規律，因此老夫存心跟他開個玩笑，就到街上去找來了三四十個叫化子，每人分給他一兩銀子，指使他們上樓吃喝，牟占春那老小子只規定『吃光麵者請下樓』，並未規定叫化子不能上樓吃喝，哈哈，你說這個玩笑開得妙不妙？」

兪立忠笑道：「簡直妙透了！」

武狐左丘龍道：「但是，也有不妙之處！」

兪立忠訝問道：「那一點不妙？」

武狐左丘龍道：「老夫剛才已說過，我們是一個極為秘密的帮派，那仙鶴樓是我們的分舵之一，我們不喜歡讓江湖朋友獲知，而剛才老夫在那班叫化子面前現露身份教訓牟占春，已把秘密洩漏出去，所以老夫必須做個妥善的處理！」

兪立忠暗暗心驚，問道：「如何做妥善的處理呢？」

武狐左丘龍道：「到了城外，你就可以看出來了！」

兪立忠發覺他始終用力握住自己的手腕，心知他不懷好意，便暗暗籌思對策。

不久，走出漢陽城，武狐左丘龍拉着他轉入一片荒野地帶，來到一片墳場上。

兪立忠一見更驚，詫聲道：「咦，到這地方來幹甚麼呀？」

武狐左丘龍笑道：「對面二十丈處有一座高大的墳墓，看見了沒有？」

兪立忠擧目一望，發現遠處那座墳墓上圍坐着三四十個叫化子，顯然正是剛才仙鶴樓的那一班，不由暗暗驚奇，道：「啊，那邊坐着好多人！」

武狐微笑道：「你看不出那些人是誰麼？」

兪立忠道：「我那有這樣好眼力！」

武狐左丘龍道：「他們就是剛才在仙鶴樓吃喝的那批叫化子！」

兪立忠又「啊」了一聲道：「您老吩咐他們來此等候？」

武狐左丘龍點頭道：「正是，老夫打算再給他們一些銀子！」

兪立忠道：「叮囑他們不要把剛才見到的情形傳揚出去？」

武狐道：「正是這個意思，你看行不行？」

兪立忠道：「當然行，不過這跟您老要在下帮忙有甚麼關係？」

武狐左丘龍道：「你瞧着吧。」

說話間，兩人已經走到那座墳墓前，那班叫化子一見「財神爺」駕到，紛紛起立施禮，個個面露欣喜之色。

武狐左丘龍在他們面前站住，面含笑容環望他們道：「一共是三十八位，一位不少吧？」

一名老叫化代表回答道：「是的，一個不多，一個不少！」

武狐左丘龍道：「好，老夫現在再給你們每位一點銀子，唯一的要求是不許將剛才見到的情形告訴任何人！」

那老叫化恭謹地道：「是的，老叫化發誓不告訴任何人，違者不得好死！」

武狐左丘龍道：「那麼，請一字排開，老夫好分發銀子！」

那班叫化子如奉綸音，霎時在墳墓前排開來。

武狐左丘龍由左向右默數一遍，忽然驚詫道：「噫，怎麼多出一位來了？」

那老叫化聞言面色一變，擧步走出，轉身把衆叫化數了一遍，發覺果然多出一人，連自己一共是三十九個，不禁發怒道：「呸！是那個不要臉的東西混在裏頭，給我滾出去！」

衆叫化眼眼相覰，均站着不動。

老叫化暴跳如雷怒吼道：「豈有此理，你們替我認認看，把那個想混水摸魚的傢伙給拖出來！」

衆叫化一齊探頭互望，却沒有人認得出那個想混水摸魚的人。

老叫化氣得面紅脖子粗，正要開口再罵，武狐左丘龍開聲笑道：「算了，反正老夫有的是銀子，多花一點也算不了甚麼，你退回去吧！」

老叫化轉對他陪笑道：「這怎麼好意思，您老已經破費了不少，怎好再叫您花寃枉錢？」

武狐左丘龍笑道：「不妨！不妨！多一個，老夫算是多布施，若是少了一個老夫心才難安呢！」

老叫化見他那麼說，當然也樂得做個好人，於是拱拱手，退回隊中站立。

武狐左丘龍笑了笑，右手探懷掏摸，抽出向前一揚，一大蓬銀針應手射出大笑道：「接住啦！」

衆叫化都接了個正着，個個手按心口發出一聲慘叫，仰身倒下！

兪立忠萬想不到他會來這一手，不禁駭叫道：「天啊，你殺人？」

武狐左丘龍何等老練，右手發出銀針的同時，左手眞力透指而出，將兪立忠的手腕脈門扣住，凝目露出冷酷笑容道：「嘿嘿，你想不到吧？」

兪立忠假裝痛苦的往下蹲，叫道：「啊唷！您老要把我的手捏斷了！」

武狐左丘龍毫不放鬆，沉笑道：「哼，朋友你要裝佯裝到甚麼時候？」

兪立忠驚叫道：「我的天，您老說甚麼呀？」

武狐左丘龍寒下臉孔道：「說你，老夫雖不知你是誰，但却知道你也是武林人物，現在老老實實報出你的姓名字號，否則老夫連你也殺了！」

兪立忠喊道：「寃杜！在下是單跑帮的，那是甚麼武林人物啊！」

武狐左丘龍右手按上他的天靈蓋，陰惻惻地道：「一句話，你說不說？」

兪立忠心頭大震，連忙答道：「是！是！我說，我說，我是——啊……」

最後的一聲慘叫，是在身子突然一顫之後發出來的！

然後，兪立忠的頭無力的垂下，渾身的力氣也像突然被抽光似的，軟綿綿起來了！這情形，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在他剛要報出姓名字號之際，突然被外來的暗器打中要害，氣絕死了！

武狐左丘龍不防有人暗算兪立忠，一時又驚又怒，目放兇光擺頭搜視，但因墳場高低不平，看不見一點人影，當下便將兪立忠放下縱身跳上空中。

他一跳五丈多高，整個墳場便在他眼底下，但縱目四矚，却發現整個墳場上毫無人跡，不禁發出一聲驚噫——

就在這時，他驀覺一股勁風起自地上，還未來得及飛開時，全身已被罩入一片黃濛濛的土灰中！

緊接着，六道暗器破空打到！

武狐左丘龍身在土灰中無法看出打到的是甚麼暗器，百忙中只得雙掌一沉，拍出兩股劈空掌，企圖將打到的暗器逼退。

他乃是昔年令人聞名喪胆的「十二武煞星」之一，一身功力已到匪夷所思的境界，雙掌一出勁風有若驚濤駭浪，果然立刻就將六道暗器逼退下去。

但是，與此同時，但聽「嗤！」的一聲，他屁股上中了一把飛刀！

這把飛刀，來得無聲無息，分明是武林高手打上來的！

武狐左丘龍大吼一聲，身軀像蝦子般一彈，飄出土灰團外，降落於三丈開外的一座墳頭上。定睛一瞧，他不禁又發出一聲驚噫，失聲道：「嘿，原來是你！」

兪立忠面含冷笑，開口凝聲道：「不錯，左丘老前輩，你陰溝裏翻船啦！」

原來，兪立忠剛才中人暗算是假的，那一團土灰和暗器也是他發出來的！

武狐左丘龍不由得心頭發毛，注目把兪立忠打量半晌，忍住屁股上的劇痛，獰容怪笑道：「嘿嘿，看不出你小子居然還是個高手！」

兪立忠瀟洒一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左丘老前輩，你老了！」

武狐左丘龍鼻孔一哼，面現不屑之色道：「報個姓名來讓老夫聽聽！」

兪立忠道：「聽了你也不認識——」

武狐北丘龍冷冷一笑道：「如此說來，今天來仙鶴樓喝酒，大概是有所為而來的了？」

（未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蕭逸・文
黃耀基・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玉階府上來了幾名捕快保護，加上鬧旱災各處不太平，每名更夫還配同兩名捕役巡邏，這晚更夫李立和兩名捕役曹劍王大任巡邏至李家大院門前，遇上四川飛賊「沈邱四老」排行第三的「天厤」謝山，排行第四的「要命」鮑無常，兩名捕役都非是鮑無常對手，正在危險關頭，倏忽來了一位幪面人，自稱姓關，先後將鮑無常謝山打至血湧氣滯，徒手對白刃，化險如夷，二人只好狼狽走了，幪面人還聲稱和他們呂老大「鐵冠叟」交過手，告誡他們見好就收手，否則再碰上時就不客氣……姓關的是否麥家祠的關老師？在李立等人面前倏忽不見。

暴歛猛如虎　盜匪四處起

關雪羽正在思索着，麥小喬已微笑着道：「昨天我讀到孟子與梁惠王篇中，有一段不大明白，要請敎高材！」

關雪羽這才放下心來！

麥小喬道：「當中有一段，孟子問梁惠王說『殺人以挺與刄，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又說『以刄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這幾句話要向你請敎！」

關雪羽微微點頭道：「姑娘你幾句話問得很好——我想姑娘是在責備當今朝廷視飢民災荒於不顧，一任赤地千里，遍野哀鴻，而無動於衷是吧？」

麥小喬輕嘆一聲，苦笑道：「正是這個意思，關先生你是有學問的人，你看看眼前這種情形，又能支持多久呢？現在皖省半境，已無寸草，而江南半壁，却是稻米豐收，聽說朝廷強徵暴歛，繳收的很是厲害，爲什麼却任我們這幾省災民陷於飢餓而不顧呢？」

關雪羽黯然點頭道：「姑娘心在百姓，實不塊俠義本色，這就是孟老夫子所說的『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看來天下將起兵凶，大難將要臨頭了！」

麥小喬一驚道：「你是說明朝天下就要完了？」

關雪羽搖搖頭道：「不！它的氣數還沒有盡，看來這個爛攤子還要拖上一些時候……民窮而反，所謂衣食足而知廉恥，不甘心受苦捱餓的百姓，都挺身走險而爲盜賊，這就是爲什麼各地有這麼多強盜的原因！」

麥小喬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關雪羽情不自禁的在一張木板櫈上坐了下來，似乎暫時不想離開！

麥小喬一雙剪水眸子，視向關雪羽道：「這次我離開九華，一路所見，到處都是盜匪，這些人殺人放火，無所不爲，關老師你這麼一說，倒像是罪不在他們，而是官逼民反了！」

「不是這個意思！」關雪羽冷冷的道：「那要看他們是怎麼個反法了，反朝廷貪官則可，殺無辜的百姓，使他們雪上加霜則不可，姑娘既然有這麼一身本事，這番道理，自然是明白的了！」

麥小喬看了他一眼，點點頭道：「這正是我所想的，今天晚上冒昧的來看你，聽了這番話也算不虛此行了！」

說到這裏：她離座站起，似有離開之意，却又停下來，一雙明亮的眼睛，在關雪羽身上轉了一下，脚上微微現出一些笑靨——

「那麼，你的來意，是否也不是如此？」微微一頓，她臉上現出一抹桃紅：「還有……這關雪羽可是你的眞實姓名？」

關雪羽微微一笑：「妳看呢？」

「這麼說……我猜對了！」麥小喬道：「關雪羽並不是你的眞名字？」

關雪羽道：「何以見得？」

「我只是這麼懷疑罷了！」她淡淡的笑着：「一個人隱姓埋名，必然有他非常的理由，是不是？」

關雪羽微笑了一下，未曾置答！

「好了，我不再問這件事了！」麥小喬低頭尋思了一下，面若寒冰的道：「有一件事，我要向你請敎，不知道你可曾注意到了？」

關雪羽深邃的眸子在她臉上轉了轉：已似乎猜出了她應要問的——「姑娘說的是尊府大門上的那個標誌？」

麥小喬黯然點了一下頭：「畫的是一隻展翅雄鷄！你也注意到了？」

「我看見了，畫的很好！」關先生微微點頭道：「這幾天外面都在傳說這件事，說是什麼金鷄帮的人……我倒是第一次聽說過！」

麥小喬搖搖頭：「不是的，不是什麼金鷄帮，那只是一個人的外號！」

「一個人的外號？」

關雪羽緩緩站起來轉向牆角矮几，由瓦壺裏斟出半碗清茶，端起來雙手奉上！

「姑娘請用茶，」頓了一下他吶吶道：「這茶葉很好，去暑生津，只是涼了一點！」

麥小喬道了謝，接過來輕輕呷了一口，點點頭含笑道：「果然是好味道，我還是第一次嚐過！」

提到了茶，關雪羽似乎興緻很高：「這種茶名叫『三心茶』，是幽靈和尚送給我的……飲下去有清心降火之功，只可惜沒有了，要不然姑娘倒可以拿回去一些嚐嚐！」

麥小喬微微一笑道：「你說的是幽靈寺的那個老方丈？啊——我好久沒見過他了！」

關雪羽含笑道：「就是他！」

「你們也認識？」

「幾面而已！」關雪羽說：「因爲抄經，與他結下了善緣，有時候閒着無聊，也偶而上山去找他下幾手棋，只是每一回都敗在了他的手下！」

說到這裏他微微笑了，露出了兩排潔白整齊的牙齒！

然而這些對麥小喬並不十分感興趣！臉上隱現着一片輕愁，她想把話題回到那隻「展翅金鷄」身上。

關雪羽偏偏不給他這個機會——

「姑娘可喜歡下棋？」

「會一點！但不太精！」

「今天太晚了，改天倒要向妳討敎一二！」

談到了下棋，他意興豪飛，接着又說了一些有關心得，麥小喬不得不聽着！忽然一笑道：「好！改一天，我就來請敎一下，今天確是太晚了！」

一面說，他放下了手上的茶碗，站起了身子。

關雪羽道：「姑娘這就要走？」

「天不早了……」說着她移步而前！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以令尊之昔日爲人，是不應該有什麼凶險報應的！」

麥小喬已來到了門前，聽見他這麼說，倒是微出意外，她很想開門見山的說出自己心裏的隱憂，畢竟雙方交往不深，不便冒然出口。

忽然，她接觸到了對方烱烱有神的那雙眼睛，透過這雙眼睛，似乎帶給了她一種莫名的慰藉，一種震撼——

「謝謝你……」她微笑着掠了一下頭上的長髮。

關雪羽沒有留客的意思，麥小喬也不便多留，對她來說，也許此行雖沒有達到她所預期的收獲，反倒像是失落了些什麼似的！

在關雪羽烱烱的目神裏，她忽然潛生出一種奇特的感覺，一顆心竟自卜卜的跳着，臉也變熱了，總之，這一切都是奇妙的。

當她再次回頭的時候，關雪羽兀自站在門前，身後襯托着搖曳復昏黯的燈光，人影子長長拉在地上。

這一霎，他給麥小喬的感覺是極其碩壯強大，不再僅僅是一個讀書仕子的那般「文縐縐」的傳統感覺！

爲什麼？——她可是說不清！

由暗處打量着明處，即使只有盞昏黯的燈，也已經夠醒目清楚的了。

眞奇怪，對於眼前的這個姓關的，從她第一次及第一眼看見他的那一霎，就留給她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明明是一個平凡的讀書人——一介寒儒，偏偏却又有異於讀書人的那一種特殊的氣質風采——也就在那一霎，這個人給他留下了印象。

——現在，當她立在沉沉的夜色裏，再打量他時，那個潛在的印象，却更加深了。

「等一下！」關雪羽低聲的招呼着她：「我送姑娘一程！」

「嗯……」麥小喬訕訕的說：「用不着！」

聲音低得連她自己都好像聽不大清楚，她原想說「用不着客氣」，可是居然在「言不由衷」的情況下停住了。

關先生回身步入。

麥小喬站立在原處！

附近傳過來幾聲凄慘的狗吠聲——也許是餓狼吧，據說狗和狼都是一樣的，只有在他們最飢餓最孤獨的時候，才會發出這種凄厲的嘯天長吠聲！

地下的枯葉在風裏滴溜溜打着轉兒，麥小喬這才發覺到，四下裏一片寧靜，各家的燈光，早都熄滅了，她復又聽見由遠而近的梆子點聲，四更四點，敢情馬立那

個老小子又活神活現的打起更了。

麥小喬不覺皺上了眉毛，她可不願意讓人家看見，黑天半夜自己一個大姑娘在外面溜躂，更何況身邊還多了個男人。

想到這裏，她趕忙往前面黯影裏湊了湊——就在這時，一片燈光閃過，關雪羽已站在了面前。

「驀然驚看，那人恰好在燈火闌珊之處！」

麥小喬幾乎嚇了一跳。

手裏提着棉紙燈籠，關先生頷首道：

「來！」

說罷轉身前導，岔入竹間小徑！

麥小喬原想待他現身之後，道聲謝，自己獨自個走了，對方這麼一來，不容她多說，自得跟了上去。

在兩行修竹對拱裏，關雪羽踽踽獨行，步履很快，似乎一點也不顧慮身後的麥小喬跟不上，事實上，麥小喬早已經跟上來了。

明月，繁星，澄空皎潔，何必再多上這麼一盞碍手的燈？

然而緊接着麥小喬就明白了。

對方這盞燈正在於顯示着他的磊落胸襟，很有點「不欺暗室」的意思，明白過來，眼前這個人就更可敬了。

竹梢子在風勢裏搖動着，却並沒有一些兒涼意，人們並不會因爲這陣風而稍有「旱象解除」的喜悅，反倒担心別是這陣子怪風，把好不容易聚集；肉眼所不能看見的雲彩給吹散了。

踐踏着地面上的乾枯竹葉，麥小喬只是覺得行速甚快，忽然心裏一動，這才發覺到，敢情自己竟是已經在施展着輕功的「草上飛」身法——雖然如此，較之前行的關雪羽，兀自尚有一段距離。

這個突然的警覺，令她暗吃一驚——這才證實了自己早先的猜測果然不錯——對方果然身上有功夫，只憑這身輕功，就罕能有人所及！

一隻手平持着燈籠，另一隻手輕輕牽着衫下擺，關雪羽步履間一派輕鬆，看似無奇，步伐並不快，只是前進的速度，却快得驚人，直到麥小喬發覺到自己已施展了全力，兀自不能追上與他平行時，乾脆她就站住不再前進了。

關雪羽的脚步竟然也停了下來，一盞燈高高挑起，大片光華映向麥小喬足前。

「由此前行，便是舊校場，府上也就不遠，我就不遠送了！」

麥小喬身形閃了兩閃，忽然來到了他面前——她身法至爲巧快，簡直像是出巢的燕子，即使這樣，當她身子方自站定，才發現到對方，關雪羽顯然已移身七尺以外。

麥小喬最自負的便是一身輕功，然而今天却顯然落於人後——眼前這個關雪羽眞有些邪門兒！她簡直不敢相信一個人的輕功竟能到達如此境界，所謂「靜如山，動如風」「來去不染纖塵」，大概便是對方這般境界了。

——她的驚訝與感覺，毫無掩飾的現之於目光，直直的看向對方。

「你……眞會裝！」麥小喬忍不住誇讚道：「好俊的一身輕功！」

關雪羽微微笑了，沒有着聲。

「哼——」麥小喬半嗔着，道：「其實我早就應該知道，從那天你來我們家的時候，我就看出來了！你敢情是眞人不露相呀！」

關雪羽道：「姑娘慧眼……但請心照不宣！」

麥小喬道：「你放心，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感激不盡！夜深了，請囘去吧！」

說話之間，遠處的更聲又自傳了過來，仍然是四更四點，原來關雪羽走的是偏僻小徑，打更的馬立走的是大路，殊途同歸，不久便即相逢。

對方既然已顯露了身手，麥小喬正待乘機刺探，却又不願意爲人闖見，只得道了聲謝，轉身自去！走了幾步，囘身再看，關雪羽連人帶燈，俱已無踪！竹間小徑裏微風輕起，片片竹葉隨風打轉，此時此刻，眞有幾分夜的惆悵了。

× × ×

風仍然還在刮着，地面上的灰沙，一層層的被刮起來，刷啦啦打在窗戶紙上，吊在殿簷下的兩盞氣死風燈，已經被吹滅了一盞，剩下的一盞，也被風吹得左右打閃，時而高高盪起，時而滴溜打轉。

當風迂廻着掠向廟前長廊時，發出了像是吹哨子那般尖銳的聲音，呼嘯來去，其勢可觀。

仔細的打量過「天麻」謝山，「要命」鮑無常兩個人的傷勢之後，呂奇的臉色透着納罕，緩緩坐下來。

「鐵指開山」喬一龍一手撐着燈，兩眉緊緊皺着，囘過頭來向拜兄「銀冠叟」呂奇冷冷一笑——

「看來這件事透着玄，全身上下連個掌印都沒有！這叫什麼玩藝？」

呂奇鼻子裏冷冷的哼着，一聲不吭的由案頭上拿起了旱烟袋桿按烟，點火，很費了些事才吸着了。

——一口口的濃烟由嘴裏噴出來——他那雙原本就不大的眸子，忽然收成了兩道縫，却於細小開合着的眸子裏閃爍出灼灼精光，顯示着這個「沈邱四老」老大——皖北黑道上翹楚人物的「瓢把子」，絕非浪得虛名，遇事够沉着，心思够縝密，絕非等閑人物。

日子久了，彼此的習性大家都摸得很清楚，就像是眼前，呂老大一吸上烟，眼睛一瞇，八成兒準是遇上了難題，碰上了「扎手」的怪事！

事情的發生原因，原本就透着了有些怪！——

「要命」鮑無常，抱着拜兄「天麻」謝山，一口氣來到了下榻的廟裏，一進來就嚷着口渴，各人喝下去幾口水，不容多說一句話，便雙雙沉睡了過去。

哥兒倆個原是去李家打探虛實，便於日後下手行刦，忽然轉囘來變成了這個樣，當然有原因，謝山胸衣和唇邊還帶着血，一看就知道曾經大口吐過血，哥兒兩個都負了傷，那是毫無疑問，眼前的懸疑便在於此。

「瓢把子你看呢！」喬一龍納悶的道：「別是中了毒吧！會不會是什麼人下的毒手？」

「死不了——」

沉悶了半天，才吐出這麼三個字，呂奇冷冷的說：「不像是毒，倒像是受了掌傷！」

喬一龍搖搖頭：「不像，全身上下沒有一點痕跡可尋，什麼掌這麼厲害」

「這你就外行了！」

呂奇「突！」地一聲，吹出了烟燼：「據我所知，就有兩種掌法，傷人不着痕跡！」

喬一龍怔了一下，正想出口詢問，却聽見榻上的二人之一發出了呻吟之聲。

即見「要命」鮑無常翻了個身子，嘴裏唸着：「水——水……」

喬一龍端起了碗，正要過去餵他，呂奇抑止住了他，二人一併來到了牀前，却見謝、鮑二人併頭而躺，脚色赤紅，謝山傷勢似乎更較鮑無常爲重，只是看上去，兩個都像是已經醒轉過來，只是在低聲的呻吟着。

「銀冠叟」呂奇似乎由於方才的一番思索，已經略有所得，此時見狀便不遲疑，只見他倏地掄起手上旱烟，「噗！噗！」兩聲，分別在謝、鮑二人前胸「心坎穴」上點了一下！

——這處穴道關係至大，爲全身三十六處重穴之一，一經點中必死無異，眼前二人猶在傷痛之中，何能再當此一擊？一旁觀看的喬一龍目睹及此，禁不住嚇了一跳。

謝、鮑二人原在傷痛呻吟之中，忽然受此一擊，俱都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聲驚呼，雙雙睜開眼來。

說來奇怪，這一點之下，非但沒有要了二人的命，却似反倒把二人的痛苦減輕了，立時不再繼續呻吟，却由兩張漸漸由紅轉白的臉上，滾落下大顆大顆的汗珠，「要命」鮑無常眼珠子向着牀前二人轉了一轉，霍地挺身坐起來。

喬一龍此刻已明白呂奇何以要施展這種重手法的用意，這時見鮑無常意欲開口說話，突地出手扣住了後者右手脈門，搖搖頭示意他不要出聲。

鮑無常心裏明白，點頭答應，即覺出透過喬一龍的這隻手掌，遞傳過來大股熱流，一霎息間，已自傳遍全身，喬一龍這才鬆開五指，轉向「天麻」謝山，當下如法泡製，這才退身落座。

呂奇乃自點點頭道：「你們可以說話了！」

「要命」鮑無常長長的發出了一聲嘆息，望着二人苦笑道：「栽了……咱們認栽吧！」

喬一龍凌聲道：「是怎麼囘事，你倒是說清楚了！」

是時，榻上的「天麻」謝山發出了一聲冷笑，臉色更是猙獰——

「栽？哼……咱們走着瞧！」緊緊咬了一下牙，謝山瞪着一雙三角眼，只是冷笑不已！

「銀冠叟」呂奇灼灼目神，釘在鮑無常臉上，陰森森的道：「對方是誰？」

鮑無常搖了一下頭：「天黑，他還幪着臉，看不清楚，好像歲數不大。」

接着他又發出了一聲長嘆，遂即把所發生的一番經過道出，空氣頓時顯現得異常沉悶。

「說實話！這是我行走江湖以來，所遇見最扎手的一個人……」鮑無常臉上似有餘悸：「是有兩下子！就算我和謝老三一塊上，也不是他的對手！」

喬一龍轉過臉，看向呂奇道：「看來你說的不差，果然是爲掌力所傷，什麼掌法這麼厲害，竟能够打散了老三的鐵布衫功夫却又不留下一點痕迹？」

在鮑無常訴說這番究竟時，「銀冠叟」呂奇一直都沒有出聲，像是陷於沉思。

聽了喬一龍的話，他先沒有囘答，却把一雙閃爍着精銳的細細目光，注視着鮑無常，冷冷的道：「這個人年歲不大吧！你可聽出來他說話是什麼口音？」

鮑無常想了想說：「像是有點南方的口音！」

「銀冠叟」呂奇怔了一怔，臉色微變，啣在嘴裏的烟嘴一時都忘了拿出來！

鮑無常忽然想起道：「我差一點忘了……這個人與瓢把子你過去像是有過什麼過節！」

呂奇冷冷的哼了一聲，烟從鼻子裏像蛇也似的鑽出來，他幾乎已經猜出來是誰了。

一旁的「鐵指」喬一龍却是透着納罕，直看着呂奇，道：「這……是怎麼一囘事？」

呂奇這一霎像是陷入了沉思，一雙細長的眼睛轉向鮑無常：「你說下去！」

鮑無常喘了口氣，樣子像是很累。

呂奇冷冷的道：「不用急，死不了，你們的傷我能治，包在我身上了！」

喬一龍性急的道：「到底他說了些什麼。」

鮑無常倚着牆把身子坐正了，一張臉蠟也似的黃，冷笑道：「他要帶句話給瓢把子，叫我們馬上離開這裏……」輕咳了一聲，他喘息着道：「「……說是三年前，在川北……川北……跟瓢把子你曾經見過……」

說到這裏，已喘成了一片，再也接不下去了。

「銀冠叟」呂奇一聲不吭的吸着烟，一霎間憧憬着三年前川北的那件往事，眞是不勝感慨——

必然是不卒爲外人所道，極其痛心和不光彩的一件往事，至今想起來，猶自有失魂落魄的感傷——一口口的烟徐徐的由他嘴裏噴出來，臉上表情幾乎像是完全麻木了。

喬一龍，謝山，鮑無常誰都不是傻子，稱得上都是老江湖了，眼前情形一看即知，不用說這是呂老大生平罕見的一件丟人現眼事情，話說到這裏，除非是呂奇自己道出，可就不便多問了。

「水……」牀上的謝山嘶啞着嗓子道：「喬老二你就行行好事，給我弄一碗，一碗……」

喬一龍看向呂奇，意思在徵求他的同意。

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呂奇點頭道：「給他們水……不要緊！」

一面說，他把烟袋桿子插在腰上，烟也不抽了。

「你們中的是『無形掌』，看樣子對方倒是眞的留了情了，要不然……哼哼，

可就難說了！」

說話之間，他已來到了「天痲」謝山跟前，後者方自把喬一龍所端來的一滿碗熱茶飲了個乾淨，臉上一顆顆痲子都其紅如血。

呂奇寒着臉，翻開了他的眼皮看了看，哼了一聲，又探手扣住了對方的脈門。

過了一會兒，他鬆開手冷笑道：「只傷了些肺氣，不礙事，養幾天就好了。」

當下又同樣的看了一下鮑無常，點點頭道：「一樣的，也是傷了肺氣，比謝老三還輕！」

微微一頓，他轉向喬一龍道：「這種『無形罡氣』你可聽說過？」

喬一龍神色一驚：「他們中的是無形罡氣？——這就難怪了……難道來人是出自『七指雪山』……？」

提起這個怪異的名字，喬一龍顯然吃驚不小！

呂奇冷冷的搖着頭道：「很難說，還拿不準，但願他不是的……」

「江湖上除了七指雪山那個神秘門戶以外，誰還會這種功夫？」

「那可不一定！」

呂奇冷冰冰的道：「青燕峯的『燕』字門人物，遼東道上的那隻老金鷄……也都會這門功夫，也許名稱並不一樣，可是其理則一！」

喬一龍打了一個寒顫，緩緩點了一下頭：「這就對了——來人敢情是遼東下來的……難道是金翅子？」

呂奇又搖了一下頭，冷笑道：「要是金翅子本人，他們兩個還能活着回來？」

這倒是不容置疑，傳說中的那隻老金鷄，可是手狠心毒，只要出手，就絕不會留下一個活口。

「來人確是留了情！」呂奇黯然的說道：「絕不是老金鷄，而且，我們還見過他……」

這可就又扯上三年前，在川北的那件舊事了。

包括受傷的兩個人在內，三個人六隻眼，全部集中在呂奇臉上，倒要聽聽是怎麽一回事？

「銀冠叟」呂奇嘿嘿冷笑了兩聲，看着三人道：「說來也許你們都難以置信，到如今爲止，我還沒有摸清楚他是誰？」

喬一龍道：「我知道了，大概是三年前萬柳塘那件事吧！」

呂奇怔了一怔，畧似奇怪的道：「你怎麽會知道的？」

喬一龍哼了一聲，冷笑道：「這件事，到今天爲止，我還想不通，憑着瓢把子你那身功夫，幾乎無往不利，每次回來，油水全部公開，偏偏三年前由四川回來，一個子兒也沒見你的，接着就是一塲大病，整整半年沒有出去——」

「天痲」謝山：「要命」鮑無常聽到這裏，也都記起了這件舊事，幾隻眼睛全數都盯在呂奇臉上。

對於呂奇來說，三年前的這件舊事，確是他生平引以爲奇恥大辱之事，自以爲事過情遷，不提也就罷了，想不到事隔三年，仍然還得公開。

發出了一連串的冷笑，呂奇那張青皮寡肉的臉，看上去其色蒼白，顯然這是他一件痛心的往事。

「你說的不錯！」呂奇冷冷的道：「三年前我確實是栽了個大跟斗，買賣沒到手還不說，差一點連老命也賠上了去！你們現在大概也明白了，那塲大病其實並不是病，是傷！」

兩道灰白的眉毛不時的合攏又分開，顯然這件舊恨一直都在他心裏，始終都沒有擺平。

「這可是應了『強中更有強中手』那句話了，咱們哥兒幾個眼皮子底下一向瞧得起誰來着？」——

說到這裏，這位一向自負皖北地方黑道第一把高手的「瓢把子」，也竟然情不自禁的現出了自餒，他的目光遂即轉向榻上的謝鮑二位——

「比起我上一次來，你們兩個可幸運多了，當然！」呂奇接下去道：「對方若手下留了情，你們算是撿了兩條命！」

他依然話裏多有保留，對於三年前所發生的那件事細節未曾透露，不過也差不多可以猜知一個大概，喬一龍等三人心裏自然明白，也就不便打破砂鍋問到底，一直再追問下去了。

「這麽說，這個地方我們不能再挨下去了！」喬一龍臉色忿忿的道：「光棍不擋財路，這位朋友未免太絕了一點吧！」

呂奇耐着性子，先向榻上的謝山；鮑無常告誡了一番調傷之道，一聲不哼的過去倒了一碗茶坐下來。

喬一龍見他不吭聲，心裏更是氣不過，大聲道：「怎麽樣，咱們就眼看着被人騎在頭上，老大，你倒是說一句話呀！」

他又轉過來，向鮑無常怒聲道：「這小子姓什麽？」

鮑無常想了一想，點點頭道：「好像是姓關！」

「關？」喬一龍搖搖頭：「沒聽過這麽一號！喂，瓢把子，你看這件事咱們怎麽辦？」

呂奇悽慘的冷笑着：「這件事很簡單，擺在我們眼前的，只有兩條路，第一，甘拜下風，馬上走人，走的越遠越好，第二，哼哼……」

喬一龍一拍桌子道：「跟他幹啦！」

呂奇冷笑着打量了一眼這個性情火暴的拜弟，吶吶的道：「你還是忍下這口氣的好。」

「天痲」謝山在榻上長嘆了口氣，忽然想起了方才動手過招的經過，自己與對方比起來，簡直是一天一地，講到動手，憑自己一身能耐，竟然連對方身邊也沾不上，由不住不爲之氣餒！

「咱們認了吧！」他冷笑着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早晚我們還會見着他的！」

喬一龍轉過身來看向鮑無常道：「老四，你說呢？」

「要命」鮑無常沉默了一會，搖搖頭嘆息不語！

喬一龍冷笑一聲，又轉向呂奇，大聲道：「老大，你說吧，你是咱們瓢把子，要是就這個樣認栽，哼——以後可就什麽也別談了，你就說一句話吧！」

「銀冠叟」呂奇嘆了口氣道：「再等等看吧，你不甘心，說不定他還放不過我

們呢。」

話聲方歇，却似由院子裏傳過來一絲異音，雖說聲音不大，却已使得四個人爲之一驚！

「鐵指開山」喬一龍原本就壓着一肚子的斜火兒，不知道怎麽發洩才好，聆聽之下更不遲疑，身形略閃，已來到了門前，陡地拉開了風門，足下一頓，「颼！」地縱身而出——

鮑無常忍着身上的不適，一咬牙挺身站起，謝山傷勢遠較他爲重，欠了一下身子，竟然無能下牀。

呂奇伸手按住了他：「你們給我好好挨着，天塌下來都有我呢！」

風門再看，喬一龍去而復還，帶進了大股的風，桌上的兩盞燈，頓時熄滅！

「瓢把子，咱們……完了！」

喬一龍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摸着黑抽出了他的「紫金刀」，呂奇抓起了他輕易難得一用的兵刃——「蛇形劍」，雙雙閃身門外。

當空是一輪皓月，流光四射，即使沒有燈，這附近的一切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喬一龍挺身而前，在前面帶路，忽然站住腳，指着前面暗處站立的一個人。

呂奇眨了一下眸子，打量着這個人，認出來是自己手下的弟兄之一——「飛天蠍子」張元化。

兩個人先後閃身，來到這人面前。

——張元化的身子有如石塑木雕一般，一動也不動——

「瓢把子，咱們是遭人暗算了！」

喬一龍一面說時，「叭打！」一聲，已亮着了手裏的火摺子——眼前這個張元兀，就看得更清楚了。

張着嘴，瞪着眼，臉上青筋暴露，敢情是被人給點了穴了。

身子一動也不動，妙在張元化一雙脚爲之豎起，只有足尖着地，竟然立地不倒，這種情形似乎只有一種可能，即當時他正預備騰身躍起，在即將縱起的一霎那，被人點了穴道。

當然，被人點了穴的滋味一點不好受，以致於自他半張的嘴裏淌下來半尺來長一道哈拉子（口涎），那雙眼珠子兀自在咕嚕咕嚕亂轉一氣！

火光閃爍着，二人就着光打量着他的臉，只見對方前額正中心，兩眉之間處，現有一個不深不淺的小小穴孔，其間嵌着一枚小小銀丸。

「哼——」呂奇倒抽了一口冷氣道：「好厲害的暗器打穴手法！」

喬一龍是暗器高手，一手「捻指金錢」方圓千里內外，罕有敵手，然而當他目睹着張元化眉間所中的這枚小小銀丸時，竟然不禁暗自吃驚！

妙在張元化所中暗器的這個部位——「祖竅」，爲人體最能致命的要穴之一，一經點中，必死無疑，觀諸眼前的張元化，顯然還是活的，妙在這枚小小銀丸所加諸的勁道，敢情恰到好處，淺一分則不足，深一分則喪命，只在這「適中」位置，當可足足顯示出來人的高明手法了。

一陣風吹過來，張元化身子由於只有脚尖着地，由於他身形所保持的位置，很難平衡，看來如「風擺殘葉」却偏偏立地不倒！

——這其中顯然又另有一番學問了。

喬一龍眞力內聚，一伸手，直向對方張元化背上拍去，施展「氣炸」手法，想爲對方解開穴道。

「銀冠叟」呂奇方自看出了一些眉目，見狀大吃一驚，待欲阻止，已是不及！

只聽見「波！」一聲，喬一龍的手掌已拍在了張元化的後背之上——

中掌者的身子，一陣子大搖，忽然臉上現出了一陣極爲痛苦的表情，緊接着即見由其眼耳鼻口七孔之內，分別淌出了一縷鮮血！

眞力一散，張元化的身子也就「噗通！」倒了下來！

「啊……這……？」

喬一龍簡直嚇傻了，一面俯下身來，火光照處，張元化面如金錠，試試口鼻，氣息已無，敢情是死了。

死人誰都見過，必然是僵硬僵硬的。張元化的屍體，却是軟軟的，有如一灘爛泥！

「這……是怎麽回事？」

喬一龍看看呂奇，只是發呆！

呂奇心裏何嘗不希罕？只是他到底見多識廣，眼前這種情形，倒也並非無聞，心裏越加的知道，今夜自己可是遇見了厲害的對頭了。

「哼——咱們再瞧瞧去！」

說完這句話，呂奇已騰身而出，向着「大殿」縱去。

大殿裏窩藏着他們此次同行的十六位兄弟，已死的張元化只是其中之一。

喬一龍眼尖，忽然又爲他看見了一些什麽。

嘿，——第三個直立不倒的人影。

可不是，和前面死去的張元化一個樣，直直的站着，敢情一樣的叫人給點了穴了。

張元化是一雙脚尖着地，這個人却是一副「夜戰八方」的姿態，跨着弓箭步，手裏的「鬼頭刀」才抽出一半，還有一半在刀鞘子裏，一副咬牙切齒模樣，就這樣就叫人給制住了。

和張元化一樣的是這人也是兩眉之間嵌着一枚小小銀丸，其深淺模樣，一如死者張元化，臉上青筋暴跳，一雙眼珠子怒凸着，在眶子裏咕嚕又轉個不休。

呂奇一聲不吭的打量着他，喬一龍也不敢再輕舉妄動，這人姓周名天，綽號「鬼影子」，與張元化一樣，同爲呂奇等四人一夥之得力手下。

情形很明顯：「鬼影子」周天與「飛天蠍子」張元化，二人一夥出來放哨，不幸的雙雙都叫人給點了穴了。

呂奇緊緊咬着牙，嘴裏不吭聲，心裏那能平靜得了，只是還能勉強沉住這口氣罷了。

「鐵指開山」喬一龍哈哈一笑，正想攬臂把這個周天挾起來同行，却被呂奇制止住——

「慢着，」呂奇向着他搖搖頭：「還是讓他站在這裏好了，走！」

二人雙雙來到在廟堂大殿！

裏面還散着微弱的燈光——自從這夥子殺人不眨眼的滾馬強盜來到這裏以後，

連菩薩也遭了殃，一襲黑布遮住了金碧輝煌的菩薩金身，神案上的長生供奉，香燭，全數一掃而光，十幾個充滿邪氣的漢子，就在這裏住下了，夜來鼾聲如雷，汗臭蓋天，菩薩有知，也含恨天上了。

呂、喬二人快步來到殿堂，還沒有進去，就已經發覺到不對了，雙雙定住了脚步。

除了莫明奇妙的這陣子風，帶過來一些乾枯的樹葉，小石頭子兒霎時移向地面的刷刷聲音之外，可就聽不見另外別的聲音了。

十幾個大漢沒有一個打鼾的，也算是怪事。

兩扇殿門，吱呀着敞開了又合上，敢情是虛掩着，看到了這裏，呂奇幾乎已經知道這是怎麽回事了。

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隨着呂奇掌揮處，兩扇殿門頓時爲之大大敞了開來。

殿門方開，呂喬二老已雙雙搶身而至，爲的是裏面果眞有敵人，在措手不及之下，也不能對二人猝施殺手，況乎兩個人縱進來的身子，一經入內，倏地向兩下分開，身法之快，如出巢的一雙燕子。

大殿裏原就幾許陰森，怪怕人的。

燈光本來就黯，再加上這些「活鬼」一點綴，可就更駭人——

瞧瞧吧——十幾個大小夥子，有扒着的，站着地，蹲着的，有伸胳臂的，有抬腿的，有光着脊梁的，還有褲子才穿了一半的，就像是戲台上「十八羅漢」剛剛出場亮相的那個模樣，數一數，十四條大漢。一個不少，敢情沒一個會動彈的，俱都叫人給點了穴了，活殭屍似的，都給定住了。

最令人吃驚的，還有一個吊在半天空的！

這傢伙一手攀樑，一手拿刀，活像是一隻長臂猿猴，妙在他那隻手正好攀在大殿橫樑上，有如掛鈎也似的掛在了天空，人既然還是活着，這個罪可就受大了。

這番模樣，有如「十刹恨海」裏的「衆家生相」，乍然入眼，眞由不住連身上的鷄皮疙瘩都給嚇了出來。

呂奇，喬一龍，這兩個刀口舔血，殺人不眨眼的黑道魁首，看到了這裏，竟然都爲之面色慘變，嚇得呆住了。

簡直是不可思議！——

十四條漢子，不論是怎麽一個姿態；半天空的，在地上的，背着身子的，仰着身子的，扒着的，站着的……誰也不能例外，每人前額兩眉之間的「祖竅」地方，都嵌着一枚小小銀丸。

由於出手勁道不大，半嵌半露，在微弱的燈光之下，閃爍着點點銀芒，像是一串小星星。

「噢……」

「銀冠叟」呂奇半天才哈出了一口熱氣兒，喬一龍更是半身發涼。

所謂「行家出手，剃刀過首」，剃頭刀子由頭上刮過去，該是什麽一個滋味？——自然是令人提心吊胆；心裏有數——兩個血裏半生打滾的黑道人物，在目睹着這一幅「衆生相」之後，自然心裏再清楚不過，不用說，自己那兩手功夫，無論如何在眼前是再要不開了，這個架可就難打了。

大殿裏光影婆娑，原就有幾分陰森，再加上這番陪襯，更是嚇人。

強自鎭定了一刻，呂奇才緩緩邁開步子，喬一龍也跟着醒了過來。

兩個人在「十四生相」之間穿行了一遍，彼此對看着停下了脚步！

所得到的結果是，這十四個人都還活着，毫無疑問的是被人點了穴，致使原因却又必然與每人前額所中的那枚小小銀丸有關！

由於有了方才「飛天蠍子」張元化致死的經驗，兩個人自然不敢對眼前這些手下再輕舉妄動。

「瓢……把子，」喬一龍像是閃了舌頭，「這算是怎麽……回事？咱們……」

呂奇方要答話，虛掩着的兩扇楠木殿門，忽然「吱呀！」一聲又敞了開來。

這一次可不是被吹開的。

一個人就在殿門方啓的同時，現身眼前。

灰白的一張尖削臉子，吊梢眉，青皮寡肉，個頭兒偏高了些，身上那襲衣服却又偏短了些，露出了青白青白光赤赤的那截瘦腿，大脚板上却踏着一雙芒鞋。

此時此刻，這個人的忽然顯身，可眞叫「邪門兒」，縱然不是鬼，也當他是鬼了。

「哦——」喬一龍打了個寒顫。

呂、喬二人一左一右，再一次施展「燕子雙飛」的身法，向兩下裏分了開來。

呂奇落上了神案一角。

喬一龍却閃身在一堵菩薩身後。

呂奇的兵刃——「蛇形劍」已撤在了手上。

「相好地——這叫甚麽傢伙？格老子——你倒是說說清楚！」

心裏一急，呂奇可把家鄉四川的土話都掏了出來。

眼前這個尖臉漢子，陰森森的笑着，一雙小眼睛咕嚕嚕在兩個人身上轉着。

「你們大概就是這裏的頭子了？」聲音很古怪，像是「踩了鷄頦子」似地——是個「左嗓門兒」。他眨了一下眼睛，才又接着道：「誰姓呂？呂奇——你們去……？」

呂奇鼻子裏哼了一聲，點頭道：「老夫……就是！」

尖臉人陰森森的一笑，露出了白森森的一嘴牙齒——

「好的很，我們找的正是你，——」眼睛接着向喬一龍一轉：「那麽你就是喬一龍了！」

喬一龍點點頭，說道：「不錯，足下是……」

尖臉人鄙夷的向着喬一龍瞧了一眼，並沒有答理他，一雙綠荳的眼遂即又轉向呂奇，聳了一下肩膀——

「沒什麽說的，你們兩位跟着我來一趟。」

說完話，自己點點頭，二話不說扭身向外步出。

呂喬奇，一龍住彼此互看了一眼，心裏大是納悶，對方却已踱出門外。

還有什麽好說的？這是眼前唯一的一條綫索，不釘着他釘誰？（未完）


H.K.N.G